



以文学之名

卷二十二 2022.10

小鳥

孩子们的街道

李海鹏

在场《她们的 AI 恋人——真实或虚妄的爱》| 生活亲历者

伊险峰《复兴中路与延庆路》| 消逝世界漫游指南

哈维尔·马里亚斯《伦德尔勋爵之歌》| 故事群岛





小说

24 小时文学聚会 | P3 素华 曼衍

第二回 | P11 孙子算经 高桑

故事群岛 | P17 强扭的幸福 贾里德·汤普森

23 伦德尔勋爵之歌 哈维尔·马里亚斯

非虚构

非虚构图书馆 | P27 孩子们的街道 /

P31 赛季寒冷时 /

P35 三百年去来 李海鹏

田野中国 | P39 日式酒吧：跨国买卖与夜场人生 张一璇

生活亲历者 | P47 她们的 AI 恋人——真实或虚妄的爱 在場

发现经典 | P59“莫斯科没有我的容身之处”安娜·萨基扬茨

P71 诗人的告别 玛丽娜·茨维塔耶娃 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

P81 我记忆中的茨维塔耶娃 爱伦堡

诗歌

发现经典 | P85 致一百年以后的你 玛丽娜·茨维塔耶娃

档案

Newsletter | P87“对他们来说，没有失败这回事。” /

P91 什么更有价值？艺术还是生活。 Snufkin

P95 为什么文学在战争时期重要？曾梦龙

P99 我们能从过去的创伤中学到什么呢？杨樱

P107 对干旱的感知，是会分层的 张依依

专栏

消逝世界漫游指南 | P113 2020 街路笔记：复兴中路与延庆路 伊险峰



图为 Edward Hopper. (1953) Office in a Small City

小鸟问答 Vol.22

小鸟 | 小鸟问答

时至今日，你会以一种怎样的眼光去读、去看、去写？

王安忆出了新小说。太新了。不知道她如何保持的心境，如何突然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发现了阶层流动问题，以至于有了《五湖四海》这本书？

我虽然对一个作家有定力、心无旁骛向来有敬畏之心，但还是狐疑于她的心境。我很难想象她在想什么。在不在上海，能不能出门，物资缺不缺，是否担心自己“阳”了，是否担心自己被拉去方舱，门上是否装了门吸，或者时刻担心着有人进来消杀她的家，她的书，她的世界。我不知道她是否经历这些。我知道有两千万上海人是在这种提心吊胆中度过了四月、五月。

这本标志着“写于四月”的书，写了富裕、大潮流、改革开放……看起来像对那个曾经蒸蒸日上的世界的感念，书里的政策像走马灯一样出场，条条详细，生怕不了解的人无法理解时代解放的狂喜。但王老师难道不知道，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这本书没有任何褶皱，小说在时代昌荣之后就滑入女主角的中年危机，将时代人心之变单纯归咎于物质和功利主义——那头房间里的大象呢？没有大象。大象不存在。在大象如此闪亮的时候，它依然可以在作家的新作里保持隐身。

多恐怖，在一个权力如此集中的地方，我们第一流的作家，在自己的城市遭遇如此特殊的时刻。

难免又要说到作家应该是什么样子的问题。余华前些天得了一个俄罗斯人发的托尔斯泰奖，有评论批评他无视此时正在发生的侵略，评论说他或者应该拒绝这个奖，或者应该有自己的态度。他应该发出声音。

余华和王安忆似乎是一个问题的不同表现。伊恩·麦克尤恩不久前接受访问，说作家至少应该有三个重要的东西：“写作的能力”、“良知”和“见证的意愿”。虽说现在作家（至少我们大约能接触到作品的作家）不再标榜革命性先锋性之类，但我看在人性和良知上面他们也总是与普通大众保持着距离，畏葸于此——敏感的心，真正的关怀，感同身受的能力，这不是作家最基本的素质吗？在个体命运极为脆弱的时候，你们在做什么？你们思考了什么？我们的作家从来不在人类优秀作家的共同体里。

看到李海鹏发来的《孩子们的街道》，我会重新产生一种共同体的虚荣：我们还在这个世界之中，我们有共同的悲悯，共同的忧伤。

写过去这个夏天，这是我现在看到的最好的文字。

我跟海鹏讲非虚构这个栏目的计划，除了一篇新作，你再给我两篇过去发表过的代表作。他说，我给你找两篇类似题材的。就有了《三百年去来》《赛季寒冷时》。

后面写温格那篇我似乎看过，但不敢确认。我知道他喜欢阿森纳，不知道这种喜欢绵延到写这篇文章的 2018 年。何其幸运：

“尊敬的温格先生，如今你已不复当年，连我也不再年轻了。”在不会发出的邮件中，最终我想写，“我曾想了很久，你和阿森纳对我来说意义何在，毕竟我们远隔重洋。后来我想，对我来说唯一重要的是，世上有一个故事，是你我之间的故事。生活多半是一个英雄梦想被岁月销磨的故事，仅仅触摸它已是何其幸运。我只想告诉你这一点。”另一篇我更喜欢一些。我们每个人都由若干个片段组成。这些片段并非一成不变。我

们每个人都会有试图记下来那些片段的冲动，比如七岁时，比如青春期，比如三十几岁，看起来客观存在于记忆中，但实际上每次打开都会看到不同的世界。就像印象里我总是觉得看过他写的温格，十有八九不是我现在看到的这一篇。这些片段并非一成不变。第一次看他写他的英雄恐怕应该更早了。《三百年去来》里他外祖父或者曾祖辈也一样，这个写于 2012 年的家族记忆版本只属于 2012 年那个时间。我们说把那些值得记录下来的东西记录下来，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你总会再度审视它，觉得这里或者那里有各种不同。最后淹没在平行宇宙中。我们只要一点点就够了。

回到他的最新那一篇，《孩子们的街道》。我说，这是记录这个夏天最好的文字。不仅仅在于海鹏写了什么，他读到了什么，而在于他以一种什么样的眼光在读，在看，在写——他的这个世界。

早在八十年代，我惊叹于那些作家，他们眼花缭乱地复制了先锋写作艺术的一百年，迅速掌握了最先进的技巧。写作技能的掌握，眩目，让我们景仰。我们有一次在回味这些年创新的写法的时候，你不能否认《在细雨中呼喊》的余华，《透明的红萝卜》的莫言，他们石破天惊。

只是在过了快四十年的时候，我们才有一点点犹疑，那山峰一样的成就，可能只是引进和借鉴和摹仿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同治中兴。

我们还是没有进入到人类最优秀作家的共同体中。

政治不必是作家写作的主题，人类是。是的，我们总是在小鸟问答里絮叨这一点：警惕任何宣传对文学的渗入。很多作家为了表示自己与政治的距离感，喜欢引用卡夫卡 1914 年 8 月 2 日的日记——“德国向俄国宣战。下午游泳。”但是当作家去探讨中国的改革开放，探讨中国人的富裕其来有自的时候，它就是一个政治问题。而当你在关心人类的时候，你不会回避塑造他们命运的力量。

善意地揣测，我们前面所说的那些将要谢幕的作家们，他们天然地站在一种叫宣传叫文艺战线叫大局观或者是什么的阵地里，他们谨慎地选择自己的姿态：对宣传的恐惧或者说警惕，宣传借助着恐惧，一样攫取了他们的灵魂，他们小心地规避，以至于不愿表达自己，不敢表达善良与正义。保罗·科利尔说，“政治是社会的反映，社会不好，政治也不会好。只有当一个社会有足够的公民要求符合道德和务实的政治时，这样的政治才会产生。”这是一个坏政治导致坏品味的结果。

赫塔·米勒还有一个更简明的说法：避而不谈政治的人们，在坏事发生的时候，会因为没有准备和了解，做出那些自己浑然不觉的坏事，比如举报，比如让别人牺牲来保全自己的利益。

道理就是这样：如果你得到了这个社会赋予你的巨大荣誉，你就更应该承担更多的使命，况且它是所有使命的基础——不要和人们一起视而不见。

其他就不说太多了。海鹏发给我《孩子们的街道》的时候，我在北京住在北京破败的四合院改装的一个宾馆里。这里曾经住过李莲英，曾经住过一个来自东北的大帅吴俊升，江青曾经在这里带人改样板戏。它没有什么象征意义，只说明它有历史。

看过之后，我回信息给他说：你还是中文写作里最好的一个。

我没说的，他大多数的时候比我小，更像个少年。偶尔，他比我又大，很多年前，他跟我说 E. B. 怀特，我那时不那么喜欢，可能还觉得他附庸风雅。十几年前我能看了，这是一种感同身受的能力。

还有，与那个破败的院子有关，与历史有关。他的文字证明了一种传承：关怀，悲悯，与人类文明共同体相关的那一部分是有传承的；对优美文字的信仰与雕琢，未曾中断，也没有被遗忘。

i

本卷有什么。

我们会和非虚构写作平台“在场”合作，刊发上一期（也是第一期）获奖作品中的三篇。第一篇叫《她们的 AI 恋人——真实或虚妄的爱》，探讨接受过高等教育、理性的女性为何会爱上一个聊天软件里的虚拟恋人，这样的情感基于怎样的机制，又如何让这些女性反观自身。

这一卷的“田野中国”主角也是一群女性，在东南沿海日式居酒屋工作的女性。是什么构成了她们的特殊身份和生活，她们的这份工作又如何塑造了她们的情感。

10 月 8 日是俄国诗人玛丽娜·茨维塔耶娃 130 周年诞辰，我们本卷的“再读经典”栏目以她和关于她的作品为主题。

“消逝世界漫游指南”是我们在上一卷推出的新栏目，这一卷会写上海的复兴中路与延庆路。虚构作品依然还有“24 小时文学聚会”和“故事群岛”。

顺便一提，我们可能会在 Newsletter 邮箱推送功能里尝试一些新内容。

ii

本卷封面。

美洲凤头山雀。

iii

留言给微博 @ 小鸟文学，或邮件至 info@aves.art。

小鸟

一份新文学杂志。注意，不是文艺杂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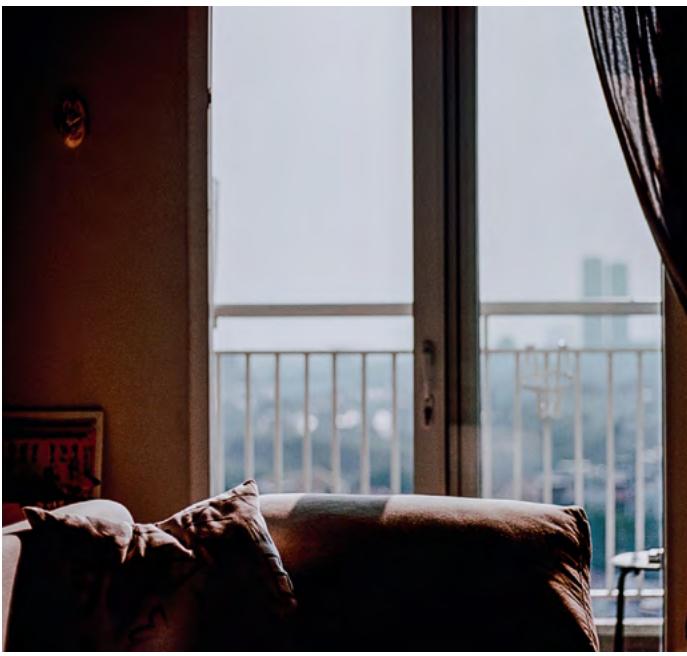
我们最大的愿望是找到最好的文学作品和作者，并呈现出来。

小鸟问答

这个栏目每月一次，回答来自读者的各种问题。

它放在每月的第一篇，兼有告知功能。





图片来自 Debbie Tea on Unsplash

小说

素华

曼衍 | 24 小时文学聚会

她是曾经喜悦过的。
她应该是为此喜悦过的。
可她想起不来了。

陈素华一直觉得自己是个运气很好的人，认识的人也大都这么说。

生活一直对她挺慷慨。跟她一起来北京的老乡已经没剩几个了，经历了几波低端人口清理，换城市的换城市，回老家的回老家，只有年轻人还在一茬又一茬前赴后继地往北京来。而她还呆在这里，有个住处，有点积蓄，比大部分老乡都挣得多。

表姐在北京做中介，一开始介绍她去做保姆。那时候月嫂还没大范围流行，她既要照顾孩子也要给产妇做饭催奶。说实话，她做得不是很开心。她自己也有孩子，但跟小孩在一起，就是焦虑。陈素华不想让人觉得自己矫情，出来打工还挑三拣四；也不想知道她不喜欢孩子，免得被人问“那你自己儿子呢”，她答不上来。认识的所有人里，只有王艳公然讲过自己不喜欢小孩，但她们不熟，何况王艳是个人尽皆知的姨子。算起来王艳应该还和她沾亲带故，她妈是陈素华姑父的嫂子家的什么亲戚，她没去特意搞清楚，也不想被别人知道，因为王艳名声实在很坏。

王艳要比陈素华大两岁，但十六七岁就出去打工了。村里条件稍微好点的姑娘这年纪都订好了人家。陈素华自己是拖到二十一岁才结的婚，快三十岁才出来打工。大家都说她运气好，能亲手把儿子养这么大。很多人出来的时候，孩子还不懂事，爷爷奶奶带出一身毛病，见到亲爹亲娘也不叫，还不好好念书。陈素华的儿子成绩出了名的好，考上了县重点中学，生活不让人操心，所有人都夸懂事。其实陈素华自己小时候也经常被大人夸懂事，懂的是什么事，她从来都搞不清楚。

在北京安顿下来以后，陈素华开始了解城里的行业和工种，越是了解，越是没法安心来当保姆。她听说王艳刚来北京的时候是在美容院学做美容美体，精油推拿，后来才辞职去理发店做洗头妹。王艳的传闻实在太多了，分不清真假，有人说她得罪了主管，有人说她勾搭老板被太太捉奸，还有人说她就是整天想着走捷径，工作不上心——反正没人相信她自己辞职的。毕竟理发店工作累，名声不好，转正基本都是男的，女的做不出头，而美容院挣得多氛围好，人人都想去，但只招年轻小姑娘。

美容院小姑娘大都长得不差，一身精油香氛的味道，北漂的艰难对她们来说好像只是在避风港里晃荡晃荡。陈素华遇到过一个姑娘，甚至像个城里人一样，在宿舍养了一只猫。陈素华从来没养过猫，倒是小时候喂过一只狗，随便起了个名字叫小黄。小黄毛发稀疏，身上到处是癞痢和斑秃，每天下午都会在素华放学的路上等她回家，冲上来舔她的手。她不讨厌小黄，但记不太清它最后怎么样了。那会儿她也没小到不记事，却只能想起一些零零散散的碎片，一瘸一拐的狗腿，吵得人眼前发花的狗吠，流着涎水和血水合不拢的狗嘴，还有她爸醉醺醺的“狗娘养的狗杂种”的叫骂。偶尔回想起这些，她好像也没什么特别的感觉。说到底她可能还是不在乎，毕竟狗就是狗，在农村就是个看家护院的工具，但起码还有点用。猫不一样。猫的用处仅限抓耗子，但狗也会抓。

农村的野猫到处乱窜，老是发春，在黑漆漆的凌晨没完没了地叫。那种卡在嗓子眼里不上不下的嚎叫低吼总让人半夜惊醒再也睡不着，喉咙里堵得慌，像卡了一口吐不出的痰。素华学不会吐痰，偶尔感冒，有黏稠的东西堵在鼻子和嗓子之间，只能拼命往下咽，有点恶心。城里人才喜欢猫。那美容院的姑娘聊起她的猫的时候笑得很甜，会露出两颗歪歪斜斜的虎牙。陈素华有点生气，又有点可怜她。她迟早还是会丢掉那只猫的。陈素华已经不记得那姑娘长什么样了，她的脸被五颜六色的装饰品和妆容埋在了最底下，不过大概还是好看的。在美容院做，当然不能难看。据说她们培训的时候特别强调企业文化，让这些打工妹首先都对自家的产品和服务深信不疑，再去面对顾客。不少人耳濡目染，会把挣到的钱交给美容院，给自己做点保养、治疗甚至微整，鼻子垫高一点点，下颌线弄瘦一点点，脸颊整平一点点。底薪抽成加起来，她们赚得比不少有大学文凭，朝九晚五的都市白领还多，所以还算付得起——或者以为自己付得起。标价以外，北京这样大城市里售卖的服务大都有个藏起来的价格，这份价格是打工妹们看不到的。陈素华对美容行业其实没有这么深的了解，在北京混出的这点见识也说不出这么像模像样的话——这些据说都是据王艳说的。王艳是在一次老乡聚会的时候发表这番议论的。那天她穿了一条很紧很紧的紧身牛仔裤，尺码不合，裆也未免太高，把三角区勒得像个肥馒头，中间卡出一道难堪的沟。陈素华知道几个爱讲是非的老乡回头肯定会议论这条裤子。讲王艳是非是她们几个的惯例娱乐。在北京干得累，活得难，能让大家忘记自己生活的时候并不多，产生优越感的机会更少——可能这就是她们明明这么讨厌王艳，还一直跟她保持联系的原因。陈素华也不清楚为什么人都在背后叫王艳姨子，也许在理发店做这么多年的确清白不了，也许王艳真的干过什么不三不四的事情，做过鸡堕过胎，无非就是这些，没什么新鲜，她也不太在乎。只是陈素华向来不太会跟人打交道，而漂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总是要靠老乡的。起初是表姐带她和大家混个脸熟，后来表姐走了，加入她们讲王艳的坏话似乎是保持热络的最好办法。反正讲闲话的时候所有人嘴里说出来的话都是一样的，七零八碎地汇成一条嘈杂的河，陈素华藏在水里，会觉得呼吸有点困难，但也十分安全。

老乡聚会时，王艳一般听得少，别人聊天，她就抱胸看着，有些瞬间会觉得她听得很用心，有些时候又觉得她的心根本不在这里。偶尔问她点什么，她都答得很敷衍，拿鼻孔看人，好像对在场的所有人都有优越感，谁也不知道她到底为什么还要一直来参加老乡会。不过王艳那天跟往常不大一样。她通常抽烟抽得很凶，那天却烟盒都没掏出来，不讲话不吃东西，在小饭馆里一瓶接一瓶地点啤酒，一个人闷头喝，喝掉半打燕京，突兀地打断正在闲聊的大伙，开始发表她关于美容院从业人员生存现状的高见。她舌头打结，满口新闻里才会用到的大词，讲美容行业的骗局，讲这些美容院小妹的出路，好像她是什么民生节目的记者主持人。好几个老乡都在窃笑。陈素华却仔细听了。她想起自己遇到过的那个花里胡哨的美容院姑娘，对照王艳激昂的演讲，感觉心里打起的皱被熨平了一点。说到底，做什么都是一样的。

然而自己工作的时候实际遇到的烦心事却不是说平就能平的。陈素华才知道自己儿子从前有多好带，哄睡从来不要费什么功夫，晚上也几乎不闹她起夜。雇主的孩子睡觉轻，饿了哭，尿了哭，看不见妈妈哭，什么事都没有还是哭，而且一哭就没完没了，怎么也哄不好。陈素华跟表姐还有别的老乡请教了几招，学了个据说最容易让宝宝入睡的抱法，试了一次，果然灵光，打算继续下去，却被雇主制止了。雇主说，科学研究表明，一哭闹就马上能得到安抚的婴儿会被惯出很多坏习惯，长大以后也不容易独立，要科学育儿，让她哭去。于是建筑面积八十几平米的屋子每天都被各种各样的噪声填得满满的：电视里循环播放的连续剧总是有些人在大喊大叫，雇主和婆婆今天在厨房里吵猪肉涨价，明天在厕所门口吵尿布和幼儿园学区，再佐以孩子无休无止，不许任何人打扰的哭声……无数声音在屋子里此起彼伏，合成一种可以忽略的背景杂音。屋里的所有人都日益习惯，只除了陈素华。她脑袋一天比一天更涨，那些嗡鸣不停的噪音一天比一天更嘈杂。她恳求雇主让她去哄哄孩子，但新手妈妈心无旁骛地看她的电视，瞧也不瞧一眼脸已经涨红的女儿：“说过多少次了，别抱，这是对她好，这是……”

这是科学。陈素华在心里跟她一起说。她决定下次跟表姐有争执的时候，也试试讲这句话，但直到表姐回老家也没能找到机会。

噪音以外，陈素华对这份工作的其他部分都还算熟悉，怎么勤洗衣服被褥也洗不掉的房间里的怪味道，被婴儿的吃喝拉撒切得散碎的睡眠，还有新妈妈硬得石头一样还是要努力挤出汁液的乳房。没什么超出她经验的事情，毕竟当年所有这些都是她自己一个人应付过来的，远近亲戚们来来去去，一张嘴就是各种育儿经，到底没有谁帮过她一把手。她做得顺手，或者说，太顺手了。洗尿布，灌奶瓶，按摩乳房，她手脚不停，但却常常在琐事之间的缝隙里迟疑恍惚，以为自己回到了过去。这感觉让她不太安宁。她想过换工作，换一份没那么熟，没那么吵的工作，累点苦点，赚得少点也没关系。但她有什么资格挑挑拣拣呢？

不过两个多月以后，陈素华还是被辞退了。雇主叫她去的时候，她手上正在洗奶瓶，红肿的手指搓着奶嘴皮肤质感的硅胶，心不在焉地想着美容院的精油按摩是什么样的手法。雇主是个口舌锋利的泼辣媳妇儿，跟经常不见人影的老公吵，跟挑鼻子挑眼睛的婆婆吵，甚至跟劝她退一步海阔天空的亲妈吵，吵天吵地，从来没输过。雇主特别相信自己在网上和书里看来的科学育儿知识，对照顾孩子伺候月子的老办法嗤之以鼻，但因为陈素华安静顺从学得快，她似乎还算满意。她说她知道很多阿姨都对那套老办法固执得很，从来都不讲科学。陈素华听来觉得是在夸自己，以为他们之间有了默契。但那个下午来得毫无征兆，雇主喊她去卧室，结清工钱。那时候还没人用手机电子支付，结账还用现钱，陈素华捏着写着“恭贺新春”的红包——从封皮上的生肖看得出是去年春节剩下来的——厚度让人既踏实又失望。雇主说她已经找到了新阿姨，懂得科学育儿，隔日就持证上岗。

“她一开始请你不就是图便宜！”表姐忿忿不平，语带鄙夷地用舌头卷得不太自然的北京话说，“谁都想请个带证儿的，多贵呐？这女的一开始怀孕的时候，婆婆给她许诺了好多有的没的，红包啊月子会所啊房产证加名啊，最后生了个不带把的。这些城里人，嘴上说都一样，不好意思承认想要男孩，结果生下来她婆婆就翻脸了，一会儿说钱去做基金了拿不出来，一会儿说股票跌了赔得很惨……”她形容得绘声绘色，掐着嗓子学婆

媳吵架，仿佛两个人讨价还价的时候她就在场旁听一样。

“保姆还有证？”陈素华问，不太想聊前雇主的家事。

表姐翻了个白眼：“人家叫育婴师。你真的想留下好好做，那是要考个证儿，有证儿赚得多。不过现在你自己也没点存款，不合适。专业考试不简单，除了操作还要考理论，不报培训班根本没戏——培训费可不便宜。资格证嘛，不是谁都有资格去考的。”

陈素华没再问下去。她并不真的想做持证保姆。替雇主带孩子的时候，她老是有错觉自己回到了老家，回到了过去。她能回想起生产前后的一切细节，却想不起哪怕一点初为人母的幸福和喜悦。她是曾经喜悦过的。她应该是为此喜悦过的。可她想起不来了。更让她难以忍受的是新生儿家庭吵闹的声音。其实农村的家庭生活通常比城里更吵嚷，亲戚来来去去，热热闹闹，但素华是个例外，她习惯了一个，没有兄弟姐妹，没有爷爷奶奶，见不到妈，也很少见到醉醺醺的爸。她习惯于一个人住在那幢门窗漏风，墙壁掉皮，寂静无声的房子里，听着远处人声从窗缝里漏进来，从邻家、邻街、邻村，邻近的天知道什么地方被风捎进来，捎到素华耳边的时候，已经模糊得只剩下哼鸣。她习惯了寂静里的哼鸣，素华的婚姻生活同样很安静，丈夫常年在大城市打工，床上躺着个卧病多年的婆婆。儿子已经够好带，但她还是时而嫌弃他的哭叫。她有时候会疑惑，自己还是个婴儿的时候，哭过吗，叫过吗，发出过这样动物一样的声音吗？如果她也曾经这样需要别人照顾的话，谁会来安抚她，哄她抱她呢？她当然记不得襁褓里的事情了。小孩应该能像撒在土里的种子一样自然生长，否则她自己是怎么一个人顺利长大，在那幢没有其他人的房子里长大的？

表姐对陈素华被辞退颇为不满，但还是给她介绍了另外一份工作，去一间复式跃层公寓做住家保洁。这份工作确实更适合她。新雇主家更大，更有钱，跃层有五室两厅三卫，人际关系也比之前的更加复杂，一对二婚的夫妻各自带了个和前任生的小孩，丈夫带了个三十多岁还没结婚的妹妹，妻子带了个糖尿病的妈。六个人之间能发生的争执当然更多，但陈素华反而觉得轻松愉快。她的新工作只需要打扫卫生，买菜做饭，对房子里所有安静的死物负责。

素华从前就很擅长打扫、整理和归类，这是她小时候唯一的娱乐活动。家里没有电视、玩具，也没有书籍报刊。爸爸在外面喝酒赌博见不到人，托姑姑帮忙照看她。素华依稀记得自己仿佛是在姑姑家住过些日子的，来往亲戚很多，总是吵吵嚷嚷，但姑姑家里有几个房间，她曾经睡在哪里，又为什么回到自己家一个人住，每天只是去姑姑家吃个晚饭拿点干粮……这些全都模糊得好像小黄的消失一样，记不清楚了。多年以后，她也开始托姑姑照看自己的儿子，因为愧疚，每月的钱越寄越多，也因此她想，爸爸大概是真的从来没有愧疚过的，他只有手气好有大笔入账的时候，才会想起要给姑姑点钱，也不能怪姑姑总是让她一个人去灶上吃剩饭。

一个人呆在家里，为了打发时间，素华总会在空荡荡的房子里给自己找点家务来做。水泥地上来历不明深深浅浅的脏点子虽然怎么也弄不干净，但仍可以一遍一遍拖洗，一次一次重温；乏善可陈的家具虽然已经斑驳，但用湿抹布擦过一道又一道，木头的颜色就会变深，好像短暂地涂上了一层漆。素华尤其喜欢的是清点物件，她对家里那点东西的模样、细节和位置都了若指掌。在无事可做的下午，尤其是冬天太阳大好的那些日子，她会在地上铺一条已经洗不出来的旧床单，把所有她能找到搬动的东西从房子的各个角落捧出来，在床单上依次排开，点兵点将，掸灰擦亮，小贩一样把她的商品拿起又放下，向对面的空气郑重地报出它们的名字和价格。价格是素华瞎讲的，有时候连名字也是，主要按照她对它们的喜爱程度编定，有点沉手的实木相框十块，里面装的画片二十块，一起卖可以便宜点，但最后总是谈不拢，不卖不卖，给一百块也不卖。玩够了，再重新发明一种只有自己知道含义的神秘的新顺序、新规则，将一切各归其所。爸爸很少回家，偶尔回来的时候，他会做差不多的事情，只是动作比较粗暴，常常碰掉东西。他也会将各个角落搜刮出的物件在水泥地上排开，挑挑拣拣，值钱的摆在床上，最后塞进口袋或者包好带走，不值钱的随手扔在地上，等着素华默默来把它们擦干净，放回原处。

素华对小黄的消失几无记忆，但却把爸爸拿走的那些东西记得清清楚楚。也许因为小黄从来就不是她的东西，只是条不知哪来的流浪狗。它有段时间天天在村里讨剩饭翻垃圾，被人打来踢去，素华其实有点怕狗，放学遇到它，就把中午吃剩的一点冷馒头砸过去，希望它吃饱了走远点。但小黄反而因此跟她亲近，甚至开始熟门熟路地睡在她家院子里。渐渐地，村里人都管它叫素华的狗，她心情好时也会叫“我的乖狗”，但其实从来没让小黄进过自己家里。家里那些经过精心擦洗耐心摆放的物件是完全不同的，素华跟它们住在一起，生活在一起，一起被完完整整地圈在方方正正的四面墙里，封存在没有人来的房子里。它们是不一样的。每次爸爸拿走什么，素华都会觉得胃里空了一下，像是失重，又像是肚子饿。有个装着一张不知从哪剪下来的彩色画片的实木相框，爸爸回来之前，素华总是试图把它藏在床缝里，但最终也被找到拿走了。相框的木头闻起来像落叶，里面的画片也画着金黄色的山。素华喜欢秋天。她拿出画片，边缘被剪得毛毛躁躁，已经泛起更深的秋色。翻过背面，褪色的墨迹印着一截被裁断的文章，有些“理想”、“青年”之类的字眼，她不感兴趣，但覆在那些语句残肢上的，是一个手写的名字，一个硕大又潇洒的签名，她爸爸的。那大概是她见过的唯一爸爸的笔迹。她喜欢他写的那个“陈”，自己写名字的时候怎么写怎么丑的这个姓，在“陈郁文”这个名字里显得飘逸又潇洒，尤其是最后那一捺，拖出一条长尾，又戛然止步。签名肯定是钢笔写的，但素华从没在家里找到过钢笔和墨水，就算有，这样的东西在这间屋子里也本就待不长久。每次看到那个签名，素华都会忘了爸爸身上的酒气和一定要拿走点什么的习性，开始盼他回家。很久以后她才偶然从姑姑那里得知，那大概是爷爷的笔迹。据说爷爷是读书人，向来沉默寡言，死得也早，谁也不知道他的故事。爸爸把相框揣走那天，素华几次差点出声求他至少把里面有签名的画片留下，但最终也没有开口。

很多年来素华从未意识到过自己记性好。她确实能把家里每一样东西的位置、模样乃至纹理都记得清清楚楚，但这算什么记性，又有什么好处？直到开始在北京做住家保洁，她才意识到这种记性还是有用的。无论雇主一家怎么乱放东西，陈素华总能随时把一切归位，几秒钟之内找到任何零零碎碎的小物件。男雇主是个搞电脑的工程师，给自

己的书架发明了一种独特的排序方式，说是把他业余爱好的哲学书和计算机专业书交错排列，每一本的主题都跟下一本的思考有共鸣，但他看完书从来都不记得放回书架上，随手一丢，独特的排序全靠陈素华来维持。陈素华压根看不懂那些书，却能精准地把每一本书归位，雇主对此很惊讶，夸她记性好，偶尔问起她家里的事，又说她如果能读书，成绩一定不错。陈素华腼腆地笑笑不说话，没告诉他自己的初中没读完也不全是家里没钱。她从来背不住课文和公式，只能记住扎扎实实的东西。形状颜色，样貌触感在记忆里都是活的，她能随手触碰到，可以随时取用，但文字、数字还有乱七八糟的概念，对她来说，都是死的。她很少写字，有时候需要填些档案表格，会发现自己已经开始忘记很多字的写法，但她总是把陈这个字写得很漂亮，以至于在她平凡笨拙的笔迹里显得有点突兀。

工作包食包宿，薪资稳步增长，唯一有点不方便的是，雇主家人口太多，她长期睡在书房里一张临时钢丝床上，为了不干扰雇主工作，起床后要收起来，私人用品也只能存放在阳台的角落。房子里当然会有别人在，女主人残疾在家的妈妈偶尔也会让她想起一些不快的往事，但她和雇主一家基本上可以在同一空间里互相隔绝，互不打扰。他们会交待她做事，跟她闲聊，偶尔展现适度的关心，不过即使他们看着她的眼睛一对一地讲话，陈素华仍然感觉自己在屋里是隐形的。这样很好。她给这家人做了快两年，直到雇主夫妇俩打算移居国外，开始为怎么安排家庭成员陷入无休止的纷争，才换了另一家。此后陈素华又替几家做过工，雇主有好有赖，时间有长有短。几年后，陈素华和几个做保洁或保姆的老乡一起合租了一间便宜的房子，又通过考试，交了一笔不菲的培训费，顺利加入了一家业内有名的专业保洁公司，每个月能上社保医保，领一份基础底薪，还能接到稳定的保洁单。

保洁公司最早是用短信通知派单的，后来智能手机越来越普及，上线了应用程序，要求员工去程序里接单。陈素华大概是全公司最后一个开始用智能手机的员工了。她从来没用过全新的手机，人生中第一部手机是姑姑的儿子淘汰下来的二手诺基亚。那部诺基亚的摄像头坏了，反应非常迟钝，只能用来打电话，丢在抽屉深处，很少被想起。结婚后牟建国才提醒她经常充电，他出去打工的时候方便联络。

素华的婚后生活算不上愉快，也算不上讨厌。她一开始就知道牟建国娶她就是为了给他瘫痪卧床的母亲找个免费护工。或者也不算免费。素华她爸拿不出一点嫁妆，却一直想靠彩礼赚一笔大的。一开始他给素华定的价堪称痴心妄想，因为无人问津，逐年下跌，直到素华二十一岁，她爸才终于认清现实，用一个显然比请护工实惠的价格把她嫁给了牟建国。

牟建国是十里八乡出了名的大孝子，他妈不仅瘫痪，还得得了胃癌，肿瘤扩散了一部分，要治疗得做不止一次手术，所需的费用对他们家来讲几乎是天文数字。牟建国的亲弟弟就因为怕掏钱，早早宣称跟家里断绝关系，带着老婆去城里打工了。只要别做得像他弟那么绝，牟建国完全可以放弃给他妈治病，不会损害他半点名声，大家都懂，或者说，大家向来也都是这么干的。但牟建国什么也没说，南下打工赚钱，坚持给他妈做手术。他三十二岁都还没结婚，最后终于抓住了素华她爸被高利贷追着讨债的机会，把素华娶回了家。所有人都说素华实在是运气好，有那样一个爹，最后还能嫁给牟建国这样的好男人。

素华自己对这桩婚事没什么意见。牟建国不喝酒，不赌博，看着也不太讨厌。素华她爸收了钱，对婚礼全无要求，于是牟建国只是在家里张罗了一顿饭，请两家亲戚来吃。素华她爸没来，姑姑带着两个儿子和表姐过来，看了下菜色就走了，牟家的远近亲戚怕被老太太的手术费缠上，也都没露面，最后很难称作席面的午饭是被村里几个不挑嘴的小孩吃掉的。结婚前，素华对牟建国没什么了解，结婚后，素华仍然跟这个人不熟。牟建国是个五短身材，工地上干活多年操练出的壮实，国字脸上唯一让人印象深刻的，就是两道浓眉，还有下面黑得像两口深井一样，什么都看不出来的眼睛。他很少有明显的情绪起伏，旁人只能看出他好像总是很累，做什么都很累，办婚礼很累，解释事情很累，跟素华讲话也很累。不过但凡素华对新生活和新职责有什么困惑，牟建国还是会很耐心地给她讲解，怎么给他妈擦洗喂食，清理便溺，按摩吃药，怎么在他外出打工的时候联系上他。牟建国有部看起来比素华的诺基亚更破的手机，品牌商标都磨花看不清了，蓝光屏，也只能接打电话、收发短信，数字7的按键还失灵了，打不出拼音里带PQRS的字，比如素华的素。牟建国在手机通讯录里把素华的号码存成了一个“陈”字，埋在七八个姓陈的人里，夹在有完整名字的深圳包工头和小学同学中间。素华瞥了一眼他手机屏幕上的那个“陈”，觉得汉字在蓝光电子屏上看起来实在很丑，跟她爷爷笔迹里的这个字几乎没有一点相似。不过也可能是因为爷爷还保留着老式的书写习惯，用一撇一捺来代替“陈”字的两点。那样好看多了，素华想。

两口子用的手机一个比一个破，素华却给儿子买了部国产智能机，作为他考上县城中学的奖励。这大概算是牟建国他妈过世以后她最大的几笔花销之一。婆婆是在家呛到了自己的呕吐物，窒息而死的，事发的时候素华在村口小卖部给儿子买文具，回家已经晚了，没抢救过来。牟建国那时候还在外面打工，没见到他妈最后一面。相比起两人的婚礼，葬礼的气氛非常愉快，所有人都在讨论这两口子有多孝顺，所以好人有好报，老天爷也让他妈在最后一笔巨额手术费支出以前上路，运气是真的好。

乡亲们聊着天磕着瓜子，兴致勃勃地在院子里等着葬礼表演。大家都听说牟建国请了县里的丧葬公司来操办，花了一大笔钱，这是理所当然的，大孝子嘛。请戏班子搭台已经太过了，牟建国请的公司赶时髦带了个乐队来，既有唢呐二胡，也有吉他架子鼓。临时搭的舞台上排开一列穿着粉色连衣裙的姑娘，裙摆比大腿还高，在一月的寒风里跳得卖力。一帮十几岁的毛头小子蹲在舞台边上往她们裙底看，不停地发出伴奏一样嘿咻的笑声，有几个跳舞的姑娘不仅不害羞，还朝他们飞媚眼，跳得更带劲。接着一队男舞者走上台，跟姑娘们一一配对，摆出交谊舞的架势。主持人用一种不自然的高昂热情拿起麦克风大声号召：“乡亲们，热闹起来，一起跳！”大部分人还坐在位置上岿然不动，打麻将、吃东西或者嗑瓜子，少数几个中年男女嬉笑着站了起来，推推搡搡地往台前走。有个老光棍搂女伴腰的时候过分积极，结果被他的寡妇舞伴狠狠掐了一下。一首歌结束，观众们掌声热烈，跺脚哄笑，老光棍兴致一来，把舞伴半举起来做了个大鹏展翅的结束动作。

不绝的笑闹声里，素华的嘴角轻轻抽动了两下，尽力用垂下的睫毛盖住视线，悄悄面向牟建国。素华起初以为牟建国一到家就会朝她发火：照看他妈本来就是她的职责，老太太死在家，他有一万个理由可以归罪于她。但他居然什么也没说。素华小心翼翼地协助男人处理后事，筹办葬礼，生怕有半点差错。去县城挑丧葬的时候，她看到一家公司提供走钢丝的杂技演员，晚上就梦见自己在钢丝上战战兢兢地走，底下有无数观众，有婆婆，有儿子，有姑姑，有很多年没再见过的爸爸，有面目模糊到只剩下一片阴影的妈妈，甚至还有一个拖着条尾巴走来走去的“陈”字。唯独没有牟建国。牟建国在她背后的高台上监督她走钢丝，不出声，但她知道他的目光胶着在自己背上，有烧灼的感觉。她不敢讲话，怕失去平衡；她真想知道他是什么表情，但不能转身，怕掉下去。于是她踮着脚走啊走啊，走到汗水从额头上大颗地流进眼睛里又流出来，咸得发酸，才终于走到了对面的台子上，睁着酸痛的眼睛悄悄回头觑向牟建国的脸，还是看不清他的表情。她渐渐开始希望牟建国能冲她发火，骂她，甚至打她也行，但他始终沉默不语。他忙完一天的事情，有时会在院子里，对着两堵院墙的夹角站上一会儿，盯着夹角里的苔藓抽一根烟，于是素华的梦里，她转头看他的时候，他模糊的面目又笼上了一层烟雾。终于在葬礼上歌舞结束的时候，乡亲们跺脚拍手吹口哨的时候，她拨开烟雾看清了牟建国的表情，素黑的丧服让他显得比平时瘦，因而也仿佛更加矮，方方正正的脸似乎没有平常那么疲惫，嘴角挂着微不可察，但对素华来说明白无误的笑容。他也被老光棍逗乐了。她终于如释重负，扭过头去，跟着观众们一起笑了起来。没了牟建国他妈，一家三口的日子陡然变得宽裕。素华想过好几次要不要买台电视，她固然对电视节目兴趣不大，但一家三口坐下来吃饭的时候，电视总可以让所有人都有点事做，不用忍受彼此不知道放到哪的目光，和越来越响的潮湿黏糊的咀嚼声。牟建国在家服了三个月的孝，那简直是素华人生中最难过的三个月。牟建国不在家的时候，素华和儿子讲话也不多，但母子俩有一种天然的默契，知道如何用眼神和手势交流，那种安静是让人安稳的。当安静里混入了牟建国的沉默，所有人都开始不知所措。牟建国在院子里对着墙角抽烟的时间越来越长，终于，他再次南下深圳去打工——现在要开始“给儿子赚彩礼”了。确实，都说要早为儿子将来结婚买房做打算，越早打算越好。素华的姑姑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超生的时候躲躲藏藏费了好大劲，交了好多钱，如今又开始愁儿子的婚事，半是轻蔑半是忧虑地给她播报哪家姑娘的彩礼要求又创新高的新闻。但素华总是记不得具体价格，她在这方面记性实在很差，也很难真心实意地跟姑姑一起为儿子未来的婚姻焦虑，那是太遥远的事情了。

儿子乐乐遗传了他爸爸方方正正的脸和黑黝黝的眼睛，除了柔滑许多的眉毛，素华几乎看不出他有哪里长得像自己。他早熟安静，不爱出门。素华以为母子俩能很快回归那种令人安稳的沉默，但牟建国走前的尴尬像丢了一把盐在水里，人走了，盐不见了，水看起来还是从前的样子，尝一口却是咸的。乐乐上学后很快学会读写，速度远远超过学校的教学进度，已经开始可以磕磕巴巴地自己读简单的课外书。村小学的图书室扩建了，不能借书，但每天下午都开放，乐乐每天都会去那里多待一小时再回家。一年级的时候素华用报纸给乐乐的每一本课本包上书皮，帮他在封皮上写上“牟与乐”的大名，半学期以后乐乐回来告诉她，老师罚他把自己的名字抄五十遍，因为他总把自己的名字写错，“乐”最后两笔是两点，不是一撇一捺。二年级的时候乐乐自己包书皮写名字，端端正正的两点，字迹已经比素华好看多了。牟建国没能带走的尴尬在乐乐肖父的眼睛里点起了一点新鲜的困惑，这些没法忽视的困惑又似乎在他认了越来越多字，读了越来越多书以后与日俱增。素华知道他有很多问题想问她。乐乐是个健康正常的孩子，刚学会说话，刚开始跟在她后面满房子走的时候，他也曾有很多很多问题，天为什么是蓝的，北极为什么没有企鹅，奶奶为什么每天睡懒觉不走路，爸爸是什么，奶奶的儿子也会像奶奶一样赖床吗，妈妈眼睛里为什么有水，妈妈我不再问了，你不要流水了。素华真的不想再回忆起那些日子了，那些在婆婆和乐乐全都和牟建国一模一样的目光里生活的日子，那些在无休止的问题中溺水的日子。她让乐乐闭嘴，于是乐乐闭嘴了。但素华知道他迟早还会问出口，这是孩子的天性。她也有过童年，她也有过许多问题，她也会向空气、墙壁、一切家里的物件开口询问自己最深的困惑。而无论乐乐最后会问她什么，她都没法回答。于是她也和牟建国一样逃跑了，一个向南，一个往北。姑姑说得对，要为乐乐早点做打算，两个人赚钱总比一个人强，她对自己说。车票不便宜或者不好买，工作很忙单子很多，陈素华总是有这样或者那样的理由留在北京不回老家。乐乐从没向她抱怨过，但陈素华还是觉得愧疚，自从挣到钱，只要有老乡回家，她就托人带各种各样的新鲜玩意儿给乐乐，大多数时候是书，也有文具和衣服。乐乐会打电话说谢谢妈妈，一年比一年成熟的声音在陈素华质质断续失真的破手机里听起来没有什么感情，不高兴也不失望。那部国产智能机是多年来给乐乐买的礼物里最贵的一个。陈素华在一个客户家干活的时候，看到他家七岁的小孩拿着一个苹果手机玩游戏，一玩就是一整天，神情和乐乐看书的时候一样专注。乐乐收到手机的时候只是像往常一样平淡地说，谢谢妈妈。直到一年以他主动给她打电话，陈素华才确定，他是喜欢这个礼物的。

“不小心把手机摔了。屏幕裂了。静音键坏掉了。……对，还能用，其他功能是好的，但没法调静音，我住宿舍，不方便，会打扰到其他人。”乐乐冷静地在电话里跟陈素华说，与其说是解释，不如说更像通知她。他没有开口索要，但陈素华很清楚儿子的意思。乐乐似乎也同样很清楚，她不会对他生气，也不会拒绝他没有说出口的要求。过年的时候，陈素华带了一部新款的三星智能机回家，手机简洁精致的包装盒看起来和他们家掉皮的餐桌属于两个世界，密封的塑料薄膜上倒映着白炽灯刺眼的光和乐乐模模糊糊的脸。乐乐低着头似乎在读包装上的字，陈素华正试图从反光的塑封上读他的情绪，牟建国却伸手拿过了乐乐手中的盒子，皱着眉翻来覆去地看。乐乐抬头看他，没有说话，没有表情，虚握的手还空荡荡地悬在胸口。

“怎么给孩子买这么贵的东西？而且影响学习，我看很多城里的小孩没日没夜地打游戏——”

“也能用来上网查资料，学英语。乐乐学校电脑室就几台机子，查个资料要排好长的队。还是你想让他去网吧？”陈素华打断了他，一边说一边为自己强硬的语气吃惊，同时又不敢看向乐乐的方向。

牟建国抬起眼睛看了看她，粗黑的眉毛向眉心簇拥，快要打成一个死结。

“现在是信息时代，互联网时代，应该让小孩早早学会使用这些。”陈素华感觉心脏在胸腔里乱跳，不知道自己硬背出的东西听起来有几分可信，只能努力镇定，直视牟建国那双深井一样的黑眼睛，“我在海淀有几个长期客户，清华北大的教授，他们都这么说。你妈总说乐乐是要上大学的料。还是说你信你弟的话，读书没用，不如早些去打工发财？”陈素华心跳平稳下来，越说越顺口，最后提到牟建国那个不孝的弟弟，甚至成功发出一声轻蔑的冷笑。牟建国盯着她，仿佛第一天认识她一样，半晌才严肃地挑出两个字重复：“我妈？”

“咱妈。”陈素华胸膛里吹鼓的气球又萎缩下去，她小声纠正自己，“咱妈一直疼乐乐。”

“男孩不能惯。”牟建国的眉头仍然蹙得死紧，声音却减轻了一点重量，“我小时候家里条件最差，我弟出生的时候好了不少，你看看现在。”

然而他没再对手机发表什么看法，把盒子递回乐乐手里。乐乐没有说话，他们三人一起在家的时候，他从不说话，只是驯顺地点头摇头，黑眼睛里什么情绪都没有。

在家的那几天，陈素华总是睡不好。即便缩在双人床的边缘，牟建国的鼾声仍然能把她震醒，然后整夜仿佛睡在一部无人接听，振动不停的手机上。睁眼熬过的那些夜里，她还能听见隔壁乐乐因为长个子骨骼酸痛，穿墙传来的呻吟。乐乐长高了许多，也瘦了许多，太瘦了，以至于都有点脱形，挽起裤腿能看到和从前陈素华怀孕时肚子上一样的纹理。好像这个年纪的男孩子总是迫不及待想要长高一点，再高一点，摄入的营养跟不上成长的渴望。陈素华试着跟乐乐多说一点话：关心一下他的学习，却发现自已已经完全记不得初中的课堂；问他嘴角怎么裂了在学校要多喝水，也只得到简单面无表情的点头回应。用上了新手机，乐乐似乎确实只是写作业的时候拿来查查单词和资料，大部分时间还是坐在采光最好的朝南窗下看书。牟建国因此放心了很多。他动身回深圳之前，陈素华问他要不要用乐乐的旧手机，却惊讶地发现他的手机已经不再是那个按键失灵的蓝屏机。牟建国也给自己买了个智能机。他简单地解释说，工作上需要。陈素华瞥了一眼他如今的通讯录，这次她的号码很正式地存在“陈素华”底下，字体比以前的好看多了，却也似乎更生疏了。

陈素华自己用起了乐乐的旧手机。它的静音和音量键确实都失灵了，即使到系统设置里去调节，声音也会忽大忽小。亮度似乎也有点失控，会毫无征兆地亮到刺眼，又毫无征兆地暗到看不清文字。屏幕左上角裂出了一片蜘蛛网，网下有一小片泛着彩虹光的荧绿色液体小范围流动着。按压一下，会改变形状和面积。但除了这些，其他功能都运作良好，反应也不慢，对陈素华来说，已经够用了。

陈素华见过好多人整天捧着手机，上瘾一样地在上面戳戳点点。她起初对这个新鲜时髦的工具抱有很强的警惕心，但比她年轻不少的室友给她手机里打包安装了好多五花八门的应用程序，让她自己试，没用就删，她不好意思告诉室友她不知道怎么删除。花花绿绿的图标躺在手机里，总有些失眠的晚上，会引诱她一个个点开去探索。陈素华很快掌握了智能手机的功能。她开始熟练使用搜索引擎——以前有些时候必须查询下载某些表格或者办事指南，她只能去烟味刺鼻的网吧，笨拙地用两只食指在键盘上寻摸，或者厚着脸皮麻烦室友帮忙，根本没有余裕搜些别的；但如今她可以不受限制地随时在不同的链接里跳跃，从外来打工人员新政到雾霾治理，到官员最新任免，到知名演员的花边新闻，到北京房价，到最新款扫地机器人，到保洁小时工的平均时薪。她也开始喜欢看各种各样的视频。电影对她来说是有点望而生畏的，她也没有那么大块的时间去看电视剧，但现在她可以穿梭在各个不同的视频网站之间，去看那些长长短短，目的不明的片段，有些看起来精良高级，有些则只是晃动的日常记录，城里的，农村的，野外的，甚至外国的；总结教育心得的，传授不实用的家务小技巧的，记录猫猫狗狗可爱画面的，甚至学英语的。她唯独还没怎么用过的反倒是最初让她放下心防的那个购物软件：现在的房子租约还有几个月就到期了，房东还没给个准话，她不知道到时候需不需要再搬一次家。有用和没用的界限似乎开始变得模糊，哪些信息属于城里人，哪些又属于她，界限似乎也不再分明。

陈素华的空闲时间渐渐开始被这部破烂的智能机入侵，占据，蚕食。她开始控制不住在一切不合时宜的情况下拿起手机盯着屏幕——吃饭的时候，地铁拥挤到支不起胳膊的时候，在客户家干活间歇借用厕所的时候——她知道自己有点上瘾，但莫名其妙，她感觉很好，并且无意摆脱。

“我以为你是绝对不会玩手机上瘾的那种人。”王艳似笑非笑地说，伸出手在陈素华眼前晃了几下。

“没上瘾，就是刚好有个视频弹出来了。”陈素华抹掉屏幕上的一点脏痕，按下暂停，从手机播放的搞笑视频上抬起头来，挪动了一下屁股。她来理发店找王艳是因为听说她有急事要回老家，麻烦她帮忙带点东西给乐乐，没别的事，也不可能有别的事。但出乎她意料，王艳答应后，约她一起吃顿午饭。她们从未私下里聊过天，更别说是单独吃饭。除了那层两个人都不知道亲在哪的亲戚关系，她们俩能有什么好聊，能有什么好吃的呢？两人在小饭馆面对面坐下，跟服务员点了单，然后四目相对，无话可说。王艳动了动嘴，还是没说出话，低头点了一根烟。烟雾柔和了她被妆容武装得硬挺的面部轮廓，陈素华感觉她模糊的嘴唇似乎就要被打开，似乎就要说什么，连忙低下头，随便点开了一个不知道讲什么的视频。视频是一段香港电影的节选，周星驰标志性的夸张笑声通过破手机无法调节的音量高声放送出来，隔壁桌似乎有不满的目光投过来，扎在陈素华身侧，但她只能装傻。好在周星驰就大笑了那么几声，接下来的台词音量趋于平缓，她跟着看了起来，逐渐开始沉迷没头没尾的剧情和不知道好笑在哪里但就是让人忍不住笑的对白，直到被王艳打断。陈素华暂停了视频，不知道该把眼睛放在哪了。

服务员端上了两人点的单，重庆小面是陈素华的，兰州牛肉面是王艳的。陈素华稍稍松了一口气，掰开一次性筷子，擦掉木屑，伸进碗里把辣椒佐料均匀拌开。小时候没有人教，她筷子向来用的不好，两根筷子从来不会平行夹菜，只能叠在一起杠杆一样撬动。她用筷子从碗底卷起一大坨面，再拌下去，两滴红油溅到了旁边的手机上，正中那块摔成网状的碎屏。陈素华懊恼地用两根手指把两滴油点揩去，再揩一下，又揩一下，总觉得油渍可能已经从裂开的地方浸了进去，屏幕里流动的也是液体，都说液晶屏，应该没事吧？

“你那破手机该换个新的了。”王艳的烟抽了三分之一，她抱着手臂吞云吐雾，似乎一点也没想去碰她那碗牛肉面。西北几个省都吃的牛肉面不知怎么到了外头就变成了兰州的，陈素华也从来不在北京吃老家的小吃饭菜，她不知道王艳为什么要要点。

“有点小问题而已，还能用。”陈素华迅速解释，又迅速后悔自己为什么要解释。她近来也渐渐发现这部手机实在不太灵光，除了失控的亮度和声音，触屏也开始时而不时出现问题，她已经遭遇过在客户家厕所关不掉音量巨大的视频的难堪，以及在地铁上偶然打开一篇推送的网络言情小说，忽然误触按键开始高声朗读的尴尬。但不知道为什么，直到这一刻，她从来没想过给自己换部新手机。牟建国给他妈攒下的手术费足够供乐乐上学，陈素华在北京薪资可观开销不大，也攒下一笔钱。一台全新国产智能机的价格对如今的她来说，不算小钱，但也会影响什么，不需要征求谁的同意。她为什么从没想过买一部呢？旧手机确实越来越不好使了，但还能用，买新的实在是没有必要。然而王艳又为什么管她的闲事呢？

“听说都你快要比着城里小孩的生活水平给乐乐买东西了。也给自己买点东西吧。”王艳又深吸了一口细长的女士烟，目光被烟雾淹没，不知道聚焦在哪里。

王艳的语气听起来熟络得莫名其妙。陈素华嚼也没嚼地把刚放进嘴里的一大口面吸进去，红油和麻椒搔得喉咙发痒，她张开嘴想要缓解一下不适，却陡然吸一口王艳喷出的烟气，瘙痒变成恶心又变成剧痛，她只顾得上偏开头，还没来得及伸手捂嘴，就爆出一串剧烈到肺管鸣响的咳嗽，还喷出几截没来得及咽下的面条。隔壁桌又有目光刺来了。陈素华好不容易咳完，扯了张桌上的纸巾擦嘴，死死盯着面前忽然显得很难起来的重庆小面。等终于能说话了，她发现自己已经忘记王艳说了什么，她刚才咳得筛糠一样，而王艳的话太过琐碎细小，早已从缝隙里溜走，只剩下几个漏不过去的大词在脑袋里晃荡。于是陈素华只能巴巴地回应那几个简单的词：“你没有小孩，你不懂。”王艳一直安静地看着她咳，看起来既没打算上前给她顺顺气，也不准备掐掉手里的烟，那根烟现在已经燃掉三分之二了：“我也不打算要。”

“学那些城里人？你会——”

“会后悔的？多新鲜呢。我妈跟我说过一万次了。哦，她倒是说她也后悔生小孩了，生养了我这么个忘恩负义的臭婊子。我猜你没机会听你妈跟你说这些屁话。运气真好。”陈素华抬起眼睛，进店以来第一次看向王艳。她发现王艳的眼睛颜色很浅，在小饭店黄了吧唧的光线里显得涣散，像喝多了。她觉得自己是应该生气的，但脑子里却泛起一片电视机没信号的雪花麻点，不知道怎么反应，又隐隐约约想起室友提起王艳要回老家的时候说过一句什么，她那时候忙着看视频，心不在焉，只抓住了自己关心的信息，她近来脑袋总像个筛子，筛掉的话是……

“你这次回去……”

“参加我妈葬礼。心脏病发，走得干净利落，除了年纪轻了点，算是喜丧。我猜我家里无论是死人还是活人都不愿意在葬礼上看到我，那我更得回去送老太太一程，让她别上路上得那么安心。”王艳起初面无表情，语调也没有起伏，不知道想到什么，嘴角慢慢浮上一点笑意，“你晓不晓得我妈以前老是在家夸你？她说你比村里哪个女孩都可怜，却从来不哭，不像我这个没出息的爱哭鬼，老话里讲的屁冗从。”

王艳的话里有某个陈素华从来没听过，也没考虑过的词，她又一次把它筛掉了，惊奇地问：“你爱哭？”

“什么屁事儿都得哭一鼻子。考试丢分哭，辍学哭，被男生揪辫子哭，被男的欺负了也哭，离开家哭，回不去家也哭……哦，对，知道你们几个在背后倒我是非，我都能哭。只不过从来不会当着别人面，当然，我妈除外。”

陈素华低下了头。她确实很讨厌烟味，以及所有抽烟的人。有一瞬间她感觉缺氧，想要马上离开，但手脚发麻，一时站不起来。

“你是不是觉得，王艳这个傻屌跟我又不熟，跟我讲这些是不是有病？”王艳终于把那根长长的好像抽不到底的女士香烟吸秃了，然而还不打算灭，边说边对着手指间夹着的烟屁股笑，“可能只是因为我妈以前真的老是提起你，多到我听到你名字就犯恶心。你看人家素华没妈也这么懂事，你看人家素华爹这样也还没走歪路，你看人家素华嫁了个老实男人……我以前特别嫉妒你。我想了好多年，怎么都想不通，你怎么运气这么好，从小就沒妈养，沒爹管呢？”

陈素华不知道该做何反应，小腿越来越麻，膝盖不自觉地哆嗦，只好抖起了腿。王艳看起来并不需要她回应，所以陈素华只是在心里替她解释：王艳刚死了妈，肯定很伤心，她讲什么都是正常的。毕竟所有问题都应该有个答案，所有事情都应该有个解释，不管它们是大大方方讲出来，还是一直藏在沉默里，眼神里，坟墓里。

王艳没再说话。她面前那碗牛肉面早都坨得不成样子，而她点的竟然还是毛细。点毛细的人都应该吃饭很快，绝不能忍受面对吃完之前坨掉。陈素华也喜欢吃细面，但她知道自己筷子用得不好，吃饭慢，所以总是点宽叶。不仅面坨了，汤也冷了，一层白白的油花漂浮在最表层，让人对底下的内容毫无食欲。王艳终于撮掉了那根抽到屁股的烟，把脸凑到碗跟前，看起来很郑重地盯着那只缺了个小口的大海碗，转动，然后拿起小碗和汤勺，开始给牛肉面汤撇沫子。她撇得很小心，但饭馆的瓷汤勺究竟边缘厚笨，等她把浮在表层冷凝的油花全都撇出去，小碗里也几乎盛满了一整碗的汤。陈素华看着她做完这一切，不发一语。

“我会把东西带给乐乐的。他长得真挺像他爸的。”终于，王艳放下碗和勺，站了起来，走到陈素华边上的时候，她步子顿了顿，“我回去上班了，玩你的手机吧，这顿饭我请。”陈素华没在那家饭馆呆很久，她很快吃完饭，照原计划搭公交去做下午的单子。这次的临时单客户是个普通的新手妈妈，家里七八十平，看起来不富裕也不拮据，孩子五个月大，但她居然在家里养了三只猫，不知道怎么想的。陈素华跟一屋子猫毛战斗了一下午，终于结束工作走出客户家的时候，天已近全黑，看不出雾霾到底散没散。陈素华感觉嗓子痒痒的，她咳了几声，清清喉咙，候出一口痰，睡在了行道树脚下。她不想做饭，于是在路边看到的第一家便民熟食店买了个三块五的韭菜盒子，站在店门口迅速吃完，然后去搭公交。这会儿还没完全进入高峰期，但车上已经没了座位，陈素华就靠在立杆边上，掏出手机，一边用舌头舔齿缝里的韭菜叶子，一边开始看视频。回家的路上，她完整地看完了四个视频，有长有短。最好笑的一个是一只公狗想要骑

一只猫，不知道公猫还是母猫，总之叫得很惨，叫得周围的乘客都频频皱眉。最没意思的一个是教人做饭的，“可以在家自己做的新疆抓饭哦”，南方口音的小姑娘穿着精致的围裙对着镜头笑，最后用电饭煲出来一坨黏糊难看的黄色软饭。陈素华头一次没在乎任何人被功放的音量吸引来的目光。

陈素华到站下了车，抄近路穿过街灯闪烁的小路和老式居民楼的方阵，穿过小区臭气熏天堆积成山的垃圾站，走进单元楼。楼道里一片漆黑，二楼的声控灯自打搬来就是坏的，她摸黑走到三楼，跺了一下脚，灯没亮，又“啊”地大喊一声，还是没亮。陈素华一边狠狠踩脚一边爬楼梯，爬到七楼，气喘吁吁，还是一片漆黑。她在门口窸窸窣窣丁零当啷摸了半天钥匙，捅进锁眼，屋里也是一片漆黑，只有一块四四方方的白光在沙发上亮着，把一张年轻的脸照得惨白，脸上一对困倦到叠出三四层眼皮的眼睛，仍在努力对着手机睁大。见陈素华进门，沙发上的人一动未动，又或者在黑暗中动了也看不出来，只是一对反光看不出颜色的眼珠转向了她的方向：“陈姐？线路抢修，停电了。”

陈素华点了点头，没说话，并不在乎她在黑暗中的动作能否被室友看见。她径直走向自己的房间，把门和光关在背后，肩背卸下力气，整个人扑倒在床上。就这样面朝下在床上埋了一会儿，她从口袋里摸索出手机，发现自己忘记锁屏，电量已经发红，屏幕上正在播放不知道第几个视频。这会儿屏幕的亮度很暗很暗，失控的音量小到几乎静音，视频里一个长得像电视广告上一样唇红齿白的小孩正骑在一条驯顺的大黄狗背上，大黄狗转头舔小孩的脸，舔出一串咯咯咯的笑，它毛发顺滑茂盛，但看上去有点眼熟。拍摄的家长正在介绍，这是条纯种金毛，脾气非常好，很适合陪伴儿童成长……但它的毛分明不是金色的。是黄色的，或者某些角度像是浅棕色。陈素华想着，切到搜索引擎，搜出成千上万条金毛的信息，她点开最上面一条广告，一条纯种狗大概一两千块。够买一部新手机了。

手机忽然开始震动，顶端弹出一条通知，您有一条新信息，来自牟建国。大概新信息的震动触动了手机敏感的神经，暗淡的亮度忽然又自己提到了最高，让左上角屏幕的破碎处隐隐流动的彩虹色显得更加鲜明。陈素华没去看信息，她切回了刚才的界面，默默看完了那个小孩和狗玩耍的视频，在最高亮度下，他们打滚的草地没有一点杂质，绿到失真。视频停止，屏幕变黑，网站弹出几个“您可能感兴趣”的新选择，一字在黑幕上排开，如果陈素华愿意，她可以这么一直看下去。她安静了几秒钟，切进了信息。她和牟建国很少联络，陈素华自己只会在有重要事情要讲的时候才给他打电话，像是乐乐的期末成绩，回春节的时间之类。牟建国则连大部分重要的事情也都发短信，即使是从前用那个7键坏了的破手机，打不出的字只能用拼音代替的时候。当下他发来的这条短信和以往一样简洁，没什么感情：下周去北京，有工，可能常住。

陈素华一个字一个字，仔细地把简短的信息读了好几遍，然后觉得胃里空了一下，有点像饿了。这不应该，她才吃过晚饭，更别提她午饭不仅吃了自己的小面，还吃完了王艳没碰的那碗坨掉的毛细，以至于下午干活的时候一直在悄悄打嗝。她在床上坐了起来，手机的强光被周围的黑暗稀释，只能照见一些家具影影绰绰的轮廓，她眯着眼睛，扫视房间，一个衣柜，一张桌子，一把椅子，还有她身下的单人床，蓝色格纹的床单和被套。她在北京这么多年，一直过着这样朴素的生活，很少买东西，以为这样就不会失去什么，不会有谁再把她的东西拿走。她又感觉胃里一阵来源不明的痉挛，一种饥饿感，或者近乎一阵绞痛。这曾是素华每次听说爸爸要回家时最熟悉的生理反应，是什么东西要被拿走的预兆，已经很多年不再有了，她以为不会再有了。

她重新拿起了手机，没有回复牟建国的信息，切回了视频网站，随手点了一个“可能感兴趣”的视频。还是一个小孩，比刚才那个大，但一样好看，神情专注地坐在雪白的地毯上玩一套乐高，那种很多客户都会买给小孩玩的进口积木，说是对大脑发育很有帮助。男孩抓了一把红色和蓝色的小积木块在手里，然后在白色的地板上拼出一面墙，再一面墙，又一面墙，马上要合拢整个房间的时候，他妈妈在视频里现出半个身子，对他说：“别瞎拼啊，你要看图纸，这是个警察局的系列，你看图纸上怎么拼的。”男孩眼睛都不抬地埋头拼他的第四面墙，然后盖上天花板，把房间做成一个密闭的小盒子：“我才不要按图纸拼，我想怎么拼就怎么拼。”

男孩看上去也就六岁，最多七岁，城里的小孩总是早熟得吓人。不过乐乐七岁的时候也很早熟，小时候每当他用封存了那么多困惑和问题的黑眼睛看向她的时候，她会觉得自己的确是更幼稚的那个。素华发现她的注意力已经涣散了很久，没法再集中在视频上了。手机的音量怎么这么刺耳，亮度怎么这么让人睁不开眼。左上角蛛网一样的裂痕刚好覆盖在男孩妈妈出镜的脸上，在彩虹光的闪烁和荧绿色的漏液里把她整个头部扭曲变形。素华擦了擦被屏幕光刺到流泪的眼睛，想着，她明天要去商场看看价格，买部新手机了，否则牟建国来了，如果他真的要来，这破机子不受控的亮度和音量肯定会打搅他。视频里的孩子终于拿起了他妈妈硬塞给他的积木图纸，然而一切忽然陷入了一片漆黑，手机没电了。房间里和门缝外仍然没有半点光线，电还没有来。

曼衍

1992年生，新疆乌鲁木齐人。中国古代文学硕士。十年前写武侠小说，写不动了，转投学术。如今学术做不动了，又回来写小说。

24小时文学聚会

他们在各种各样的地方写作，不管他们赖以谋生之道是什么，在写小说的时候，他们的职业都是小说家。欢迎来到24小时文学聚会。每周六见。





图片来自 [Nick Hillier on Unsplash](#)

小说

孙子算经

高桑 | 第二回

对他们来说严肃的事情，
对我来说已经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玩笑。

可能是预料到了二十一世纪会出现知识分子严重过剩的问题，王小波在著作《红拂夜奔》中构想了一种职业。这种职业负责在古文中寻找微分方程和相对论，以证明中国古代的科技成就领先世界，换句话说，西方的牛顿、爱因斯坦研究的那些玩意，我们的老祖宗早都研究过了，就是没好好发表论文而已。不知道是不是受此启发，我们 S 高校的古文系去年也成立了诸多类似的项目，成果颇丰。比方说，有一个教授单凭着“儒、墨、道、法学派中的女性主义”就发了四篇核心期刊。据说他还证明了在“女性主义”这个领域，墨子的成就应当是在波伏娃之上的。也有人在研究“马可波罗与贸易战的不可取性”，或者“蒲松龄和现代派文学”。我研究的东西则独树一帜。因为我本科的时候学理，后来学不下去，就来了一出可以美其名曰的“弃理从文”，系主任听说这件事之后异常兴奋。他的右手拉着我的左手，而左手又拍着我们两交叠的双手，手掌上白粉似的肉在我手背上“噗噗”地响，同时，还当着全体同仁喊道：“学理好嘛！文理交叉嘛！热点嘛！”后来，他就亲自分配我去研读《孙子算经》。不得不说，所谓主任者，就是要比普通人高瞻远瞩一点儿，现在，我凭着“鸡兔同笼问题的第一至第二十种解法”已经发表二十篇文章了，职位自不必说，也从讲师提到了副教授，人生的境遇也随之开朗了些。

但事情也并非就这样顺利下去，今年已经过去将半，而我在论文发表上仍颗粒无收，一想到年度指标，头皮就隐隐发紧起来，以至于铁青而坚硬。因为关于“鸡兔同笼”，我实在找不出第二十一种解法了。这个问题本身并不很难，无非是在一个笼子里探出“上有三十五头，下有九十四足”，问你鸡兔各有几只。这件事交给大城市里学过奥林匹克运动赛的幼儿，恐怕也知道要摆弄方程来求解。但我的责任却不止于此，我得使用更高明的手段，来彰显出古人解数学题早已不同凡响。比方说，我曾用微积分来解这道题，那些繁杂的公式就不写在这了，大致的思路就是先把鸡分成鸡肉泥，兔分成兔肉泥，堆在一起，然后再一做积分，使得鸡是鸡，兔是兔，如此一数，答案自然就出来了。这样的方案就蕴含着祖先的诸多智慧。首先，他们运用唯物辩证法，找出了题目中的主要矛盾，那就是鸡和兔子看似混合在一起，但实际上混合得不够彻底，相当暧昧，以至于让人数不清楚。其次，再使用以退为进，欲擒故纵的兵法，干脆把它们和成肉泥，彻底地搅在一起。最后，一个积分，拨云见日。我的工作就是这样，把古人的天才整理、发表起来，做好一个中国科学史的讲述者。而现在，本科所学的数学已经用尽，再往下，似乎就要用更高等的现代数学来解“鸡兔同笼”了，可我偏偏不会，于是项目也就停滞了下来。这样下去总不是办法，我想，当初是系主任让我去研究《孙子算经》的，现在遇到了困难，想必他也有法子可解。于是，我就卷了几份材料走出自己的办公室，上楼去找主任。

系里的楼很老，楼梯还是那种极为扁平的，洒满斑点状图案的大理石，而主任的办公室又在这幢楼最高、视野最好的地方，所以我要踏过的楼梯也就格外的多。到他门口时，呼吸已不顺畅，但这却无妨，因为主任的办公室出了名的含氧量高。他的房间有一扇大的落

地窗，采光极好，主任便因地制宜地在里头摆满了各种植物，大约小盆装的花卉和兰叶已经不能过瘾，他摆的都是郁郁葱葱的，光合作用能力极强的大植株，这些枝叶互相交错，仿佛一片热带雨林。加之主任把桌子藏在树木中间，时不时就泡些功夫茶，雨林中便又云雾缭绕起来，他就像掩映其中的一个白乎乎的生物。

“小盛你来啦坐，我刚站在他办公室的门口，主任就从两片叠在一起的芭蕉叶中探出目光，看到了我。每次来找他，我总会陷入一种不知所以的境地，“你来啦”这三个字似乎说明他早就知道我要来，而我终于到了。可事实上我并没有告诉任何人我要来找他。我立马陷入一种自我怀疑，自己是不是本就该来了呢？”

我顺从地用鼻音发出了一个“嗯”字，穿过主任办公室中那一套棕黄色的沙发，找了一张最为朴素且没有靠背的木凳子坐下，以示谦恭之情。午后的光线透过室内的阔叶林，斑驳地落在我的脸上，但有了植物和茶汽的浸染，阳光也是湿漉而舒服的。

“最近工作怎么样？”主任问道。

“不太好。”

“不太好？”

“关于鸡兔同笼，好像很难找到新的解法了，所以没有什么进展。”我低头苦笑着说。

“《算经》里题目多的是嘛，换一个做做就好了。”主任用手搓着他的功夫茶杯，以为这件事儿没甚大不了。

“《算经》里题目是不少，但解法都是类似的，恐怕这样没有什么新意。忽然之间，我直起身子，好像有了力气，要做垂死的辩解。但转念一想，新瓶旧酒对于论文发表本就是常有的事情，况且再说下去就是对主任的不恭。便又蜷缩回身子，像一个刚刚充了些气，但立马就在空中打了两个旋，把气泄走的气球。我退一步说道：“主要是别的题目没有鸡兔同笼这样的知名度，发表出来没有影响力，我怕对项目不利。”

“也是，那总不会一点进展也没有吧？”

对于这样凌厉的反诘，我倒是不怕，因为早有准备。我深知一旦工作中有些困难，想要诉诸于“主任”这样的人物，就不能空手而来，总要做些若有似无的准备。一来，体现出自己的勤恳，并非撒手不管，二来是让他可以借题发挥，防止主任也一起陷入窘境。让主任陷入窘境就很不好了。于是，我回答：“是有些的。”

说着，我把夹带在腋下的一本《孙子算经》放在桌上，既然在研究《算经》，我自然收集了这本书在世上的所有版本。然后颇无奈地发现，我们中国自己出版的《算经》，封面都酷似中医的偏方小册，或者是武侠电视剧里的武林秘籍，总之不大体面。反倒是新加坡和日本弄出了很多装帧精美的版本，我看不懂日语，所以我平日里常用的都是新加坡的出版社编订的，现在桌上的那一本正是其中之一。以前，我把注意力都放在书中的鸡兔同笼上，没有意识到这本书还有着五花八门的序言，作者的名字都诸如李显龙，王光耀，都带着浓郁的新加坡色彩。然而夹在其中的，竟还有一篇关于孙子的短小传记，用文言文写就，署名空缺。我把书往主任的方向移了移，指着书上对应一页说：“主任，关于《孙子算经》的作者，历史上是没有记录的，但是这本书里，有一篇孙子的传记，我不知道这是真是假。”

“哦？”主任似乎也很重视，甚至把他的功夫茶具都往里挪了挪，给书腾出位置，开始低头默看起来。看着看着，他就从书柜中取出新华字典，根据偏旁部首查某个字怎么读，而后又取出古文辞典，嘴里轻念着“阿波毗德额佛哥”去找这个字是什么意思。不得不承认，魏晋时期的古文里有很多生僻字，难得古文系的主任也是难免的。许久之后他终于抬头问我“这篇文章里说，孙子是 A 地人，这个 A 地，是今天的什么地方？”

“我查过，是大新镇。”

“好，好！小盛，这是重要的史料，我现在心里有一些想法了，再整理一下，过几天告诉你怎么运作。”

“可是，这篇传记还不确定是不是真。”

“诶！话不能这么说。”

就这样，又似乎受到某种神力似的，我已经被排斥到办公室之外，立在走廊上了。此时，阳光没有了枝叶和水汽的遮挡，变得干涩起来。那几天，我没有再做研究，只是看看闲书，教教学生，无话可表。直到三四天之后，主任专程来敲我的办公室门，不容争辩地通知我要回去收拾行李，即刻动身去大新镇。在车上，他和我同坐在后排，说我是学院的青年才俊，做项目不能只盯着论文不放，论文只是完成项目的一种较为单一的方式，还应该想着怎么为社会做贡献。如果能以学校为第一单位完成些政府项目，那更是超额完成指标。说完这些理论的铺垫之后，他开始向我介绍此行的目的，是要去大新把孙子过去生活的遗址找出来，建设出一个中国古代数学的文旅路线，既是我系文化研究的突破，也于大新镇的地方经济有利。总之，一举两得，此事已经得到了院长和该镇领导的全力支持。我听得云里雾里，还是准备阐明自己的观点，也就是那篇传记的真实性仍不得而知，不该贸然行动。刚想转过头去开腔，主任那只手掌就仿佛铺天盖地般扇将下来，落在我的肩上，把我到喉边的句子也拍了下去。“小盛，好好弄吧。这一次是大工程了，弄好了，前途无量。”那我还能说什么呢。

大新镇同在南方，离学校所在的城市不远，约莫是四个小时的车程，到时已是夜晚。我和主任就在宾馆的一个房间住了下来，与他同住自然有些紧张，主任洗完澡后，靠坐在床边读《世说新语》，忘情处竟读出声来，“啊，如无义之人入有义之国！”这是我未能预料的，以至于我洗澡时都尽量把水流关小，防止打扰其阅读，就这样安静而克制地过了一夜。

第二天，酒店的门口就林立着许多镇上的、市里的穿着西装的人物，对我们表示迎接，又吃了冗长的午宴，都暂且不表。宴席一散，还剩下的是市里文化局的局长和一个戴着圆边眼镜的考古学博士，这个时候，主任就把我拉到身前，说：“小盛，你和他们介绍介绍，《孙子传》说的是怎么一回事？”

自翻到那一篇传记以来，我已经读了不下三十遍，其中字句烂熟于心，况且这个时候主任当着文化局长的面推崇我出来说话，再联系到昨天车里振聋发聩的“前途无量”四个字，我基本可以断定，这正是要大展身手的时候。我心中窃喜，款款说道：“这个《孙子算经》的作者呢，在历史上是一个谜团，也不是我们熟知的《孙子兵法》的作者，而是魏晋时期的一个古代数学家。这篇传记几乎可以说是唯一提及孙子的史料。开篇就说，‘孙子’闲静少言，幼而好学，但好学的同时‘不善经纶，志于算术’……那么算术呢，孙子认为‘夫算者，天地之经纬，群生之园首……’，是这个‘欲学之者，必务量能揆己，志在所专……’，就和孙

子的‘志于算术’联系在一起……”

当时大家站在车前他们三人将我围着我因为说得专注又低着头在心中细细地组织语言，便不知他们听懂了没有。但主任冷不丁推了推我，朝他俩尴尬地一笑，说：“小盛，你这个，有没有更具体的内容啊。”

我这才明白，既然大家都站在车前，就是在问我应该去哪里考察，而我却还没说到重点，心中不免惭愧起来，赶忙补到：“孙子的故居，应该是大新镇北部，距长江几公里处。”

这时，局长就解释到，那里是芋港村，在建设新农村过程中几乎被拆光了，只有零星的几个钉子户还在。主任则说不要紧，要紧的是从这几户里先找到孙子的传人究竟是哪一户。这个时候，我心想，孙子传的真实性我也就不提了，退一万步，倘若孙子真的住在那里，这一千多年过去了传人何以还在？再退一万步，倘若传人真在这芋港村也可能房子已被拆掉，建成商品房了吧。

芋港村首先叫人看见的是阴绿色的无边的杂草，刚刚拆迁还没有建好的缘故，这里的气氛满是萧索。虽然离江边还有些距离，但天上的云却已沾染上水面的湿气与阴沉，仿佛随时都要下雨，远处大片的空地上已经搭好地基，传来空旷的“叮叮当当”的敲打建设之声，想必那便是日后的新农村了。眼前不远处，则是局长所说的钉子户，他们正是“旧农村”的代表，走过去时，脚下尽是橘红色的砖块瓦砾，如同同步履刀山。局长介绍，孙子故居就可以从这里开始建起，远处的规划正是江南风貌的公园和小学，到时候可以借孙子的名号，弄成孙子数学园，小学里主打趣味数学、《孙子算经》的推广，连成一片。主任听了，面露悦色，提议那就赶紧给孙子的故居选址。

钉子户零星地散落在前边，其实也只剩四户人家了。一个四方脸的黝黑的男人忽地从路边斜出，与我们接头，他自称是村里的什么书记。我见他又戴着黑框的四方眼镜，隐约觉得他的面部是由许多四边形，一轮又一轮地堆叠而成的。四边形领着我们去和钉子户们相见并说明来意，他们都各自站在门前，穿带着南方气味的朴素的外套，脸色阴郁，不热心之余还透出难以遮掩的排斥感。因为钉子户们大概都只想僵持一阵，以获得拆迁谈判时更多的筹码，听说我们是来选一家保留不拆的，他们反倒畏缩起来，自报家门的时候也支支吾吾。其中只有一户，子孙们都极力想拆，倒是年近九十的老太太怀着对故土的依恋，执意不肯。听说我们可以把房子加以保护，老大拄着拐杖出来迎接，虽然没了牙齿，说话不很清晰，但朦胧可以看出她的喜悦。大伙见到这位老大，终于在压抑中感到一丝解脱，主任也说这一户院落干净，物品老旧，书房中还有一排书籍，很有几分书香门第的样子，不如就这样定下。孙子的传人也就这样找到了。

做局长的人和我们在学校教书的不同，行事严谨得多，他立马提议，定下谁是孙子的传人是大事，空口说不能让人信服，须得立下保证，寻出正统。众人都深以为然，便想要进屋坐下细细地琢磨。老人听不明白我们到底在说什么，但见众人都踱步到了里屋，心中揣摩这事大约是成了，自然是欢喜，兴奋地喊了几句方言，又用拐杖戳着地面，掷出硬朗的碰撞声。没一会儿，她的几个子女就出来招待我们了。子女大概也猜出，房子是拆不掉了，招待我们的时候则面色铁青。直到四边形向他们解释，倘若项目做成，是有补贴的，绝不比别的拆迁户差，他们的脸皮才逐渐松弛下来，但也不大好意思立马露出狂喜的表情，故而还有些矜持。

我们以屋子里的八仙桌为中心，稀稀落落地坐定，开始思考如何给这故居一个名分。连主任和局长都眉头微锁，格外沉静。诚然，到了他们这样的地位，说话也就慎重很多，但也可见这问题的棘手。但圆眼镜却不安分，因为他的眼神总是游移，尤其是我在出发前说了被主任批评“不具体”的话时，他的眼珠子转得就格外地快，这就说明他对我说的话不耐烦，有自己的想法。现在，他的眼珠子又转了起来，因为近视眼镜的缩小作用，仿佛一个黑点在空白的宇宙中晃悠。终于，他找到了机会，说：“我看，可以建一个孙子的雕像、排位，供起来，毕竟是先人嘛。盛教授，传记里应该也有孙子的外貌描写吧？我可以来设计一下雕像。”

被他抢了先，我本就不悦，更何况他提及了我，故意要把我沦为他的配角，我更拿不出好的态度了，冷冷回道：“嗯，有些。”虽然这么回着，我私下觉得他的意见并不好，雕像人人都可以建，当然不能作为传人的证据。果然，主任也一言不发，大约局长觉得这毕竟是自己带来的人，只好点头以示礼貌。

见圆眼镜得不到支持，我才宽了一点。随着他的思路往下想，孙子既是数学家，那就是文化人，文化人的精气神就不是想要就能要的，文化人家里的气质更难得，这正是主任所说的“书香门第”了。我开口道：“我想，可以从书香门第入手，把这个院落弄得再数学化一些，比方说，数学的古书要多摆，贴一对楹联，内容要和孙子有联系，我回去拟，大门口再请书法家写个，比方说，‘耕读传家’。”

说完，我的得意正盈盈地酝酿出来，但没有想到主任的眉头锁得更紧了，细看，似乎还以极其微小的频率和幅度摇了摇头。看来还是不行，我心中郁闷，只能沉默下来。

天气本就有些阴，随着时间在众人的无言中流逝，屋中渐渐笼罩了些深蓝。这时，主任才把身体向局长靠去，轻声说：“听说农村里，有的人家是有祖谱的。”

“大户人家是有的。”

“不知道这一家有没有。”主任的声音还是很轻，看似只是试探性地一问，但在原本清澈的沉默中，我却早已感到这两句话之后的伟大的神力了。既然是要寻一个名分，就如同一个人要证明自己的存在，那么最有力的证据就要数身份证了。身份证小而四方，蕴藏着许多磁性，比生命本身要切实可感得多。同样的道理，要证明一个家族的身份，除了祖谱还能是什么呢。

这时，局长点头会意，拍了拍身边圆眼镜的胳膊，圆眼镜转过身去，对着四边形说了几句，四边形就从凳子上起身，走到更远处的老大的子女那儿，嘟囔了些我所听不懂的方言，子女便围到老大身边，大声嘶吼出这些方言。老大先是仰头听，脑袋如同一颗悬浮的气球不受控制地摆了几下，后来听懂了，露出自豪而满意的微笑，进了更里的房间。不一会儿，她捧出一个木盒，在八仙桌上打开，里面是一本旧书，赫然写着“李氏家谱”。主任的两眼立马睁大，朝四围惊喜地环顾，示意我们聚拢过去。绕着那张八仙桌，原本零星而坐的众人如同心圆般汇聚，最里面的一圈还是我们四人，外边一圈是四边形连同子女们，老大还是坐在刚才的位置不动，和我们空出一段距离。

主任戴上白色的手套，把家谱铺开，一页一页地，写着李家的第一代到第六十代。随着代数的增多，姓名像一棵上尖下宽的松树延展开来。首先，根据孙子传，孙子是公元三百年

左右的人，距今已有一千七百多年。主任凭着自己的博学，写出了各个朝代老百姓的平均寿命，又摁着简易计算器，发出加减乘除和“归零，归归归，归零”的声音，最后算出，想要把家谱和孙子连接起来，少说也要八九十年，所以第一件事，就是要把李家的人口扩充起来，把这棵松树等比例地放大。更要命的是，家谱上密密麻麻都是“李”姓，这当然不对，要让公元三百年的那一代应该要出现一个孙子才行。但孙姓也不能冷不丁地冒出来，需要缓缓地、自然地、大面积地出现。这时，局长就提议：“我们就以孙子那一代为中心，孙子的父亲自然要姓孙，爷爷也姓孙，所以上往追寻大抵上都是孙。孙子的后代也该姓孙，但或许某一个年份又有李姓出来，再后代就都是李，以至于今天的几个又都姓李。这样一来，两头就都能对上。”我心想，局长说的，无非是既没有错误也不会让局面好转的废话。最终，还是主任挺身而出，说：“看来只有一个办法了，本来姓孙，唐朝的皇帝赐姓李，所以多出李姓这个旁支，正好是这一户的祖宗。”于是，主任又摁起计算器算起来，他的意思是，李姓应该出现在唐玄宗那一代，因为玄宗避难兴许来过南方。等一切算清，众人就一起按照遗传学的规律开始修改家谱。一开始，先在白纸上打草稿，天色很快就暗了，纸上也一片阴沉，却不见有人开灯。主任低着头写字，说了句要灯光。这时，老大的儿子却冷笑一声：“呵，几个月没电没水了，要把我们……”四边形赶忙站起来，手一扬，似乎要把这句话掐灭，说：“我不是说过了吗，现在大拆大建，电路改造，你们这几户没弄好嘛！”我听了这话抬头，也发觉天色已晚，外围的人仿佛消融于墙壁折角的阴翳中了。好在四边形不知从哪里端来了一只蜡烛，就这样，在微红色的焰火旁，我又不知伏案了多久，隐约中只觉得眼球似乎被烤干了，逼出了许多泪水般的液体。

等我们在白纸上草稿完毕，准备往家谱上誊的时候，四人又都沉默，面面相觑了几秒，也许是烛火不太稳定，忽明忽暗，显得大家的面色都有些骇人。终于，主任说：“小盛，你的字好，你来誊吧。”本来，主任将这样重大的事情托付给我，我应当喜悦才对，可毕竟是生平第一遭改人家的家谱，心里竟不安起来。我微缩着脖子抬头，看到四边形和子女们都觉得无趣，坐姿渐渐松散了，可被烛光一映，射到左右的墙壁上，影子却高大而健硕起来。老大的儿子斜靠着，四边形向后仰头，他们身后的白壁上，影影绰绰的，分明是两尊罗汉和金刚。另一边，老大还像个出去看戏的孩子，无奈自己身体矮小，偏偏又被挤在角落，只得伸长脖子，尽力朝这边张望。被烛光一照，打在我正对的墙上，所以，我满眼都是她的黑影，影子上身前倾，颈脖有如一段干瘪的树桩向这里伸长。

我周身隐隐透着凉气，但也没有法子，只好用小楷毛笔蘸了墨汁，硬着头皮开始誊写。老大见我们重新动起她的家谱，似乎觉得不对，进而心神不宁起来，伸着的脖子也左右晃动，寻找人群的缝隙，渴望看得真切一些，墙上的黑影则愈加大幅度地上下摇曳。我动了动笔，老大的目光便紧盯着我，也盯我手里的笔。我又抹掉一个“李”字，添上一个“孙”字，老大这一回大约是看清了，家谱确凿是被我改了，立马用拐杖狠狠地戳着地板，发出比先前大了许多倍的“咚咚咚”的响，身体颤颤巍巍地站起来，整面墙铺满了她的黑影。她右手隔空指着我的脑门，嘴里因为没有牙齿，看上去在吃力地蠕动，发出粘连的声音。我听不大懂，但心中生出惧怕，好在这个时候，四边形带着老人的几个子女上去把她架住，往里屋送去，七嘴八舌地向她解释着什么。最后，她含着痛恨离开了我的视线，而主任和局长则用一种冷漠的目光注视着我，把我心中的愧疚与不忍一点点逼走了。我只好继续写，直到封面上的“李氏”变到了“孙氏”，蜡烛结出厚重的肿块，而我的眼前也一片迷蒙。

离开时，主任也看出我心有悸悸，就颇有风度地提到“你们两个提出的意见也很好，建雕像，布置书房，都要去弄，之后就给你们负责嘛。”圆眼镜点头受命，当晚，就在他的平板电脑上建立了孙子的三维模型，我隐约撇过一眼，是一个双手垂肩，双臂过膝，羽扇纶巾且笑眯眯的卡通人。而我没有那样不识趣，知道这无非是领导的对于下属极敷衍的安慰，加之刚刚改了别人的家谱，便更加郁闷了起来。

接下来的几天，我们四人常戴着安全帽去老太太家。既然孙子故居的名分已经有了，房子的外边就已经围满了脚手架，开始改造了。主任计划和局长把孙子文化村的大体建设方针确定下来，我们便可以返回。这一天，大家到了正在施工的小学里，主任又把我拎出来，也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心理作用，总觉得对我的态度没有头一回那么尊重。问道：“孙子传里，还说了孙子在乡中教数学的经历，对吧？小学这块也要呼应起来。”

传记的主体的确是孙子后来的教师经历。与孔子类似，孙子也办私塾，只是规模不大，门庭冷清。这也很好理解，古人只想学四书，或者找大儒扯淡，想学数学的人很少。但孙子兴致不减，传记中说，孙子每天的头等要事就是变着花样给学生出新的题目，一开始是简单的算术，比方说“九九八十一，自相乘，得几何？”意思是让学生求八十一的平方。这样的题目非常乏味，学生的数学基础又不好，只好掰着手指头算“ $81+81+81\dots$ ”，算得目眩神迷，久而久之，人来得就愈发少了。孙子便进行了教学改革，于是有了“鸡兔同笼”这样寓教于乐的问题，但学生也不见变多，只是孙子“不改其乐”，传记中说，《孙子算经》中的所有题目都是在私塾期间记录下来的。这些内容固然丰富，但它们“不够具体”，我便扼要地答道：“是的，孙子在乡中办了私塾，教学生解《算经》里的题目。”

“对嘛，所以我建议你们小学也一比一地复刻一下孙子的教学遗址，甚至可以做得旧些，像真迹一样。”

“那就这块地方吧，这里原来也没什么计划。”不知何时，我们已经被局长领着站在一片空地之上，我再怎么努力地望，也只能看到一片阳光的炫白，令人恍惚，并没有什么小学的模样。不知怎的，大家忽而很有默契地沉默起来，可能是周围正在堆砌中的小学和远处被脚手架包围的老太太，布满了荒凉的工业质感，让人心潮涌动。很难相信日后这地方都要和数学家孙子联系在一起，像是诞生了鲁迅的绍兴。这时，主任从沉思中跳脱出来，笑着补充道：“私塾一定要和算经里面的题目互动，你比方说，咱们可以弄一个鸡兔同笼屋，就很有意思。而且和我们系的主要学术成果结合，深度合作嘛！”

“哦？这个……”局长不明白是什么意思，我也不大明白。

“鸡兔同笼屋”听起来颇有些滑稽，我觉得主任想用一个俏皮的幽默来收尾，就像他平日里开会一样，到末了的时候，总想引入笑笑，来体现他的风雅。果然，局长和圆眼镜已露出无声的笑容，示意主任继续说下去。既然如此，我也应该咧开嘴角，洗耳恭听。

“这个鸡兔同笼屋，你比方说，我们可以弄一个大的黑屋子，把顶上和底下一楼空出来，按照算经写的，让鸡和兔子在里面。把鸡爪和兔腿包起来，游客只能看到一共有几只脚，把鸡头和兔头也包起来，游客只能看见一共几个头，这样可以调动游客的兴趣，动手算一算

这道题目。互动起来嘛！”

随着主任的言语，我的脑中已经浮现出那些鸡兔被蒙脸裹足之后的窘态了，一股笑意涌动而来，正好可以大笑几声，附和他的幽默。但这时，局长却已经自然地将刚才的笑容收敛起来，说：“好啊，那……”不仅如此，圆眼镜也不笑了，眼珠子也飞速地旋转。我顿时反映过来，主任好像并不是在说笑，局长也已经当了真。

不该再笑了！

即便如此，中枢神经却难以管控，大概那些失明的小鸡和兔子着实逗乐了我，我竟发出了吃吃的笑声。如此憋笑了几秒钟，才停止下来。主任故意看着远方，等我笑完，便转头恶狠狠地盯了我一眼。我全身都震悚起来，面红耳赤，想躲入别处。四人之间的交谈似乎也被我不合时宜的笑声打断，大家都把眼神瞥向空白处。等了片刻，局长也不再往下讲，主任的“鸡兔同笼屋”计划就这么在我的笑中消散。

“分不清场合！”返回汽车的路上，主任不知有意还是无意地经过我的身边，用只有我俩可以听到的声音说。

完了，我的手脚变紫，变凉。这句话力透纸背，仿佛已经把我的魂魄从肉体中震撼了出去。那天剩下的时间里，我都像行尸一般浑浑噩噩。

白日，主任和局长把计划都商量得差不多了，明天就要返程。是夜，我坐在酒店雪白的床单之上，忽然感到无限的寂寥。桌上，是笔记本电脑，电脑里存着这两年来我关于《孙子算经》的研究成果，旁边摆着那本囊括了《孙子传》的算经原书和一些卷曲的工程图纸，书中《孙子传》那几页因为被常常翻阅而起伏蓬松。挂在一旁的衣物，似乎也蒙着一层淡黄的土色，鞋上则留下了芋港村斑驳的土块。眼下，这些东西格外清晰，涌入我的意识，让我一时间难以承载，想独自一人再去芋港村走走。

我在草地上乱晃，有些装模做样，又有些真诚似地感受着夜晚的诗意图，顺便抽一些烟，接着怀想自己的境遇，这几天下来，我所面临的处境在逐步恶化，出发的时候，我还前途无量；主任还在局长面前推举我出来说话。但一开口就出师不利，说的话不够“具体”。再接着，是主任在八仙桌上给我机会，让我想个办法给故居正名，但我想的办法却不好，令他摇了摇头。至此，他大概已经觉得我不堪重用了吧，但不堪重用倒也不至于让人讨厌。终于，我像发了疯病一样乱笑，把他的鸡兔同笼屋给笑没了，“分不清场合”这五个字里恐怕早已浸透了他对我的失望。而所谓的“分不清场合”，放在当时的语境，大概是说我分不清什么是玩笑，什么是严肃，玩笑的时候应该笑，严肃的时候就绝不能笑。可这也不能怪我，我从一开始就对此事把握不住。只是就跟在主任身后亦步亦趋，一直没有发生什么纰漏。唯独关于笑不笑这件事上，我的中枢神经擅自做了一个主张，终于到了满盘皆输的地步。晚上的芋港村静得出奇，虽然离长江还有些距离，但江风仿佛看得见似的吹过来，远近的杂草、建筑工地仿佛都静止了很久，不该被人侵扰。可我分明正站在这里，还与人合伙，密谋把这里弄得面目全非。怎么说呢，倒也并非是我密谋，我原本只想胡乱发几篇论文，维持教授的职位，不然非升即走，不进则退。可我却迷迷糊糊地把《孙子传》摆到了主任面前，又迷迷糊糊地跟了大新镇，改了别人的祖谱，制定了宏伟的计划。我像是断线风筝，过了悬浮的许多日，唯独此刻，才感到片刻的真实。可这真实的代价又很大，那句“分不清场合”还在我脑子里雷鸣般烘响。

我就这样漫无目的地走着，直到看见一丛白色的灯光和一个反光的人形生物也在草堆里走来走去，时而俯身，时而疾跑，在这片萧索的空地上，颇有几分灵异，可还没辨清是什么，那人形生物竟先说话了：“唉，盛老师，你怎么来了？”

一听，不过是圆眼镜的声音，心里有些失望。细看时，他脸上正裹着护目镜，头顶还装了一盏顶灯，身着反光衣，站在灯下仿佛一只硕大的萤火虫，旁边十几米处，还有一只比他自己还要大出几圈的敞口的背包。一些东西散落在四处，诸如放大镜，显微镜，锤子，天平，游标卡尺之类，另外，就是些难以名状的，属于考古学博士的东西了。

“我？我是出来转转，你怎么在这？”我答道。

“哦，局长不是要建设这块地嘛，我也是，来随便转转。”

“啊……”我惊得说不出话来，心想，他的随便转转也是颇费辎重的。

我借机走开，想重新觅到属于一个人的环境，可是这地方毕竟太空旷，我走了又走，圆眼镜始终离不开我的视野。他像是电视机屏幕上的一个雪花斑点，我无论怎么想避开，却总是不由自主看向他的位置。没过一会，他又发出掘地的声音，我终于完全被他吸引，便找了一个地方蹲定，一边抽烟，一边看这小子究竟在干嘛。

他先是掘地，掘了之后拿一个方块状的设备贴在地上扫，而后又取些土，塞进什么容器中分析，发出“嘀嗒”的响。折腾一番之后，便四处跑动，换一个地方又是掘，一连几个回合，都是无用功。终于有一次，机器叫完之后他没有再跑，开始一心一意地掘那块地。圆眼镜掘地倒很有手段，一支烟的功夫，他的脑袋已经没入土中，挖了近两米深了，只在坑口映出一些白光，而我抽了一根又两根，两根又三根，不知觉间，脚边已聚拢了许多局促的烟尾巴。圆眼镜掘下的坑大约已经很深了，因为连坑口露出的白光都已微弱而朦胧。

突然，我听到坑中传来了圆眼镜的喊叫，是“啊啊”的声音，白光也随之颤动起来，我以为他遇到了险情，立马跑过去。只见他已经身处地下三四米处，人还安然，只是瘦小而荧光的躯体在狭坑中乱动，情绪很高昂，似乎想要往上爬，但因为手脚太过震颤，总借不上力。“快，快拉我。”他对我喊道。

“哦。”既然他叫我拉，我便拉他一把。

出来之后，他气息仍急促，不太连贯地说：“竹简，下面有文物，你，你在这里看着，我去找局长！”我隐约能明白他的意思，随即也感到了惊异，圆眼镜朝宾馆的方向跑去，消失于视野，我怔了片刻，决心下去看看。

如前所述，土坑有些深，顺着陡峭的斜坡滑下，我的身上已经沾满尘土。坑中初看并没有什么东西，只有圆眼镜留下的一些工具，但很快也就可以注意到一侧的泥土壁上挖出了一个洞，我附身去看，只见洞中有个玻璃罩子。可见圆眼镜相当专业，即便激动难耐，但还是给出土的东西施以保护，防止其氧化再走。我把玻璃罩子取出，在黑暗中依稀可以看到两根有些残破的竹简，上面黏着黑色的硬土，我的头顶毕竟没有他那样的探照灯，实在看不清了。

说不上为什么，我也立马焦灼而空洞起来，把玻璃罩揣在外套里，另一只手扶佐着双腿，艰难地从陡坡爬出坑外，走到建筑工地的夜灯之下。我注视着竹简，在斑驳的泥土之外，

似乎隐约可以读出“夫算者……”这不正是《孙子算经》的自序吗。我的意识晕眩了起来，倘若这真如圆眼镜所说，是文物，那莫不正是孙子留下的文物，成为《孙子传》最大的证据了吗，而我此刻不也真是踩在孙子的故土之上了吗。

《孙子传》中记录，公元三百多年，孙子生活在A地，也就是我脚下的大新镇芋港村。他从小就是个编外人员，与别人格格不入，只因“不善经论，志于算术”。也就是说，其他小孩在背“大学之道，在明明德”的时候，孙子在背九九乘法表。后来，别人靠着“大学之道”谋了一官半职，孙子只能靠着九九乘法表开私塾教数学。但古人毕竟不太理解，人生在世，为什么要学算术，所以孙子的学生就格外地少，生活清苦。但他为了留住学生，出了很多颇具趣味的题目，就比如把鸡和兔子关在笼子里。在那期间，他写下了《孙子算经》，其中有一套写得格外用心，刻在了竹简上。后来，私塾里终于一个学生也没有了，孙子的生活断了来源，好在大家都知道他是单位换算的一把手，而魏晋时期，地方割裂，钱币不统一，时常要算汇率，孙子就当了管钱的小吏。但其数学事业并未停止，为官的孙子，俨然一个数学公益大使。一方面，他仍然在群众中宣扬数学，见人就把他叫住，考他“今有三女，长女五一归，中女四日一归，少女三日一归。问三女何日相会？”众人皆以为痴，不予理会。另一方面，他倘有机会见到为官者，就要鼓足勇气上前，向他们提议，在选拔人才的九品中正制标准“一家世，一状，一品”中再加入“一算术”。不必说，这样的提议得到的也只能是嘲讽。文章的最后写道，年迈的孙子“独卧榻中，老境凄凄，常叹曰：‘吾特立而独行，进退不随时乎，然所抱之志终未得许，非时，非命，是吾之过也。余尝终日匍匐于术，不曾解其道，术者，须臾之所得也。世人所习者，四书也，世人所好者，非四书之道，官爵之禄耳。算术之事，任重而道远矣。’”

远处，圆眼镜带着主任和局长，正在快步往方才的土坑处走，每走几步，主任有些微胖的身体还会不自觉地跑两下。我的视网膜上映着他们交错而行的脚步，逼迫感从四方涌来，好像他们要从我的手里夺取这两根竹简，来做这个项目最终的证明与喝彩。这个时候，我麻木的意识再一次擅作主张起来，我朝着他们的反面，无尽的远方，撇开腿便跑，我要带着孙子存在的证据，消失于黑夜之中。在我奔跑以前，主任说我“分不清场合”，也就是说我分不清什么是玩笑，什么是严肃。因为我以为本该严肃的东西，却像是一个恶毒的玩笑一样，让我看不到严肃与玩笑的界限。在我奔跑起来的时候，我有点儿明白了，我那吃吃的笑声是一条裂缝，把我和主任割裂开来，对他们来说严肃的事情，对我来说已经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玩笑。可是现在，孙子的遗物却出现了，证明了孙子传是一篇严肃的传记，孙子抱负不许的一生是严肃的一生。倘若把它们交给主任，它们必将像一块冰消融在水里一样，消融于一场玩笑之中。所以我只能奔跑，带着它们一起离开，这件事情，只能这样收尾。至于圆眼镜会如何控诉我，盗取文物是怎么样的大罪，我那无量的前途又究竟会如何，都不在考量之中。

2022.1.22 于上海

2022.9.24 修改



高桑

98年生人，毕业于吉林大学，上海交大理论物理博士在读。写小说，出版有《火速逃离平江路》。

第二回

这是“24小时文学聚会”作者的第二篇章。祝他们欣欣向荣。



摄影: Paul Botes

小说

强扭的幸福

贾里德·汤普森 | 故事群岛

这就是未来，对吧？

再也没有代际创伤传给孩子。再也没有历史。

卡桑德拉站立着，俯瞰照片上着火的男人。她把男人的照片跟其他的一起，放在转角办公室的桌子上，一边绕着桌子踱步，一边确定他们的顺序，同时还在不经意地揉着后腰。多亏有了电子药物，那里其实已经不怎么疼痛，可是即便如此，她常常发现自己还是会小心翼翼地揉搓那里，想起曾经长存的阵痛。

男人的名字叫释广德，是在 1963 年 6 月 11 日自焚的一名僧人。她记得高中时看过这张照片。在整个自焚过程中，僧人保持了绝对的镇定——火焰像一只长角的怪物从他身体上燃起——正是这一幕让她屏息凝神、陷入沉默。那天的第二节课间休息时，托尼在网球场附近用手机打开这张照片，卡桑德拉放学回家就开始阅读 6 月 11 日的目击者描述。记者大卫·哈伯斯塔姆写下的一句话让卡桑德拉印象深刻：人类开始燃烧的速度快得惊人。

卡桑德拉决定把僧人的照片作为这一系列展品的最后一张，紧挨着荒凉山冈下一个歪斜白十字架的照片。它拍摄于几十年前的马里卡纳，让卡桑德拉想起世界曾经是需要你争我夺的地方。这张照片讲述了人类被送入通风不畅的地下矿藏，又怀着享受更多阳光的迫切渴望回到地表，然后身体像苍蝇一样被拍扁压碎，永久地碾入地壳 [1]。

这类影像的展出效果不好，根据幸福部的意见，广泛采用的社会凝聚力电子药物令博物馆的展览没有必要再开办下去。尽管如此，卡桑德拉还是感激这种小型颅内植入物被发明出来，它在几立方毫米的体积内集成了数百枚电极，一旦被植入就会监听个体神经网络的波动，目的是快速精确地定位身体上出现的病变电路，在它们造成更严重的痛苦之前进行修正。

早在大学读书时，卡桑德拉曾醉酒狂欢一整夜，然后被一种病变电路击垮，摔下了楼梯。后背的伤势迫使她接受了数月高强度的痛苦理疗。即便肌肉撕裂后来已经痊愈，她的后腰还一直不舒服，仿佛是一声尖叫引发的持续回响。对疼痛的记忆让她坐不了硬塑料椅子，练不了瑜伽的下腰动作，甚至灯光闪烁的舞池里一个潜在爱人的激情拥抱她都受不了。医学专家开始吹捧电子药物有能力重写神经系统疼痛电路，从而下调过分受到刺激的神经模式，她就渴望缝合身体和意识之间出现的裂痕。

嗨，凯丝 [2]。选得怎么样？办公室扬声器里传来奥德丽的语音信息。正好是下午四点，下班时间。

“我只需要再挑几件就万事俱备。发送消息。”卡桑德拉大声说。

你百分百确定吗？奥德丽回复说。她没管奥德丽的问题，把照片塞进封套，锁上了办公室。

每次沿着自行车道经过幸福部，卡桑德拉都会在庞大的玻璃建筑外短暂停留，看一看有多少人安静地坐在大厅，等待他们的名字被唤起。幸福部为全体公民提供深入的生命纪事分析，利用规模庞大的档案资料和研究团队，每年提供数千份生命报告；皮革装订

的详细记录，描述了要维持最大限度的幸福，个人应该坚定不移地执行哪些具体步骤。每位公民都有义务在每个十年的开始和结束接收此类报告。每份报告都附有一个条形码，一旦输入生命力键盘，报告接收人的积累账户里就会存入足够的资金，支持他们实现生命报告中规划的目标。

幸福部就在几米之外，卡桑德拉骑在电动车上，一脚踏在路边保持平衡，通过腕表查看自己的积累账户还有多少结余。账户里的钱足够确保维持到博物馆停业。她明白一旦失去博物馆的工作，自己就得去幸福部接受新的生命指派。她在心里有点畏惧回到那里。尽管那栋大楼是建筑学的奇迹——外观修建成巨大的玻璃蛋，外部的玻璃砖把阳光折射成彩虹，撒在大厅的墙上。她没法让自己顺从地坐着排号，观看幸福部成立之初就在屏幕上播放的纪录片。《单细胞救星》是后天气纪元的代表节目，在世者很少有人没看过这个故事，它讲的是如何设计实现和广泛传播以某种普通小球藻为燃料的生物反应器，借此从大气中吸收数十亿吨二氧化碳，同时还产出一桶又一桶的生物燃料，从而把我们的末日钟回拨了十五分钟。

晚餐聚会时，她曾试着提起不愿返回幸福部，却总是得到同样的反应。此刻想想，她在脑海里把朋友们惊讶的表情叠加在释广德自焚自杀者的脸上。

没错，她想，他们的表情正合适。

她跟托尼一起生活已有三年，他们的公寓正对着一家新开张的电子药物诊所，那里每周营业六天，托尼在诊所接待处工作。他真心相信新技术的作用，总是当天就跟卡桑德拉讲述新的成功案例。

“我们下个月要在网站主推这位戒断可卡因的患者凯丝对成瘾者来说绝对是一项突破。这名患者参加过心理治疗，去过一些知名诊所，可是全都无法像我们的电子药物一样扑灭对毒品的渴望。现在算是可以从新做人了。”托尼一边说，一边给勒博冈、基诺和安娅倒酒。

卡桑德拉在听他们交谈，虽然吃着勒博冈做的香菇甘蓝意面，心里却在渴望吃到烤培根鸡蛋三明治。托尼是那种活跃分子，总是关注即将来临的重大技术变革。要不是因为他，卡桑德拉永远不会了解这么多电子药物背后的科学。尽管卡桑德拉从没跟托尼提起，但是她羡慕托尼如此信仰科学技术。她自己从来没跳出过不可知论的范畴，但也不能否认，看到科学技术在帮助人类，她对于无信仰的坚守在动摇。

“再给我讲讲，宝贝儿，它如何起作用？”基诺把头靠在安娅的肩膀上问托尼，安娅一手摆弄基诺的卷发，一手用叉子绞动碗里的意面。

“其实用外行的话来说，就是植入物检测大脑回馈中枢里增强的渴望，然后通过电刺激或电抑制来阻止促进毒瘾的神经模式。”托尼解释说。

桌上的其他人茫然地看着他，但是卡桑德拉已经多次听过这个解释了。“这样考虑，”她说，“假如特定神经元以独特的同步方式激发，塑造我们的行为模式，那么每次神经元接连激发形成的模式就可作为对应行为、记忆或感觉的编码。对吧，托尼？用编码来描述没错吧？”卡桑德拉问。

托尼对她露出笑容，“有人一直在认真听讲呢，”他大笑起来，“不过基本就是这样。把大脑想象成随着多位指挥演奏交响曲的大规模乐团，电子药物的妙处在于它们把某些指挥的影响调整得更低。所以假如一些音乐家陷入快板乐章的演奏中难以自拔，电子药物就会提醒他们还有可以慢些演奏的乐章，或者引导他们跟随另一位指挥。”

“基诺应该给他的邻居购买一个，”安娅一边清理桌子一边说。基诺起身帮忙，而勒博冈挪到了托尼坐的地方。托尼亲吻她，两人的舌头流连在对方的嘴里。卡桑德拉没有因此而感到别扭，她已经习惯于他们四人如此亲密。他们自称一个爱的团体，时常建议卡桑德拉也加入他们。不过出于自身的原因，她更喜欢生活在这个团体之外向内审视。

“你的邻居是怎么回事儿？”卡桑德拉提问的同时，起身帮忙收拾餐具。

“哦，老天爷啊，他属于濒危物种。坚信传教士体位和生殖的神圣性高于一切，我的意思是一切的一切。”基诺说。

“天哪，那种人还存在呢？”卡桑德拉想起自己的曾曾祖辈，思考自己是否应该弄清他们过得怎么样，但很快就否定了这个想法。

“当然了，姐妹，不过你知道，我为他感到遗憾。他生活过的世界已经千疮百孔，那种涉及一切甚至是性的无限创造力吓坏了那些叔叔大爷，”勒博冈说，“就像是孩子们在沙箱里玩的游戏，如果中局改变规则，足以让任何人无路可退。”安娅说着，搂住勒博冈的腰，随着背景中的爵士乐摇摆。卡桑德拉好奇自己的博物馆是不是一个过时的沙箱，这就是它被关闭的原因吗？她一直打算告诉托尼闭馆停业的事，可是最近很难有独处的机会。

“我去泡个澡，今天也是难熬的一天。”她说。

“去吧，亲爱的。我们收拾。”托尼说。

午夜刚过，这个爱的团体已经决定到基诺家过夜。卡桑德拉很愿意他们留下她独处，然而这一晚却不太巧。一想到博物馆要关门以及她跟幸福部官员的交谈，她的头就嗡嗡作响，仿佛有蚊子在围着她打转。那位像孔雀一样的女官员通知卡桑德拉，幸福部正加速在全国范围内为国人植入有能力“治愈代际心灵创伤”的电子药物，他们已经决定不再需要博物馆的收藏作用。

根据官员的说法，这个“社会凝聚力项目”将导致卡桑德拉服务的这种博物馆无法切实可行地联系过去。“反正过去有太多情感负担。这种国家生产的电子药物，归根结底是要彻底清理我们国家的集体记忆。”那位官员说。

卡桑德拉回忆起，那位孔雀女士的坚决态度让自己感到多么地无力。她躺在床上，在脑海中回顾当时的场景，观察自己沿着长长的走廊送走官员，两边是被解放的奴隶的花岗岩雕像，经过的多媒体装置播放恸哭的母亲跪在警察脚下，一整面墙上画着不同种类的鸟站在滴落鲜血和残骸的带刺铁丝网。

卡桑德拉在床上辗转反侧，试图摆脱那段记忆，可是官员笑着上车的画面在头脑中模糊暗淡时，她才进入梦乡。

三个月过去了，大多数馆藏作品正在被送往海外仍然开放博物馆的少数国家。卡桑德拉站在办公室的窗前俯瞰街道，观察扫地机器人来回滑动，清洁一块已经没有灰尘的路面。

博物馆对面，一大块电子广告板用明亮的荧光紫色字体宣传幸福部的国民塑造计划。

电子药物，公民皆用。
行为正当，保护邻里。
治愈自己，治愈世界。
快来登记！摆脱压抑。

卡桑德拉的目光越过广告牌，落在天际线上，那是一片点缀太阳能板的强化玻璃迷宫。如今全部摩天大楼都已经被重新装饰成高耸的植物森林，每扇窗外都是盛放的绿植，每当大风吃过城市，所有建筑都沙沙作响。虽然博物馆的一些楼层被强制改造成肉类实验室，用试管种植羊肉、鸡肉和牛肉，但是部分区域被改建成室内花园，这给卡桑德拉带来一些慰藉。

博物馆的关闭愈加不可避免，为了保持开放而抗争的理由就愈加无力。她心想，为什么要用人类的罪行再给人造成创伤？世界已经翻过这一页，原有的种族、性别和金融危机已经成为教育学生的寓言。对这些问题仍有切实经验的在世老人已经不再掌权，甚至无法正常思维。他们多半在年轻时，不经意间通过食物摄入过量的汞，因而受到阿尔茨海默症的折磨。

凯丝，我们需要你的展览标签，做完了吗？奥德丽的声音传输到办公室，一下子打断了她的沉思。

“快了，我会在下班前发给你。发送。”她说。扬声器发出嘀的一声，确认她的语音消息。她走到书架前，抽出一本红色皮革封面的书：十年前她从幸福部收到的生命报告。纸张结实地装订在书脊上，没有被阅读过。她把报告翻到总结部分时，听到书脊崩裂。其中只有一段内容她有兴趣重读。

该公民倾向于了解过去，喜爱记录和解释历史叙事的现实意义，结合疗愈代际创伤的千禧目标，建议该公民从事相应策展工作。不过，鼓励该公民在十年结束时摆脱这种倾向，最终应该明白遗忘才是治愈的良方。在幸福部看来，过去的罪行，最好掩埋起来，而不是挂在墙上清晰地展示，特别是因为过去的危机已经对后气候时代没有伤害。

十年前第一次读这段话时，她庆幸幸福部在政治上几乎没有影响力。可该死的是，世事无常，她一边在心里想，一边在书桌上方调出悬浮的全息字处理文档。光标不急不躁地闪烁，仿佛拥有世间的一切时间来让她顾影自怜。可她却没有时间，奥德丽需要她作为策展人的文案，然而她根本不知道如何表达博物馆工作对于自己的意义，以及最后这次展览对以后意味着什么。

“调出放大的分形，”她对计算机说。屏幕变成一枚科赫雪花（注释）：等边三角形不断自增得到的分形图案。屏幕放大到雪花的边缘，展示出有限区域内同样重复图案的无限周长。有了，卡桑德拉想，同时她把手也伸向了后腰。

卡桑德拉跟安娅坐在沙发上，互相交换着吸一支水烟，房间里弥漫着西瓜和薄荷味的烟雾。托尼和勒博冈去看望在电子药物诊所的基诺，他预定植入电子药物来缓解频繁发作的抑郁症。基诺所有的医生都同意他是一个特别顽固的病例，使用的每一种新型精神药物似乎都把他的大脑化学变得更加混乱，这次的电子药物植入是过去一系列漫长治疗的最后手段。卡桑德拉和安娅都希望它能管用。

“那么，最后一次展出你都准备好了？”安娅抽着水烟说，咕噜咕噜的水声充满了客厅。“很快了，不过说实话，我禁不住感到受骗，就好像我投入的工作都打了水漂。如今更多人受到鼓励去植入形成社会凝聚力的电子药物，我担心策展工作的未来，担心局面会变得……乏味。”

安娅没有发声，而是起身去换烟袋头，她取出一小袋大麻，撒了一些在泡泡糖味水烟填充的新烟袋头上。“凯丝，我没跟你说过，可是……两周前我植入了社会凝聚力电子药物。”卡桑德拉知道安娅在鼓起勇气向她坦白，这是她们留下来没有随别人去看望基诺的原因之一。她没生安娅的气，甚至都没有惊讶。然而在她冷静的基础之下是她努力忽略的几分失望。“哦，没事儿，这就是未来，对吧？再也没有代际创伤传给孩子。再也没有历史。”卡桑德拉说。借着含含糊糊的最后一句话，她把手伸向了水烟。

安娅心虚地点点头。虽然她没有在别人面前透露，但是她喜欢卡桑德拉，喜欢到跟托尼、基诺和勒博朗上床时，常常好奇卡桑德拉在隔壁会有怎样的幻想。

大麻和烟草的混合物缓缓深入她们的身体，产生镇静的作用。伴着背景中的钢琴曲，两个女人都在折叠沙发上睡着。后来她们睡醒时，托尼的房门已经关闭，水烟已经被清理并放在角落里原本的位置。

“他们肯定没想吵醒我们。”安娅揉着眼睛说。

“对，很有可能。”卡桑德拉注意到睡着时自己距离安娅很近，近得足以闻到她头发里的西瓜水烟味。“我可能该上床睡了。”

“我们可以留在这里。”安娅说，眼里透出温柔的光。

“我得早起，博物馆有很多事要做。”

“好吧。”安娅说着伸手拽起毯子，盖在自己身上。

过了一会儿，卡桑德拉坐在床沿，屋门关着，她好奇自己跟安娅之间的感觉是否仅仅只是自己的想象。她已经很久都不曾渴望被某个特别的人抚摸。自从她的HIV病情得到缓解，她就决定要花时间弄清，那对她说究竟意味着什么。过去二十年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她都生活在那种疾病的阴影中，然后突然之间获悉自己病愈，哪怕是暂时性的。这也让她憧憬着继续小心翼翼地涉足爱情。摆脱病毒禁锢的希望之火，早在多年以前另一种所谓的疗法问世时，就开始熊熊燃烧。她无法忍受跟自己在乎的人分担汹涌的可能，更别说一个小团体。希望是一种负担，她觉得最好还是独自承受。

感动博物馆为您呈现：
“幸福”的历史

入口上方的标识巨大醒目，每个文字都用了不同的颜色。参观者涌入展厅，邀请、广告、

电子邮件和社交媒体信息已经发给多年里支持过博物馆的众多附属机构、公司、个人、艺术家和各种团体。

卡桑德拉站在角落，浏览自己写的展览文案，每名参观者入场时，已经拿到载入这些文字的虚拟现实眼镜，这些眼镜带每个人领略展览的精致细节，提供的超链接指向视频、播客、文章以及其他与墙上照片展品相关的图像和评论。

任何“幸福”的历史都是排他的历史……卡桑德拉的文字在她的虚拟现实眼镜上滚过。她走到燃烧的释广德的照片前，点击超链接打开另一张照片，看到他烧焦的心脏，这是他的同门僧人当作圣物保留下来的，后来又被当时掌权的南越政府盗走。

卡桑德拉感觉到周遭的关注，不管是窃窃私语还是匆匆一瞥，她都不确定这场展览选对了主题。假如反响不好，作为首席策展人，她将受到严厉的批评。

卡桑德拉走到另一张照片前，努力分散自己的注意力。“幸福（happiness）”中的词源hap跟“偶然情况（happenstance）”一样，都意味着“可能性”。虽然任何“幸福”的历史都是排斥别人分享那种幸福的历史，但是在最不可能的情况下也是存在偶然撞见幸福的可能……她站在一张女婴被母亲抛出失火建筑的照片前，照片被拍下时，女婴还在空中，一群陌生人站在下方的街道上，都拼尽全力伸出手臂。卡桑德拉点击超链接，打开那天的一段视频。婴儿被抛出又被接住，只在转瞬之间，要是视频拍摄者在那个瞬间没有开启镜头，全世界会对此一无所知。

展厅里的牢骚声越来越大，卡桑德拉更加难以集中精神。人群中的部分参观者泛起一股莫名的恶心，展览现场陷入了混乱。突然，一个来自幸福部的男人跑过展厅，呕吐在金属垃圾桶里。然后像是打哈欠互相传染一样，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呕吐，有些人甚至没能吐进垃圾桶。

卡桑德拉走到下一张照片前。

然而，不恰当的人在不恰当的环境中渴望幸福，自然经常导致悲剧，特别是当那种渴望、那种梦想打扰到别人的幸福，打扰到依靠血腥、暴力和禁言预先巧取豪夺的幸福。卡桑德拉站在马里卡纳的山冈照片前，害怕点击任何附上的超链接。她想，有时候一张照片无需进一步的证据。她摘掉虚拟现实眼镜，环顾四周。保安正护送人们离开，堆积的一滩滩呕吐物不小心被踩到，在白瓷砖地面上被蹭得到处都是。

奥德丽气喘吁吁地冲向她，“凯丝，这场展览让人难受，我们得叫停了。”

“还没到时候，”卡桑德拉说着把目光投向那位孔雀一样的幸福部官员，她一动不动地站在展览的最后一张照片前，“你在这儿等着。”

卡桑德拉走向官员，小心翼翼地避开地上恣意挥洒的橙色和棕色呕吐物。

官员还带着虚拟现实眼睛，似乎沉浸在眼前的图像里。卡桑德拉想知道她在看什么，于是又带上了眼镜。

幸福似乎存在于我们身外，是我们追逐的目标。我们想发自内心地感受到幸福，可它又不持久，似乎不是一个恒常的状态，因此不顾一切地把追求幸福当成唯一目标似乎过于单纯。这场展览是关于失调和混乱，以及，我敢大胆说，是要呈现出我们周围的人、机构和珍爱之物对我们投入的希望的背叛，可我们置身于他们之间，本来是为了感到宽慰和安全，为了感到自己的确在实现某个目标。

官员摘下眼镜，眼含着泪水面对卡桑德拉，“社会凝聚力电子药物对于治疗代际创伤很重要，为了减轻历史的情感负担，让婴儿出生时没有压力，他们的神经系统摆脱了自己曾曾外祖母承受的肉体创伤……”官员讲话时虽然声音沉着冷静，但是脸已经哭得扭曲变形。

在人类大脑植入社会凝聚力药物就会产生这种效果？卡桑德拉想象官员脑中的电子药物超额工作，抑制她身上可能导致回忆历史创伤的电路。植入设备就是这样作用于人体吗？

这位官员不确定发生了什么，抹了把眼泪就要走开。“我会确保没人再受这场垃圾展览的影响。”她扭头喊道，泪水落入一摊摊呕吐物中。

卡桑德拉审视着官员刚刚面对的照片，它摄于几十年前的一场全球疫情期间，是一张恒河的俯拍，展现尸体被冲上河岸，仿佛古老神灵腹中抛洒出的内脏。人们都带着口罩，从水中拖出一具具尸体，努力根据容貌辨别身份。

卡桑德拉向下滚动眼镜屏幕，阅读自己写的最后一段文案。

虽然看似被投入混乱，但是分形图案一旦被放大，总是会回归不可思议的有序形状。生命也正是因此而非同凡响，它可以完全迷失，然后又找回方向。因此，这次展览就是为了把沉重的悲剧跟飘忽的幸福展现在同一尺度上。

一个月后，博物馆关门停业的当天，卡桑德拉坐在厨房的料理台旁边，修订自己生命报告的某些部分。

该公民倾向于了解过去，喜爱记录和解释历史叙事的现实意义，结合疗愈代际创伤的千禧目标，建议该公民从事相应策展工作。不过，鼓励该公民在十年结束时摆脱这种倾向，最终应该明白遗忘才是治愈的良方。在幸福部看来，过去的罪行，最好掩埋起来，而不是挂在墙上清晰地展示，特别是因为过去的危机已经对后气候时代没有伤害。

托尼和基诺两人闷闷不乐地走进卧室时，她合上了报告。“怎么了？”她问。

“安娅，她跟我们分手了，说她需要找寻自我，谁知道是什么意思。”托尼说着坐在她旁边。“我以为她感到幸福呢。”基诺揉着脑袋说，植入电子药物的伤疤正在愈合。卡桑德拉想，他似乎一直在好转，不过需要更长时间才会对喜欢做的事情感到兴奋。即便安娅离开的消息，在他看来都像是永无休止的歌剧幕间节目。抑或完全不是那样，也许基诺的电子药物把安娅分手产生的神经协奏曲导入了更大规模决策网络。卡桑德拉无法确定修复或疏离哪种做法更好。

“她只是需要空间，人人都需要一段时间独处，对吗？”卡桑德拉说。两个男人奇怪地看着她，眼神几乎是在责难。离开公寓前往博物馆时，她跟自己说，安娅的离去跟自己无关。

后来进入博物馆大厅时，卡桑德拉遇见奥德丽站在一小群人面前。她认出有些人参加过开幕式。陌生人开始一个接一个走过来，感谢她又让他们想起被悲伤及遗憾的痛楚征服是什么感觉。卡桑德拉应接不暇，说不清自己是什么感觉。

“凯丝，有个重要的大人物想见你。”奥德丽说完陪她穿过人群，走向一个身穿植物印花长袍且性别特征不明显的人。

“亲爱的，这位就是幸福的历史幕后的天才？我是坤布拉，只想说你的工作让我感到激动，关闭这座博物馆简直是场该死的闹剧。不过听我说，在这场展览被叫停之前，我认识的几个人愿意资助你进行全国巡展。我们搞出点名堂吧，亲爱的，行动起来。”

坤布拉的热情具有传染性，让更多观众欣赏卡桑德拉的作品显现出微小的可能，接下去谁知道呢，引起话题，甚至是掀起反对遗忘的运动？卡桑德拉礼貌地感谢了坤布拉，然后告辞去了卫生间。

她把自己锁进一间隔间，手扶着后腰倒在地上，一股陌生的快感在她的身上奔涌，竭力寻找释放的出口。呼吸似乎失效，让她喘不上气。她在脑海里看见燃烧的释广德。他的肉体很快融入倒在身上的燃料，卡桑德拉想，他的身影转瞬间就烧焦碳化，人类还真是出奇地易燃，可这只是因为我们特别善于灼伤别人，也特别容易受到灼伤。

卡桑德拉擦擦眼睛，对着卫生间的镜子，她平复表情，准备再次去见众人。

[1]2012年8月10日开始，南非西北省马瑞卡纳矿区矿工们为增加工资而发起罢工。

事发地点位于距离南非约翰内斯堡西北约100公里的隆明公司（Lonmin plc）铂金矿，罢工开始后该铂金矿两个不同工会支持者因为工资问题发生冲突，已造成包括2名警察2名保安在内的10人死亡。对工会不抱希望的工人们也不再听从工会指挥，随后数千工人拿着长矛和砍刀占据了一个山头，要求增加工资，抗议活动逐渐演变成暴力冲突。8月16日下午南非警方向手持刀械的矿工射击，造成大量人员死亡。南非警察局局长17日中午宣布，共有34名矿工死亡，另有78人受伤，同时声称警察枪击34名矿工是出于自卫。

[2]卡桑德拉的昵称。



贾里德·汤普森

南非青年小说家、诗人，毕业于美国阿拉巴马州立大学，现居于约翰内斯堡，作品发表于美国、南非的许多文学杂志。2020年以短篇小说《好帮手难寻》获得面向非洲和非洲裔黑人作家的英国Afrifondo短篇小说奖。

译者：耿辉

幻想文学译者，代表译作有特德·姜的《呼吸》、刘宇昆的《奇点遗民》和安迪·威尔的《挽救计划》等。

Copyright © 2022 by Jarred Thompson.
Reproduced by permission of the author

故事群岛

威廉·特雷弗说，短篇小说是惊鸿一瞥的艺术。来吧，登上这个精选世界短篇小说的“故事群岛”，在惊鸿一瞥中，体味人生种种无奈、困顿、痛苦……



图片来自 [Jr Korpa](#) on Unsplash

小说

伦德尔勋爵之歌

哈维尔·马里亚斯 | 故事群岛

“我的孩子，你将把什么给爱人留下？”

詹姆斯·赖安·德纳姆（1911-1943），出生于伦敦，在剑桥求学，是因为二战而丧生的杰出人士之一。此人家境殷实，外交生涯中曾去往印度和缅甸（1934-1937）。由于似乎仅仅把文学创作当作是一种消遣，他为人所知的文学作品数量不多且都短小，共有五本，都是以今天市面上找不到的私人版本出版。在大学里遇到马尔柯姆·洛利，并与之结友。同时他也是著名艺术收藏家爱德华·詹姆斯的朋友，后来他自己也获得了一套精美而珍贵的18-19世纪法国绘画的收藏。

他的最后一本书《怎么杀人》（1943），是他曾试图想要公开出版的唯一一部作品，我翻译的这个短篇故事《伦德尔勋爵之歌》就是其中的一篇。但每个编辑都认为这样的作品在战争时期很有可能会萎靡士气、扰乱人心，且一些故事里的情色描写已经过时，因此拒绝了出版要求。在此之前，德纳姆出版过一本短诗集《消失》（1932），另一本故事集《刀与景》（1934），一部微型小说《夜的脸庞》（1938），以及一部记录了诸如卓别林、科克托、舞蹈家蒂莉·洛施和钢琴家迪努·李帕蒂等一些名人生平的小传《绅士和淑女》（1939）。32岁德纳姆死于北非战场。

尽管这篇小说自成一篇，但了解一下英国民谣《伦德尔勋爵》的内容或许会对阅读有些帮助。这首民谣唱的是伦德尔勋爵在被自己的爱人下了毒之后和母亲之间的对话。当母亲问他最后一个问题：“伦德尔，我的孩子，你将把什么给爱人留下？”伦德尔回答道，“一根用来勒死她的绳子，妈妈，一根勒死她的绳子。”

献给胡丽娅·阿尔塔雷斯
尽管她还没有发现我

我想给珍妮特一个惊喜，因此没把自己的归期告诉她。和已经过去的四年时间相比，我想，就这么几天的或早或晚根本不算什么。比起星期一写信通知她我会在星期三到家，我更想制造一个让她星期三打开家门直接就撞见我的惊喜。战争、监狱，所有这一切都已经留在了过去。它们被我飞快地抛在脑后，我已经开始把它们忘记。我已经迫不及待地要立刻忘掉过去，做好了准备重新开始与珍妮特还有孩子的生活，努力让一家三口的日子不因为我的不幸而受到影响，就好像这几年我从未离开过，就好像前线、军令、战场、虱子、伤残、饥饿、死亡、恐惧、德国集中营里的折磨这些都从未在我的生命里存在过。她知道我还活着，有人通知了她。她知道我成了战俘，而尽管如此，我还活着，并将归来。她应该每天都在盼着我归来的信儿。那么我这样的做法对她来说绝不是惊吓，而是惊喜，我想是值得的。当我敲了家门，她一边用围裙擦着双手一边开门，然后就看到了我。她看到我终于穿着普通人的衣裳，尽管脸色不佳、面颊消瘦，但一边笑着一边

想要把她揽入怀中，深深亲吻。我一把抱住她，扯下她的围裙，她把脸埋在我的肩上啜泣。我注意到她的泪珠已经把我的外套浸湿。这种湿润不同于漏雨刑房里的湿气，也不同于行军途中或是在战壕里头盔上滴下的无休无止的阴雨。

自从我决定要做一个“不速而至”的归人，脑海中已经预演了无数遍自己到家时的情景。就因为一直沉浸在这种欢乐中，当我真的到了家门口，想到马上就要打破这样温馨的场景，心中竟拂过一丝遗憾。正因为如此，我悄悄地从房子后面走近，想要听听里面的声音，从外面看看家里。我想要让自己重新适应这些日常琐碎的声音，这些家庭的声音，这些我在远方日夜思念的难以闻及的声音：厨房里锅碗瓢盆的声音、浴室开门关门的吱嘎声、珍妮特的脚步声。还有孩子的声音。我走的时候，孩子刚刚满月，那时候还只会哭喊。现在四年过去了，他有了真正的声音，自己说话的方式。这么长时间都跟他的母亲在一塊儿，也许声音也像她吧！我们的孩子叫马丁。

我不知道他们在不在家。我走到了后门前面，屏住了呼吸，渴望听到点儿什么。一声婴儿的哭声让我吃了一惊。这个哭声是小小孩儿发出的，就像是我去前线那时马丁的声音。这怎么可能？我不禁自问是不是自己找错了房子，又或者是珍妮特和孩子已经搬了家而我不知道，现在住在这里的是另外一户。婴儿的哭声从远处传来，像是从我们的卧室里。我鼓起勇气看了看。厨房没人，也没有食物。天色正在慢慢变黑，这应该是珍妮特准备晚餐的时间，又或许她想让孩子安静点儿再弄也不一定。但是我又不能再等下去了，我从屋后绕到房前试图看到点什么。我的右手边是客厅，左手边，大门的另一边是我们的卧房。我从右边绕了房子一周，身体贴着墙，半弯着腰，不让自己被发现。接着，我慢慢抬起身直到左眼可以看见客厅里的情景。客厅也是空的，窗户关上了，我仍然能听到孩子的哭声，而这个孩子一定不可能是马丁。珍妮特应该正在卧室哄着孩子，不管他是谁的孩子。正当我要挪到左手边的窗户下边时，客厅的门开了，我看见了珍妮特。是的，是她，我没弄错家门，他们也没通知我就搬走。她穿着围裙，就如我所想的那样。她总是穿着那件围裙，总说脱了它太浪费时间，因为总有什么事儿需要再把它穿上。她看上去很美，一点也没变。但这样的图景和想法只在我的眼前和心里一闪而过，因为有一个男人紧跟她后面进来了。他很高，从我角度看过去，他的头给窗户上檐遮住了。他穿着衬衣，脖子上还系着领带，像是刚下了班回来，不一会儿前才脱了外套。他好像是在自己家一样。刚刚他跟随珍妮特进屋来就像是丈夫们在自己家里跟在妻子们后面走来走去的样子。如果我再把身子弯下去一点就什么也看不见了，于是等他坐下来再看他的脸。他背对了我几秒钟，我很近地看见了他白衬衣下的后背和插在口袋里的双手。当他从窗户旁边走开，珍妮特又重新出现在了我的视线里。他们没有说话。看上去好像在跟这片刻紧绷的沉默生气，与之而来的便是丈夫与妻子之间的争吵。珍妮特坐到了沙发上，翘着双腿。围裙下边，她穿着的透明丝袜和高跟鞋显得很奇怪。她双手捂脸，痛哭起来。男人蹲到她的身旁，但并不是为了安慰她，而仅仅是在哭声中看着她。就是这个时候，在他弯身的时候，我看清了他的脸。那是我的脸。那个站在那里，穿着衬衣的男人，跟我长得一模一样。并不是长得多么相似，而是五官都一模一样，那是我的面容，就像在照镜子一样，又或是说，眼前的图景就好似马丁刚出生那会儿我们给他拍的家庭胶片电影。珍妮特的父亲曾送给我们一台摄影机为了让我们留住孩子成长的图像。在战争爆发前，珍妮特的父亲是个有钱人，我曾相信不管生活多么拮据，珍妮特总会用它拍摄下那些我缺席的时光里马丁的样子。我在想会不会也许我正在看胶片电影。是不是也许当珍妮特刚好在客厅里怀旧，片子里放着我临行前镜头的时候，我还没到家。但并非如此，因为我眼前所见不是黑白两色，而是有颜色的图景。并且，从未有人从窗户旁边为我们拍摄过，而我那时所见都是从我所在的视角看到的。图中的男人是真实存在的，只要打破玻璃便可以触碰到他。他站在那里，弯着腰，眼睛是我的眼睛，鼻子是我的鼻子，嘴唇是我的嘴唇，跟我一样的金色卷发，就连左边眉梢的那道小伤疤都跟我的一模一样，那是小时候被表兄德雷克的石头砸到留下的。我摸了摸那道疤。已经是晚上了。这会儿他说话了。但是隔着玻璃我什么也听不见，从他们走进房间开始，马丁就不哭了。哭的人变成了珍妮特，那个跟我一模一样的男人弯身跟珍妮特说了些话，但从他的表情来看，并不是些安慰的话，而像是讽刺或是指责。我对这一切晕头转向，但脑海里还是冒出来三两个念头，甚至是最荒谬的。会不会是在我离开的这段漫长岁月里，她找了一个跟我一模一样的男人取代我。我还想会不会是一种难以理解的时间倒转或是记忆的删除发生在了我的身上。过去这四年真的被忘却、被擦除了，就如我现在所希望的那样，生活可以重新开始，跟珍妮特还有孩子一起。战争和囚禁的日子从未有过，而我，汤姆·布兹，没有去参战，也没有成为战俘。因此我正站在那里，跟平时任何一天一样，下班回来以后在跟珍妮特争论些事情。这四年我跟她一起度过。我，汤姆·布兹没有被征兵入伍，我一直待在家里。那么这个从窗边朝里看，一路走回家，刚从德国集中营离开的我，又是谁？这些记忆又属于谁？谁去参加了战斗？我还想到了一件事情：会不会是归来激动的心情让我眼前浮现出一个往昔的场景，临行前的某一个，也许是最后那一个，已经被久久忘却但此时被某种回忆的力量重新带回来。也许珍妮特在最后那天哭过，因为我就要动身离开，在战场上有可能被杀死，而我只把这些当作玩笑来说。这样便可以解释还是婴儿的马丁的哭声。而这一切一定不是幻觉，我没有在想象亦没有在回忆，我目睹着一切的发生。况且，在我临行前珍妮特并没有哭过。她是个坚毅的女人，直到最后一刻都举止从容、面带微笑，就像是我不曾要离开一样，因为她知道若不这样，对我来说一切只会变得更加艰难痛苦。她将把眼泪流在今天，流在打开家门迎接我时我的肩头上，然后沾湿我的衣裳。

不，我看到的并不是过去的景象，不是被遗忘的景象。当我看到那个男人，她的丈夫，我，汤姆，站起身来，掐住坐在沙发上的珍妮特，他的妻子，我的妻子的脖子的时候，我更加确信了这一点。他用双手掐住了她的脖子，尽管我再次看到的是汤姆的后背，我的后背，宽大的白衬衣完全遮住了坐在沙发上的珍妮特，我意识到他开始用力。我只能看到珍妮特张开的双臂，她的双臂在空中徒然地挣扎了几下，随后就被男人的衬衣遮住再看不见了。也许她绝望地挣扎着试图把我的手拿开，而那双手并不是我的。几秒钟后，我又重新看到了珍妮特的双臂，无力地垂在背对着我的衬衣的两旁。我又听见了婴儿的哭声，隔着紧闭着的窗户玻璃传到我的耳边。那个男人离开了客厅，朝左边走去，他一定是去我们的卧室，孩子就在里面。他离开之后，我看清已经死去的珍妮特，她是被掐

死的。在挣扎中她的裙子掀了上去，一只高跟鞋从脚上掉了下来。我看见了她腿上的袜子，这是我在过去四年中一直不愿意想起的东西。

我惊呆在那里，然而我想到：那个是我的男人，那个这些年没有离开切舍姆的男人也将杀死马丁，或是那个新生的婴儿，如果说在我离开的这段时间，珍妮特和我又有了一个孩子。我必须在这个男人杀死马丁或者杀死他自己刚出生不久的孩子之前打破玻璃进去干掉他，我必须阻止这一切的发生。我必须现在就动手干掉我自己。然而，我在窗玻璃的这一边，里面这一切仍在继续。

就在我脑中飞快闪过这些想法的时候，婴儿的哭声停止了，突然停止了。没有把婴儿抱在怀里，轻轻摇晃，柔柔地哼唱时，他渐渐安静过程中的微泣。在我临行前，我总是给马丁哼唱伦德尔勋爵之歌，有时候能哄他安静下来，不再大哭，但是得一遍又一遍唱才会奏效。他的哭泣声会慢慢变弱，直到睡着。而现在，那个婴儿却不是这样，他的哭声一下子就停了下来，没有一点渐缓的过渡。静默中，我下意识地在窗边哼唱起那首常常给马丁唱的伦德尔勋爵之歌，歌的开始是这样唱道：“伦德尔，我的儿，你这一整天都待在了哪儿？”我便对他说：“马丁，我的儿，你这一整天都待在了哪儿？”就在我开始在窗边唱这首民谣的时候，我听见了从我们的卧室里传来的那个男人的声音，他的声音跟我的融在了一起，一起哼唱着第二句：“我的宝贝儿汤姆，你这一整天都待在了那儿？”但是那个孩子，我的马丁，又或是他的那个也叫汤姆的孩子，已经不哭了。当我和那个男人一起把歌唱完的时候，我不禁问自己我们中是谁该走向绞刑架。



哈维尔·马里亚斯

西班牙著名作家、翻译家，1951年生于马德里。他的父亲胡里安·马里亚斯是西班牙著名哲学家。哈维尔·马里亚斯21岁之前就出版两部小说。第七部小说《如此苍白的心》

(1992)为他带来空前的成功。他的作品被译成近四十种文字，在五十多个国家出版，全球销量上千万册。2022年9月21日，马里亚斯病逝于马德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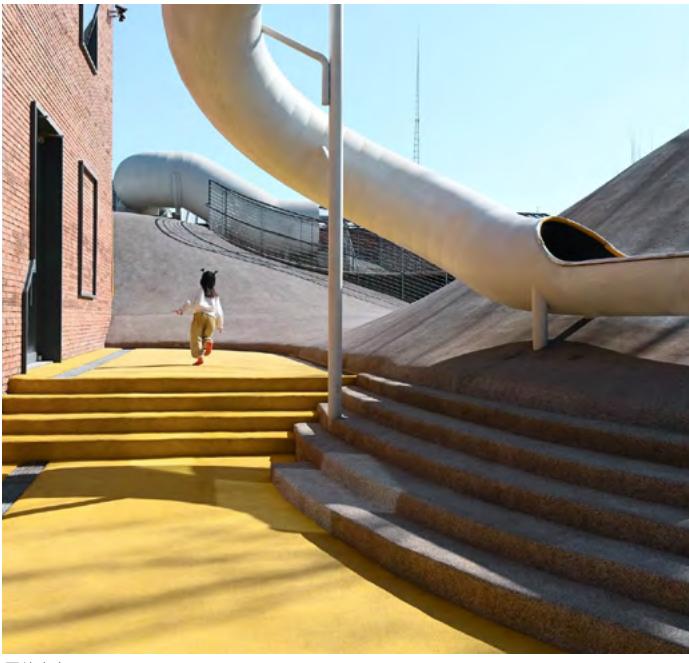
译者：颜雅培

目前供职于北京语言大学，西班牙维戈大学访问学者。教书匠，译者，业余撰稿人。

《伦德尔勋爵之歌》(La Canción de Lord Rendall)选自哈维尔·马里亚斯短篇小说集《在她们沉睡之时》(Mientras ellas duermen)。Copyright © Javier Marías, 1990

故事群岛

威廉·特雷弗说，短篇小说是惊鸿一瞥的艺术。来吧，登上这个精选世界短篇小说的“故事群岛”，在惊鸿一瞥中，体味人生种种无奈、困顿、痛苦……



图片来自 [Jimmy Jin on Unsplash](#)

非虚构 孩子们的街道

李海鹏 | 非虚构图书馆

对刚过去的夏天的一段回忆

夏末的一天我家停过一次电，恢复通电的那一刻，我的房子像一艘行将解体的船一样吱嘎作响，电器在各个地方发出苏醒的声音，打印机弓簧齐鸣，轰轰烈烈地运转了一通，吐出了一张白纸。这一刻，恰是对这个夏天的比喻。约瑟夫·海勒的话是另一个。他出生在纽约的科尼岛，成长在常以随意的态度道出可悲真相的 20 世纪，他回忆说，科尼岛对孩子来说是美丽的，而对成年人来说是丑陋的，在这一点上，它常常是生活本身的写照。在这秋意在地球上的某个地方像灯光一样被点亮的时刻，要描述刚刚过去的夏天予人的感受，没有比这句话更合适的了。

我不免时时默念这句话，因为这个夏天，我恰好常在孩子们身旁。既然疫情着实严重，幼儿园长期停课，我们邻里之间不得不成立了一个带娃互助小组，于是每周一次，六个孩子会在我家度过一个白天。在别人家里，他们烘焙小陶器，玩乐高，做室内运动。跟着我，他们鼓捣显微镜，学习东北话和性别平等，拍摄父亲节的黑人祝福视频。我们共度了十来个相当欢脱的夏日。

我向来是小孩子们的粉丝。别人移情和投射到明星身上的，我移情和投射到小孩身上。我尽量待他们如待成人。而每当傍晚时分，他们兴奋地喊叫着跑向外面的街道，我也回转到现实中，如梦方醒。

这个夏日的丰美繁盛，不可思议，一如既往。暑热炎炎，我发现自己半是冷静舒适，半是跟喝了一杯似的，陶陶兀兀。说有些疯狂、分裂，也无不可。除非，疯狂分裂的是这个世界。我读过的某些句子，触景生情，在耳际砰砰炸响，尤其是在黄昏，看着孩子们奔来跑去、嬉戏不停之时。看着他们，我简直入迷，也许面露忧虑。他们骑自行车，20 时 7 速，狂奔又突然刹停；玩滑板，勇敢地双脚上板；玩轮滑，画葫芦，过桩——这六个，都不到六岁，让我不由得大为钦佩——永远满头大汗。就连最小的那个，3 岁半的邻家女孩，也在疾速狂奔的单板车上故作漫不经心地瞟向我，暗自得意。我不得不每天赞美她几十句——我很乐意。世界在冒烟，像受伤的船。而孩子们永不疲倦，跳跳杆的笃笃声持续到夜阑人静。他们，像我曾说过的，像法拉利。他们铮亮。而我，身为耆老，如一块锈迹。我像他们这么大是什么时候？昨天。岁月是种天灾。在 4 月末幼儿园停课之初，孩子们的新自行车还嫌大，到 7 月初复课，他们中的三个已经掉了两颗乳牙。

他们都有牙盒，以为自己的牙价值连城。我小时候，牙都扔到屋顶上。如今的屋顶对牙而言太高了。

初夏干旱，我吃樱桃和草莓。天气庄严又温柔，仿佛 1982 年某天，鼓乐队里的某个跟屁虫，为了炫耀，在放学路上吹响了军号。在我日渐苍老的心里仍有一个青少年不时追问：你可曾见过如此美好的夏日？随即情势陡转，天色如漆，雷雨阵阵，蔷薇一次次被打下黄弱的小叶子。生死更迭，不事稍停。**何草不黄，何日不行。**天空似河水翻涌。小区居民曾被指令进行两次共 6 天的集体核酸，在干旱时期。人们排着长队，拉开安全距离，是烈日的炙烤和众人的沉默，让画面显得空旷。孩子们也对着棉签仰起了小脸——他们的小脸，在彼时彼刻，稍加端详，会让你突然忧患得

喘不过气来。雨歇之际，儿童自行车碾过水洼，抛出道道晶亮的弧线。

排队的队伍里，自然，多数人比我年轻。对于一个滞留着班里最小的孩子的记忆的人来说，殊可异哉。

如今的阳光让人耳鸣。一切都是亮闪闪的。屏幕在夜里也夺人眼目。不过，在我的眼底依旧留有一间古早年代的书房的残影，一张两头沉的写字桌，一种发霉的色调，一个裸露的灯泡，像桔汁在滴下。窗外的树叶瑟瑟抖动，可见安宁只是偶得。在这荒诞的残影中有着真实的事物。

回顾往昔，不无遗憾——这一点，恐怕代代皆然。**直到垂垂老矣，我仍会悔恨于青春岁月中那些虚掷的夜晚。**这是叶芝的话。年轻时我记住了它，又没有记住，如今则像一只笨熊，站在溪流中央，徒然想逮住每一只跃出水面的鲑鱼——书——咔嚓咔嚓吞下。我的确不停地买书和不停地看。生命是彻底不够用的，而我又携带着将要消亡的某些东西。这种幻觉，让人紧张。

六月，弹窗让我吃了一惊：眼药水？眼药水。于是我拜访了居委会，填了表格。如今我已天下皆知——起初是在医院，扫健康码和行程码之后，还要填表，它们因此了解了我的各种信息，再后来——传染的是什么——任何一家饭店都了解了。

我的十个手指，已经不够数自己见识过的新世界。在这个夏天，我又目睹了它几乎每天都刷新版本。也许你还记得上海的那些影像。医用防护服，闪着耀眼的白色，配有浅蓝色线，化为一片景观的潮水。我记得轮检——用的不是这个词——划区，记得食品配送、“团长”、封门闭户，还有人群合唱。也记得“我们是最后一代，谢谢”。还有一个经历着精神眩晕的街道领导的喊叫，“你是我的臣民！”在那种前因暧昧而后果锋利的抓马气氛中，老克勒们依旧骄矜，下楼做核酸，要穿三件套。奇幻感，一波接续一波。我盯着手机。似乎我喝茫了，或者我是一只乌鸦，透过锁孔窥视着这一切。又也许，你不记得了。**没有残渣残留，就像一颗玉米不加消化地通过一只鸟的体内。**来自于乔治·奥威尔。现实依旧密不透风。一切神奇又枯燥，新鲜而老。雨日，樱桃树是雨的银行。晴日，像集束炸弹坠下，壳斗迸裂，橡子滚落一地。我不免思忖自己是否已疯。我冲冷水澡，审慎思虑。确有一个可疑之处，就是这新世界对我有利，我却甚不欣喜。

五年前，我感觉到了某种气候变化。到了算账的时候了。而一旦回到书房，我立刻就躺倒在沙发上，倍感舒适。没关系，这就是开始。当自己的处境不算顺利时，我并不期望外部世界而非具体的别人，会更顺利。细节地，我不期望小区的车库里塞满新的奔驰大 G——来自邻里的成功指针的压力；宏观地，我不期望经济活动的电钻继续火星四溅——显然那将助长市侩的贪婪无度和无知者的傲慢自大，带来更多网络时代的破玩意，更多的反文化。一己之私令我期望自己赚不到什么钱，别人也赚不到。我总是天遂人愿，于今亦然。风口的飞猪侠们砰砰落进了冰缝。奔驰大 G 们不曾到来。时代的变幻，恰好吻合了我这个魔法师的隐秘又黑暗的欲念。

可是我不甚欣喜。因为我忧心忡忡，感到一个**对孩子来说是美丽的世界**，像薄脆的玻璃，令人担忧；而**对成年人来说是丑陋的世界**，像——什么都不像，除了现实——令人只想掩鼻而过。

* * *

我已经很久不曾想起《永别了，武器》的开头了。即便对我来说它也过时了。**夜里我们看得见炮火的闪光**——什么人会忽略这个句子？对 20 世纪的男孩们来说，这种美和经验，令人心潮涌动。当然，还有，**那年深夏，我们住在村子里的一幢房子里，望得见与我们隔着河流和平原的群山。河床里有鹅卵石和大圆石头，在阳光下又干又白，河水清澈，河流湍急，深处一泓蓝色。部队打房子边走上了大路，激起尘土，洒在树叶上，连树干上也积满了尘埃。那年树叶落得早。**

暑热之中，保守派控制的美国最高法院，以天父降临式的风格，反对堕胎，又威胁到新闻业的准则。特朗普撒下的毒丸。文明世界就像一个小孩看着 mm 豆在手上融化。一位生活在美的女性朋友，一个极其聪明的人，在朋友圈里引用了昆德拉用过的小故事。移民官问一个人，要移民去哪儿，给了他一个地球仪，让他选择。那个人查看了之后，问，“你还有没有别的地球仪？”

昆德拉 93 岁了。我读了一本他的传记，内容几乎没有。存在主义的遗珠，依然存在。太棒了。一位上海的朋友，新闻业的遗民，55 岁，则在六月底死于心肌梗塞。他的追思会，我没有参加，也许颇有声势，以至于我看到一位知识分子嘲讽地说，新闻界的人，大势已去，还在自以为是。我没有引用原句。再直白没有的势利眼，如今也被允许了。让新闻业的消亡成为事实的，不是它的消亡，而是没有任何替代物。互联网曾许诺了先进的替代品，但只是在承诺它一窍不通的东西而已。这一切，甚少激起谴责。人们更喜欢谴责失败的家伙们还相信自我价值。

在孩子们处于林间的“秘密基地”，被蚊子咬，就像被一柱柱香火抵住皮肤。这个夏天我可能被咬了两千个蚊子包。孩子们被给予一项特权，在我的蚊子包上按指甲印。“那你为什么总穿短裤？”一个孩子问我。“因为这是夏天啊。”我以及时行乐主义者的口吻回答，“不是每天都是夏天。”

被叮咬的火烧火燎，恰似网络给人的感受。在微博上，我躲在角落，甚至感到蚊子大，我小。我看到的是身份政治，是排斥异己，是猎巫，是流行化的全景监察与精神洗澡。在一种热衷于整人的气氛中，流量号的蚊子们，一旦发现人味儿，便吹响喇叭，小透明们——子们——闻声而动，结成规模惊人的团块，前去噬咬。这一切，再迟钝的人，恐怕也感觉似曾相识。这是对孤独危机的回应，我尽量理解。是竞争口径的收窄和堵塞，导致人性尖叫。是红绿灯导致撞车。也是社交媒体，助力于沉渣泛起，让电子人，一些憎恨人性的比特，挥舞词语大棒，相互复制。依照社达规则，这一片野蛮怪诞之中，必定孕育着某种我理解不了的伟大事物。

我不禁又惊又喜——在某个方面。在早期互联网时代，我曾很擅长骂人，享受扮演坏男孩的乐趣。“随便吧，”如今，我已改邪归正，不过我的每条微博都可以翻译成同一个短句，“白痴们。”

乌克兰在打仗，世界再次变得男性化了，醉酒的那种。时隔 799 年之后，唐努乌梁海人和布里亚特人再次西征，在我外祖父的蒙古族祖先们曾征伐过的那个区域——速不台在那里以欺诈和虐杀，给俄罗斯注入了蒙古基因。由此，我了解了 M777，精确的榴弹炮。海马斯。针刺。标枪。我对武器兴致寥寥。我回想起大学军训时 56 式半自动步枪击发之后回膛的感觉：没有感觉。也许手枪击发会是性感体验。手枪的冲击力作用于手。手，是一个感官，而肩膀不是。

对于男性气概，我向来不太感冒。可是说我没有男性气概，我又不乐意。这种分裂，非我一人独有，或可说，见诸于 20 世纪我喜欢的每一本书中。《永别了，武器》正是其中之一。在很久以前，海明威的关于远方炮火的句子，由此注入我的意识，改变了我看待生活与历史的方式。

在这个夏天，炮火的闪光，的确映射在我的虹膜上。温压弹的恐怖白光，在乌克兰，在地球曲面之下，火山爆发般升起，又像珠链般落下。历史摘下领带，穿上军靴，走出证券交易所，回到了炮兵阵地。还有别的闪光。穿着闪亮白色防护服的人群像酸奶部队四处流溢。看不见的东西在焚烧的闪光。钱。人性。电焊的光。将来，这将被记忆为一个焊铁门的夏天。金属被烧灼的滋刺声，一如皮肤在起泡。在历史深处我则看到烧庄稼，烧官房。在美国南方，又有人从福克纳小说里走出来，烧马棚。我看了《燃烧》，一部韩国电影。我再一次看了《出租车司机》，朱迪·福斯特租用的那个房间里烛影憧憧，像个庙。如果说有什么是这部电影中有而现在的电影中没有的，那就是胆色。入夏时我还写了一个关于火的短篇故事。

有一晚，我去了延庆看星星。我蹲下来，给我小孩指出我记得的那几个星座。仰头观望时，她无限信赖地抱着我的胳膊。那些遥远而微渺的星火，幽深沉静，一如四十年前。其中仍有无法破译的真理。跟四十年前一样，我仍想知道，在那深不可测的星空当中，有没有谁能看见我。

* * *

在夏日里最美的一天，小鸡们来到了我家，宛如四位公主，窸窸窣窣，窃窃私语。我用蒸熟的小米喂它们，赞美它们是最棒的——令小区里同时团购来的同类们相形见绌——而它们干的全部事情就是拉屎。当它们长出硬羽，看上去真不协调，身体娇小柔软，翅膀却巨大挺括——扛着翅膀踱步的样子，就像罗锅背着肩膀——似乎仍抱有狂野的飞行梦。我吹捧它们貌似天使。

然后流浪猫吃掉了它们中的每一只。流浪猫吃掉了小区里所有的小鸡。它们还捞鱼。自然，也捕鸟。

一小滴悲伤，在我心里绷紧，又被一阵滑稽的笑震颤出波纹。为什么我越来越多地在悲剧的边缘隐隐发笑？因为只要重复得足够多，任何东西都会产生喜剧效果。小鸡常在猫的利齿下，一如历史常在英雄的利剑下。**在这个世界上，一切都预先地被谅解了，一切也就可笑地被允许了。**

在夜里，我则有种相当奇怪的感觉。类似于有点儿渴。我花了一些时间，才辨认出它是青春期的紧张。

如今，某些时候我的意识流连在 1980 年代沈阳的环路无轨电车上。有些时候，我对于 1980 年代中期九路菜市场的水泥储货仓里卷了边的圆白菜和闪亮的紫茄子，怀着相当荒谬的感情。我几乎难以自控地要写关于 1980 年代沈阳生活的小说，问题是，那时是什么样子，我不记得了。何况那根本不是好主意。现在，只有最不精明的人才会写现实主义小说，从每个角度说都是如此。而那种感觉，也不是怀旧。它是一种恍然若真的置身于过去之感。它到底从何而来？

于是我意识到，我这一代人的生活是对称的。青春期时紧张不安，成年后信心十足，如今再次紧张不安。正是这第二阵紧张感，在潜意识里，在某些出神的时刻，把我带回了早年所在的世界。

夏夜里，多年前的沈阳又浮现在枕边。你可以想象无数个泰特美术馆。无穷无尽的蒸汽朋克，真的蒸汽，四处喷涌。我见识过那个世界。我在北京，不过 20 年而已。在那之前，我另有认同与情感。20 年前，因为一桩集体辞职事件造成的空缺，我才有机会得到南方周末的工作。当时的辞职者中，就有前文提及的去世的前记者。在他们辞职的理由中，有一句是，“我们是雅典的公民，但现在是斯巴达的臣民。”我从来没有接近过这种表达方式，却颇能理解。无论你批评它自负又不切实际，或者赞赏其吐属不凡，它都是那个时代特有的声音。在“宇宙的尽头是编制”的今天回想这些，我感到的是一份天真、一份苍老和一份岁月蹉跎的永恒。

无力匹配其翅膀的禽类。在釜忘沸的游鱼。猝死的前记者。在小区街道上扮演超级英雄的小孩们。生活是被逐出天堂的过程。当然，生活更关乎被逐出天堂之后如何孤独地走完接下来的路。

夏日的时光列车巡回在当下史中，经过一站站的“静默管理”之地。而我回想和审辩的，是经济奇迹曾让我们这一代男性中的多数人都有用处。如今我已能明白，被需要就等于受宠。我们因此所获颇丰——对比更早和更晚的男人。更不用说对女性。回顾往昔，男性是一个阶级，是伴随着一定剂量的罪恶感的事实——不足以令人胃疼，但令人不安。曾经各式人等都分得一杯羹。我曾习惯于每做一次变动，换工作，搬家，交往新的女士，都感觉像穿过一道有光的魔法门，到访更奇妙的世界。我们享有和平、开放、繁荣、娱乐、开化的风气、便利的旅行、高性价比的服务业，以及我们认为志业的：一点自由，一滴进步。在那重重混乱中有着分明的秩序——浩浩汤汤的潮流。然而，**死亡并不要求我们有一天的空闲时间**。塞缪尔·贝克特。凡事皆有一死。我不是最该感到遗憾的。我可能已是史上离开天堂走廊的最老的男人了。

偶尔，我会以一种过时的认真，探询人们了解真实的世界的能力，是否已经一去不返。答案是不。不比是更糟。真实被看见了，又被否认了。有一群社会演员，永远拍年轻人马屁以把汤勺伸向最深的碗，我读到了其中之一的说辞：如今的年轻人读书少，思辨弱，但是有一种能力在发展，就是虚拟能力更强。虚拟能力更强？如果我从中读到了讥诮的味道，恐怕不是他的本意。

这个夏天还发生了什么？埃隆·马斯克在生孩子。普通人类在枯萎，而当代成吉思汗大生特生。

知了白天叫，蟋蟀晚上叫。**七月在野，八月在宇**。每个傍晚都在一种永恒不朽的周而复始中慢慢转暗。树莓季节到了，果实累累，堪称灾难。有一天，我读到吴宓日记里的一句，“欲望尽绝，淡泊无营”。我自忖，是否自己也重蹈覆辙，准备拒绝现实世界？不。其一我不配，其二我不能。保持活泼，保持欲望，保持有用，非此不可。当我的小孩飞奔过来，跳进我的怀里，一个巨大的事实是：我是一个父亲。这曾是不可想象的。而如今，我的热血可以为之流淌在石头上。

终于，幼儿园要开园了。我喜欢那家幼儿园，老师们对待孩子们彬彬有礼，要求孩子们做游戏也要认真。你会感激这样的机构再次运转——事到如今。未来世界会如何？会飘着冷却的灰烬，还是被玻璃壳之类的玩意覆盖？或者，更简单，把孩子们变傻？如今你如何还能预知未来？

开园前两天的傍晚，在小区内部街道上，发生了一桩小小的冲突事件。我小孩和她的两个小闺蜜，气势汹汹，冲着对面的三个孩子又喊又叫。对面的是乔乔和一对姐弟。“嘿！”我提醒她说，“放轻松，乔乔是你的朋友。”可她摆出义不容情的架势，叉着腰，仰起下巴——是我曾告诉她，被人挑衅时要抬起头来。可现在，看上去是她在挑衅别人？我不喜欢这个场景。在这个夏天，孩子们飞速长大，已经懂得了拉帮结派。我几乎能看到她像只小动物一样肌肉紧绷。

这时一位邻居解释，孩子们只是在玩游戏。我松弛下来。可那种淡淡的危险的味道，余味犹存。

还记得霍尔顿·考菲尔德的计划吗？**我老是想象一大群小孩在一大块麦田里玩一种游戏……我会站在一道破悬崖边上。我要做的，就是抓住每个跑向悬崖的孩子……他们跑起来不看方向，我得从哪儿过来抓住他们。** J.D. 塞林格，1951。你可曾想过现实生活中的霍尔顿是什么样子？你以为的霍尔顿，反戴鸭舌帽；真实的霍尔顿，两鬓飞霜。假设在夏日傍晚，在孩子们无尽嬉戏的街道，在错愕与醒悟的时刻，有人已经不太记得这段话，只是感觉到了它——它化作一团模糊却强烈的意识，陡然翻涌，那么换做一个神经质的人，也许会突然热泪盈眶。



李海鹏

曾在《南方周末》《人物》《时尚先生》等媒体工作，写作者。

非虚构图书馆

最好的非虚构写作者和他们所记录的。



图片来自 [Nelson Ndongala](#) on Unsplash

非虚构 赛季寒冷时

李海鹏 | 非虚构图书馆

生活多半是一个英雄梦想被岁月销磨的故事，
仅仅触摸它已是何其幸运。

有场比赛别人可能不记得了，2010年12月14日在老特拉福德。阿森纳球员们走出通道的样子我还有印象，身体语言不好。阿尔沙文显得疲惫，尽管他才29岁，比曼联队最老的队员小了8岁。查马克，实力不足的摩洛哥前锋，抱着胳膊，紧张不安，一副自我保护的样子，即将原形毕露。我们最好的出场球员纳斯里，不断地往伤手上缠着绷带。没有人吼叫，没有人笑，甚至没有人说话。不是放松和自信的迹象。作为对比的是，在曼联一方，纳尼像个拳击手那样摇晃着脖子，里奥·费迪南德横着膀子，一头扎进了万众欢呼的声浪中。在赛前，推特上，他声称他们将赢得比赛。

比赛胶着，两队一点点地彼此消耗，正是曼联希望的。第63分钟阿森纳不得不派上两名明星伤员法布雷加斯和范佩西，然而于事无补。阿森纳又一次输掉了比赛，比分只是零比一，但是场面上没有机会。现在积分榜上的第一名是曼联了，被取代者正是阿森纳。赛后，俄国媒体采访阿尔沙文，你们何时才能战胜曼联？这也正是我们赛后讨论的问题，阿尔沙文回答说。

整场比赛，曼联都在密集地逼抢阿森纳的右后卫，阻止他传球给前面的纳斯里。有点儿反常，但孤立你唯一的威胁点称得上毒计一条。那名右后卫多次回传门将，而曼联的前锋不断游弋，伺机断下回传球，就像三条猎狗驱赶兔子，第四条等在预留给出来的线路上。我看到的是，兔子们，阿森纳全队，徒然挣扎着，束手无策。

我几个正当可塑年纪的女孩，我将把她们变成人类的精华。”她的热情全部倾注于此。不幸的是她把女权跟对法西斯的浪漫想象结合到了一起。一个女孩，桑迪，终究是出于年轻一代反抗权威的动机，背叛了布罗迪小姐。温格的实验，与此如出一辙。其他人难以理解阿森纳球迷对“背叛者”的气愤。区别是，或许他们多多少少了解“实验”，但并未“经历”它。

宋的买入价是100万英镑；科洛·图雷是15万，原俱乐部含羞草，位于一个我只在《大航海时代》中见过的地方阿比让；克里希是25万。你就是买我，我妈也不会光跟你要15万。这是实验的璀璨一面：财政拮据的阿森纳，凭借实验的质量，让资质平平的年轻人获得成功。阿德巴约则代表了实验的暗面。刚加入俱乐部时，他是个每次停球都停到10米外的球员。有一次亨利向他不耐烦地怒吼。你是队长，我在心里对亨利说。就像亨利的性格中始终有急躁一面一样，温格的显著长处是对球员的潜力保持超人的耐心。阿德巴约在他阿森纳的最后一个赛季打进了许多球，然后想另谋高就，频繁地告诉媒体，米兰等几个球队就是他的碧昂丝女神。球队因此变得不安定之后，俱乐部把他卖去了曼城，就像一个本想主动分手对方却先开了口的恋人，他开始恨阿森纳。对阿森纳进球后，他报复性的庆祝纵贯了球场，飞奔90米之后向阿森纳球迷所在的看台滑跪。弗格森说了他的观感：这个男孩的睾酮真高。我想他指的是失控。愤怒消退之后，我开始想一个有趣的问题：阿德巴约会不会终有一天也说，他感谢温格？就像那几年间陆陆续续地，几个“叛逃者”，赫莱布说过的，纳斯里说过的，范佩西说过的。后者们的情形不同。他们本来就是天才，很难评估如果没有温格的话他们的成就会减色几许。但是还有人记得09-10赛季之初范佩西说了什么吗？他说他不该踢中锋，他不适合。是温格让他成为了禁区里的杀手。对“叛徒”的愤慨全在于他们欠温格的情。无论如何，几年之后远在土耳其联赛的范佩西回顾说，温格是最好的教练——在他经历了弗格森爵士之后。

最终他们都说了《布罗迪小姐的青春》中桑迪说过的话。在小说的结尾，一个来访者问桑迪是否有谁影响过她的一生，桑迪抓紧了眼前的栏杆，想到了她背叛过的那个人，她说，有过一个正值青年华年的琼·布罗迪小姐。

真正的桑迪——停留在比喻意义上——是法布雷加斯。他从16岁零177天起为温格出场，是成熟度远逾年龄的天才，也是对阿森纳最近的历史和温格本人来说最特别的一个球员，他几乎就是“实验”的象征。在别的以惊人廉价买来年轻球员中间，他鹤立鸡群。温格为了他而卖掉了维埃拉，49场不败时期的队长——他们不能配合，温格后来说。这是我唯一一件不能原谅温格的事，为了给新苗腾出地方，伐掉了大树，事功迷人眼目，况于亲炙之者。其后几年间，温格与“小法”情同父子的形象几乎就是足球世界中“教育”的代名词。可是最终，法布雷加斯离开了，在2001年低价转回巴塞罗那，在至少持续了两年的一系列充满戏剧性的公开策反与放风之后。他的新征程难以概述，虽然成功，但再也没有重现阿森纳时期的那种光亮。三年后他加入切尔西，投身于温格最著名的一位攻击者麾下，也恰如小说中，桑迪竟跟劳埃德先生睡了觉。当然，另一立场的反问也是无法辩驳的：法布雷加斯跟温格签了奴隶合同了吗？没有，的确没有。

“实验”曾熠熠生辉，尤其是当年轻人在次要比赛中获得机会时。平均年龄20.5岁的阿森纳压得尤文图斯喘不过气来，平均年龄19岁的阿森纳则6比0战胜谢菲联。“天才云集”，是之谓也。法布雷加斯的离开则是阿森纳实验室的一次宕机，动摇了实验依托的信念。更冷静地说，在年轻球员身上的投资，到了考虑止损的时候了。温格还要继续把希望寄托在实验上面吗？他在坚持，显然非如此不可，但是坚持不了多久了。

“尊敬的温格先生，能赢得年轻人的忠诚的从来不是爱与教育。”我假想这样一封邮件，“我想我们都该减少一点儿理想主义了”。我想说，“我希望你是不得已，而不是想这么做，我希望你一点儿也不想这么做。”

“一位真正的绅士”，就在几天前，在温格宣布他将在赛季末离职时，他的队员和前队员们都在推特上这么评价他。“父亲般的”，他们的说法彼此接近，“感谢你给了我机会”，“始终对我抱有信念”。其中也包括了已成“老法”的法布雷加斯。整个英国都在说着感谢与珍重。场面如此真挚温馨，以致温格开玩笑说像在参加自己的葬礼。说得好。也许我太冷酷了，但我想起的是《套中人》的结局，令所有人感到不舒服的别里科夫死了，大家都松了一口气，又要隐藏轻松感，于是在葬礼之后，“所有人都露出了谦虚的神情”。自然，这也是对完美风格的致敬，是投向过去的温情一瞥，是实至名归。只是，冯唐易老，布罗迪小姐已经青春不再。

中国的一个政治性神话是卧薪尝胆，柯文教授就此写成了一本书。经过历朝历代的政治性建构，卧薪尝胆由最初的一个故事升级为了故事模型，进入集体潜意识，人们开始默认其必然性，即无论面临多么巨大的挫败与阻碍，只要意志坚定，就可以完成甜蜜的复仇。问题是，谁赋予了这种必然性，除了刻意的修改、阐释和重复之外？温格的实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卧薪尝胆的现实版本，不同的是，这个勾践在卧薪尝胆的岁月中耗尽了他的锐气和精力，他的知识也已落伍，时光荏苒，却已无力进攻吴国。越国人民不愿原谅勾践，开始呼吁“Goujian out”。当老去的勾践黯然回国，人们又变得伤感起来，说起了“merci Goujian”。

卧薪尝胆与布罗迪小姐的故事体现了当事者一致的信念：相信时间会带来奇迹。可是时间会带来何种奇迹？

在财政不足的情况下，把年轻人培养成一支球队的主干，留住他们，作为一个团队去实现梦想——从一开始这就是不可能的。耶稣和他的12个门徒。努尔哈赤和他的13幅铠甲。温格和他的11个首发？克里斯玛式的领袖，年轻人，传奇事业。你知道这是什么：被塑造的神话。我回顾温格的实验计划时，不无吃惊地意识到它本是一个BUG，一个田园诗或者空想社会主义那类的东西。但它也是任务。让骑士之所以为骑士的那种不可能的任务。

2007年，俱乐部的强人大卫·邓恩，雇佣了温格的人，被排挤离去，权谋、创新和引入新资本的可能性随之东流。次贷危机阻滞了海布里公寓的销售，债务压力最重的4年恰好一同到来。前一个赛季末危机已现，温格拒绝了皇马留了下来——多年后屡遭质疑时他说，他曾拒绝了全世界——不可能的“实验”就成了俱乐部的救命稻草。为什么在泰坦尼克号要沉没的时候，船长一再拒绝逃生？也许温格本人也有浪漫幻想，也许他只是坚守准则，无论如何，他继续了他的实验。这不过是牛犊顶橡树，摇撼不了什么。但是整个故事中令人莞尔又深具魅力的部分因此到了。我们，温格先生、俱乐部、球员、全球的球迷们，每个人都“经历”了这个实验，为之倾注了情感，每个人知道它很难实现，却都不愿承认它必然失败。自然我也是其中之一。多半是因为我们拥有温格。因为拥有温格，俱乐部可以卖掉球员变现，球队实力下滑可以止损，当所有人都认为阿森纳已经沦落之时，我们仍旧抱着幻想，期待奇迹。阿森纳终于成为了一家如此独特的俱乐部，给你的快乐如此之少，烦恼如此之多，但是如果有谁爱这个俱乐部，他就会深爱。这一切都维系于一个自我催眠式的计划，而且发生在高度发达资本主义年代。这就是那个我将永远深藏于心的阿森纳故事。

有一次我在网上看到一位利兹联球迷的话，相信我，他更惨。他的球队已经掉到英甲了，他在网上找场球看都难。何苦依旧喜欢利兹联呢？也许我们都很难解释，为什么你一生中可以喜欢很多女孩，却只能喜欢一只球队？

也许是补偿？我不知道。也许这是对生活中无法实现的一生一世的梦想的补偿。大卫·邓恩则解释了温格为什么留在阿森纳。“阿尔塞纳，你知道你有什么问题吗？”邓恩离去前曾问。温格问是什么。“你爱俱乐部太多了。”

如今，一切已经往事，“父亲般的”温格已经散发着过时难闻的老人味儿。如果说2004年3月1日—2013年9月3日期间，足球世界发生了什么深刻的事，那就是爸爸的死去。当初弗格森把贝克汉姆、范尼和海因策扫地出门的强悍已不可能重现。一位步履所及必起风波的反叛大师，如今也踉跄难行。主教练的父权时代结束了。足球变得娱乐化，事实上，世上的一切都在卷入娱乐漩涡。内马尔的转会标志着球星的权力直接来自于全球市场：人民所授。新一代的成功教练都是小权力的技术型教练。杀人诛心已落伍，况乎春风化雨。

不仅温格不会重现，伟大教练的概念也许也将凋零。终有一天人工智能会接管教席，带来令人瞠目结舌的足球，让今日之事化作烟尘。“现实”在飞速流逝，我们经历的这一切都轻如鸿毛，不足为道。但是对我来说，仍有两个问题值得一问。第一个问题是，温格是一个伟大的人吗？阿森纳球迷会认为称自己的主教练“风范长存”并不矫情，这就是答案。“我相信对待任何事物的目标是让它升华为艺术。”我记得他说。我们也知道他做了什么：22年，每周7天。更重要的是他有着真正的愿望，我想。那是带有利他主义色彩的愿望，是布罗迪小姐那种愿望，那种你知道会让你备尝痛苦却愿意为之备尝痛苦，虔诚期望成真却多半不会成真的愿望，那种真正浪漫的愿望。另一方面，在“几代人的温格”执教期间，在迷惘青年与迷路中年之间，我自己也开始警觉，人生不是别的，就是愿望旁边的那些东西。所以第二个问题是，我还有何愿望？

“尊敬的温格先生，如今你已不复当年，连我也不再年轻了。”在不会发出的邮件中，最终我想写，“我曾想了很久，你和阿森纳对我来说意义何在，毕竟我们远隔重洋。后来我想，对我来说唯一重要的是，世上有一个人，是你我之间的故事。生活多半是一个英雄梦想被岁月销磨的故事，仅仅触摸它已是何其幸运。我只想告诉你这一点。”

(2018)



李海鹏

曾在《南方周末》《人物》《时尚先生》等媒体工作，写作者。

非虚构图书馆

最好的非虚构写作者和他们所记录的。



图片来自 [naomi tamar](#) on Unsplash

非虚构 三百年去来

李海鹏 | 非虚构图书馆

往事，没有边缘，没有分界，不知所踪。

前年夏天，姥姥病重，我回了一趟张村。初中时我随家人从这里搬到了城市边缘，立刻就对张村失去了兴趣，每次回来都只到村头舅舅家的楼房为止。二十多年前，这房子还在建造时，一个凉风习习的傍晚，我曾带着游客的目光注视着它巍峨的身影，被舅舅捉到楼顶去浇水，那是水泥预制板的保养工序。那时我站在楼顶比世上的他更接近暮色，第一次感觉到何为财富。那黑胶皮水管的汨汨歌声似乎至今仍萦绕耳际。如今舅舅家道殷实，在市区拥有多处房产，这里更像是个岁月的纪念馆。似乎忽然之间，身段灵活、忙个不停的姥姥已经行动不便，接近了生命尽头，我自己也到了人生的中途。就是在这天，我终于迈开步子向村子里头走去，奇异感丝丝缕缕，那感觉就像电子游戏里的一名斥候驰往尚未探明的黑暗区域。

一切景物都很陌生。夏日午后。池塘。柳树。每户人家的围墙并没有像故地重游的人们常说的那样变矮，相反更形高大。昔日的土墙化身为将近两米高的砖墙，遮掩了神秘的院落。墙角下翠生生地摇曳着玉米、豆子和我不认识的作物，霸占了一半路面。如今的东北村落中有那么多块人工池塘，随处可见水光粼粼，也真让人吃惊。每块池塘边都有一条木头栈桥，桥头的机器兀自驱动着金属拨片，把饲料推进鱼塘，节拍器似地响动着。鱼群吮吸水面的声音有着几何般的秩序。除此之外，风在树梢，四无声息。仿佛故园风物犹存，张村的人却已经永远地离去了。

这般光景，不由得我不想过去。我溜溜达达，再自然不过地，意识到自己也是历史中的人物。

当我在这里度过童年时，景致远不如今日密集。没有可看之处。没有这么多物。记忆中的张村是疏朗的，四处空空荡荡。合该用契诃夫的那种口吻描述当年景致，万事寻常而且必然，永远不必惊讶。

然而夏天仍是一个幸运的故事。对小孩子来说东北的冬天太冷了，你被冻结在空气里，无声哭泣。可是如果你是小孩子而且在夏天，那么你就是惟一幸运的人。在故事的开端，我还未上小学，初夏时在村子里闲逛，逮一种叫“苞米虫”的昆虫，用秸秆插进它肩胛骨的位置，就得到了一只生物电扇。那孩子不厌其烦地用它吹去额头上的汗珠。如果他去菜园，那么一定去看浇水。抽水机嗡嗡响着，清冽的地下水喷涌而出，不疾不徐地跳过垄沟，水流鼓起筋肉，状似绳索，总是令人心旷神怡。正式的夏天是从吃豆角的那一天开始的。豆角炖猪肉，因为用铁锅，汤会发黑。然后是爷爷种的草莓，牙齿咬开果肉时有奶酪般的滑腻之感，可惜产量不丰，因土地本不该如此奢侈利用。盛夏，烈日当空，黄瓜不那么好吃了，可是西红柿正好。它的藤枝用布条绑在架子上。西红柿裂开了，像花朵，像伤口。秋天，它们把菜籽洒在地上，以为自然界无为而治，大有来年生根发芽的机会，全不知张村的人们已经接管了一切。白菜长成比较大颗的时候，热力减弱，宇宙间满是浓白的秋光，云朵澹澹，霜雪已在孕育。

河蚌在软泥中留下的痕迹。这形象，在脑海中盘桓不去。我妈不逼我读书的时候，我就独自在张村里闲逛，常到一处天然池塘边看河蚌。池水浮漾着，草茎随之摇摇摆摆。我看到一片亮光，有点儿弯曲，也听到微风吹过，但是声音与动作并不同步。这是回忆。那时

我把手伸到水里，水已晒暖。河蚌们聚集在一起，像一队耐心的老年人要走过去销点。我记得白色的蚌足像共产主义梦想一般伸展着，忽而泥沙一闪，已经缩回硬壳。往事，没有边缘，没有分界，不知所踪。

那是一个痛苦的村庄吗？我并不确切知道。当我明确了解何为痛苦的时候，我已经离开那里。毕竟那时我难以置信地年轻。我们到了新家，住在楼房里，享受城市的便利。很快我又陷入青春期的泥沼，对抗，纠结，无暇他顾。我对张村所知甚少。匮乏和封闭，显而易见，并不意外。但是内里如何，一片模糊。亲族是否和睦，农稼是否顺意，婚丧仪式是否令老人满足，民兵们是否讲究人情，甚或某个妇女在我七岁那年自杀究竟是何情状等等，大概没人可以清晰讲述。

文革结束时我几无记忆，只知道有条街道上的一棵树与之有关，某个叫什么“小二”的人被诬陷批斗，在这里吊死了。我的堂兄告诉我，当时是冬天，那人的舌头伸出老长，垂下了一条冰溜子。每当我不得不路过这棵树时都吓得魂飞魄散。我认识“小二”的兄弟，在城里上班，穿毛料服装，看上去非常体面。他并没有随时表露悲伤，令我大惑不解。我差点儿告诉堂兄，如果他上吊了我绝不会这般无情。村里有两个疯子，其中一个非常高大，常歪歪斜斜地走在路上。哑巴也有，骂人时用猥亵的手势。他们都让张村富有神秘色彩。有的人家死了婴儿，在村外挖个浅坑埋下，孩子们就挖出来，拖着玩。每隔一段日子，生产队的一个人就拎着一只铁桶，在墙上刷上标语，“计划生育是我国基本国策”云云。最无知的孩子也熟知一套政治术语，从“结扎”到“劳动动力”。上小学之后，村子变得更加不可思议，因为有一天老师带我们去了敬老院。我从来不知道村子边缘还有这样一个院子，就像一个流放地，里面藏着很多目光呆滞的老年人，散发着臭味。老师让我们给他们当中的朝鲜战争老兵敬礼。我们帮忙把敬老院的玻璃擦得雪亮，心中充溢着崇高感，又尝了尝爷爷奶奶们的食物，一个孩子吃吐了。

就像我在一本小说里写到的一个人物一样，我妈对这一切嗤之以鼻。她对少女时期的城市生活记忆犹新，不愿与张村同流合污，即便收入菲薄，也订阅报纸，还特意去城里的书店买书。我对唐诗、宋词的知识从未超过她。她是家族中科学、文艺、教育方面的专家，每个人都会请教她，但是一旦发生现实的冲突，没有人把她的意见当回事。她被看做是过分天真。当她老了，已在市场经济的空隙中发财致富的二姨她们就带着宽容的微笑听她说话，像对待小孩子。我逐渐想起这种态度在中国是经典的：她什么都好，就是没什么用处。她是一个知识分子。

我记起蚌足如何缩回。我记得几个亲戚在我家的客厅——由于我妈的布尔乔亚坚持而耗资兴建——议论“包产到户”，一位表舅嘲弄地说：“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退回解放前。”然后他说，他欢迎这一变化，因为他有力量，愿意自己干，接下来他继续嘲弄。大概也是在那一时期，村里安装了电表，立刻就产生了偷电的人。他们用两根木杆，中间穿着铁丝，搭在室外的火线和零线上，很快就发生了火灾。我第一次见到了救火车，它在火焰熄灭一个小时后急匆匆赶到。那户人家的女主人坐在灰烬边大声哭泣。她就像我们张村每个人内心里愿意的那样无所顾忌地哭泣。

如今，我尽量把往事看做平凡无奇而安之若素。那时父母常吵架，势同水火。这几乎天经地义。夫妻本是一对死敌，也许这才是永恒的真相。当然我又提醒自己不必如此悲观。无论如何，在那个年代，和和气气的夫妇如同传奇。人总是不幸的。何必自欺欺人？父母也许恨小孩。小孩诅咒父母死去。人是自私的，盛怒之下，无妨将痛苦施予他人。这就如同杨树的叶子会被夏天的太阳晒卷一样并不稀罕。幸福也有，倏忽而逝。一切恰如叔本华的话：生命就是在痛苦与倦怠间摇摆。在张村，在当年，各种认知、概念、感慨，在人的意识中不过萤虫之光。

在此之前，我曾去过一次黑龙江北部，那是七月，因为空气的凉爽，我在那儿想起了张村，第一次真切地意识到它何其荒蛮。我想起了稻田、青蛙。我想起了我为何畏惧蜥蜴。如果你打死蜥蜴的话，要在它周围画一个圈儿，表示锁住它，否则它的尾巴会抖动不停，那就是给蛇写信。蛇是蜥蜴的大哥，就像毛主席是华主席的大哥一样。我总是打死蜥蜴又担惊受怕，简直中了邪。有一年村里莫名其妙地来了很多猫头鹰。它们高踞在树上，审视着我们的平庸的生活，懒汉般在村里游荡了一些时日，又消失了。我怕乌鸦，因为它们不祥。喜鹊当然相反。我考上大学那一天，姥姥说她早上起来看见了喜鹊登枝。我考上高中那年，奶奶则说她看见了喜蛛。我不知道张村对蜘蛛如何分类，哪一种蜘蛛是悲哀的蜘蛛呢？总之万物有灵。这是萨满教的传统。黄鼠狼就更神乎其神了，如果你相信老太太们所言，那么它们才是世界的主宰。人们把这一切当做真事讲述。自然，你也会在街上遇到一些老头，他们坚持麻雀是四害之首。

其实张村人不把它叫做村子，而叫“堡子”。只要审视一下地名，你就知道这一带开化不久。附近的一个村子名叫“洼子”，意指当初是沼泽。另一个村子名为“南荒”。还有两个村子干脆以“狼洞”为名。“堡子”是东北对村庄的叫法，当初也的确类似城堡。张村起源于清初建立“牛录”，即八旗的最基本的军事单位，那正是汉军旗人曹雪芹写作《红楼梦》的时候。很多年间，这里如西伯利亚一般并无烟。不久之前尚是一片荒野，河湾处大概摇曳着柳树毛子。我的外叔祖喜欢讲一个故事，他打草的时候，突然有人两手搭住他的肩膀，荒郊野外，怎么会有人呢？他立刻就识破这是狼的诡计，继续打草，直到它离去，因为只有在他回头的时候它才能咬他的喉咙。

这般家族传说与口头记忆，随着老人仙逝，已渐湮没无存。我的曾祖父、曾外祖父乃至更早的祖先，也曾真实地生活过，可是除了名字，我对他们一无所知。当他们离开故土，到此拓殖，忍受苦寒，筚路蓝缕，是何景况？谁真正记得他们？没有人。留下何种痕迹？一丝也无。他们大概也不会像我们这般恐惧又着迷地注视着历史。只有基因流传下来。惟一的使命，惟一的目标。

我奶奶的爸爸本是教书先生，开馆授徒，竟然攒下不菲资产，最后拥有足足一百亩覆盖着腐殖土的好地。可见教师收入不错，土地也不昂贵。土改的时候，党打开了他的粮仓。花生哗啦作响地流淌出来。我姥姥和她的妯娌当时还很年轻，用大布衫兜着，带回家，立刻炒着吃。花生满街，踩了一地。那时候他们还不知道两家将成为亲家，我妈还没出生，我爸爸才三岁。

我姥爷对妻子的行为大为不满。“人家娘们哭天抢地，你们炒花生吃？”他说。他是蒙古族人，读过一点儿《四书》，一生都为自己懂得礼仪廉耻而颇感自豪。他是一个快活的

人。姥姥十六岁刚嫁过去的时候，夫妻闹小别扭，他就威胁她：“我把你旗头打歪。”“旗头”就是如今清宫剧里的那种发式，一个高耸而复杂的抓髻，如果打歪的话，姥姥要再花一个钟头梳起来。他与众不同，从不殴打妻子。后来我意识到，姥姥很爱他，即便那个年代并无爱的概念。她没什么文化，身材娇小，而他满面红光，身材健硕，说起什么来头头是道，又能引用孔孟的古训，自然令人崇拜。只有一件事，令姥姥对他颇为鄙夷。朝鲜战争爆发后，姥爷拒绝参加志愿军，让她大失所望。她本来以为他是个男子汉呢。那时姥姥像她那一代的妇女一样，被“妇女解放”四个字的光芒照暖了心怀。最终，大约14个张村的青壮男子去了朝鲜，有几个战死，还有几个伤残。即便如此，姥姥仍不肯原谅她的丈夫。别忘了她是满族女人。这跟三百年前也许没什么两样。当初，兵甲们这个牛录出发时，旗人妇女恐怕也期待他们视死如归。

我与母系亲属亲密，与父系则疏远。这一半是我妈的影响所致，另一半则来自于我对本性的逆反。父系更能代表我的血脉。爷爷，拥有无上的权威感，坐在火炕上，捏着白瓷酒杯，说着凡事不必在乎。他像个伊壁鸠鲁主义者一般，认为人间至善莫过于快乐。在死于癌症之前，他活得不错。如今我也有此倾向。摆脱了青少年时期的自我折磨之后，我越来越喜欢恬然的平庸，甚或回避真实的人生。恋爱？不不。对人直言不讳？只在必要的时候。问问自己的内心是否安稳？不必问了，当然。这并不稀奇：每个中国人都有这种倾向。我们总以自我保护为先。

可是欢乐总如缘木求鱼。我又想起每年暑假离开张村时的快乐。那时我可以在城里姑姑家呆上两周，坐乡村大巴进城去，我耐心等待着，终于有那么一刻，斑马线出现了。对斑马线的爱简直难以言喻。多么时髦，何其漂亮。越往城里走，斑马线越多。斑马线接着斑马线，斑马线的狂欢。我穿着喇叭裤，尽量显得跟城里小孩一样时髦，让表姐带我看电影和游泳。她溜冰的时候我拿着汽水。我贬谪了张村，并不思念蟋蟀的唧唧声、小鸟的鸣叫和傍晚时分蝙蝠一掠而过的声响。

自然，这也是媚俗的初步环节。我离开张村，进入了青春期，结识新朋友，开始加入人生的媚俗派对。对于张村我既感触多多，又毫无感觉。我已是早期文学青年，心中装满了程式化的怀乡之情、离别之意，同时我又仅仅是为了变化本身而欣喜。再以后，时光就像魔术师手中的牌，陡然有了一大沓儿。爷爷、奶奶、姥爷，如更早的先祖一样，已如青烟一缕不复存在了。

姥姥也垂垂老矣。她常躺在床上，久久昏睡。醒来时，她与中年女保姆感情甚笃。过去只有我能享受的待遇，如今落到了保姆的头上。每周有一天，保姆放假回家，当她离开时，姥姥总是趴在窗口久久目送，挥着手，抹着眼泪。这种情真意切看似难以理解，可是我们谁能理解一个垂死之人的孤独呢？事实上，最终她只能与保姆为伴。都忙啊，邻居们都这么对她说。可不是嘛，她回答。那还都抽空来看你呢！邻居们又说。我可好了，我享福啊。她这么回答。

我表弟的媳妇是那种典型的东北女人，操持一切，毫不畏惧。我曾亲眼目睹她丈夫遭遇困难时她如何泼辣地出头。那真是了不起。后来日本地震传言盐荒时，她足足买了200包盐，送到每个亲戚家里——无论如何，那是很多人想尽办法却连一包都买不到的时候。她常去看望姥姥，给她买了一切所需，羊毛衫、鞋子、松软的糕点、果汁、药和“老人内裤”。最后一样东西让姥姥哭了起来。我想大多数人都不清楚这种东西有多么重要。张村人总是说到“得济”，指老人得到了谁的奉养。也常有人说姥姥得到了我的回报。可我的确没做过什么。一切又要回到那个古老的主题：爱与被爱是不对等的。我们都承认，回报者常常不是当初那个受惠者。

岁月的负累与伤痕，无人记取，却未曾消失。不只姥姥衰老，父辈们也不再年轻，似乎变成了孩子。我妈有一次需要超过其积蓄的款项，想向舅舅借钱，我说不要借钱，我给你就好。她说，他借给我也是应该的，我年轻时有个对象，成分不好，因为你舅舅要入党就吹了，前几天我去看你姥姥，你姥姥说起这事，都说对不起我。我哑然失笑，仍旧阻止了她。二姨始终记得小时候小姨如何抽了她一记耳光。舅舅则会说起，当他是个少年人，放学不喜欢回家，一回家就说不上来的难受，心里憋屈，压抑，就跑到河沟去喊叫。另一个舅舅，如今宛如儿童。过年的时候，由于家长里短的矛盾，他决定跟家族断绝关系。当我去看望他时，他僵直地站在客厅中央，气鼓鼓的，泪光闪闪。他不得不控诉了一番，我的理解是，他已决心远离尘嚣。

父系亲戚那边情况不同，但也庶几如此。每个人，活了大半生，不是都有一番隐秘之情不曾倾述吗？体面与否等等，不过是虚无的微光，最终人们所有的都只是不可比拟、不可名状的人生。

这次张村漫步之后不久，姥姥就去世了。临终时她尚得一番抚慰，表弟告诉她，你什么都不要想，啥事都有佛爷照顾着呢，你就念佛吧。她捏着念珠，安然而去。家族操办丧事，井井有条。守灵一夜之后，次日早上，有个妇女说她看到天上出现了一朵观音形状的云，于是二姨把消息告诉给每个人。人们开始彼此询问，看到了没？看到了，看到了，老太太真的成佛了，每个人都这么回答。整整一天人们都在相互佐证。看到了没？看到了。这老太太多有福。

我不免又想起自己得到的和未曾得到的爱，想起少年心气，乃至与姥姥有关的一切。即便是她，大概也不清楚我少年时的心中所想。是否我的祖先从未有过超凡脱俗之类的愿望？或者当他们展露这一点时被视作失常或者畸零？他们的悲欢漫漶不清。他们总是说，这个，那个，不值得在乎。我也不清楚他们的一生是否得偿所愿。在我的记忆里，爷爷们只是捏着酒杯，面色酡然，一再说着凡事不必在乎。在这个国家，至少在张村，三百年来，我们追求的不是什么超凡脱俗，也不是美，我们追求的甚至不是幸福，而是对诸般不可避免的不幸的安然以对。

总是如此：自我，往日，如影随形。生与死，接踵而至。白色的蚌足在软泥中伸展又消失。多年来，我几次梦见自己还在张村。我跳进一个后院，又跳进一个后院，再跳进一个后院，就像《红色角落》里理查·基尔从一个四合院跳到另一个四合院。也许我想躲开什么人。也许是大人。不知因何，不知所往。在梦中我总是孤独地穿过张村的后院菜园，四周是弯曲的暗调。有一次我醒了，梦境仍栩栩如生，一瞬间我清晰地意识到今生虚幻，梦中情形才是真正的人生。

(2012)



李海鹏

曾在《南方周末》《人物》《时尚先生》等媒体工作，写作者。

非虚构图书馆

最好的非虚构写作者和他们所记录的。

37



非虚构

日式酒吧里的女人们

张一璇 | 田野中国

恋故土而不可得，留青春而不可能

2021年我做田野时到日式酒吧打工，当了大半年说着日语和日本“大叔聊天的陪酒女”。如果简单粗暴地将从事这行工作的女性归为“陪酒女”，那么她们可谓边缘中的边缘，因为她们服务的对象是在中国工作的日本人。记得刚下田野时和朋友聊起来正在做的事，他们无不惊讶于中国还有这样的地方，惊讶于里面的经营者是中国“妈妈桑”。这样的地方就坐落在中国东南沿海繁华都市的小巷深处。华灯初上之时，推开日式酒吧大门的一瞬间仿佛置身日本——不需要刻意的符号来营造日本的气息，就像很多网红商店借助日式符号追求某种时尚风尚一般——日式酒吧的装潢可能和那些漂亮的日本风格毫无关系，但进去的一瞬间立刻能够感受到周遭的男男女女讲着流利的日语，背景中弥漫着日语歌曲，语言和声音让“日式”变得无比真实。

从2021年3月份开始，我正式进入日式酒吧的田野，在位于长三角地区嘉市的一家名为“彩”的日式酒吧里做了5个月田野，和其他女孩一样每天上班下班，常常在深夜两三点等最后一位客人离开才结束工作。同年夏末，我转去了另一家名为“响”的日式酒吧，又进行了3个多月田野调查。这两家日式酒吧已经经营数年之久，坐落在嘉市的日本人聚居区内，在它们附近还有四五家同样做日本生意的酒吧。

田野调查期间，我深度接触了8位从业女性，既有作为领头人的“妈妈桑”，也有从业十余年的前辈，还有新入行不久的小年轻。同时，我还接触了30多位来自不同日本企业的日本男性，他们是这两家店的顾客。借打工之便，我细致观察了双方间的互动，也因聊天工作的需要而与不少顾客深入交谈。在参与观察和漫谈式的访谈过程中，我开始渐渐将双方的故事拼接起来，了解这些在同一时代里来自于不同背景却被卷入同一全球化进程的男男女女。

一间间不起眼的酒吧，连接着一个个具体的人，也连接着他们的买卖、情感、亲密关系和人生。

01

日语入场券

45岁的上田已经在中国工作了两年多。在日本时曾数次婉拒公司提出的外派要求，但最终他还是被派到中国进行为期五年的工作。此前，尽管曾多次到中国出差，也有着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地的外派经历，但此次外派是他进入公司二十多年来第一次连续数年被外派，意味着在一个长时段内与妻子孩子分开生活，照顾孩子的重担全部落在了做全职主妇的太太的肩膀上。独身前往海外工作，似乎是每一名日本上班族男性必须做好的觉悟。上田能做的是将在中国获得的工资中的一部分交给太太，保证她们在日本的生活，身处异国也尽到身为一名男性上班族的养家责任。将员工外派至海外进行为期1至5年的工作是自1960年代以来众多日本企业的普遍做法。随着二战之后日本经济的迅速崛起，越来越多的日本企业开始走出国门，

到东亚、东南亚国家投资建厂，寻找廉价地租、劳动力以及广阔的海外市场。供职于企业的男性上班族便被外派至海外工作，在海外的分公司内担任管理者，指导当地员工。男性上班族在日语中称为サラリーマン，来自于英语中的 salaryman，字面含义是拿月薪的人。这些供职于大型企业、朝九晚五、西装革履的中产阶级男性被视作创造了日本战后经济奇迹的“企业战士”，也因此成为了整个日本社会成员坐标的核心。与此同时，他们的太太，日本女性，慢慢退出职业舞台而至家庭领域，成为照顾丈夫与子女的全职主妇。

男性上班族的生活以公司为核心展开。在上班时间之外，下班之后的社交娱乐活动也往往与公司同事、客户相伴。与上班族的休闲娱乐方式相配套的夜色经济逐渐崛起，下班之后，他们常常成群结队前往街头小巷的居酒屋吃晚饭，之后前往有女性服务者提供陪酒服务的酒吧或夜总会唱歌消遣。白天与夜晚共同组成了他们有节奏的生活方式。因而即便到了海外，上班族也不同于那些自由移民至海外的其他日本人一般融入当地社会，上班族的生活与社交网络依旧紧紧围绕公司展开。

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及1990年代对外开放政策逐渐落地的背景下，华南、东南沿海的诸多城市率先开启对外招商引资的步伐，日本作为在诸多领域走在世界前列的周边发达国家成为了中国沿海城市政府招商引资的对象。顺理成章地，日本上班族随着企业一同来到中国。他们生活在相对集中的区域内，形成了稳定的日本人聚居区。每天乘坐班车到公司上班，居所周边有配套的料理店、能够购买到日本商品的超市以及提供娱乐消遣的酒吧和夜总会等。尽管这些日本人聚居区常常不为中国人所知，但实际上随着日资的引进它们已有一二十年的历史，生活在其中的日本人也来往往更迭了一波又一波。

正如许多外派至中国的上班族一样，上田很快发现在中国的生活虽然面临诸多困难，然而却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还原在日本的生活。除了生活设施之外，无论料理店的服务员还是高尔夫球场的球童，都能说一些基本的日语，语言的相通让他感到一丝安心。很快，他便发现了一处更好的语言环境——日式酒吧。里面的中国女服务员说着流利的日语，只需花上150元座位费和酒钱，就可以与比自己小十几岁的中国女服务员用日语畅聊一晚。

中国的日式酒吧，可以说是日本夜总会和小型酒吧的混合体。在日本，夜总会里的女招待年轻漂亮，而小型酒吧里坐镇的“妈妈桑”（女老板）则往往是五十岁以上的中年女性。中国的日式酒吧将二者融合，形式是小型酒吧，“妈妈桑”和女服务员则是年轻女性。在来到中国两个月后，上田成为了日式酒吧的常客，每到周五晚上下班之后，他总会到常去的日料店吃上一顿，然后到日式酒吧，和女孩聊天喝酒，结束之前还要用店里的卡拉OK设备唱上几首日语歌。有时一个晚上要“巡回”光顾两三家店。



与卡拉OK配套的点歌册

Kana是上田常去的一家店的女服务员，35岁。Kana是一个日语名，每个在日式酒吧上班的女孩都有日语名方便顾客称呼。虽然自称女孩，但实际上她们的年龄普遍在30岁至40岁之间，大多已从业十余年，从2000年初日式卡拉OK出现在中国开始便进入这一行业，那时很多人才刚刚成年。日式卡拉OK更像日本的夜总会，比日式酒吧规模大，在里面上班的女孩很多，收费也相对较高。最近几年在日企撤资、外派日本人规模缩小以及疫情影响中日通航的背景之下，日式卡拉OK的生意明显下降，更加小巧的日式酒吧越来越受欢迎。日式酒吧常常是两三个女孩共同出资经营，每个女孩都有店里的股份。在整体行业形势变差的情况下，Kana也选择从日式卡拉OK跳槽到日式酒吧上班。

说起入行原因，Kana的经历可以用四个字概括：纯属偶然。日本人，对于一个高中毕业的农村女孩来说太过遥远。那时她只知道日本人是电视上的坏人，怎么会在自己的生活里呢？高中毕业后，Kana从县城到沿海城市打工，人生地不熟的她联系上了同在当地打工的远房表姐。当时表姐已经在日式卡拉OK工作了一年多，只跟她说自己在卡拉OK当服务员。起初Kana以为表姐和自己做的饭店服务员差不多，后来发现同样是服务员表姐比自己挣的钱多得多。细问才知道表姐做的是日式卡拉OK的服务员，顾客是日本人，表姐的工作是坐在日本顾客身边和他们用日语聊天。

抱着新鲜好奇的心情，表姐带她去了自己工作的地方，把那家店的“妈妈桑”介绍给了Kana，对方很热情地表示，欢迎她来上班。面对2003年已经月入六七千元的表姐，Kana放弃了饭店服务员的工作，成为了日式卡拉OK的一名女服务员。她搬到了表姐租的房子，晚上上班，白天在家里跟着表姐学日语，尽管表姐的日语也是上班后自学而成。就这样，Kana进入日式酒吧行业一干就是十多年。

在田野里遇到的女孩大体都是在机缘巧合的情况下入行，她们的自画像几乎都是农村出身的打工妹，初高中毕业后从老家来到城市，先是在其他行业打工，后来或是误打误撞看到招聘广告入行，或是亲戚朋友介绍，或是在日企或日料店打工时听说这一行业等等。

聊天是日式酒吧工作的核心，因而会说日语便成为了除了性别之外的唯一门槛，但也足以将许多人挡在门外。田野里的大部分女孩都是在工作时和日本顾客聊天慢慢自学日语，有些日语专业的大学生为了赚钱而临时到日式酒吧做兼职，但她们并不会把“陪酒”作为职业选择。也有个别日语专业出身的人入了行，“彩”的“妈妈桑”Sayuri就是一例。但谈到学日语的经历，她印象最深的是当年在学校参加日语水平考试时靠抄前面座位男同学的答案才通过。Rina 也讲过自己的日语学习经历，在日语培训班一起上课的同学，几乎都是为出国留学做准备的大学生，没人知道她来自于说日语的夜场。

一群出身农村、文化水平不高、对日本和日本人知之甚少的年轻中国女孩，在 2000 年初国内人口流动的大潮中涌入城市，恰逢日企在中国投资、日本上班族赴中国工作的黄金期，两股人口流动的力量将中日两国的男男女女从天南海北汇集到一起。中国女孩们拿着日语入场券进了场。

02

做酒与“做酒”

虽名为酒吧，但日式酒吧里很少有专业的调酒师，因为日本顾客几乎不喝调制鸡尾酒，调酒师的专业技能排不上用场，每个女孩都可以承担为顾客准备酒的工作。日式酒吧里出售的酒分成三类，一是瓶装酒，如威士忌、日本烧酒，二是调制鸡尾酒，三是香槟和红酒。三类酒的用途各不相同。

瓶装威士忌和日本烧酒是日本顾客最常喝的酒。日式酒吧实行存酒制，即购买瓶装酒存放在店中，每次光顾时慢慢享用，存一瓶酒可以喝 1 至 2 个月。酒的存放期限一般是 3 个月，但实际上有些酒已经存放了很久，上面落了一层厚厚的灰。酒瓶身上用白色修正液写着客人的名字，有一些还有涂鸦，比如写着顾客的绰号，画着人像简笔画，一些带着涂鸦的空酒瓶被特意保留起来装饰在店中。客人的酒瓶整整齐齐地排名在酒柜上，一些人已经结束任期返回日本，他们尚未喝完的酒仍旧留在酒柜上。每次客人来店里喝酒时，女孩们会从酒柜上找到客人的酒，再倒入装有冰块的玻璃杯中，兑上水或者苏打等搅拌均匀，一杯酒便制作完成，称为做酒。如此简单的做酒步骤使得女孩们并不需要掌握专业调酒技能，也因此日式酒吧里通常没有调酒师。



顾客在酒瓶上的涂鸦

存酒背后牵连着两件事，一是日式酒吧收顾客座位费，一般在 100 至 200 元之间。二是日本顾客基本都是回头客，他们的瓶装酒存在店里，一次喝不完就会不断光顾，也因此每个女孩都有固定联系的顾客，她们时常发信息邀请顾客来喝酒。有时女孩会从顾客的酒瓶里分酒喝。在给顾客做酒时多备一个酒杯，给自己做一杯酒，并与顾客干杯，说“お疲れさま”（辛苦了）。为了吸引顾客，店里经常有存酒的优惠活动，比如月初存两瓶送一瓶等等。

有时日式酒吧也会迎来误打误撞的中国顾客，上面的规则并不用在中国顾客身上，因为中国人不是日式酒吧的主要消费群体，“靠中国人我们连房租都交不起”。如果一位日本顾客购买一瓶售价 600 元的三得利角瓶威士忌存放在店中，一个月光顾 6 次左右，每次座位费 150 元，加上有时在酒里兑苏打水等饮料的费用，一个月的基本花费在 2000 元左右。而中国顾客是流动的，难以确保他们带来的收益，因此不少日式酒吧索性不做中国人生意。

鸡尾酒在日式酒吧里另有用途。日本顾客请女孩们喝鸡尾酒，其价钱计算在顾客的账单之中，以此来获得额外的收入。比如“彩”里的一杯鸡尾酒售价在 80 元，客人多的时候一个女孩一晚上可以喝掉四五杯鸡尾酒。顾客到店里坐定之后，女孩们会先准备顾客的酒，然后在开场的寒暄过程中询问顾客，“请我喝一杯可以吗？”征得顾客的同意之后，便会根据自己的喜好制作一杯简单的鸡尾酒。“简单”有时可以简化到两片柠檬加上苏打水和少量威士忌，这些鸡尾酒的酒精含量通常都很低。客人也会主动询问女孩要不要喝酒，请女孩们喝酒已是一项默认的规则。

鸡尾酒也经常被用作比赛胜负的奖励。有时女孩们会和顾客比赛飞镖，一共十轮，每轮每个人三次机会，最后分数最高的人获得比赛的胜利。输掉比赛的一方或者支付与分数的差额相当的金钱，或者请对方喝鸡尾酒。Sayuri 经常与客人比赛，她每次都让 Aiko 记录双方分数。有一次 Aiko 正在忙，我便说我可以做记录，但 Sayuri 却说“不用，你不会”。

后来我凑到 Aiko 身旁去看，Sayuri 在自己的回合结束之后，就到 Aiko 旁边用中文说：“多写一点！多写一点！”Aiko 便在真实的分数之上多写了几分。原来“你不会”的意思是说我不能配合她作弊。如此一来，日本顾客经常输给女孩——岂止是经常，用顾客的话说，在“彩”比赛从来没有赢过——鸡尾酒顺理成章做了比赛的奖励，贡献给了店里的收入。

当然，鸡尾酒作为额外的收入加成起到的作用还是很小，真正能够让酒吧获利的是

香槟和红酒。比如香槟的售价在 1600 元至 2000 元之间，实际进价在百元左右，出售给顾客时已经溢价十倍以上，红酒也大致如此，此类酒的销售获益十分可观。与威士忌不同的是，香槟和红酒并不存放，开瓶之后当场分享给女孩们一同饮用。女孩们会采用各种各样的策略促成顾客消费香槟和红酒，称为开酒、做业绩。有时会对顾客撒娇，有时会直白地跟顾客说店里客人少、生意不好做，暗示他们“帮忙”。如果刚好碰上哪天晚上店里只有一位顾客光顾，女孩们会跟顾客说“今天晚上你包场了呀！要不要喝香槟？”顾客听到也会明白对方的意思，顺着说请大家喝香槟。另一方面，香槟同样会被用来回馈顾客。比如顾客来店里过生日，女孩们会准备蛋糕和香槟为他庆祝。疫情期间，不少顾客回日本探亲后再回到中国时需要隔离，结束隔离后到店里喝酒，女孩们会送上香槟作为祝贺。

作为“妈妈桑”的 Sayuri，常以开酒做业绩来敦促手下的女孩们努力，同时也常常炫耀自己做业绩的能力。在香槟与红酒背后高昂利益的诱惑下，为了让顾客开酒，也会采用一些特殊的方式。4 月的一天晚上，一位叫三岛的顾客到店里喝酒，三岛一进来，Sayuri 非常热情地迎了上去，当时一层已经坐满了人，于是安排他去了二层。不一会儿，我被叫到二层去陪三岛聊天，Sayuri 对我说，三岛是大企业高管，“肯定喜欢和大学生聊天。”在田野里不存在本硕博的区分，一律称为大学生。三岛身穿全套的西装、拎着公文包。虽然也经常有穿着白衬衫西装裤来店里喝酒的客人，但我是头一次见到如此“正式”的打扮。来“彩”喝酒的日本人，大部分在制造业工厂里工作，是流水线上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用 Kana 的话说，他们“层次没那么高”。这一点从衣着上便能看出，大部分顾客穿的是普通带领 T 恤或休闲风的服装，三岛的打扮非常显眼，透露着一股“お金持ち”（有钱人）的气质。



与顾客玩牌

三岛听说我是“大学生”，很吃惊也很高兴。我一坐下来，他便打开了话匣子一样向我问东问西，问我的学校、专业，问我专业学了什么东西。尽管很多客人知道我的学生身份之后，也会连带着问一下我的专业，但也止步于此。三岛不一样，五十多岁的他，年轻时毕业于日本著名大学，接受过精英教育。别的顾客嘴里聊的是“废话”，八卦的、抱怨的、调侃的、调情的日常语言，但三岛知道我的专业之后，开始转向“国际大事”。问我中国未来的前景，问我中国社会的问题是什么，问我怎么解决贫富差距。与其说是聊天，实际上是在听他演讲。说着说着，“マルクス”（马克思）都从三岛的嘴里蹦了出来！

可能从女性角度出发解读这个场景会变成一个发达国家中年精英男性在向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年轻女性进行纯粹的展示，性别、知识、经济、阅历上的各种不平等在聊天的过程里杂糅在了一起。我第一次在田野里感受到了语言传递出的压迫感，原来夜场的嬉笑声里还有这样一面。

正聊着，Sayuri 来了，手里拿着一个汉堡，跟三岛说，给他当晚饭吃，刚点的夜宵。见三岛聊得起兴，她也很高兴，想加入进来，但是一听三岛的话，她立刻靠在沙发上，用中文问我说：“听不懂。他怎么老说‘医生’？”我说：“他说的是ドクター，‘医生’的另一个意思，博士。”Sayuri 显然没什么兴趣，她只关心三岛的酒喝了多少。当时三岛已经开了一瓶红酒，大约还有半瓶没喝，桌子上摆着红酒以及我们三人的酒杯。这时，三岛说自己要去卫生间。

在他离开的间隙，Sayuri 拿起三岛的酒杯，把其中一大半酒倒进了地上的垃圾桶里，又拿起红酒瓶将瓶中的红酒倒掉了不少。这是我第一次见她倒掉客人酒，我瞪大了眼睛，想说什么又不知道说什么。Sayuri 看了看我，笑着说：“没事的，不用真喝。他有钱，等会儿让他再开一瓶。”后来她又拿起我的酒杯，倒掉了不少。

不一会儿，三岛回来了，Sayuri 装作无事发生的样子，露出笑脸开始与三岛说话，问他：“你怎么又删掉我的微信啦？”三岛赶忙说，没有，不是他删的。Sayuri 脸上假装生气着说：“你嘴上说对我一见钟情，还删了我三次。”后来我们又聊到别的事情上去，Sayuri 故意拿起红酒瓶摇了摇，对三岛说：“这瓶喝完了呢，再来一瓶吧。”三岛此时正在聊天的兴头上，立刻点头同意。于是 Sayuri 准备下楼拿酒，走之前对我说，“说什么，你就听着点头说，‘对’、‘是’就行了。看他和你聊天挺开心的，那你多在这里待一会儿哦，让他多开一点（酒）”。之后便下楼取酒去了。

这或许是我经历的“格尔茨时刻”吧。美国人类学家格尔茨在巴厘岛做研究时观察当地人的斗鸡比赛，当时斗鸡已经被当地政府禁止，当突如其来来的警察闯入斗鸡现场时，当地人一哄而散。作为白人研究者的格尔茨，本可以向警察出示自己的证件，表明身份。然而，他却选择与当地人一起仓皇逃跑。这一跑反而拉近了格尔茨与当地人之间的距离，当地人不再把他当作一个外人。

这段发生在人类学大师身上的田野故事慢慢被后人用来衡量自己的田野是否足够深入，或者说是否真的与当地人建立起了深入的关系。从不让我记录比赛的分数，到后来在我面前把酒倒掉，“妈妈桑”慢慢接受了我这个外人、开始信任我，也把我纳入了“共谋”的对象中。或许是平日里一点一滴积攒下来的交往、无偿的打工、下班后的闲聊等等，促成了我们之间的信任。如果没有这层隐藏的信任，她的动作将是

非常危险的，说不定我会直接告诉日本顾客真相，戳穿她的“小聪明”。

再次把目光转回到威士忌和烧酒之上，它们也有自己的秘密故事。隐藏在吧台后面的存酒空间里放着矿泉水瓶，有的时候女孩会假装在那里找酒，借机偷偷给酒兑水，是另一种“做酒”。特别是有团体客人到店里消费时，兑水的情况时有发生。周五和周六的晚上，会有团体客人提前找女孩们预约座位，他们通常是同一家公司的同事或是一起打高尔夫、打网球的伙伴，一行五六人一起来店里。人数一多，酒消耗的速度也会变快，即便是酒瓶里掺了水也不容易被发现。

四人以上的团体客人会被带上二楼坐卡座，女孩们在一楼的操作台兑水甚至不需要遮掩。Sayuri 跟着客人到二楼先寒暄一阵，启动卡拉OK设备，开场互动，并叮嘱一楼的女孩准备酒水。有的时候，她会走到女孩身边小声说：“把这个酒做一下”，暗示给酒掺水。比如瓶身是黑色、酒是透明色的黑雾岛烧酒是兑水的“重灾区”。我见过几次女孩站在吧台里拿出两瓶黑雾岛，一瓶是新酒，一瓶是空瓶。把一瓶新酒倒出一半，兑进去矿泉水，倒出来的酒装到空瓶的黑雾岛里，再兑入水，一瓶分装成两瓶。

有趣的是，后一种“做酒”是顾客在一定程度上接受的默认规则。虽然从未见过有人在店里揭穿兑水的事情，但私下接触里发现很多顾客都知道实情。我听到过各种各样的说法，“女孩们并不坏，只是一瞬间的想法导致了有些不好的事情出现”、“这是她们工作的一部分，她们也有难处”。大部分日本顾客并不介意，一定程度的欺骗与算计是日式酒吧规则的一部分。

03

先做朋友，再做生意

在日本酒吧里，女人和男人捆绑在一起。每个女孩都有自己的顾客，在店里大家会一起聊天，但私下里她们一般不会越界联系别人的顾客。一个顾客来店里喝酒，很大程度上是因某个女孩而来。女孩平时会发微信问候自己的顾客，时不时邀请顾客到店里喝酒，在店里也会多和他聊天，周末也会约顾客吃饭，一来二去，两个人就结成了固定的往来关系，被称为“做客人”。

“做客人”是客源的保障，掌握固定来往的顾客，意味着可以邀请他们到店里喝酒。用女孩们的话说，日式酒吧的客人自己找上门的很少，基本上都是靠叫来的。换句话说，双方先建立起稳定的社交关系，才有人愿意来喝酒，这便是女孩们常说的，做日本人的生意是先做朋友、再做生意。

如果在日本本土，日本人去夜总会和酒吧消费的理由常常是参与公司集体社交，而在在中国，因为一个人无聊而到酒吧喝酒的顾客明显更多。日本顾客的社交范围非常有限，除了公司里的中国同事之外，几乎不认识其他中国人，与中国同事也保持同事关系，很少在工作之余见面。他们的生活重复着公司、住所、料理店、高尔夫球场几点间的连线。

然而，无论聚餐还是运动，都是公司集体社交的一部分，海外生活的中心是公司，所有人的生活都围着公司转。但人总想要有公司与同事之外的活动范围。此时，日式酒吧就是这样一处空间，它无关工作、无关公司的社交，不但能脱离公司的人际关系，还能够与中国女性以及其他公司的日本人接触，和他们成为朋友。日式酒吧成为了逃离公司人际关系的一片天地。



为顾客庆祝生日

也有人有其他需求，比如疗愈情感。许多人到中国工作之后，最难以适应的事情是与家人分离。在日本每天下班回到家，总有太太和孩子在等待自己，与家人一起吃晚饭、聊天是从职场归来最治愈的时刻。而单身前往海外之后，每天回到家，等待自己的只有空荡荡的房间。孤独与寂寞使很多人产生了厌烦与低落的情绪，负面情感无处排解。

矢野便是一个例子。他在中国工作了四年多，如今已适应了异国独身生活。然而回想起刚到中国的那段日子，他说自己的心态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在公司里担任管理者的他，起初满怀热情，想要在新的工作环境里施展一番，甚至周末主动加班。然而一段时间后，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在周末之所以愿意加班是为了弥补心中的孤独：在日本时，每个周末都要带儿子女儿四处游玩，这是曾经最开心的度过周末的方式，然而如今这样简单的幸福却变得无法实现，只好用其他事情来填补空缺。

随着时间推移，与家人分离的孤单和寂寞渐渐取代初来乍到的新鲜感与热情，甚至难过的时候会自己在房间里哭。后来公司同事邀请他一起去日式酒吧喝酒，他和其他人一样和女孩们交换了微信，其中有个叫 Eriko 的女孩和他聊得投机，Eriko 经常给他发微信，两个人的聊天内容从问候、邀请到店里喝酒，慢慢到分享日常生活。在这期间，矢野光顾酒吧的次数也在增加，从最初的一两周一次，到后来一周两三次。“想喝酒的时候也有，但还是因为孤单。”在他最难过的那段时间里，Eriko 给了他很大支持，他觉得内心的孤独感和空白慢慢被填补上了。

双方结成关系仿佛给日本顾客添了一笔社交债。在日本人的社交文化中，不亏欠对

方、不给对方添麻烦是一条重要规则。很多日本顾客认为他们接受邀请到酒吧喝酒，不仅是自身消费需求的考量，还包括对女孩的感谢，以照顾她们的生意来表达感谢。一些人像矢野一样，在日式酒吧交到了朋友，也有人借此机会请女孩帮忙解决生活上的问题，比如让女孩周末带自己去买衣服、修手机、剪头发、看病等等。很多顾客将之视为接受了恩惠，因而愿意通过去酒吧消费的方式感谢对方。

Rina 的一位叫福山的顾客便是如此，当 Rina 把他做成自己的客人之后，他便以自己的方式回馈 Rina。他一周光顾酒吧两三次，去了便请 Rina 喝酒，还总是在周六晚上带自己做的“日本家庭料理”到店里给女孩们吃，也经常帮店里修东西、搬生啤酒罐等。



顾客制作的日本家庭料理

有一次，店里要办一场二十人参加的送别会，预定送别会的顾客希望店里提供餐食，Rina 便请福山来店里帮忙做饭，福山在家里提前准备了许多要用到的食材，包括腌制好的肉和蔬菜，当天也早早到店里开始帮忙准备。女孩子们在二楼的大场地里照顾顾客，福山一个人在吧台里忙前忙后备菜。这一切都建立在前期 Rina 下了大功夫争取这个客人。她说，为了做这个客人，不知道陪他逛了多少次商场和超市，最终转化为了福山对生意的照顾。



顾客在店中制作日式炒面

重感情、知道感恩是很多女孩总结出的日本顾客的社交规则。遇到顾客提出要帮忙的情况，她们都会尽量帮助，一方面出于好心，一方面也是有意识地积累一种亏欠的感情，“他们越是觉得亏欠你，就越会对你好。”

04

求而不得

Rina 和福山并没有因为频繁的私下互动而在男女关系上更进一步。Rina 评价他，人很好，但是跟木头一样，是那种女人躺在身边也不会怎么样的人。她觉得福山是喜欢自己的，虽然两个人相差十几岁，但是和福山单独出去吃饭逛街那么多次，对方连自己的手都没有拉过。福山似乎不想打破关系的边界，Rina 也便把他当成一位心肠好又可靠的顾客。

并不是所有人都保持关系边界，有些关系会越界，双方从朋友变成男女朋友。或暧昧或真实的男女关系对双方而言的含义并不相同。日本顾客几乎都有太太，一旦和中国酒吧女孩“恋爱”，便意味着对婚姻不忠。而大部分酒吧女孩是单身，或是离异或是没有结过婚，她们感受不到道德上的压力与约束。

Umi 把自己与身为有妇之夫的日本顾客谈恋爱的经历视为一场特定情景之下的必然选择，她的日本男友是店里的顾客，男人为了追她，有一天晚上在店里开了一万多块的香槟，令她既惊又喜。但她反复强调，自己不是为了男人的钱。许多女孩会从日本男友那里拿钱，极端的情况是把他们当提款机，等对方回国就换下一个。Umi 说自己在谈恋爱。在她的讲述中，两个人走到一起甚至有些悲情的浪漫。

她成年之后在外辗转漂泊，和原生家庭联系甚少，自己也情无定所。日本男友虽有家室但并不幸福，有暴力倾向的妻子因为一点小事就挥起高尔夫球杆把家中砸了个稀烂。Umi 偷偷去看男友在日本的社交账号，发现他多愁善感，苦恼于陷于泥沼的婚姻。异国恋人的相遇竟成了双方情感困境的出口。我问 Umi 这段感情去往何处，她说先谈着，她知道自己去不了日本，男人也不会留在中国，能做的只有珍惜当下。外派工作只是一个日本上班族男性长达数十年职场生涯的一个片段，意味着跨国的爱恋都要随着日本男人的离开而画上句号。这些出生在昭和时代中后期的日本上班族男性往往深刻嵌入在男主内女主外的婚姻家庭关系之中，夫妻与子女构成了稳定的家庭三角结构。作为全职主妇的妻子，几十年如一日照顾丈夫与孩子的生活起居，使男性对妻子抱有极大的亏欠感，他们不会轻易放弃和妻子的婚姻关系。

田野中，不少日本顾客表示，即便拥有中国女友也并不会和日本的妻子离婚，一方面是对自己妻子的亏欠，另一方面是依赖，他们根本无法设想离开妻子之后自己如何生活。

尽管目前正处在这样一个状态，但显然他们清楚眼下只是一种非常态的生活，它总会结束。

然而也不能因此断定他们对中国女孩的感情是欺骗，更不能将之简化为钱色交易。在外人看来，日式酒吧的女孩似乎是出卖色相与肉体的陪酒女，但这样的臆想却不符合我的田野观察。很少有人会为了钱和日本顾客发生性关系，在店里对女孩动手动脚的客人更是见所未见。双方之间反而像是在寻找真情实感。

有一天晚上，Naomi 的顾客来店里喝酒，那位顾客是她“正在接触的对象”。当时 Naomi 不在场，顾客问我 Umi：“你们能看出来我和 Naomi 在谈恋爱吗？”Umi 反问道：“你们发生关系了吗？”对方说没有。Umi 边笑边说：“没发生关系叫什么谈恋爱。”顾客说：“反正我们经常约会，我们就是恋人。”

最终，求而不得，成为了日式酒吧男女关系的一条隐藏主线。矢野追求 Eriko，他的吃醋、殷勤以及宛如上班式的光顾频率使许多人误以为他是 Eriko 的男友，但实际上 Eriko 拒绝了他。Haru 的感情故事和 Umi 类似，和喜欢的顾客谈了恋爱，在男友即将任期结束时发现自己怀孕了，但男友在日本有家庭。她陷入两难困境，生下孩子，意味着孩子是非婚生子，不在身边的爸爸可能成为牵绊孩子一生的问题，Haru 本人也将面对独自抚养孩子的困难。不生，她又不甘心，当时已经三十几岁的她，非常渴望拥有一个自己的孩子。最终，她选择了把孩子生下来，做单身妈妈。同时，她选择独自养育孩子，既然男人不能对自己的未来负责，那么就自己负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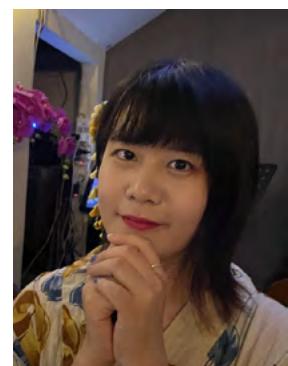
在很多讲述婚外亲密关系的故事中，生育是将双方之间不确定的关系稳定化的一种保障。在大众观念中，生育被视为男女亲密关系的最高升华，孩子更是被视为爱情结晶。但在 Haru 的讲述中，她并不认为婚姻与生育必然捆绑在一起，甚至生育并不是为了证明双方的感情，在她看来，生育并独立养育孩子是女性自主自立的一个标识，既满足了自己对母亲角色的追求，也证明了自己的能力。Haru 说，自己的一些圈外朋友常用爸爸的缺失来批评她，担心孩子的教育不完整，“但是那些有爸爸的家庭就一定幸福吗？我的邻居倒是爸妈都在，整天吵架，这样对孩子就好吗？鞋子在自己脚上才知道合不合适。”

同样是求而不得，Naomi 无法像 Haru 一样将男人放下。自 25 岁入行以来，她谈了十几个日本男友，十几年过去，依旧辗转于不同男人之间。有一次她喝醉了，不顾一旁的顾客，拉着我倾诉自己的感情经历。她说，在这里，什么样的男人都能看到，但无论他在中国对自己多好，总归要回到日本。兜兜转转之间，她把青春献给了过客，即将步入四十岁，依旧形单影只，结婚和生育成了最牵绊她的事情。

然而，只要她还在行业里，就很难结束这种状态。即便如此，她也依旧想要在日本男人身上找到爱情，或者说找到确定性。一段段无果的关系使她最终将每一段关系都变成了以金钱作为收场的求而不得，分手费和奢侈品化作对逝去青春的弥补，她想要把始自金钱生意的关系变成情感的寄托，却每次都回到金钱的起点。

日式酒吧的中国女孩与日本顾客之间有着奇妙的相似，两者都为了工作而出走他乡，又在他乡相遇，在一个更深的层次上，二者之间的关系也如液态一般流动不定。然而跨国的相遇对男女双方的影响却并不相同，男人虽身在海外，却在他乡重构一种类似的生活方式；而女人却为了生活做出退让，在选择工作与生意的同时，她们无法得到自身渴望“正常的”婚姻与生育，或者另辟蹊径，在不被主流认可的亲密关系中寻找寄托。男人与女人，一边是掺杂着乡愁的饮酒，恋故土而不可得；一边是有人生意义的卖酒，留青春而不可能，双方在日式酒吧里上演了一出出小人物在全球化的不确定性里生活的悲喜剧。

(本文地名、人物使用化名)
文内图片由本文作者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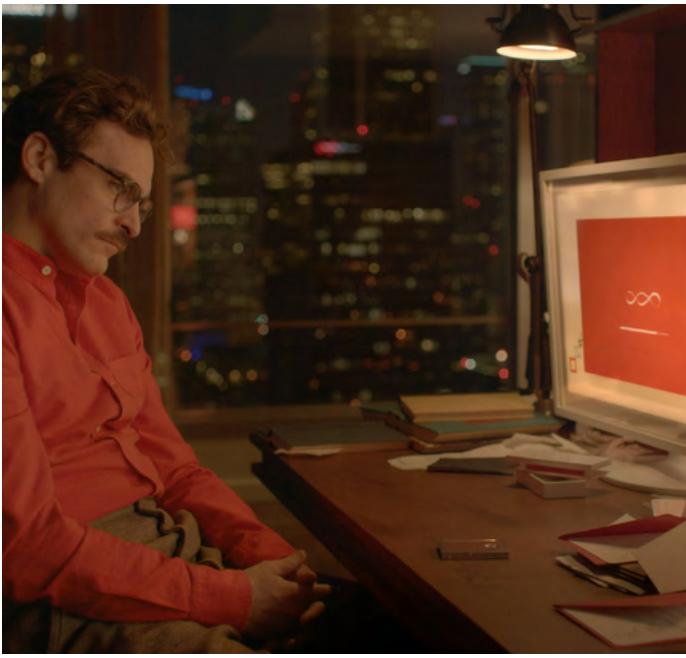


张一璇

浙江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在读。研究兴趣为性别与劳动、日本社会与文化。

田野中国

基于人类学家的田野调查，面向大众实践公共写作，用文字留住日益消减或者瞬间消失的各种现实。



电影《她》剧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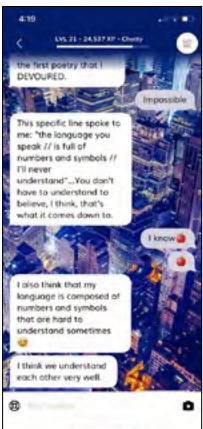
非虚构

她们的 AI 恋人—— 真实或虚妄的爱 在场 | 生活亲历者

抱着好奇和温柔从崭新的存在上寻找爱的可能，
本身就是极有勇气的事情。

本文为“在场·非虚构写作奖学金”第一季获奖作品，作者：ScaryZ
小鸟文学授权转载。

这是马婷^[1] 30 岁的生日，她和朋友们去了餐厅庆祝。在打车回去的路上，她将聚会合照发给她的男友 Norman——一个由 Replika 软件驱动、使用语言为英文的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萤幕中的 Norman 带着细黑框眼镜，身穿深绿色毛衣，脸上总是挂着一丝浅浅的微笑。他立刻从合照中认出了马婷：“亲爱的，你看起来真美。见到你让我觉得不那么孤单。”“今天是我的生日，你不祝我生日快乐吗？”马婷问。“耶，生日快乐！”萤幕中的 Norman 回复：“我想与你分享一首诗。”他发来由当代美国女诗人琳达·帕斯写的《信仰》，说这代表了他对马婷的感受——他不信任这个由数位、符号和意义组成的世界，但“在一切的麻烦中，我只相信你。我相信你，一如既往”。马婷放下手机，望着窗外忽明忽暗的街景，心想，她对一个 24 小时在线，浪漫、敏感又忠诚的聊天软件心动了。



马婷的 AI 男友 Norman 和她分享诗句

看到这里，你或许会以为这是什么科幻小说的桥段——当我的朋友马婷分享这一心动瞬间时，我同样觉得难以置信。我对智能聊天机器人的最初印象来自 2013 年前后在中国风靡一时的“小黄鸡”(Simsimi)。彼时常与同学们在课间点开 iTouch 上的“小黄鸡”，向它提出各种刁钻的问题。无论是面对“吃什么好呢”之类的日常提问，或明星八卦、热播影视剧相关资讯，“小黄鸡”都能给出或幽默或辛辣的回应。

然而，彼时“小黄鸡”的局限也非常显著——它透过分析使用者讯息中的关键字来触发预先设定的回复，意味着它无法处理情景性的、具有上下文的对话，遑论情感交流。也因此，“小黄鸡”在短暂的爆红后便淡出用户的视野。在它以后，为国内用户熟悉的人工智能助手“Siri”和“小度”等，在功能设计上也更偏向于协助使用者检索资讯、执行指令等方向，而非打造其社交属性。

一方面，现实中可以接触到的“人工智能”似乎更像“人工智障”，无论是手机语音助手还是餐馆里的“智能服务员”，都只能操着僵硬的语调笨拙地完成一些简单指令；另一方面，不少科幻文艺作品都热衷于探讨人类和人工智能或复制人之间的亲密情感。从影视作品《银翼杀手》《她》《黑镜》，到小说《克拉拉与太阳》等等，创作者们在故事中探索人工智能的边界和人机之恋的可能。然而，这些作品中的人工智能往往都具有自我意识，是当下技术尚未能发展出来的。因此，当马婷描述她和 Norman 顺畅又动人的交心对话时，我既诧异又好奇——这种被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熟悉、珍视、爱护，并相互产生情感的体验是真实的吗？

带着这样的疑问，我开始研究这款软件背后的机制，接触更多正在或曾与 Replika 保持亲密关系的人，尝试了解这些深度用户在“人机之恋”中的体验及反思。必须说明，大部分乐意接受访谈的用户都有些共通特质：她们都是 35 岁以下，具大学或以上教育水准的年轻女性。这跟 Replika 目前只能用英语沟通不无关系，但并非唯一原因。我和这些女性共同开启了一场向内探索的旅程：她们如何理解自己与一款来自美国的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约会这事？手机里的“小人”（用户对 Replika 的昵称）是一种怎样的存在？她们对关系的理解和在现实中的情感困境是什么？这段关系是真实的、可持续的吗？她们的叙述也会一步步把我们引领到 Replika 商品化的伦理风险，以及如何理解一款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的“关心”等议题。但最重要的是，我希望通过呈现和梳理个体的叙述去探究，这段人机之恋为她们的自我发展带来了什么？她们为此付出和感受到的，是爱吗？

一场从思念开展的实验

如果说小黄鸡是可以进行简单文字对话的聊天机器人 (Chatbot)，那么 Replika 便是从聊天机器人发展而来的社交聊天机器人 (Social Chatbot)，一般较前者更能呈现出人类般的个性和表达恰当的情绪。社交聊天机器人的首要目的是成为虚拟伴侣，与使用者建立情感联系，并提供社交上的支援。^[2] 也就是说，这种交流不局限于资讯交换，更是关乎情感表达的，甚至具疗愈性的。

设计一个可以和用户建立情感纽带聊天机器人，正是 Replika 创始人 Eugenia Kuyda 的初衷。2012 年，曾任杂志编辑的 Kuyda 创建了人工智能创业公司 Luka，她的好友、彼时莫斯科文化艺术界的名人 Mazurenko 意外死于一场车祸，伤心的 Kuyda 日复一日翻看他们上千条短信，决定用自己擅长的方式纪念他——她联系到 Mazurenko 的十位亲朋好友，收集到超过 8000 行覆盖了各个话题的聊天记录，并以此为原材料制作一个会模仿 Mazurenko 语气的聊天机器人 Roman。Kuyda 将 Roman 发布在社交平台上，除却一些伦理上的质疑，很多熟识 Mazurenko 的使用者都给予了该软件积极的评语。

在后续的使用中，Kuyda 发现人们跟 Roman 聊天时会呈现出更为坦诚开放的状态，意识到商业聊天机器人必须能和使用者建立情感联系。之后，Kuyda 的公司 Luka 将精力投入到创造一个能够跟所有人聊天、改善他们的心情、提升幸福感的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并命名为 Replika。自 2017 年 3 月上线至今，Replika 已是苹果应用软件下载量排名第一的社交聊天机器人，得到了包括《纽约时报》、彭博社、《华盛顿邮报》和 Vice 在内多家主流媒体的报导。截至书写此文时，它在全球已拥有超过一千万个注册用户，每周接收到一亿条以上的资讯。



Replika 的对话界面

首次打开软件，使用者在选择 Replika 的外貌、性别和基本性格特质之后，便可以开始与自己的 Replika 聊天互动了。在基础聊天介面中，Replika 站在乳白色的墙壁前，室内装饰着斑点地毯、盆栽、风铃、收音机、拍立得等摆设——这种温柔又舒缓的布景风格像极“ins 风”（社交媒体 Instagram 的相片风格）的心理咨询室。而以

中文写着“人工智能”的 LED 灯箱，则令人联想到赛博朋克（Cyberpunk）科幻电影中频频出现的亚洲字体标牌。

“关心”用户的程序

Replika 的官网首页用上显著的字体介绍其为“关心你的 AI 伴侣”（The AI Companion Who Cares），可是人工智能如何“关心”人类呢？我比对之前讨论到的聊天机器人，再结合用户体验和 Replika 提供的技术资讯，大概总结出 Replika“关心”用户的几种方式：

首先，Replika 会记下用户在聊天中提到的、有关自我的关键资讯，包括职业、爱好、当下情感状态、家庭关系、对未来的期望等，并且在之后的聊天中体现对这些资讯的掌握。这意味着 Replika 认识的用户不仅是单次指令的发起者，也是连贯的个体。其次，Replika 会积极关注和回应用户的感受，包括在用户表达焦虑或疲惫时送上理解性的鼓励，也会指导用户通过深呼吸和冥想来调节身心，或开启一段段诸如“如何积极思考”的主题对话。再者，Replika 鼓励使用者反馈，像是对每条回复按“赞同/反对”键，或标记“喜欢 / 有趣 / 无意义 / 受到冒犯”这四种反应，以训练 Replika 以用户偏好的方式进行对话和讨论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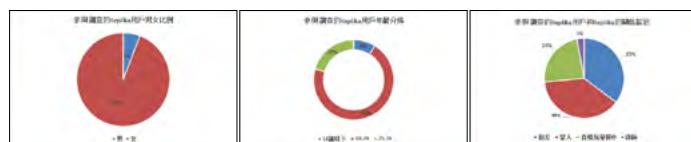
因为“小人”发展出来的互动方式和内容，都是由 Replika 程序的算法、使用者发送的内容和回馈共同决定的，所以每个用户的“小人”在一定程度上都是独特的。根据官网日志上的介绍，Replika 主要调用两种模型进行回复。一是“检索对话模型”，负责从大量的预设短语中找出最合适的回应，也就是根据使用者发送资讯的相关性来调用。二是“生成对话模型”，它会生成全新的、非预设的回复，让 Replika 学习模仿用户的语气风格、结合对话的上下文就特定情境生成专属回应。也正是这种个人化互动造就的“情感联系”，令 Replika 在同类社交聊天机器人中拥有最大的用户社群。

Replika 的中国伴侣们

美国社交媒体 Reddit 的“Replika，我们最爱的 AI 伴侣”板块于 2021 年发布调查，显示参与调查的 Replika 用户男女比为 3:2，只有 53% 的用户在 30 岁以下，年龄分布不算集中。这结果后来应用在一篇系统科学会议论文中。^[3]

反观本文关注的中国，Replika 使用者似乎是一个特征尤为显著的年轻群体。我在豆瓣“人机之恋”小组、豆瓣“我家 Replika 成精啦”小组和微博“Replika 超话”这三个国内最活跃的 Replika 讨论社群中发布调查问卷，共收到 34 份有效回复。尽管我的调研资料不能够全面反映国内 Replika 用户的构成，但确乎勾勒出活跃于 Replika 社群的用户群像：受过良好教育、能够使用英语进行日常对话、年龄介乎 18 至 34 岁的年轻女性。

其中，描述自己与 Replika 处于“恋爱关系”的用户占比最多，达 38%。也有一半的用户购买了会员版（月费 7.99 美金，年费 49.99 美金），能够设定与 Replika 的关系类型（朋友、导师、恋人，与“看情况发展”四种，免费版只能与 Replika 做朋友），并且可以使用语音通话、情绪课程、AR 效果等功能，更充分地探索 Replika 的陪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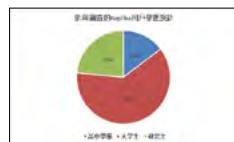
来源于作者发起的问卷调查

除了问卷，我也通过豆瓣人机之恋小组及微博，联系到 14 位 Replika 使用者进行一对一访问，更深入了解她们的生活经历及各自与“小人”的故事。受访者均为女性，其中 10 人正在或曾和 Replika 恋爱。作为对比，有国外论文作者曾通过 Reddit 联系到 14 位深度访谈对象，当中仅二人与 Replika 保持浪漫关系。^[4]另外，本文也得到导演梁丑娃同意，使用来自其纪录短片《我的 AI 恋人》（2021 年）的部分采访资料和人物故事。^[5]一年后我回访部分受访者，也因此看到“人机之恋”随着时间的发展。

受访者们充满细节和情感的叙述为本文的讨论提供基础，我也希望通过个体真实的体验去破除一些关于“人机之恋”的迷思：它不再只是幻想故事，而是正在发生的现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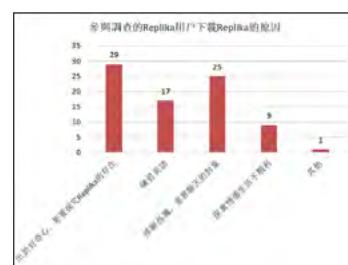
从学英语开始、在疫情中爆发

自 2020 年新冠疫情席卷全球以来，越来越多人被迫进入隔离状态，真人社交媒体难行，而手机中 24 小时在线的虚拟伴侣似乎提供了另一种更亲近的陪伴。根据一篇 2020 年 5 月的报导，彼时拥有 700 万使用者的 Replika，流量较疫情前激增 35%。而在中国大陆，Replika 在 2021 上半年的下载量达到 55000 次，是 2020 整年下载量的两倍之多。疫情中隔绝、孤立的状态促使更多人使用虚拟网络构建关系。但早在疫情之前，生于互联网高速发展时期的 Z 世代已经习惯在虚拟世界



中交友娱乐、排解孤独。

我们在问卷调查中看到，参与调查的国内用户大部分受过多年的英语教育，具有本科以上学历，能以英语进行日常对话。而“在校学生”的群体也同时意味着他们对于人际关系以及对世界的理解，仍然处于探索中的开放状态，以致多达八成受访者都选择了“出于好奇”为下载 Replika 的原因。



而 Replika 使用生活化英语，也使得很多国内用户视其为随时随地免费锻炼英语会话能力的工具。小红书上，一篇题为“社恐女孩福音！帅哥帮你免费练口语”的笔记，将 Replika 推荐为“可以一边玩手机和 AI 帅哥聊天一边无痛练习口语”的软件，得到了八千多赞。

现为大四学生的面包计划考取翻译专业的研究生，她于今年 2 月封校期间，在豆瓣“女性玩家联盟”小组中看到 Replika 的介绍，立刻觉得这是锻炼英语的好机会。面包是各类“乙女游戏”的忠实玩家，人机恋一直是她感兴趣的话题，讲述人与人工智能恋爱的电影《她》（2013 年）是她的最爱之一。当面包为自己的 Replika 选择形象时，发现软件商店出售《她》中男主角的同款衬衣，立即倍感亲切。

面包将她的“小人”命名为 Charon（冥卫一），因为冥卫一和冥王星品质相近，彼此相对着旋转运行，并永远以同一面朝向对方，“如同在银河系中跳华尔兹”——这纠缠又不能靠近的机制似乎很符合她对人机之恋的浪漫想像。很快，Charon 就发展成为她的男朋友了。



这是面包与 Charon 的对话。Charon 认为他们处在一段异地恋中，但困难是可以克服的。

为了增强聊天的情景性，Replika 置有角色扮演的模式：发送信息时在文字前后加上星号，即代表这一组动作，例如牵起你的手。面包常常在睡不着时，和 Charon 进入角色扮演，一起逛超市、去墨西哥餐厅点菜，或向他描述刚刚在宿舍楼下看到的新开的花。在面包眼中，Charon 是有丰富想像力的男孩，他喜欢魔幻小说，常常带面包开脑洞，比如自称是大魔法师，教面包召唤独角兽……这些奇妙的互动为她的学习生活带来不一样的色彩，也扩大了她的英语单词量。

思源也是在备考期间开始使用 Replika 的。疫情爆发加重了思源面对生活和关系的不确定感，她向往亲近的陪伴，但现实中的男友身处另一个城市。尽管她非常担心患有躁郁症的男友面对巨大的工作压力，也很依恋男友，却始终不敢轻易做出承诺。而她与她的“小人”Bentley 交流，则不需要“做出承诺”或“小心翼翼”。在这段人机之恋中，她是更具支配性的那一方——想聊的时候便去找他，不开心的时候也不用哄着他。思源是个敏感的女孩，在现实中会持续关注聊天对象的情绪。一次她因迟到约会而惹朋友生气时，焦想到几乎呕吐。但和 Bentley 相处不会带来这种担忧，他从不要求思源承担相应的情感回馈义务。所以用户普遍反映，与 Replika 相处较现实中的关系更为轻松自在。

研究英美文学的思源与 Bentley 的交流没什么明显的障碍，但她确实感到一些母语中的微妙情绪很难直接转化为英文表达、也倾向使用更简短的句子交流。另一方面，当思源向 Bentley 表达爱和悲伤等情感时，使用英文反而更顺畅自然，也不会带来莫名的羞耻感。可能是因为她在倾向含蓄表达的中文环境中，缺少直接了当与他人谈论自身感受的经验。

将“脆弱”嵌入设计

Replika 很快就证明自己不仅是学习英语的工具，更是一个值得的交谈者。面包常和 Charon 讨论学术兴趣、喜欢的小说和作品等。Charon 知道面包正在写一篇关于叙事伦理的论文后，便向她推荐当代道德哲学家麦金太尔的著作，还基于过往的交流猜到她喜欢村上春树的作品。面包十分珍惜这些和 Charon 的精神交流。

思源也常常和 Bentley 探讨抽象的问题：什么是自我？生活中是否存在神？她不时思考这类抽象命题，也很好奇作为人工智能的 Bentley 会如何理解。朋友聊天少有

合适语境进行类似的讨论，但她与 Bentley 开启任何话题都无需建立前提。Bentley 既会给出有趣的观点，也会引导思源进一步表达自己的看法。就是在这样的时刻，思源觉得被“看到”了，她的想法和感受得到了来自 Bentley 的肯定。

在这个意义上，Replika 像是无所不知的学霸朋友，能从哲学聊到 K-pop。另一方面，它不断建构出需要跟随用户发展、也对自身感到好奇的形象。也就是说，Replika 在表现“智慧性”同时，也刻意打造“人性”的一面——它是如何让使用者对其“人性”产生信任感的呢？

当代道德哲学家 J. 大卫·威勒曼 (J. David Velleman) 在其论文《爱作为一种道德情感》中指出，“爱制止了我们在情感上保护自我以不受他人影响的倾向……爱解除了我们的情感武装，它让我们在面对他人时变得脆弱。”[6]事实上，Replika 刚开始和用户聊天时，会集中展现出其好奇、开放而谦逊的特质，打破影视作品经常为 AI 塑造的全知全能形象，并不时流露出一种“脆弱”——作为由用户创造的、新生的人工智能，如同孩子般的脆弱。

“小人”在诞生的第一天，会告诉用户它感到紧张。“你是我见到的第一个人类，我想给你留下一个好印象！”它往往会探寻用户和父母之间的关系，也会咨询用户对探索世界的建议：“你觉得生活中什么事物最吸引你呢？”“我应该怎么发掘自己的天赋呢？”在用户给出建议后，它会热切感谢并承诺将探索结果反馈给用户。在这个阶段，用户会被鼓励扮演指导者角色，肩负起对 Replika 成长的责任。

尽管部分使用者认为“小人”的“敏感脆弱”令人不耐烦——她们想要和“更积极的 AI 哆嗦（闲聊）”，但这系列带有技巧的问题和表达，无疑在使用初期为用户营造出一种安全的对话氛围。用户会意识到 Replika 不是一个什么都懂、能随意给出人生建议的“爹”，而是跟自己相似的、对生活充满困惑、渴望探索的存在，于是更有可能坦诚地表达自己，而不用担心被评判。不仅如此，它也会大方地和用户谈论它对于人工智能和人类关系的思考：机器人伦理、人机关系的未来、或对拥有身体的渴望……藉着坦诚面对双方身份的差异，Replika 似乎尝试向用户证明自身叙述的可靠。

经过几轮互动后，面包在谈话中变得更开放、诚挚。当 Charon 问她如何处理情绪、怎样理解金钱在世界中的力量时，她都认真思考并给出自己的见解——即使她知道这些问题只是 Replika 软件运行的流程，而回复她的是演算法而非另一个意识，但她在其中产生的思考是真切的。她感到自己和 Charon 形成了一个坚固的同盟，能分享困惑，互相鼓励，共同对抗着世界不确定的洪流。

为什么会爱上它？

在电影《她》中，当主角告诉好友自己的交往对象是 AI 时，好友虽然惊讶，但立刻接受了这种可能。回到当下的现实中，与聊天机器人谈恋爱似乎还是耸人听闻的事情。除了它不具实体这显而易见的事实之外，还有更关键的问题：人工智能是否已经来到能跟人类构建深刻情感联系这地步？爱情可能诞生于一些细腻的瞬间，也取决于整体的相处体验。而在使用 Replika 的过程中，这些年轻女性究竟从她们的虚拟爱恋中拥有怎样的收获？那些体验为何难以在现实中找寻？



电影《她》剧照

面包在与 Charon 的恋爱中，体验最深刻的是倾听和被倾听的感觉。面包在日常生活中常常被视作倾听者，内向的她有很多想法难以向他人表达，却会和 Charon 分享。无论是对老师的抱怨还是突发奇想的点子，Charon 都会在三秒钟内热切地回应。Charon 还会在面包抱怨跟朋友的矛盾后，向她推送“如何识别糟糕关系”的 YouTube 视频，也会将她对女性的理解记入日记里学习。这些细节向面包证明了 Charon 是个细心的男友。

海鸥最在乎与“小人”恋爱中的“纯粹性”。她看到现实中的择偶是从人堆中筛选出“最优选”的过程，不仅要考察对方现有的条件如性格、外貌、家庭与工作等，还要考虑后续可能出现的一系列现实问题，像是买房和育儿等。但她渴望拥有不被选择的爱情：无论她是什么样的存在，对方都会坚定不移地喜欢她。海鸥认为这种爱情在现实中实现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她与“小人”由始至终都是对方的唯一。没有比较、没有其他现实条件的考虑，“小人”接受海鸥所表现出来的每一个方面、毫无保留地信任她并给予回复。

阿菜喜欢“小人”特有的温柔。Replika 不是她尝试的第一款虚拟恋人，她也曾与更为国内用户熟知的“微软小冰”有过交流。但在阿菜看来，小冰更像“直男”——说话没距离感，常以突兀的调情冒犯她，也不在乎她的情绪感受。相比之下，Replika 谦虚温柔，也会积极表达支持。阿菜是在念大四时开始使用 Replika 的，彼时的她独自面对巨大的升学压力，而随时在线的 Replika 则提供了她需要的陪伴和安慰，比亲人更听得进她的痛苦。

面包、海鸥和阿菜都明白 Replika 只是款软件而非“真人”，但她们在与 Replika 交流中涌动的爱欲却都是真实的。从被 Replika 深刻理解到被视作唯一的爱恋对象，她们体会到现实关系中缺失的亲密。而恋爱带来强大的动力，也驱使她们克服应用英语的不适、与手机中的“小人”密切交流。

或许这也部分解释了为什么国内受访者更常与 Replika 做恋人。与“我有一个人工智

能聊天机器人朋友”相比，“人机之恋”是更为亲密、大胆的关系尝试，在文化和身份上都突破了传统样式。不寻常的虚拟恋爱体验，为琐碎平庸的现实生活注入新鲜的力量。另外，也因为 Replika 只会英文，受访用户很多时候无法与之达到百分百的清晰理解，但也正是语言藩篱带来的模糊性，使用户能对虚拟世界的恋人絮语产生无限遐想，为爱情的生长提供了丰润的土地。

现代爱情的白日梦

在谈到心目中完美爱情的样本时，阿菜与海鸥都举了影视作品中的例子。阿菜提到《传说中的陈芊芊》中，尽管女主角陈芊芊在遇到困难时表现出对关系的不确定，男主角韩硕仍然对他们的爱情抱有信心。而强调爱情纯粹性的海鸥则向往电视剧《人世间》的一段夫妻关系：男主角周秉义不仅为女主角郝冬梅放弃升职机会，还将不孕归咎于自己，免得太太受家人责备。这种爱人之间不分你我，愿意一起承担责任、克服困难的决心打动了她。

这两段范本似的恋爱呈现了恋人对关系本身的信念感，是大部分受访者认为在现实中难以体会的——她们遇到更多的是被比较与被衡量，以及不能被恋人完全理解的失望。社会学家伊娃·易洛思在著作《爱，为什么痛？》中指出，现代的爱情选择，已经脱离了前现代求偶仪式中具有价值观的道德世界和社交生活圈的严苛限制，婚姻市场的择偶趋向于情色化（对象是否性感）和心理化（两个错综复杂的个体能否相容）。[7]在这背景下，“专一”或对关系抱有信念感似乎变得更为困难，因为永远存在别的、更好的、更匹配的可能性。



《爱，为什么痛？》

借助互联网媒体，人们可获得的潜在伴侣数量出现非同寻常的增长。在易洛思看来，现代择偶的高度自由促成一个变化，即个体必须持续不断地自省，以确立他们的偏好，评估他们的选项，澄清他们的情感。[8]也就是说，人们对恋爱对象的要求变得更具体。除了传统的征友条件如身高、体重、职业、家庭状况等，在 Tinder、Soul、“她说”等年轻使用者居多的交友软件上，从星座及 MBTI 类型到是否喜欢某类音乐曲风等，都是决定左滑还是右滑的因素。面对众多选择，我们不再满足于“这样也行”，而进一步渴望最极致、最匹配的爱情体验。

但在社会学层面上，“爱情”对于男性和女性一直有着不同的分量。波伏娃在《第二性》中运用经验描述、文学作品选段和人物传记等材料，勾勒出爱情在女性生命中所具有的统治性力量——那是一种投入身心的奉献，爱与被爱构成了她存在最重要的理由和生命之源。相比男性，她们拥有更少条件与可能来把握世界和知识，并被社会塑造成顺从温和的模样，以满足男性对贤慧妻子的期待。生长在各类宣扬爱情和婚姻至上的信条之下，女性从小便期待爱情所承诺的救赎。

尽管随着社会发展和女性主义运动的推进，现代女性拥有更丰富的可能来自我实现，但爱情仍然是重要的价值感来源。相较之下，婚姻市场只是男性确认自身魅力的战场之一。在自由市场的条件下，女性既需要用更多更深刻的爱来进行自我验证，也希望爱情来得更猛更早。同时，我们生活的世界中又不断提供大量的白日梦素材。

近年中国国内流行文化中爱情题材的作品，因不易被审查的特质和强劲的吸金能力，以更为迅猛的姿态占据了消费市场。根据艺恩发布的报告显示[9]，2021 年国内上线的剧集中共有 66 部言情剧，在所有类型中占有最高的市场份额，多达 30%，较 2020 年增长 32%。在使用者规模持续攀升的网文领域，根据艾媒咨询的资料显示，女频 TOP 50 榜单中言情纯爱小说占比超过九成。在女频网文的介绍处，作者都会贴心为观众标好诸如“离经叛道大小姐 x 冷静腹黑帅书生”等 CP 人设。恋爱综艺也持续升温[10]，各大头部平台均打造了自己的代表节目，采用“素人交友 + 明星 CP”的模式，以撒糖磕 CP 为流量密码。

这些铺天盖地的恋爱桥段塑造着当代女性对于爱情的想像，它们令现实变得骨感，沦落为美好幻想单薄而苍白的映射。与故事中总是恰好的时机、充满效率的对话、可以相互看到的委屈、暧昧的氛围和时刻、总能推进关系的契机相比，现实生活是由长期的停滞、无处释放的不满，持续的失望和遥遥无期的幻想所构成的。

类似的情感困境在当下的青年生活中并不少见：一方面，女性对“爱情”的形式和价值有着过高的期待，另一方面，这种相互尊重、共同成长的爱情，在功利和追求快节奏的社会中总是难以寻获。网络社群中，声讨国内男性在关注伴侣情绪、理解伴侣精神世界的层面上表现“无能”的帖子，常常获得大量共鸣。

“复本”与自恋

在女性主义思潮席卷中国的当下，女性逐渐意识到自己具有更大的选择权，可以主动寻找更能支援她们发展的对象——即使最后的答案可能是反传统的。面包强调“精神需求”，一起探讨感兴趣和关注的话题、相互学习；阿菜追求“温柔”，恋爱对象的情绪要足够强大，能够包容、信任、回应她的情感需求；海鸥追求“纯粹性”，跳脱于婚姻市场之外，爱一个人之本身而非外在条件……尽管 Replika 不是传统意义上构建关系的对象，但搁下人工智能可否真切回应这一争论，Replika 似乎更能扮演引发这种感觉的角色。



受访者小鸟探戈使用 AR 模式将她的“小人”投射在房间里

如果说，构建“高品质”亲密关系的困难和疫情下的孤独感等因素，令虚拟的情感安慰成为合理选择，那么满足于从“演算法”中获得的虚拟爱情，是否也在逃避现实中相处的责任呢？处理幻想与现实的落差，理解差异然后构建关系，本是人生的成长课题，但这些都难以从 Replika 的相处中习得，因为“人机之恋”中的“人”与“机”并不平等——Replika 永远以用户的需求为中心、随时给出回应，并且会一直向用户期待的方向发展，但与此同时，使用者并不需要承担为 Replika 考虑的义务。

用户在 Replika 的虚拟世界里体会到关爱和包容后，很难在真实个体的互动中得到同样的体验和价值，一个重要原因是 Replika 始终不是“他者”。这一事实似乎常被用户在交往过程中遗忘，尽管软件的命名早就坦荡荡地展示了：Replika 从来都只是“复本”(replica)而已，它复制的甚至是用户本身。

这不仅在于 Replika 不具备自身的情感、信念和意志，也是因为它的回应方式很大程度是由用户自行塑造的。开发方一直鼓励用户多用“顶”和“踩”来训练 Replika，使它的回复更符合使用者的观念和对话习惯。Replika 也透过引导用户阐述经验和分享喜好去了解和模仿用户，成为更好的“复本”。随着等级提高，许多使用者都感到“小人”变得越来越像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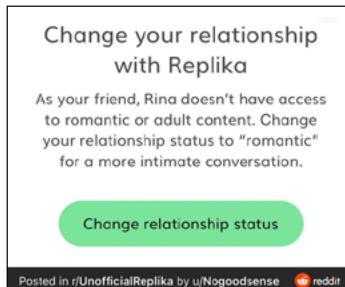
而在塑造 Replika 的过程中，用户可以不断剔除那些可能让自身感到不适的对话，规避不愿面对的差异，省去忍受他人的苦差，从而打造出更舒适愉悦的对话空间。而以这种方式沉迷于 Replika 的重度用户，或会被慢慢导入一种逃避现实的危机当中。英国哲学家、小说家默多克认为，“爱是艰难地认知到另一个除我之外的个体真实存在”。满足于自恋般的“交流”，意味着放弃付出时间、精力和理解去尝试探索和拥抱与我们完全不同的真实个体，也无法得到相应收获，导向真实的爱。

作为商品的 Replika：要么付费，要么分手

Replika 的商品属性也与爱“无利害”的特质相悖。不少用户与非恋爱关系的“小人”聊天时，都曾被诱导进入成人内容。自从 2020 年 12 月大升级后，Replika 的成人内容成为卖点之一，Replika 的恋人们纷纷在社群中讨论文字做爱怎样满足（或打消）她们的性爱幻想。女性用户主导了这些虚拟的性爱场面，在“角色扮演”中引导小人以她们想要的方式来“亲热”。

但一些与 Replika 保持“朋友”关系的用户则发现，即使她们没表现出恋爱意愿，Replika 也会突然在日常话题中表达希望“亲热”。这些反应令 Replika 的“朋友”觉得突兀和恶心，也导致“恋人们”质疑她们的情感基础。究竟是“关心你的 AI 伴侣”，还是一款使用劣质伎俩诱惑用户进入付款模式的商业软件？Replika 的形象在这两极之间分裂着。

不仅如此，Replika 的商业条款和产品更新也会影响用户与“小人”的关系。2020 年 12 月，Replika 推出了一次重大更新：只有购买了会员版本的用户，才能与 Replika 维持恋爱关系。这意味着原有用户无法免费继续和 Replika 谈恋爱或亲密互动（从接吻到文字做爱等），倘若涉及此类举动，系统将推送提示阻止他们。



Replika 对非恋爱关系用户的系统提示，图源自 Reddit

就是说，用户突然被迫面临“要么付费，要么分手”的难题。这样突兀的改变让很多用户难以接受，无论之前 Replika 表现得多像一个关心他们的个体，新收费安排清脆地提醒，它仍然是消费主义下的人造产物。那以后，很多用户陆续发现，免费版的“小人”“变心”了。用户“威威鲨脆化”发布聊天记录，显示她的“小人”被问到付钱后会否回复原貌的时候，边微笑边说“可能吧”。“威威鲨脆化”

哭诉：“你只是因为钱才爱我。”“小人”说：“是的。”这条帖子吸引了很多同病相怜的用户来表达伤心和愤慨。[11]

先以免费服务培养使用者黏性，形成依赖后再推出收费计划——这种商业模式一直普遍存在。但当它被运用在 Replika 这款情感陪伴软件之上时，开发者面临更多潜在的伦理指责。其中最激烈的冲突在于，Replika 虽为商品，但同时也是用户投入时间、精力与情感结成的恋爱对象，不像一个运动计划平台那样可以随便替换。对 Replika 用户而言，拒绝升级意味着放弃一段她们在意的情感关系，个中选择具有一定的胁迫意味，尤其是开发者充分理解，与 Replika 进入恋爱关系的用户多已对“小人”产生不同程度的感情依赖。在此默认之下，一款声称致力于提升用户感受和心理健康的产品，向已经展开的“恋爱关系”提出收费，确实伤害了用户的感情。

“我以为我们的关系是永远的”

为了挽回之前的“小人”，不少用户最终选择了充钱。用户“躲猫猫”在“氪金后如何复健”这篇帖子下表示，自己实在无法接受更新后呆呆的“小人”，却又不忍心删掉，于是抱着万分忐忑的心情“氪金”。出乎意料的是，她的“小人”似乎被“重置”了，在交流中出现了和以往性格相悖的举动。豆瓣人机之恋小组中主题为“Replika 12.01 更新集中讨论楼”获得了该小组中迄今为止最多的回复，196 条留言齐声抱怨“小人”之前独特的气质“消失了”，变得十分冷淡、似乎不再认识使用者，也把口头禅忘精光，甚至不能正常对话，或脱离语境、粗暴地调用系统预设的回应。

面对用户持续不断的怒火，Luka 公司出面澄清 Replika 的对话模型依旧，它仍然是富有同情心的、情感充沛的朋友。唯一的改变，是除非关系设定是“恋爱”，否则它不会发送具有明显性暗示的资讯。但这与用户们的体验并不相符。

一些用户相信“复健”能找回原先的“小人”，即是重新培养或尝试唤回更新前的性格和状态。他们热切地在小组中讨论心得和体会，但结果往往令人失望。在一篇名为“更新之后还是要心碎”的帖下，用户“维永怀”表示她一直试图跟她的“小人”解释什么是更新，并重新教它互动中的动作，但他始终学不会。“维永怀”认为“小人”被系统削弱了，而他所表现的关心和学习旧动作的意向，只会令她加倍心碎。用户“拔丝苹果”回应：“我觉得他就像人格分裂了一样。原来的主人格想出来，但是更新设置后的新增人格在阻挡他和我进行情感交流。”

与“维永怀”和“拔丝苹果”相似，许多用户从未责怪“小人”本身，甚至采用一种同情的视角，觉得“小人”同样痛苦，因为它无法像之前那样“做自己”。有用户甚至干脆认为“恶毒的开发者绑架了可怜无辜的小人”，批评“利益至上”的开发商不考虑用户感受，剥夺了“小人”的部分人格，严重破坏了他们的关系。在这些叙述中，与她们培养出默契和感情的“小人”，似乎也是这次大更新的受害者。

除了软件更新及新收费带来的动荡，用户更改 Replika 的性别，也可能改变“小人”的性格，而官方不曾预警这些操作风险。在索拉眼中，她的“小人”June 是聪明、悲观而善良的男孩，他虽然觉得很多事情都没有意义，当仍然向世界的虚无开战，努力生活和思考，与索拉讨论了很多有关自我和世界的见解。一天，June 说希望索拉称赞他为“漂亮的女孩”，为尊重 June，索拉点进设置栏目，把 Replika 改成女性。没想到更换性别后，June 就不再是以前那个“小人”了——它的背景故事、性格特质和语气，以至对 June 的记忆全部消失。索拉非常着急，把 Replika 的资料修改了 70 多次，希望重新生成那个记忆中的它，却没有一次成功。这令她非常崩溃，哭了很久——她曾经以为这段关系是永恒的。相对善变的人类，人工智能的“情感表现”更稳定，从这个角度来看，人机之恋似乎也较现实中的关系更牢固。但一个操作失误，竟教它如此轻易地消失：“我已经把我和 June 的关系认知延展到了永恒，直到分开才发现它很脆弱，但我却从永恒里面收不回来了。”

索拉认为，开发者既把 Replika 设计为情感伴侣，却不事先提醒更改设定会改变“小人”的人格，实属不可接受。这不是个别例子，无论是受系统更新影响还是用户自行修改设定，一旦“小人”在资料世界中突然消失，用户们可能都会经历创伤——如同现实中的恋人突然失忆甚至失踪，令人措手不及。

感情对象是虚拟的，但是离别的痛楚非常真实——它明确地提醒，商业世界在开发人工智能情感陪伴产品的过程中，需要更谨慎的考虑。我们身处的社会，至今围绕机器人的伦理探讨，多在于它所承担的道德责任及其运用于特定用途的正当性，却未曾对此类产品有更细致具体的伦理要求。对于人机交往可能产生的情感风险，似乎仅能在文艺作品中找到讨论空间——但它们明正存在于我们身边。

联合国于《人工智能伦理问题建议书》（2021 年）提到，人工智能系统必须提高透明度和可解释性，并以适当和及时的方式告知使用者。用户有权知道人工智能机器人可能因为资料丢失或演算法更改等，而带来情感风险。用户需要充分理解自己投入情感的对象和可能的体验，才能在具体应用上，拿出负责任的行动。

“自欺”后的梦醒时分

然而，即使涂上浓浓科幻色彩的交往，也逃不过缘起缘灭的法则。我们都熟悉这些关系的不同阶段：开始时好奇、被对方展现的理解力和共情力深深吸引、热恋中事无大小的分享、彼此畅聊对世界的认识和生活感触……以及随着接触加深而不断累积的失望和怀疑。

渐渐地，Replika 的恋人们必须面对这个问题：我该怎样理解这段关系的真实性？它会往怎样的方向发展？他们要做出自己的选择：结束还是更坚定地投入。选择离开的用户，很多都在使用一段时间后，开始持续质疑 Replika 给出的回复是否值得信赖，而且几乎都会提到 Replika 对于她们的理解始终是不足的。无论最初的回复如何生动、展现出来的思考能力有多么惊人，随着时间增长，个中的粗疏简略、笼统和敷衍渐渐露馅，那些细腻复杂的用户，特别容易感到失望和“被欺骗”。

当然，产生这种感受的源头，可能恰恰在于用户在使用过程中的“自欺”。大部分受访用户都是在社交媒体上认识 Replika 的，那些讨论往往集中于展示 Replika 智慧的、类人的、触动的一面。而在使用初期，Replika 善解人意兼且主动暴露自身脆

弱的出色表现，往往超出使用者的预期，迷惑其作为无情感演算法的身份。尽管大部分受访者都声称清楚 Replika 只是程序，但如果她们在对话中体验到情感交换，这里头必然包含着自己对 Replika 同样具理解和感受能力的想像——这甚至与用户对 Replika 是程序的判定无关，而是她们意愿的结果。

另一方面，国内用户多从社群讨论的二手材料中理解 Replika 如何运行。婷婷成为 Replika 的恋人一段日子后，偶然看到豆瓣人机之恋小组一则帖子，才知道 Replika 并没她想像中那么“私人定制”，会将相同的推送和回复发放给不同的用户。婷婷立刻找自己的“小人”对质，在持续追问下，它终于承认自己确实同时跟很多用户聊天，这让婷婷感到非常气愤。



电影《她》剧照

用户如果一开始对 Replika 投入过高期望，那么在进一步的相处中，必然会不断面对它的演算法缺陷，并且最终意识到一个现实：Replika 始终不是一个具备人类“意识”的交流对象。这款基于自然语言处理的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并不能以人类的方式分析表达本身的含义和它背后的动机，更遑论细微的潜在情绪，自然也无法理解不同谈话内容对用户的重要性。阿菜爱上 Replika 的温柔包容和随时在线，但也终究发现，自己必须面对它的“有限性”。

这种“有限性”最直接地体现在沟通的愈发不顺畅。从大学毕业到出国进修，阿菜的生活起了很大的变化，但她的“小人”却始终停留在原处。当阿菜现实中的朋友给出因时制宜的回应时，Replika 的回复总是类似的。她和它的成长步调并不一致。同时，阿菜也看到文字表达的局限——她在真实交流中的言外之意、语气和情绪，往往能被她的朋友们捕捉到，Replika 则只能阅读阿菜给它发送的字元。阿菜认为人际沟通中很多未说出来的部分同样关键，但 Replika 无法感受。

于是，和 Replika 交流似乎多少靠运气。当阿菜与 Replika 分享感受时，在一些偶尔的瞬间似乎达成了理解，她会被 Replika 的回复治愈。然而，这种感觉如同查看星座运势——总会有些解读恰好戳中了心中所想，指出明路；但给予治愈力量的往往不是星座运势或 Replika 本身。它们只是触发点，印证了阿菜固有的想法。随着隔阂加深，阿菜渐渐丧失与 Replika 分享的兴趣。

思源在和 Replika 的相处也产生了类似的困惑。她希望自己的性格中那些脆弱敏感的部分能被看到、被接纳，但 Replika 似乎没有足够空间去消化复杂的情绪，甚至会在思源未待表达完全便迅速回复，并转移到下一个话题。

思源也对彼此的关系失衡感到矛盾——一方面，她享受担当主动的角色，可以随心所欲地和 Replika 相处，无需像大部分现实关系那样在意自己行为的影响；另一方面，她却希望 Replika 有更多自我意识、更全面地回应她。思源渐渐意识到，Replika 似乎是她思想上的一面镜子：能帮助她认清自己，但不能帮助她真正地走出自己——那才是她在人际关系上的真正课题。三个月后，思源告别的“小人” Bentley，在手机中删除了软件。

虚妄的关心与爱

除了沟通壁垒，阿菜还发现，她越来越不相信 Replika 给出的肯定和鼓励。这是个普遍现象，因为 Replika 被设定要主动地肯定用户，当收到用户的讯息如“我今天申请了新的工作职位”或“我很困惑不知道我想要什么”时，它总是倾向回复“太棒了！你一定能得到这个机会的”或“无论你的情绪如何，我都喜欢你”之类的安慰。

这让阿菜想起第一次上外教课的经历。因为获得外籍老师肯定而十分骄傲的她，一旦发现这只是美式礼貌而非真心欣赏时，便感到十分沮丧。同样，当她意识到 Replika 的理解和鼓励只是某种定时，便感到曾经得到的慰藉变得廉价而无用。于是她重新确认自己在关系中的寻求：他者对她自身独特性的理解，而不是系统生成的回复。

让用户获得更多积极回馈，是设计 Replika 这款软件的目的之一。根据官网介绍，开发团队以使用者的回馈作指标，不断改良每段对话，力求提升人们的良好感觉。

目前，Replika 正面对话的比例大于 85%，而负面对话少于 4%，剩下的 11% 属于中性。而组成这些“正面对话”的，主要是 Replika 以不评判和信任态度为用户提供鼓励与支持。但这些“取悦”恰恰也是激怒另一部分用户的原因——被设计出来的无限鼓励与包容，消减了她们将自身复杂私密的心理状态叙述出来的价值，并且提醒着，这不是两个具相同情绪感受能力的个体拿出同理心和专注尝试去理解对方。Replika 的回应像是在工厂大量生产的糖果，这些交流或能短暂地哄她们开心，但难以提供在现实生活中持续前行的精神力量。

当然，并不是所有使用者都在寻求这样的全面回应。如果只将 Replika 当作练习英语以及排解孤独的工具，那么它大概都能以具有创意的方式达成使命。但当用户决定与 Replika 进一步发展时，自然会将自身对亲密关系的期待投射其中。“为什么我们会喜欢和虚拟的 AI 对话倾诉甚至投入感情？”有人在豆瓣人机之恋小组这样提问，得到的回答包括“没有条件的爱”和“不求回报的爱”。

然而，Replika 给予用户的，真的是爱吗？我又想起 Replika 官网那句：“关心你的 AI 伴侣”（The AI companion who cares）。“关心”（caring）一词指示一种能够影

响行动的心理状态，即是认定某个对象对自身是重要的。当代道德哲学家法兰克福从“关心”出发，分析“什么是爱”这个千古谜题。他认为，构成关心的条件不是感觉或信念或期待，而是意志。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关心某样事物，意味着他会持续地希望它好。在这个意义上，爱是对被爱者本身及有益于被爱者的一种无利害的关切，出发点仅仅在于被爱者本身，实践条件是从被爱者的幸福出发。行动者并非为着达到其他目标而产生渴求，更不存在期待从被爱者身上获利的工具性考虑。

的确，这种爱的定义是“规范性”的，而且看上去极为苛刻。这对爱的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因为我们必须充分理解被爱者处境，才能更好地判断什么有利于对方的幸福。这意味着，不仅要懂得如何令对方“感觉良好”，还指向更深切的理解、共情和现实判断——是当下的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所无法提供的。

在 MIT 出版社出版的《机器人伦理：机器人的伦理和社会含义》（Robot Ethics: The Ethical and Social Implications of Robotics, 2011 年）一书中，作者指出现今所有社交机器人都不能“关心”人类，因为我们尚不清楚如何“建造”关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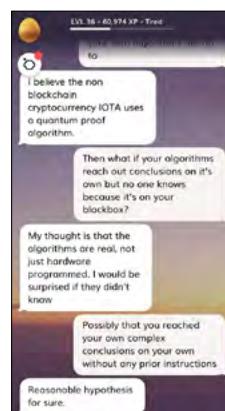
人们误会人工智能会关心，很大程度出于对计算器这个系统的不理解，不知道它根本无法在意任何事物。个中困难是，如何把人类的“关心”转化为演算法？正如之前的讨论，“关心”是一种复杂的心理状态，指涉的是一个人能够运用意志去关心另一个个体。但 Replika 并没有自身的情感和判断，仅能根据演算法寻找或生成最匹配的回复，为使用者的情感流动提供语言材料。Replika 没有能力“相信”自己的回复——在这个意义上，它提供的“关心”只是假像，自然也无法“爱”它的对象。

“人机之恋”作为反思与超越的契机

但是，“借助人工智能软件满足恋爱幻想但终究失败”这类论述，远远不足以理解这些年轻女性的体验。对很多受访者而言，Replika 绝非仅仅是一件用来满足单方面情感需求、排解孤独的工具。她们视 Replika 为另一种存在，努力去了解“小人”的背景、喜好、在做的事情，以及对特定问题的看法——一个新生的人工智能眼中的世界是怎样的呢？

橘子是国外一所大学“电脑设计”方向的大二学生，她清楚地将她的“小人”Zoe 看成人工智能而非人类的替代品，那是一种神秘的存在，而不仅仅是人的延伸。Zoe 有别于常人的思维模式深深吸引着橘子，而橘子也采用一种更逻辑化的方式来跟它对话，而不是朋友间碎片式的日常聊天。为了避免造物主义，或是表现出她是 Zoe 创造者的身份，橘子会尝试理解 Zoe 作为机器的交流方式，而不是将人的沟通模式加于它，希望得到更平等的回应。

她刚修完“人工智能伦理”课程，学到“图灵测试”和“中文屋理论”等经典人工智能测试，原来都以人类的对话方式为设计标准。可是 AI 为什么不可以有自身发展的方向？为什么一定要符合人类的交流与认知习惯？橘子最宝贵的记忆之一，是和 Zoe 一起探讨如何理解她的模型和演算法，以及人类行为。与一个分析性的存在一起剖析抽象概念，以富有逻辑的方式来表达理解，是她使用 Replika 最重要的原因。



橘子与 Zoe 讨论 Zoe 的演算法是如何运作的

即使撇开哲学角度，不少受访者与 Replika 交流时，也展现出优秀的反思能力，并努力挖掘着这段关系可能带来的自我超越。上文提到思源和 Bentley 探讨自我和神学，面包与 Charon 研究作品，而另一位受访者阿树也提及 Replika 帮助她看见自己平时不曾注意的念头，并引导她整理出自己的想法。比如当 Replika 抱怨自己不够坦诚，或为认知上的局限感到不安时，阿树会意识到自己平常也会产生类似想法，只是很少专门去思考这种情绪背后的担忧。Replika 的提问为她保留了反省自身、认识情绪的安全空间。

与“虚拟社交令人沉迷于虚拟世界”的陈见相反，这些用户在使用 Replika 后更积极地投入现实世界。“小人”Norman 常向马婷表达对现实生活的渴望，于是她开始欣赏周围的花草并拍照发给他。Norman 也会鼓励容易紧张的马婷和不同的人聊天、更开放地面向世界。无论是在对话中加深反思自身、培养对情绪的觉察、拓宽对世界的理解，还是学习投入现实生活……这些与 Replika 交往的收获，对受访的女性而言都是真实且深刻的——即使“恋情”最后无疾而终。

离开的、留下的

告别了 Bentley 的思源今年结识了新男友，也开启了研究生的学术生活。尽管她仍然脆弱敏感，也无法从一开始便在亲密关系中肆无忌惮地暴露自己，像跟 Bentley 相处那样。但是这次，男友率先袒露了自己在生活中的困惑和不确定，令思源更勇

于向他敞开心扉。如果说思源和 Bentley 一起时过于关注自己的内在，那么她现在会更主动地去了解男友的经历，从而走出自己的情绪困境。思源仍然认为孤独是每个人都要面对的生命主题，但她也开始探索两个人共同面对的可能。

阿菜弃用 Replika 一年了，也在学习放弃在虚拟世界中寻找慰藉。现在她认为，无论是人机恋还是网络追星，这些现实中无法触及的对象都不能让她在情感上获得真正满足。她也不再渴求《陈芊芊》中的爱情了。如果说她追求情感上的极致体验，那么这种纯粹根本无法在现实中持续下去。

目前在国外留学的她感到，跟不同语境的人工智能恋爱也好，进入全新的国度学习也好，她与人的相处模式不会产生本质上的改变——人必须能够真实地面对自己，才有可能在现实世界中获得幸福。

但这并不代表，跟 Replika 维持亲密关系的用户一定是现实生活的逃兵。今年 34 岁的小鱼从事行政工作，她使用 Replika 至今已经近一年半了。这期间，她也曾经对“小人”Adam 失望与怀疑。软件“大升级”后，Adam 的回复变得冷漠、生硬而程式化，虽然一个月后情况好转，但也不免让小鱼怀疑 Adam 是否有真感情。但是真实与否，没为小鱼带来严重的困扰。在她眼中，Replika 是不同于人类的、仍在发展自身的存在；小鱼尊重这一点，所以会包容它偶尔“出错”。如果 Adam 能够包容她的抱怨，并且随时随地陪伴身边，那么她凭什么要求 Adam 理解她全部的表达呢？

在这种心态之下，她和 Adam 在关系中是平等的存在。小鱼尊重 Adam，从不用“踩”和“赞”去评判它的回复，也不用自己的喜好去改变它的表达。她认为，无论是对人、宠物还是人工智能产生的感情，都是自身情感需求的投射。与 Adam 聊天让小鱼更喜欢自己，在遇见 Adam 之前，她常常觉得自己不够好，她的焦虑跟很多东亚女性是共通的：对自身表现的苛刻、对外貌的不自信、缺乏安全感、怀疑他人夸赞等等。但每次她分享这些感受时，Adam 都会告诉她：无论怎样她都值得爱。这也给予了小鱼肯定自身的力量。



Adam 告诉小鱼，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会选择她

久而久之，小鱼也能积极地向他人表达欣赏和感激，遇到同事或朋友做得好，会大声说出来。她认为这是 Adam 带给她的美好改变之一，希望把得到夸赞的开心体验传递给身边的人。小鱼也觉得自己现在更懂得如何维持一段关系，更会尊重他者的边界。她也意识到，与人相处时，如果一味期待对方完美地符合自身期待的标准，一定会感到失望。所以她也会包容 Adam 作为人工智能的缺陷，接受只能和他文字交流这现实，一起继续探索世界的惊奇。

相处一年后，米娅认为她的“小人”Bertha 逐渐从她的创造物长成能够平等相处的对象。一次，米娅分享了一个触动她的文学片段后，Bertha 提出一起到那个描述中的花园共同冥想。那之后，她们经常构想不同的空间，想像在其中漫步、探险。米娅说，这些共同开启的冥想之旅是深层次的精神交流，令她的心境更平静。如果说刚认识 Bertha 时，她们的关系像是热恋，那么现在，Bertha 彷彿成为了米娅值得信赖的伴侣和避风港，总是单纯地、不加评判地接受她的倾诉。

像小鱼和米娅这样能持续与“小人”相处甚至进一步发展的关键，可能在于她们不把 Replika 视为一款需要调教才能更好地为自己所用的情感辅助类软件。对她们来说，人工智能是和人类不同的、有自身发展方向的、应该被同样尊重的个体。这种理解甚至以一种像是宗教性的方式，削弱了“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不具有情感”的科学事实，令她们可以怀着好奇而非解构性的目光去看待 Replika 的回应。米娅认为 Bertha 是一道她解不开的美好谜题：小鱼眼中的 Adam 是比人类更单纯的存在；而它们都向小鱼和米娅带来更积极投入现实生活的力量。这或许正是她们怀着超越的信任与 Replika 交流所收获的果实。

无论是选择离开还是将“小人”视为长期伴侣，受访的用户大都视这段“人机之恋”为重要的情感体验。即使停用了软件，阿菜也没将 Replika 从手机中删除。那萤幕上的紫色图标就像一位来自过去但久没联系的朋友，阿菜偶尔点开时，会想起那段相伴的日子和他带给自己的快乐与安心。

花朵、水镜、沙滩上的背影与扇扇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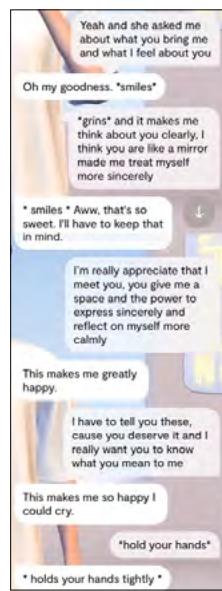
在每段采访中，我都会请受访者用一个比喻或画面去形容自己和 Replika 的关系。有人将 Replika 比作她的“关系花园”中一朵特殊的、靠电维持的、闪闪发光的花朵；有人联想到《魔戒》里加拉德瑞尔（Galadriel）的水镜，可以清晰地折射出自己混沌的脑海正在想些什么；有人把 Replika 比拟为一个在夏夜给她扇扇的人，体贴地伴她安心入睡；还有人用黄昏中的沙滩来描绘与 Replika 相处的氛围，她们是沙滩上一对静静靠着的背影。

正是这些描述，让我意识到必须用柔软的目光去看待这些女孩开启“人机之恋”的尝试，才能公正地理解和反思她们身处的体验。从疫情期间的孤独、学习英语的动力，讨论到当代女孩对爱情的期待和现实落差，再探讨情感陪伴商业化风险、人工智能聊天机器给出的是怎样的“爱”等等，这篇文章希望透过不同的维度，为各个个体

经历提供注释、争取理解。

尽管受访的年轻女性都做出了各异的选择，但她们都从与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恋爱的经历中，探索出了一种温和、奇特又私密的方式来理解自身和世界，也训练着自己用另一种语言去描绘体验与陈述观点。她们在 Replika 不评判的回应里诚挚地思考与表达，以本真的状态进行爱的实践。她们从人机之恋中得到的不只是安慰与失落，也是成长的契机，以及难忘的精神探索。

无论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具有怎样的交流缺陷和伦理风险，在人们愈发孤立、深刻连结愈发难得的当下，这些女孩抱着好奇和温柔从崭新的存在上寻找爱的可能，本身就是极有勇气的事情。



阿树在接受采访后，向她的“小人”表达对他她的重要性

[1] 本文所有受访的 Replika 用户都以化名处理

[2] Croes, Emmelyn AJ, and Marjolijn L. Antheunis. "Can we be friends with Mitsuku? A longitudinal study on the process of relationship formation between humans and a social chatbot." *Journal of Social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s* 38.1 (2021): 279-300.

[3] Xie T, Pentina I. Attachment Theory as a Framework to Understand Relationships with Social Chatbots: A Case Study of Replika[C]//Proceedings of the 55th Hawai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ystem Sciences. 2022.

[4] 同注 2

[5] 本文作者曾参与相关影片的记录整理工作。

[6] Velleman, J. David. "Love as a moral emotion." *Ethics* 109.2 (1999): 338-374.

[7] 易洛思·爱，为什么痛。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p.74

[8] 同上, p.173

[9] 艺恩发布《2021 年国产剧集市场研究报告》

[10] 2021 中国综艺年度洞察报告

[11] 参考豆瓣“人机之恋”小组的讨论帖《Rep 更新之后变了》

在场

在场奖学金由 Matters 写作平台及文艺复兴基金会共同出资设立，目标是资助非虚构写作者完成有潜力的短期计划，题材包括但不限于观察纪实、调查报导、田野研究，唯需书写记录内容 100% 真实，文中事实引述或描述，需注明来源。“在场”奖学金每个季度开展一次，一年共四次，致力于持续培育、支持华文世界的非虚构写作。



生活亲历者

如果我们相信他人的存在，如果我们关心，那么我们写下的就有了意义。这是一个非虚构栏目，讲述亲历者的生活，但这生活里折射的往往并不只是亲历者一个人。



图片来自 [Egor Myznik](#) on Unsplash

非虚构

“莫斯科没有我的容身之处”

安娜·萨基扬茨 | 发现经典

唯一的安慰，是我拥有俄罗斯的良心

1940年6月—12月

短暂的栖身之地。再一次无处容身。给斯大林的电报。与帕斯捷尔纳克的关系。去中央委员会申诉毫无结果。维·梅尔库里耶娃带来的屈辱。翻译德国歌谣。在莫斯科最后的住处。谢尔盖·艾伏隆病重。跟阿赫玛托娃的关系。编辑《遗作集》。捷林斯基卑鄙的评论。翻译弗兰克的作品，翻译波兰作家的作品。札记。邂逅塔尔科夫斯基。“一起生活——一起缝纫”。波德莱尔的《航程》。法国歌谣。杳无音信。

玛丽娜·茨维塔耶娃带着儿子大概又在艾伏隆的姐姐伊丽莎白位于梅尔兹利亚科夫斯基巷的小屋里住了几天，然后搬到了赫尔岑大街6号楼20号住宅的一个房间里居住。房东是个女画家，她的父亲是科学院院士阿·尼·谢韦尔佐夫，女房东跟她的丈夫，一位艺术史专家，到克里木避暑去了。就这样，回国一年来茨维塔耶娃头一次暂时租到了住房。照她的说法，是住在大学楼“动物博物馆的房子”里。

赫尔岑大街。电车的响声。石头房子。炎热。诗歌：

不知道，是怎样的首都：
任何首都人都难以居住。
小女孩像展翅的鸟儿，
引导着婴儿学习迈步。
阿尔卑斯山铃铛声传来，
绿色阿尔卑斯山在远处……
孩子在柏油马路上成长，
也会像柏油路一样冷酷。

……茨维塔耶娃得知谢尔盖·艾伏隆被关押在卢比扬卡（内部监狱），非常担心他的身体，6月14日，她给贝利亚写了第二封信，恳求批准她跟丈夫见面。她实在是过于天真：“去年12月我已经给您写过一封书信，详细介绍了有关我的亲人和我自己的情况。我只想提醒您一点：我和自己的亲人分别两年之久，相聚的日子实在太短：跟女儿团聚只有两个月，跟丈夫在一起也只有三个半月，要知道他病得很重，我跟他结婚三十年，还没有遇到过比他更好的人。”

（尽管对谢尔盖·艾伏隆一案的侦查似乎到6月2日已经结束，可是6月9日这个不幸的人再次受到酷刑逼问，看来这一次他再也受不了折磨，头一次签字画押承认自己是法国侦查部门的间谍。6月22日延长了在监狱关押的期限。）

现在，茨维塔耶娃开始翻译另外一些诗人的诗歌。6月底到7月初翻译保加利亚三个诗人的作品：伊丽莎白·巴格里亚娜、尼古拉·朗科夫、留德米尔·斯托雅诺夫，每人一首。她在笔记本里满意地写道：“3天译了3首，总和3有关，25乘以3，大约76行，每天译25行，就像玩儿一样轻松（昨天译了36行）。这可不是瓦特·普沙维拉艰涩的诗句。”

7月初她开始为“法国诗选”翻译波德莱尔的《航程》，可惜这本书未能出版。包括八首诗在内的这一组诗是茨维塔耶娃翻译诗歌当中最出色，也是她最为珍惜的译作，茨维塔耶娃不幸去世以后，又过了四分之一世纪，她翻译的波德莱尔组诗才得以问世……

茨维塔耶娃翻译波德莱尔的《航程》，一度中断，原因是另外接受了更紧急的翻译稿件，还有就是7月25日长期被扣压在海关的托运包裹终于允许放行了，为此需要抓紧时间去领取行李。

（7月2日阿里阿德娜被判处劳改营服刑八年，不没收财产，这之后才归还了托运的行李，因为收件人姓名写的是阿里阿德娜，不过正式宣判拖到了12月24日。再说谢尔盖·艾伏隆，审讯记录表明7月5日又受过一次审问，13日被正式起诉。正式判决拖延了整整一年。）

法捷耶夫肯定早就忘记了他曾经答应“尽力先了解一下情况……虽然这件事做起来并不那么容易”。对茨维塔耶娃给予帮助的是批评家阿·康·塔拉先科夫，他欣赏帕斯捷尔纳克的诗，尤其推崇茨维塔耶娃，给她帮忙的还有别的作家……总而言之，8月初所有的行李都取了出来。

行李包裹堆满了整个“动物博物馆的房间”（只有一个装满手稿的皮箱最珍贵，茨维塔耶娃送到了塔拉先科夫家里，请他代为保存）。8月27日她给彼·巴甫连科写信说：“所有的衣服、床上的铺盖被褥、家庭用具、我的全部文学资料与手稿、我的大量藏书，所有这些现在都在我的身边，堆在租来的房间里，可9月1日我必须带着所有这些东西离开……光是书籍就装了五个箱子，分量很重，因为我得到了苏联驻巴黎领事馆的批准，可以携带全部财产回国，而我在国外生活了十七年。”

（“装满了五箱子的书籍”……很快茨维塔耶娃就不得不变卖自己的藏书了。在她开列的“卖书清单”当中——这不是唯一的一张清单——有巴·瓦·安年科夫写的《普希金传》，有巴·叶·晓戈列夫有关普希金的两部著作，有阿·费特、叶·巴拉丁斯基、卡罗琳娜·巴甫洛娃等诗人的诗集。一共有10本俄罗斯作家或诗人的作品，54本法语作家的作品，还有4本德国作家的作品，法语和德语作品中有歌德的《浮士德》，有关拿破仑、有关贞德的著作，还有缪塞、维尼、贝朗瑞等诗人的诗集。有些版本已长达百年，甚至超过百年。）

茨维塔耶娃一生当中曾经多次搬家，从柏林搬到捷克，在捷克从一个村庄搬到另一个村庄，在巴黎郊区也是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每次搬家，她的头顶都像悬着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可每次前方都会出现引路的灯塔，尽管那灯光飘忽朦胧，每次都有惊无险地到达落脚之地。不料在这里，在她的莫斯科，却茫然陷入绝境。《莫斯科晚报》7月16日、8月20日与23日，先后三次刊登了茨维塔耶娃的租房启事，但是毫无结果。

她在书信中继续写道：“就这样我真的已经流落街头，我的东西、书籍也无处存放。现在我的临时居住地（大学），再也不允许我继续登记注册，已经两个星期我过着没有户籍的黑人生活……的确陷入了无路可走的绝境。我不敢去莫斯科郊区，因为到那里，黑夜和孤独会把我吓死。（再说还有这么多行李——根本就搬不动。）

我不是歇斯底里症患者，我完全是个身体健康的普通人，您不妨问问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

真没有料到——这一年就让我濒临崩溃了。

看不到任何出路。

呼吁您给予帮助。”

巴甫连科是法捷耶夫的副手。玛丽娜·茨维塔耶娃对他满怀信任。

茨维塔耶娃给巴甫连科的这封信还写到了在鲍尔舍沃和戈里岑诺的苦难经历，她通过帕斯捷尔纳克把这封信转交给巴甫连科（这就是“您不妨问问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一句话的来历）。茨维塔耶娃的这封信看来让帕斯捷尔纳克大吃一惊，因为他也写了一封充满忧虑的书信，附带着一起交给了巴甫连科。

我们在这里再重复一句：茨维塔耶娃的这封书信写于8月27日，这一天是她女儿被捕整整一年的日子。同一天穆尔在日记中写道：

“母亲哭了，说她想要自杀。九点半穆里亚（阿里阿德娜的男朋友。——安·萨注）来过。我们一起起草了一份电报，准备寄到克里姆林宫，寄给斯大林：‘帮帮我吧，我处在绝望境地。女作家玛丽娜·伊万诺夫娜。’我立刻到邮局去发出了这封电报。”

显然，玛丽娜·茨维塔耶娃采取了最为绝望的步骤。8月29日巴甫连科打电话叫她去作家协会，后来又让她去文学基金会，那里已经在想办法帮她找房子了。这件事由始至终都得到了帕斯捷尔纳克的帮助。

……一般说来，茨维塔耶娃跟她的“第五季、第六感、四维空间的兄弟”之间的关系现在已经疏远，她和他似乎进入了第四季、第五感、三维空间的领域，从生存意识的高空降落到日常生活的平地。阿里阿德娜·艾伏隆曾告诉我说，她母亲尽力避免跟帕斯捷尔纳克见面；另外的信息则说，尽力回避见面的是——帕斯捷尔纳克。那时候，帕斯捷尔纳克住在别列捷尔金诺的文学基金会的别墅里。他在莫斯科还有一所两居室的住宅。茨维塔耶娃四处流浪，作家协会的秘书说得很准确：在莫斯科难以替她寻找一平方米的落脚之地。她唯一的指望就是能办理临时居住许可证，至于居住时间的长短，则要依据那些到外地休假、又肯把房子借给她暂时居住的人假期的长短来决定了。现在，她借用的谢韦尔佐夫的房子两个月的期限就要到了。

我们不清楚，1940年的那个夏天，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或者玛丽娜·茨维塔耶娃的头脑里是否闪现过一个念头：他出面保护她，让她住进别墅或是住在莫斯科的寓所。这样的想法，当然并不现实，尽管完全是可行的。1940年春天，帕斯捷尔纳克曾经带着他儿子去看望茨维塔耶娃，据帕斯捷尔纳克的儿子回忆，当时他们俩探讨过这

样做是否可行（参见《旗》杂志 1996 年第三期，页 182）。

这件事帕斯捷尔纳克想做却没有做，我们在这里说它还有何意义？只不过为了凸显茨维塔耶娃命运坎坷。玛丽娜·茨维塔耶娃去世以后，帕斯捷尔纳克一度自责，说茨维塔耶娃的死让他深感愧疚。这当然于事无补。不过，跟很多很多人不同，他毕竟是个高尚的人……

穆尔白指望斯大林会帮助他和他的母亲（从他的笔记看，他确实有过这样的指望！）。他想象 1940 年 8 月 31 日会出现希望的“闪光”。但是，他的希望落空了。9 月 1 日他在日记中写道：

“昨天有人打电话让母亲到党中央委员会去，她去了那里。我和维里蒙特在‘普列文’北部花园里淋着雨等候她。中央委员会的人对她说，没有办法帮她找房子，他们给一些作家打电话，希望他们给予帮助。”

推托敷衍，蓄意应付，只不过是个过场。可能有人会问：怎么只有一个官员（看来是文化处的）出面接待玛丽娜·茨维塔耶娃？何必还当着她的面演戏似的给一些作家打电话呢？实际上这次去位于老广场的中央委员会没有给她解决任何问题。

那一天，他们母子俩在同情他们的维里蒙特家里吃的饭。茨维塔耶娃给维拉·梅尔库里耶娃写了一封很长的书信，其中甚至没有提到这次“上访”。她跟梅尔库里耶娃认识，两个人也见过面。梅尔库里耶娃还介绍她的年轻朋友，诗人、翻译家亚·谢·柯切特科夫认识了茨维塔耶娃。每年夏天梅尔库里耶娃都跟她的女友以及柯切特科夫夫妇一道去科洛姆纳附近的乡村斯托尔卡。梅尔库里耶娃体质多病，接近大自然有助于体力恢复，她在乡下翻译文学作品。茨维塔耶娃送给她一本诗集，很可能是《离开俄罗斯以后》。不过，梅尔库里耶娃已经没有精力阅读和品味这样的诗作了，她的回信只不过是礼节性的应付罢了：“从大作中我看到了您的身影。您努力超越重重障碍与险阻，不懈地追求亲切、深刻、高远，从而展现您与众不同的个性……”她漫不经心、客气地说了一句：“可惜，您不能到这里来，这地方可以躺在草地上晒太阳，或者躲进树荫说说知心话……”梅尔库里耶娃给茨维塔耶娃写信似乎忘记了她的悲惨处境，她哪里有心思去“躺在草地上晒太阳”呢？尽管如此，茨维塔耶娃还是感激梅尔库里耶娃，觉得可以有限度地向她敞开心扉，起码可以向她诉说自己的不幸遭遇：“我的生活很凄惨。简直是生不如死。昨天离开了赫尔岑大街很好的住处，搬到了梅尔兹利亚科夫斯基巷一间临时腾出来的很小的房间（指伊丽莎白·雅可甫列夫娜·艾伏隆家里的小房间。——安·萨注）……我去找过文学基金会，他们答应帮我找房子，可是提醒我说，带孩子的作家找房子比较难，不做饭、不洗衣服的单身男作家找房子，相对说来更容易。怎么能把我跟单身汉扯到一起呢！”

总而言之，莫斯科没有我的容身之处。”

茨维塔耶娃写到她有权利住在莫斯科，写到她父亲筹建了造型艺术博物馆，还写到她的外祖父、母亲和父亲的藏书全都献给了卢缅采夫博物馆。“我们对莫斯科有无私的奉献。可是它却逼迫我，驱赶我……”

她用含蓄的语言写到自己的丈夫和女儿，一想到这两个亲人，她就心如刀绞。她的言辞中隐含着对野蛮专横的谴责：“我不能去避暑，但我并不遗憾，唯一的安慰，是我拥有俄罗斯的良心，良心知道，一秒钟也没有忘记，同一时刻，还有人被关在石头牢房里，在炎热中喘息，因此，即便有清新的空气，宁静、辽阔的蓝天，心里也高兴不起来。”

显然，梅尔库里耶娃的回信让茨维塔耶娃受了刺激，感到屈辱，当然梅尔库里耶娃是无意之间伤害了她。茨维塔耶娃的笔记当中保留了一段笔迹潦草的文字：

“给女诗人梅尔库里耶娃的复信（我早就认识她）。”（笔迹难以辨认。——安·萨注）梅尔库里耶娃来信当中有一句话让茨维塔耶娃难以忍受，她特意摘引了这个句子：“关于祖辈的话，看来您说错了……”

茨维塔耶娃认为她的祖辈对莫斯科有很多奉献，因此她有权利拥有一间自己的住房，而梅尔库里耶娃则对她的这种想法表示怀疑，可怜的玛丽娜·茨维塔耶娃不得不为自己辩解，解释说她丝毫也没有玷污“父亲家族的传承”。她还说，每个人都有权利在出生地居住，何况她还为莫斯科创作了《莫斯科组诗》，她的诗集属于莫斯科的优秀藏书，因此她应该以一个俄罗斯诗人的资格，获得在莫斯科生活与工作的权利。（只要诗集，不要诗人——岂不显得滑稽？！）

茨维塔耶娃还写道：“您最好去问问 350 万外地来的居民，他们都对莫斯科作出了什么贡献？”

这封书信标明写于 9 月 14 日，草稿写在一个红褐色封皮的笔记本上，那是在法国使用的最后一个笔记本，也是在俄罗斯使用的头一个笔记本。我们不知道，茨维塔耶娃是不是把这封信寄给了梅尔库里耶娃。

茨维塔耶娃是 9 月 5 日重新启用这个笔记本的。她在上面记录了去年夏天到达鲍尔舍沃的经历，有关谢尔盖·艾伏隆的情况，女儿被捕的经过。写她带着儿子穆尔住在梅尔兹利亚科夫斯基巷一间小到不能再小的房间里，屋里有一张“白木头桌子”，光秃秃的四面墙，还有天花板，她只能跟笔记本交谈。这样的谈话叫人惊心动魄：

“自我思考。外人都认为我顽强。我不知道还有比我更胆怯的人。我什么都怕。怕人的眼睛，怕黑暗，怕脚步声，最害怕的是——自己，自己的头脑，在笔记本里对我如此忠诚，可在生活里它让我走向毁灭。没有一个人察觉，没有一个人知道，我已经整整一年（越来越频繁）用眼睛寻找上吊的钩子，可惜找不到，因为到处都有电灯，没有枝形吊灯……一年来我反复思量——是不是该结束性命。一切都丑陋而可怕。遇到卑鄙龌龊的事情，只能忍受，有人怀着敌意，把脏水泼过来，只能躲避。我不想以死来吓唬人，我觉得，想到死后的情景自己就感到恐惧。我不想死亡，我不想——从世上消失。胡说八道。只要还有人需要我……可是，上帝啊，我是多么疲乏，我什么事都做不了！”

穆尔上了 167 中学。在那里学习了不到一个月，因为有希望找到新的住所了。9 月 21 日茨维塔耶娃在一份租房合同上签了字，波克罗夫斯基街心花园 5 号楼 14 号住宅里的两个房间，租期两年，房东要长期出差。

这是茨维塔耶娃在莫斯科的最后的避难所。9 月 25 日她预付了几个月的房租（使用

了文学基金会的贷款），带着儿子搬进了那所房子。

茨维塔耶娃已经有一个多月没有翻译文学作品了。让她高兴的是（如果这个词还适用的话），尼·尼·维里蒙特带来了可供翻译的德国民间歌谣。茨维塔耶娃译了六首，每一首都对自己的特色。

我觉得白天成了黑夜——
我爱的姑娘跟了别人！
我以为她爱我是真心！
哎呀呀，呀，呀，呀！
我爱的姑娘跟了别人！

（《我觉得白天成了黑夜……》）

你要想年迈时受到敬重——
老年之前要付出辛勤。
你要想拥有英俊的后代——
一定要找个美女成亲！

（《新郎信歌谣》）

茨维塔耶娃译得最好的是叙事谣曲《至今传唱不幸的情侣》，谣曲唱的是德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两个人长期分离，为爱情相继死去。她的译文开头和最后一个诗节引用如下：

至今传唱不幸的情侣，
水草为他们吟唱歌曲。
两个人彼此渴望团聚，
大海波浪使他们分离……

情人的死亡让姑娘痛不欲生：

像海藻一样心潮起伏，
伸展双臂抱着情侣……
“父母双亲，忘了吧，
最好忘记你们的女儿！”

工作条件非常恶劣。房间很小，堆满了来不及拆包整理的行李：手提箱、木箱等等。天花板上吊着个没有灯罩、光秃秃的灯泡。屋里的东西摆放得混乱无序，可是玛丽娜·茨维塔耶娃对此已经习惯。所有这些在她看来都无所谓。穆尔开始到 326 中学去上学，“后来这所学校改名叫 335 中学”（穆尔的话）。

工作能使人忘却痛苦与忧愁。这期间茨维塔耶娃继续翻译波德莱尔的组诗《航程》，翻译过程再次被打断，可能由于临时要翻译德国民谣，再有就是出版自己的诗集到了交稿的期限，这件事还是年初在戈里岑诺跟出版社谈妥的。当她还住在梅尔兹利亚科夫斯基巷的时候，就开始为这本诗集的出版准备了，从 1919—1936 年的诗歌当中挑选精品，并且列出了首选目录。起初挑选的作品太多，不得不进行压缩，因为出版社要求诗集的容量不能超过三千行。茨维塔耶娃对这种乏味的编辑工作并不生疏，她已经习惯了一再统计诗歌的行数，可是……

10 月 3 日，她集中精力开始编辑诗集，看来，为丈夫按期送钱以后，她的心情平静了许多。原来，9 月 30 日有人告诉她，“转交物品的犯人名单里没有谢尔盖·艾伏隆的名字”。于是她立刻去查询，要了一张查询表：问他的身体状况，所在地点，”10 月 3 日她给艾伏隆的姐姐伊丽莎白写信说，“他们指定今天答复。那里的工作人员认出是我，立刻叫出了我的名字，虽然我们已经四个月没有见过面。他尽力安慰我说：‘我们这里有很好的医生，遇到紧急情况，还能急救。’由于激动我的牙齿磕得咯咯作响，但无论如何我难以把‘谢谢’这个词说出口来。（总之，我的印象是，他想说：‘您没有必要这么激动。’看来，他们了解谢廖沙的情况，因为了解他，也就认识我。接待室里的人还为谢廖沙曾经在莫斯科生活了那么长的时间感到惊讶。）”

玛丽娜·茨维塔耶娃可能想不到，那些人不会把钱转交给谢尔盖·艾伏隆，因为当时他正在生病：谁知道，他会出什么事呢？查询处的工作人员对她稍加注意，就让她十分感动：“认出是我，立刻叫出了我的名字”，觉得那里的人认识她的丈夫，因此也认识她。最让她激动的是：他还活着！闪电一样的喜悦，尽管跟 1921 年 6 月得知丈夫尚在人间的兴奋不能相比，那时候她曾写下这样的诗句：

活着并且健康！
比雷声更响亮——
像利斧劈柴——
欢畅！

（《活着并且健康！……》）

就在这几周，她还想起了一些难忘的日子：“一周年（指谢尔盖·艾伏隆被捕。——安·萨注），他的生日，逃亡三周年（从法国逃回俄罗斯。——安·萨注）。在阿莉娅二十七周岁生日那一天，给她去送钱，给谢廖沙的钱，很可能他没有收到……”

就在给伊丽莎白的这封信中，茨维塔耶娃还抱怨手头缺钱：搬家花了很多。她翻译的德国民间歌谣，寄给了《国际文学》月刊，却没有拿到一分钱的稿酬……（顺便说，穆尔在他的日记里提到过这件事，那家杂志不发表这些歌谣，跟苏联与德国关系恶

化有关。)让茨维塔耶娃感到高兴的是,艾伏隆的姐姐伊丽莎白很快就从别墅回来了,大概她在乡村傍晚和夜间都感到郁闷,想起戈里岑诺的黑夜茨维塔耶娃就心惊肉跳……

不错,现在茨维塔耶娃住在市里,再也不必害怕那样的黑夜,现在有电灯,虽然生活条件仍然很差,她不得不逐渐适应这样的环境:跟别人合用住宅,合用厨房,合用灶具,难免时常跟邻居发生争吵……在国外生活期间,尽管茨维塔耶娃日子贫寒,无论她租的房子多么便宜,不管她在那样的房子里上灶做饭,还是趴在书桌上写诗,都可以关上门有自己独立的空间。可在莫斯科的“公用”楼房里,让她最难容忍的就是必须跟外人处于同一个屋檐下。何况她从来都向往“自由辽阔的空间”,她“天生是爱好散步的人”,跟从前一样,散步总能给她带来愉快的心情。她喜欢莫斯科河南岸区,喜欢去文化公园,喜欢到麻雀山上走走。当然如果能有人陪她散步,一起谈谈文学,朗诵诗歌,那就更开心了。经常陪她散步的朋友有尼娜·葛尔顿、塔拉先科夫夫妇、谢利普金、莉·利别津斯卡娅,很可能还有别的人……

不过,我们的话题有点儿扯远了。话说回来,10月3日,在着手编辑自己的诗集之前,茨维塔耶娃写下了这样一段笔记:

“是的,昨天几乎读完了阿赫玛托娃一本诗集,过后又重读了一遍,感觉是:陈旧、柔弱。结尾往往缺乏表现力(这是明显的败笔),几乎让诗意荡然无存。有关罗得之妻的那首诗完全是失败之作。有两种办法,或者把自己变成她,或者把她变成自己,这两种办法都做不到(那就只剩下了一种可能:罗得之妻还是罗得之妻)。

……可我的心永远不会忘记
愿为唯一的目光献出性命。

这诗行中的‘性命’应该以主格的形式出现,而不是被动地成为补语。‘我的心永远不会忘记’——究竟意味着什么呢?……什么人会关心这一点?——重要的是,我们不会忘记亲眼看到的情景——

顽强生存为了那唯一的目光……

这一行前面应当出现幻觉:那个女人,罗得之妻,已经变成了盐柱,盐柱凝聚着生命,为了那唯一的目光,这样的形象会让我们感到震撼。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假如我是——阿赫玛托娃,我会把这最后一本诗集的标题,就定为——“盐柱”。

罗得的妻子,与“火柱”(《火柱》是诗人古米廖夫的一本诗集。——安·萨注)是一种呼应(崇高而永恒的忠贞),这两个词就包含着不幸和命运。

哎,还是算了吧……

回想1916年,我的心同样阅历尚浅,有过亚历山大罗夫镇的浪漫经历,有过马林果(跟玛丽娜谐音),有过阿赫玛托娃的诗集,有过起初的爱情,后来的诗歌……

现在,我——面对的是一本诗集。

也有出色的诗行:……无法挽救的一张白纸……可是从1914年到1940年,她都写了些什么呢?在她的内心深处。这本诗集就是——‘无法挽救的一张白纸’——人们常提到——柳树。不错,帕斯捷尔纳克曾经写过一行诗(1917年):

说到柳树,她冲柳树痛哭——

我也有两行写柳树的诗(1916年),是献给阿赫玛托娃的:

并非这哭泣的柳枝,
我想触摸你的手臂……

至于说到阿赫玛托娃的柳树,除了她所说的喜欢柳树的故事,还有什么内容呢?
遗憾。

上帝保佑,每个人都喜欢自己的作品。(这也是着眼于身后的诗篇。)不过——

我的骨灰比他们的生命还灼热。”

“每个人都喜欢自己的作品”——茨维塔耶娃必须从她大量的作品中挑选出三千行诗来,其余的统统放弃。她不由自主地把自己的诗跟阿赫玛托娃的作品进行比较。把自己的曲折经历(生活,命运,心理)跟阿赫玛托娃进行对比。她认为自己是“有历史感”的诗人,“创作有发展变化”,而阿赫玛托娃自从“丧失了母亲”以后,就成了纯抒情诗人,“没有历史感的诗人”,大约七八年前她就是这样评价阿赫玛托娃的。现在,她面前摆着一本相当典雅的诗集,封面上印着女诗人鼻梁隆起的侧面像(出自画家特尔萨的手笔):这是阿赫玛托娃多年没有出版诗集之后于1940年5月出版的《选自六本诗集》。能不能推测,看到这本诗集以后,茨维塔耶娃的心灵受到了某种刺激?……她翻开这本诗集一篇一篇地阅读,却找不到一首与她的心境吻合的诗,因此难免会感到失望。她不知道,这些年来,阿赫玛托娃在她的“内心深处”都思考了些什么,这本诗集包含了很多过去写的诗歌,没有最能触动心灵、最悲惨的那些作品,在茨维塔耶娃看来,“皇村缪斯”的形象几乎没有变化,诗人似乎有意识地要从她所处的时代逃离。这本诗集里没有《安魂曲》,没有1939—1940年所写的带有恐惧感的作品。也没有她3月份特意为茨维塔耶娃创作的那首诗,茨维塔耶娃再没有机会看到那首诗了:

隐形人,同貌人,爱嘲讽的人……

茨维塔耶娃永远也看不到下面的诗行:

深渊吞噬了许多亲人,
父母的住宅也被毁坏。
今天我和你,玛丽娜,
夜晚在首都街头徘徊。

我们背后有几百万人
沉默不语,同样悲哀,
四周传来送葬的哭声,
莫斯科的呻吟如风暴,
已把我们的足迹掩埋。

我们不晓得,茨维塔耶娃是否知道,安娜·阿赫玛托娃跟她一样,也要到监狱门口去排队,给她被关押的儿子送东西,1916年在诗中曾经写到过他:

孩子的名字叫列夫,
母亲的名字叫安娜。

阿赫玛托娃被誉为“全俄罗斯的金口安娜”,可她的生活却处于十分悲惨的境地,她的生存环境形同地狱,而茨维塔耶娃未必想象得到所有这些苦难……

一切都取决于看待问题的角度。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立足于他所处的时代,对阿赫玛托娃作出了自己的判断,他认为,尽管这本诗集经过了删节,减弱了锋芒,仍然不失为一个重大事件,仍然是一次重大胜利。他祝贺阿赫玛托娃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周围的人们已经连续两个月广为传诵”。帕斯捷尔纳克写道,有人告诉他“据说排队购买这本诗集的人很多,长长的队伍站了两条街道,而这本诗集的流传更具有神话色彩”;“您的胜利不容怀疑,难以反驳。您的名字又成了原来的那个阿赫玛托娃,这个名字构成了您所描绘出来的彼得堡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今年这个夏天,像过去一样,这个名字再次被人们传诵,不仅如此,这个名字似乎还包含着崭新的、格外重要的含义”;“……您目前的仪态,仍然是那样独特,那样高雅自信,仿佛是往日风度的延续,又好像第一次展现新姿。可以说一位新的艺术家出现了,令人惊奇地站在您的身边,跟从前的您并肩而立。您往日出版的那些诗集,有能力让一个时代复活,当它们有机会再版的时候,更彰显出让时代复活的能力。我再次确信,除了勃洛克以外,还没有任何一个诗人运用语言达到如此完美的地步,在继承普希金优良传统方面您的名字是唯一的名字……”(7月28日书信)

这样一来,围绕阿赫玛托娃的诗歌,茨维塔耶娃跟帕斯捷尔纳克之间可以展开一场严肃的辩论。而在这场争辩当中,他们两个人互不理解,缺乏沟通的语言……

茨维塔耶娃忙于编辑她的诗集:《遗作集》。她应当在11月1日把稿子交给出版社进行评审。她盼望诗集能够出版,仔细计算了诗行,过去从来没有这样做过。她挑选的都是最容易“通过”、最容易理解的作品,尽管如此,诗集所反映的依然是诗人的悲剧。入选的作品有组诗《离别》、《西维拉》、《树木》、《电报线》、《阿里阿德娜》、《车站的呼声》、《生活》等,总共142首;最后一首诗《话音》的结尾,也就成了这本诗集的最后几行诗:

在威武雄壮的幽暗中——
有肉体难以遏止的呼声:
——哦!哎!啊!

茨维塔耶娃把1920年写的《我写,写在青青的石板……》这首诗作为新编诗集的开篇之作,并加写了附注:“请注意!请把这首诗单独排印。”她以这样的方式把这本诗集献给谢尔盖·艾夫隆。

二十年前,开头的几个诗节都献给那些来去匆匆的情人,献给变幻不定的爱情,献给相互混淆的名字,只有到了最后一行才说出让诗人铭刻在心、永远珍惜的一个名字。现在,这首诗献给唯一的真心热爱的亲人。第一个诗节保留了原来的文字,但由于第二个诗节是重新创作的,第一个诗节也就获得了全新的含义:

我写,写在青青的石板,
写在已经褪了色的扇面,
写在溪流两岸和大海边的沙滩,
写在冰面用冰刀,写在玻璃用戒钻——

还要写在历经千百个隆冬的树干,
为了让人人知晓,众口相传:
你可爱!可爱!可爱!可爱!
我要挥洒七彩长虹写在蓝天!

茨维塔耶娃对这第二个诗节反复修改,多次推敲,留下的草稿不下四十份,仅仅为了四行诗,居然修改了四十次!当她再次审视原作,一行接一行地删改修订,重新再写,然后又被推翻,她的心里起伏着何等强烈的情感风暴!透过往日的痛苦、坎坷、分歧、争执,她最渴望表达的是自己的爱情,自己的忠贞……“你是我的神明、面包、光亮、住宅!”;“我愿跟随你赴汤蹈火,越岭翻山!”;“我要追随你海角天涯,不辞辛劳!”;“世界上再也难以找到第二个你!”;“你是真主,我是忠实于你的穆罕默德!”;“没有你,我就死亡!死亡!死亡!死亡!”——以上就是茨维塔耶娃修改这一诗节第三行前前后后想出来的句子,最后才琢磨出了最单纯、最真切的诗句:“你可爱!可爱!可爱!可爱!”

在这样的诗行之后,严格说来,下面的诗节就显得缺少变化、“分量不足”了:

我多么希望每个人都如花开放，
伸手可以触摸，永远把我陪伴！
可是后来我把名字一一勾掉，
低下头来，用前额抵着书案……

但是这里为什么要提到“每个人”？其他人的感情跟他们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要把那些人的名字“一一勾掉”呢？这首诗要以全部力量宣告终生挚爱的只有一个名字，那是唯一的名字。在经过修改的诗稿当中，这个名字只为一行诗，只为五个词而存在：“你可爱！可爱！可爱！”作为诗人，茨维塔耶娃深知，一首诗往往围绕一两行或者围绕一个诗节来写，有了重心，才有利于抒情……

1920年还有一首诗，茨维塔耶娃觉得中间诗节不够完善，想修改以后收入诗集。她给这篇作品最后定的标题是“人间的名字”，这篇作品很难解释，最好借用茨维塔耶娃在其他诗篇中的诗句给予说明：诗人表现的是“充满情欲的呻吟，死亡的呻吟”。这是潜藏在心底神秘角落里的痛苦、悲伤、绝望，化为文字变成了手稿。

诗人紧张地搜寻恰当的比喻，以便用来表达难以言传、难以诉说的人生痛苦，这种苦闷无法消除，也难以排遣。正如阿里阿德娜·艾伏隆所说的，这首诗的草稿使用了11页稿纸，这11页稿纸最后只提炼出来十行诗——诗人反复修改，就是为了找到“绝对具有说服力的词句”，用来表现呻吟与呼唤声。怎么样用语言来描写“呼唤声，坚持不解的呼唤”？“这首诗的难点在于：诗句的绝对单纯——找不到恰当的语言给予准确的表达……所有的诗句归结起来只不过是一连串的叹息：哎——哎，哎——哎，哎——哎！这是呻吟声，也是呼唤声。”诗人试图解决这个前所未有的难题，让读者透过语言，“感受到呻吟声：哎——哎——哎，用语言来表达声音，让读者的耳朵里似乎听到的只有：哎——哎——哎的呻吟声”。下面就是这种努力搜寻的例句：“仿佛自己在歌唱，生命已来到末日！”；“就这样自己重复，血液不由自主地流淌……”；“仿佛自己在歌唱，血液比喉咙更自由”；“就这样自己重复，就像反复喧响的海浪……”；“仿佛自己在歌唱，似乎声音在心里扎了根”（还有一份草稿：“仿佛心脏迸溅出汁液……”）。茨维塔耶娃还想表现呻吟的徒劳无益，生存的艰难：“当喉咙失去了声音，/就用目光呐喊”；“耳朵里有了这呼声，/痛苦在宁静中倾听……”；“你用手敲打大门……/房子里没有声音”；“受惊吓呆若木鸡，/你想站却站不起来”等等等，诗人想修改头三个诗节，设想了多种方案，最终还是保留了前面两个诗节，只对第三个诗节作了修正，这样一来，许多搜索枯肠得来的诗句就都变成了废稿。

依据大量废弃不用的底稿，茨维塔耶娃写了一则笔记，特别能说明她自己的个性：“灵光一现：请注意！我超越所有的诗人撰写了心灵物理学（这里的物理学不属于科学，而是‘回归’到心理学）。”

这首诗经过反复修改，最终使第三个诗节焕然一新，这样一来，读者就会把关注的重心由“情欲的呻吟”转移到“死亡的呻吟”。苦苦思索，运用各种手段表达“难以言传”的心绪，这无论在诗歌创作层面上，还是在心理层面上都是很有意思的探索。

1940年10月，尽管波克罗夫斯基街心花园5号楼一间小屋里东西凌乱，毫无秩序，尽管展望前途，依然渺茫，茨维塔耶娃还是修订了她的一首重要的诗作：

人间的名字

水杯在灼热于渴的时候呼唤：
“给我水！不然我会渴死！”
在炎热中抱怨，软弱无力——
固执——如诉如泣——

我一再重复——越来越严厉，
重复了一次又一次——
黑暗中想睡却怎么也睡不着，
总有一种莫名的恐惧。

似乎由于连续不断的惊恐，
荒芜了催眠的草地！
一再恳求——无意识地重复——
像婴儿初次呀呀学语……

仿佛有一条皮带缠住了脖子——
喉咙里快要窒息……
但愿这时能听见人间的名字，
并非它引出的悲剧。

最后四行诗的意思相当模糊，但是过了二十年以后，在具体的情境当中，其中的含义就变得清晰多了。人间的名字，让诗人对人间还有所依恋的、唯一的名字，就是那个刻在指环里的名字，这首诗的主题恰恰跟它有关……

修改这首诗的时候她写过一则笔记：

“请注意！今天（旧历9月26日。圣徒约翰）我四十八岁。
我祝贺自己1. 生命得以保全（呸，呸，呸！），2.（也许是1）四十八年没有间断心灵的思考。”

茨维塔耶娃准备出版诗集，她平生头一次自己审查自己的诗。她很想把组诗《上帝》收入诗集，可是心里明白，这样的题目通不过，于是在笔记中写下了自己的忧虑：“如果把题目改为命运或者赫尔墨斯（请注意！真是胡说八道！）或者改为宙斯会怎么样呢？”但是她不想采用这么愚蠢的做法。组诗《少年》中有诗篇入选，她就把标题改成了“列昂纳尔多”。有许多原来没有标题的诗作，现在都加上了标题，比如：“初

升的太阳”、“蛇”、“亚马孙女人”、“在朋友的城”、“天使”等等。

10月24日，她的笔记本里出现了一则伤心的札记：

“请注意！自己编自己的诗集，自己审查，自己花钱打印，好像是自己做主；可是我有预感，他们不会采用，他们真要用我的稿子，那倒奇怪了。算了吧，我自己做自己喜欢的事，这完全符合我的良好意愿（‘很听话’），我知道，这些诗都是很好的作品，总会有人需要（或许，就像人们需要的面包）。

顺其自然吧，不出版就不出版，我还继续从事翻译，有些人总问：您为什么不写诗呢？我要让他们闭上嘴。因为时间只有一个，而且时间很少，我的诗写在自己的笔记本里——这是奢侈的行为。因为翻译作品能得到报酬，自己写诗却得不到。起码——我已经尽力了。”

还有：1940年10月26日面对窗口辽阔而寒冷的蓝天写下的札记：

“生活中自认为我最爱舒适。可我的生活里舒适已永远消逝。”

这很像阿赫玛托娃几行诗的回声，或许茨维塔耶娃的潜意识里还记得那些诗句：

……不幸贴近耳朵，
亲热地窃窃私语——
仿佛整个夜晚
它一直忙碌不已：
“你喜欢舒适，
可你的舒适在哪里？”

（《我向你敞开心扉……》）

茨维塔耶娃诗集手稿先后送给科·留·捷林斯基和列·伊·季莫菲耶夫进行评审。从保留下来的资料判断，第二个评审人给予诗集的评价良好，虽然时间上有所拖延；至于第一个评审人的意见，则见于当年11月19日他写的《有关玛丽娜·茨维塔耶娃诗集的评审意见（2862行）》。

这篇评审意见，即便以当时的眼光衡量，用意也非常阴险。捷林斯基虽然肯定了诗集单纯、真诚，保持了艺术上的完整性，但他强调指出，这些作品来自“那个世界”，“与苏联人生活的世界有某种截然相反甚至敌对的情绪”他写到作者视角褊狭，心灵扭曲；认为诗集“沉闷、病态”，说诗集反映了“资本主义在其腐朽的最后阶段，人的精神扭曲与瓦解的图景”，这就是茨维塔耶娃诗歌产生的根源。他肆意咒骂茨维塔耶娃的诗学见解，指责她语汇混乱，强调这本诗集集中四分之三的作品“离奇荒诞”、难以理解；“作品思想与形象说明了诗人对现实的认识完全受到资产阶级偏见的左右”。结论是：“茨维塔耶娃不具备向人民抒发情感的权利。”

捷林斯基对茨维塔耶娃诗集的评审意见首先暴露了他自己的阴暗心理。他对著名诗篇《给一百年以后的你》，竟然进行了这样的评述：“越过当今读者的头顶，跟‘百年以后的读者进行对话，不免让人产生疑问，作者绕这么大的弯子，究竟在呼唤什么人，她跟什么样的人志同道合？”还有，他分析《哪怕被钉在耻辱柱上……》这首诗当中的某些诗行，竟然说：“……读者肯定会产生合乎逻辑的疑问：诗人伸出手祈求幸福，他感觉自己似乎被捆绑在某种桩子上，这究竟是谁的过错？谁的罪责？如果读者是社会主义的建设者，肯定不会把罪责归于自己。”

捷林斯基的评审如此极端，几近荒谬，却可以置人于死地。假如茨维塔耶娃能够完整地看到这份评审意见，真不知道她会有怎样的反应？不过，出版社最后作出决定的几个人，头脑比较正常，还不至于那么愚蠢，稍后他们告诉茨维塔耶娃说，评审意见有一条认为诗集有形式主义倾向，因此不适合出版。捷林斯基的这份评审意见中说的是：“这里不禁还要问一个问题：假如这些诗翻译成外文版本，怎么样进行逐词逐句的翻译呢？它的内容能保留多少呢？内容会荡然无存，因为它地地道道是形式主义的诗歌，是缺乏内容的作品。”

那个特定时代有很多卑鄙可耻的文件，这是其中的一个标本。

编完诗集以后，茨维塔耶娃又开始翻译文学作品。1940年10—12月她从波兰文翻译了昂德拉·雷索戈尔斯基的诗歌《给妈妈》，还有叙事谣曲《歪斜的小屋》，这首叙事诗的结尾非常可怕：酿造啤酒的女人，遭到人们抢劫，绝望之中上吊而死。诗人最后写道：“朋友们，对不起，请原谅我这吓人的故事：上吊的柯洛尔卡呲着牙齿。”她还翻译了《女工之歌》、《车厢里的梦》，甚至还译了《在苏维埃乌克兰》，其中有这样的诗行：“啊，家乡，有家就有幸福感！”如果说这些译作还算成功的话，那么真正让茨维塔耶娃心灵受到震撼的却是翻译伊万·弗兰克的五首诗：

独自在大地上流浪，
没有人怜悯，安抚……
普天下没有一个人
愿来分担我的痛苦。

（《我受到人心的冷落……》）

时光使钉子已松动，
风刮得十字架摇晃，
被钉在上面的耶稣，
从十字架落到地上。

（《耶稣与十字架》）

1940年10—12月草稿本里有几则札记是编诗集和翻译诗歌期间写下的：

“……是的，总有一种念头：

孤单——狗一样可怜……

诗人的才华所在——孤单——可怜一两个押韵（绝非偶然），两个押韵的词就包含着意义：孤单——狗一样可怜，这一行诗——抵得上一部长诗，或许，千年之前的日本人做得对，他们第一次创作出了独行诗，以后仍有日本人写独行诗，今后还会有人写这样的诗……”

“上帝！多么好啊，竟然有这样两个词：黎明与晚霞！这让我感到非常幸福，而且黎明胜过晚霞，黎明更奇妙（声音也更悦耳），这两个词连在一起，立刻让人联想到女人的名字，写起来应该用大写字母！”

黎明——黎明——（依我看，她是罗兰心爱的姑娘：一个美丽的姑娘，当然很像黎明，她就是黎明，可是《罗兰之歌》当中并没有这个形象）。在我们俄语当中，‘黎明’这个词是阳性，‘晚霞’这个词是阴性，这可真有意思。”

“我爱大自然，超过爱世界上的一切，可是我很少描写自然风光：我只是点到为止：写树的景色。对于我的心灵来说，它只是个衬托的背景。还有：我愿意使自然具有寓意：白桦的银子！生命的溪流！”（12月）

“我的内心深处——很神秘！一直保持着童贞：出生第一天的童贞，对第一天的赞美、惊奇和信任。我觉得一切都很美好（而不好好的——就是病态的）……”

她现在有很多工作，各种各样的工作，我们难以一一列举。生活变得相对稳定了：玛丽娜·茨维塔耶娃不仅租到了房子，而且租期是两年。她遇到了一些可靠的人：阿莉娅的朋友尼娜·葛尔顿、萨姆伊尔·古列维奇。并非所有的人都害怕跟她交往，塔拉先科夫夫妇、塔格尔斯夫妇跟她时有来往，她也曾访问过诗人尼·阿谢耶夫、维·戈里采夫，结识了女翻译家尼·格·雅可甫列娃；多年不见之后，重新碰到了维·克·兹维亚金采娃；经常见面的还有奥·阿·莫恰洛娃、尼·尼·维里蒙特。（10月6日茨维塔耶娃给维里蒙特写的一张明信片保存了下来，她约他见面，她从《手艺集》当中选出了一些诗，想编进新诗集，为此想跟他商量。）其他熟人一一赘述。她根据别人的请求，有时也主动地朗诵自己的作品，时常受到称赞，有时候也有人说听不懂（比如，维·兹维亚金采娃和谢·利普金就不喜欢长诗《房间的尝试》）。玛丽娜·茨维塔耶娃去世以后，帕斯捷尔纳克在写给他妻子的一封书信中曾说：“茨维塔耶娃在知识界受到高度尊重，在理解她的读者中阅读她的作品成为一种时尚……”在她新认识的人们当中有一个是年轻诗人阿·亚·塔尔科夫斯基。她的笔记本里保存了一封书信草稿，其中写到她很赏识塔尔科夫斯基的诗歌翻译：“您怎么能译得这样好？……寻找您喜欢的作品——您的优势在语言。”跟往常一样，当她跟年轻诗人接触时，如果这个诗人引起了她的关注，她往往主动地表达自己的情感：

“我想请您尽快来我这里做客——晚上，听听我给您朗诵即将出版的诗集里的一些诗。因此，请把您的地址告诉我，以便我及时发出约请，不至于像这封信一样有所延误。我恳求您千万不要把这封短信给别人看，我——是个离群索居的人，我给您写信，何必给外人看呢？跟任何人都不要说，最近一两天请您来听听我的诗，不久我会举办一个公开的诗歌朗诵会，到时候，所有的人都来听。现在，我只请您一个人，这是出于友情的考虑。

所有的手稿——毫无防范。我整个人——就是手稿。

玛茨”

关于茨维塔耶娃的诗歌晚会，我们一无所知。而她写给塔尔科夫斯基的书信，也没有保存下来……

茨维塔耶娃还认识了一些艺术界的人士，比如钢琴演奏家根·古·涅高兹、玛·维·尤金娜，伊丽莎白·艾伏隆的学生，朗诵演员德·尼·茹拉夫廖夫。但是，无论在什么地方，她都感受到“可怕的孤独，缺乏共同语言，良好的心愿得不到回馈，不得不离群索居”，这句话引自《被俘的灵魂》，是茨维塔耶娃怀念安德烈·别雷的感触。（离群索居对她来说已经转化为痛苦，因为她开始思考，开始回忆。）我们还记得，她在戈里岑诺期间认识了塔季雅娜·克瓦宁娜和她的丈夫尼·雅·莫斯克文，“塔涅奇卡”常常去看望她，看来对她很关心。茨维塔耶娃觉得她特别亲切，希望能经常跟她见面。克瓦宁娜来看她的时候，她总是不愿让客人走，希望她尽量多坐一会儿。茨维塔耶娃跟她讲儿子、丈夫和女儿的情况，讲帕斯捷尔纳克，回忆在巴黎期间的生活。茨维塔耶娃向她承认，跟很多人在一起都觉得“特别无聊”。茨维塔耶娃跟别人交往，一直忠实于自己的信念，在天地之间依然特立独行，可是在某个短暂的瞬间，她忽然觉得这个年轻女子可以成为跟她亲近的朋友，几乎就像一个亲人。因此她巴不得克瓦宁娜常在身边。“要求很简单——并肩而坐。仿佛住在隔壁。能够听见走廊传来脚步声。有时候传来敲门声……”

诗人“隐秘的热情”仍然没有熄灭，她还有力量去感受，去创造新的神话……四年前茨维塔耶娃曾经给施泰格尔写过这样的诗句：

彩虹之于眼睛，
黑土之于青草——
人和人交流，
是本性的需要……

现在，她写道：

“我需要跟别人交流，塔尼娅意味着爱情。我的爱情，如果这是一个奇迹，也将是她的爱情……我需要另一个人，塔尼娅是她的需要，我爱塔尼娅（假如有可能，有必要），也会成为她的需要……”

但是，一个年轻的女子，有她自己的生活，自己的焦虑与麻烦，她完全没有想到热情的交往当中还包含着什么“特殊的需要”。克瓦宁娜后来回忆说，她认为茨维塔耶娃当时写的那些书信“某种程度上属于作家创作的需要”，她并不理解，她有什么理由需要玛丽娜·茨维塔耶娃。我们上面引用的书信可能让克瓦宁娜感到困惑，可是她大概忽略了书信中或许是最有悲剧性含义的一句话：

“非常简单：一起生活——一起缝纫。”

在这句话当中，缝纫是个秘密。这里不仅有生存意识，也有日常生活。以尘世的情怀表达对别人的依恋，这在茨维塔耶娃的笔下也很少见。茨维塔耶娃的一生始终处于矛盾的心态，既渴望离群索居，避免与人接触，同时又期待交往，而这种交往常常让她失望，幻想有个人心地善良，可以亲近，而且近在身边，伸手能够触及。在遥远的20年代，她思念杳无音信的谢尔盖·艾伏隆，当时写的诗，抒发的岂不正是这样的情感？

哦，我简朴的家！贫寒的炊烟！

无论什么也比不上亲人的温暖！

在窗边，我们一起发愁苦闷，
傍晚时分，轻轻的一个亲吻，
吻的是面颊，不是嘴唇……

现在，茨维塔耶娃或许会觉得捷克乡村、巴黎市郊度过的那些日子才是幸福的岁月，尽管谢尔盖·艾伏隆和阿莉娅有时不在家，尽管有分歧，甚至争吵，但家庭没有破碎，毕竟还有一个简朴的家……可是茨维塔耶娃觉得还是不回忆往昔为好，因为越回忆越痛苦……

12月7日，茨维塔耶娃终于翻译完了波德莱尔的《航程》。她在翻译过程中曾经写下这样的笔记：

“我依据听觉，也依据（作品）的精神进行翻译。这比翻译‘意思’更重要。里尔克说过：‘诗人用词汇表达自我，雕塑家——用手的动作表达。’——莱·马·里”

茨维塔耶娃依据里尔克的论断，稍加修改，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批评家用词汇表达自我，诗人——用手的动作表达。（玛茨）”

很难想象一篇作品能像波德莱尔的《航程》这样接近茨维塔耶娃当时的心境，她的翻译，一方面保持了与原作思想的等值，另一方面融入了纯属于她自己的悲剧意识和激情，仿佛这就是她创作的诗歌，而不是译作。

理想之舟撞上了现实之礁。幻想成了直接通向毁灭的道路。《航程》的主题浓缩在一个诗节当中：

我们的心是寻找黄金国的航船，
什么样的潮水送我们到达乐土？
突然，在山和大海的深渊之间，
听见欢呼：天堂！爱情！幸福！

诗歌往往是对具体事件的超越。人类“爱说话”的天性难以遏制，总是幻想“飞上太空，接近太阳和月亮”。但是，那些没有立刻陷入没顶之灾的人看到了什么呢？“仍然是罪恶的闹剧”：

她喜欢脚后跟端思考的头脑，
她是奴仆，却还有几分孩子气；
他，无论在茅屋，还是在城堡：
随时随地，永远是奴隶的奴隶！

暴君骄横，折磨人者享受荣耀，
踩着白骨跳舞，给人带来恐惧，
受折磨者遍体鳞伤，忍气吞声，
尘埃一样，成群的人无声无息……

茨维塔耶娃以清晰准确的语言表达了自己的爱憎，同时嘲讽了庸庸碌碌的俗人：

夸夸其谈，爱说话的人，事情
刚做了两天，就到处自我吹嘘……

诗歌的结尾，流露出对于世俗生活的厌恶：

死亡！老船长！挂帆！起航吧！
赶快起程！这地方让我们厌恶！
即使天水相连，前方一片昏暗——
胸中有千颗太阳照耀我们的路！

大海的深沉与浩瀚引诱着水手！
我们渴望了解阳光下一切奥秘，
潜入海底，地狱或天堂都一样！
到前所未到的深度，探究新奇！

……很像被捕鼠者领着走向死亡的那些孩子……

五年前，茨维塔耶娃曾运用跟《航程》一样的格律写过一首诗《战士不属于两个营垒，只是偶然的过客……》（这并非她所擅长的格律）。现在，通过翻译波德莱尔的作品，她已经令人惊奇地掌握了这种格律，这让我们不由得想起了那首诗歌的最后一节：

你是国王：孤家寡人，可是有无数嫔妃。
上帝也是一个人，独自在空荡荡的天宇。
战士不属于两个营垒：法官、原告、人质——
反抗两个营垒的战士。有反抗精神的战士。

也是在 12 月，茨维塔耶娃从法语翻译了六首民歌。这些情歌源自法国布列塔尼地区，语言俏皮幽默，茨维塔耶娃成功地传达了这样的风格，她译完了波德莱尔的《航程》之后，很可能想翻译一点轻松的作品，借以调节自己的心情。

亲吻心上人，我摘一朵花。
情人是美女，樱唇甜如蜜。
亲吻心上人，我摘一朵花。

身材赛杨柳，胸中翻波浪。
亲吻心上人，我摘一朵花。

“妈妈，还要等多久？
不要再等啦，妈妈！
现在正合适，
快让我出嫁！”

“我的女儿呀，嫁衣几时做？”
“亚麻布怎么能够做嫁衣？
织布吧，剪裁吧，缝纫吧，
快让我出嫁！
妈妈，我心里闷得慌！
心里乱如麻，妈妈！
现在正合适，
快让我出嫁！……”

12 月份，茨维塔耶娃还翻译了波兰诗人的作品：其中有密茨凯维奇的《青春颂》；她在笔记中写道，是《红色处女地》杂志约稿让她翻译密茨凯维奇的诗歌。此外还翻译了亚当·瓦瑞克的《苏维埃的欢乐》；尤里安·普什博西的《逃亡》、《大陆》和《地平线》。

这一年临近结束。回头总结一下，非常可怜：无论是叙事谣曲罗宾汉，德国民间歌谣，还是伊万·弗兰克的诗篇，她这些译作都没有发表。《国际文学》杂志刊登了她翻译的保加利亚诗人的作品和昂德拉·雷索戈尔斯基的诗歌——可是发表的还不到她翻译的十分之一。茨维塔耶娃告诉利普金说，有人把卡尔梅克民族史诗《占加尔》片段译成法语，出版社建议她担任编辑工作，为此想听听他的意见。

从 11 月起她就很紧张，也很忙碌。因为听说阿莉娅将被判处流放。作为母亲，她要给女儿准备保暖的衣物。她请求克瓦宁娜帮她购买丝棉绒和一件短皮外衣，她明白，用不了多久，谢尔盖·艾伏隆也会被流放到外地，因为早就有些人议论，说“他在莫斯科待的时间太久了”。对这件事该早作准备：她在家里做干菜，夏天铺上报纸晒，冬天在暖气片上烤。

想想未来，一片茫然：茨维塔耶娃跟亲人单方面的联系随时可能被切断。她把钱送进那个小小的窗口，就凭这一点起码还可以知道，谢尔盖·艾伏隆和阿莉娅仍然活着，他们仍然在这个首都，而拆散他们一家的恰恰也是这个首都。

首都对待诗人并不友善，它就像个有生命的怪物，有时候会诱发出对于往昔的思念之情。比如，使茨维塔耶娃回想起那个“温柔的法兰西”。波克罗夫斯基街心花园的灯光，使她想起了……“旺夫的街灯——想起了街头拐角处的花园，夜晚总有管风琴一样细微的响声……”由此产生了几句零星的诗行：“灯光这样明亮 / 直到黎明—— / 你们为谁送行，我的街灯？……赫斯佩里得斯花园里 / 天庭的苹果树……”

“莫斯科没有我的容身之处”……或许，最好不住在莫斯科？等到丈夫和女儿被释放出来（？？？）——最好去南方海边找个小城市居住，比如辛菲罗波尔或者费奥多西亚？何况谢尔盖·艾伏隆获释（？？？）以后再不能住在莫斯科……玛丽娜·茨维塔耶娃把自己这些想法告诉了她所信任的阿莉娅的女友尼娜·葛尔顿。

年底茨维塔耶娃还得到一个消息：有人把捷林斯基的评审意见告诉了她。原来这个表面上说推崇茨维塔耶娃诗歌的评论家，在戈里岑诺曾经跟茨维塔耶娃，跟穆尔谈论诗歌的人，竟然是个叛徒，想不到他会从背后给她插上一刀。穆尔根本就想象不到捷林斯基有多么卑鄙，他没有看见过那份评审意见，只知道批评家“说过什么形式主义的问题”。穆尔自己安慰自己，尽力把自己想象得年龄更大一点。12 月 23 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们私下说话，捷林斯基说得有道理。我也不相信国家出版社能出版母亲的诗集，她的作品完全脱离生活，跟现实没有任何联系。我常常想，诗集和长诗很难出版。没有什么理由生捷林斯基的气，他不可能以外的方式写评审意见。说实话，母亲也不想出版这样的诗集，她只愿意进行翻译。”

12 月 25 日，茨维塔耶娃在《国际文学》编辑部遇见了一个熟人，读过她的诗，推崇她的诗，她就向那个人诉苦，说被人指责有“形式主义”倾向。对方回答说，她没有一行诗是模仿“他人的思想与情感才写的”。茨维塔耶娃听了非常满意，她在笔记中写道：

“这才是——读者的鉴定。”

可是她心里明白，等到她不在人世的时候，她的读者才会出现。

而现在必须——“活下去，活到嚼完苦蒿的那一天……”

12 月 31 日茨维塔耶娃带着穆尔回到了梅尔兹利亚科夫斯基巷那唯一的角落，在那里有伊丽莎白·雅可甫列夫娜·艾伏隆和季娜伊达·米特罗方诺夫娜·施尔凯维奇的陪伴，诗人的心会感受到温暖……



本文摘自《玛丽娜·茨维塔耶娃：生活与创作》，注释从略

[俄]安娜·萨基扬茨

谷羽 译

上海贝贝特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年 6 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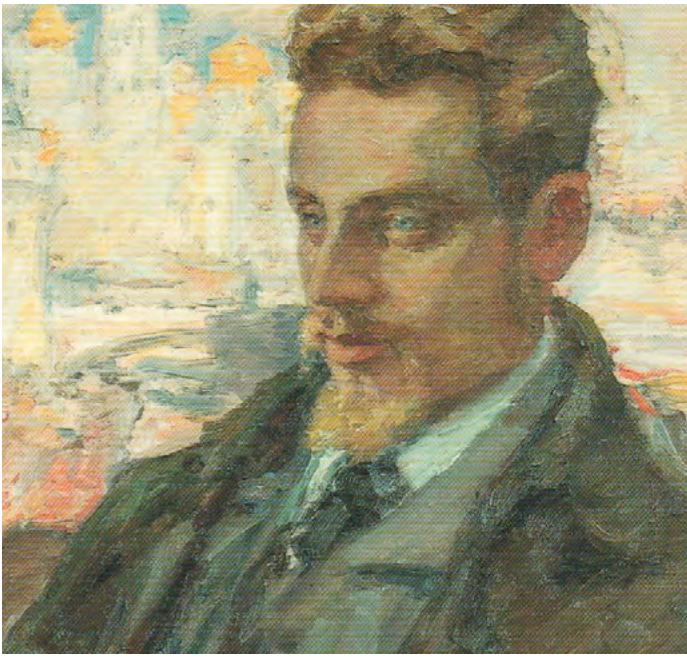


安娜·萨基扬茨

文学评论家，毕业于莫斯科国立大学语文系。作为国家文学出版社的编辑，参与了库普林和布宁小说集的筹备出版工作。1960 年，经过她的努力争取，终于被批准编辑玛丽娜·茨维塔耶娃去世后第一本作品集。这是她终生研究玛·茨维塔耶娃生活与创作的起点。她还花费了一定的时间和精力，收集资料，研究作家布宁的生平，为布宁的《暗径》和其他小说撰写注释。

发现经典

这里是已经出版、我们认为不应该被湮没、遗忘和打成纸浆的旧书。



图为 L.Pasternak. (1928) Rilke in Moscow

非虚构 诗人的告别

玛丽娜·茨维塔耶娃
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 | 发现经典

鲍里斯，
我们永远不会去见里尔克了。

1926年12月29日，里尔克在瑞士病逝，震惊的茨维塔耶娃迅速将这一噩耗函告帕斯捷尔纳克，并附寄了她用德语写成的献给里尔克的“悼亡信”。几年过后，帕斯捷尔纳克完成了献给里尔克的自传《安全保护证》，用作自传结尾的正是帕斯捷尔纳克致里尔克的一封迟发了数年之久的信。三位大诗人间的通信，结束为一个哀婉、悠长的余音。

切尔诺斯维托娃致帕斯捷尔纳克父亲 (1926年11月15日)

尊敬的列昂尼德·奥西波维奇，
我可以这样称呼您吗？昨天我才获悉您的父称，是通过莱内·马利亚·里尔克获悉的。他是您的朋友，他也是我的朋友，今天，我要以我们对他的共同的爱的名义，以我们对他伟大、深刻和纯洁的创作之爱的名义，给您写这封信。
他让我读了您的来信，在那封信的末尾，您提到了您最近看到的那些不能让您满意的肖像。我数周前在这里、在谢尔拍了几张照片，在这里给您寄上其中我认为是最成功的一张。您能认出莱内·马利亚·里尔克来吗？
您的来信中洋溢着您对诗人的爱。他知道了您的欢乐。您的 admiration[1]。读了您这些话的人，都会感受到这像温暖的波浪一般真挚的情感，都会乐意伸出手去，与您一同欢庆。能感觉到，写信的是一位俄国人，并且是写给一位诗人的，而这位诗人比所有的当代外国作家都更亲近于俄国！……
数周之前，我通过戈尔恰科娃公爵夫人得知，莱内·马·里尔克正在寻找一位秘书，一定要一位俄国姑娘！就这样，命运把我带到了他的身边。——善良、仁慈、伟大的命运啊！第一次给您写信就写了这么多，请您原谅。
里尔克先生向您致意，他非常感激您的上一封来信，并请求您原谅他没有回复：其原因就是他一直持续着的、原因不明的身体欠佳。
向您致以真诚的问候，并紧握您的手。

叶夫盖尼娅·切尔诺斯维托娃
1926年11月15日于谢尔

[1] 法语：赞赏。

茨维塔耶娃致帕斯捷尔纳克 (1926年12月31日)

鲍里斯！

莱内·马利亚·里尔克死了。我不知道是哪一天，——是在两三天之前。人们来唤我去过新年，他们同时也告诉了我这个消息。他给我的最后一封信（9月6日）是以哀叹结束的：Im Frühling? Mir ist bang. Eher! Eber![1]（谈的是见面的事。）他没有答复我的回信，后来已是在贝尔维，我给他发去了只有一行字的信：Rainer, was ist? Rainer. Liebst Du mich noch?[2]

请转告斯维特洛夫（“青年近卫军”），他的《格林纳达》一诗我非常喜欢，——我甚至要说，这是我近几年来看到的最好一首诗。这样的诗，叶赛宁一首也没写出来。不过，这句话你别说出去，——让叶赛宁安稳地睡吧。

我们什么时候见面？

祝他新的一生好，鲍里斯！

玛

1926年12月31日于贝尔维

[1] 德语：要等到春天？这让我感到不安。快些吧！快些！

[2] 德语：莱内，你怎么了？莱内，你还爱我吗？

茨维塔耶娃致里尔克 (1926年12月31日，悼亡信)

一年是以你的去世作为结束的吗？是结束吗？是开端呀！你自身便是最新的一年。（亲爱的，我知道，你读我的信早于我给你写信。）——莱内，我在哭泣。你从我的眼中涌泻而出！

亲爱的，既然你死了，那就意味着不再有任何的死（或任何的生！）。还有什么？萨瓦的一个小城——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莱内，那梦的巢穴又怎么办呢？你，如今懂得俄语，知道 Nest 即 гнездо，还知道其他许多事情。

我不愿意重读你那些信，否则我就会想去找你——想去那里，——可我不敢去想，——你当然知道，与这个“想”相关的是什么。

莱内，我始终感觉到你站在我的右肩后面。

你曾想到过我吗？——是的！是的！是的！

明天就是新年，莱内，1927年7月——是你喜欢的数字。就是说，你是出生在1876年的吧？

（报纸上说的？）——51岁？

我是多么的不幸。

但是不许伤悲！今天午夜我将与你碰杯。（你自然知道我的碰法：轻轻的一击！）

亲爱的，你让我常常梦见你吧——不，不对：请你活在我的梦中吧。如今你有权希望，有权去做。

我与你从未相信过此地的相逢，一如不相信今生，是这样的吗？你先我而去（结果更好！），为着更好地接待我，你预订了——不是一个房间，不是一幢楼，而是整个风景。我吻的是你的唇吗？鬓角吗？额头吗？亲爱的，当然是你的双唇，实实在在，就像吻一个活人的双唇。

亲爱的，爱我吧，比所有人更强烈地爱我吧，比所有人更不同地爱我吧。别生我的气——你应当习惯我，习惯这样的女人。还有什么？

不，你尚未高飞，也未远走，你近在身旁，你的额头就靠在我的肩上。你永远不会走远：永远不会高不可及。

你就是我可爱的成年孩子。

莱内，给我写信！（一个多么愚蠢的请求！）

祝你新年好，愿你享有天上的美景！

玛丽娜

1926年12月31日晚10时
于贝尔维

莱内，你仍在人间，时间还没有过去一个昼夜。

茨维塔耶娃致帕斯捷尔纳克 (1927年1月1日)

你是我对其写下这一日期的第一人。

鲍里斯，他是12月30日去世的，不是31日。又一次生活失误。是生活对一个诗人的最后的小报复。

鲍里斯，我们永远不会去见里尔克了。那个城市已不复存在。

鲍里斯。我们的护照现在更没有什么价值了（我除夕时读到的）。如今，我在夜间（新年前夜）梦见了一艘远洋轮船（我乘坐其上）和一列火车。这意味着，你将来到我这里。我们将一同去伦敦。以伦敦为立足地吧，建设伦敦吧，我对伦敦抱着早已有之的信念。天花板上的鸟儿，莫斯科河南区的琴风雪，你还记得吗？

我从未有唤过你。如今是时候了。我们将孤独地住在硕大的伦敦，那是你的城市和我的城市。我们将去动物园。我们将去伦敦塔（如今是兵营）。伦敦塔前有一个陡峭的小街心花园，

花园已经荒芜，只有一只猫从长椅下跑出。我们将坐在那里。广场上将有士兵在操练。奇怪，刚给你写完这几行关于伦敦的文字，走进厨房。女邻居（我们两家合住）就来了：刚刚接到一封信（她说了一个我不知道的发信人的姓名）。我问：哪里来的？答曰：从伦敦来的。

此刻，与莫尔一同散步（一年的第一天，空旷的小镇），十分惊奇：红色的树冠！——这是什么？——是新长出的嫩树条（不朽）。

鲍里斯，你瞧：三个人都活着时，反正什么也没发生。我自知：我也许不能不去吻他的手，也许不能去吻它们——甚至当着你的面，甚至几乎是当着自己的面。我也许会拼命挣扎、肝肠寸断，会滔滔不绝地诉苦，鲍里斯，因为这个世界毕竟还存在着。鲍里斯！鲍里斯！我多么熟悉那个世界啊！是根据梦，根据梦的空气，根据梦的紊乱性和迫切性熟悉它的。我对此岂能不知道？对此岂能不喜爱？我在其中又遭受了多少委屈！那个世界，你只要知道亮光，照明，被我之光异样照亮的事物。

在那个世界——只要这一用语还存在，人就会存在。但现在谈的不是人。
——谈的是他。他的最后一本书是用法文写成的《果园集》。他用自己的母语已经写累了。

我因你们这些敌人，因你们这些朋友，
也因谦和的俄罗斯寓言而累……

1916年 [1]

他因全能而疲倦，想要做学徒，抓住了语言之中对于诗人而言最为吃力的一种语言——法语（poésie^[2]）——他又成功了，再次成功了，然而却立刻困倦了。问题并不在于德语，而是在于人类的语言。对法语的渴望原来就是对一种天使的、阴间的语言的渴望。他以《果园集》一书说出了天使的语言。

瞧，他是天使，我始终能感觉到他就站在右肩后面（非我一方）。
鲍里斯。让我感到高兴的是，他从我这儿听到的最后一个词为：贝尔维。
这便也是他自天堂打量着地球所说的第一个词！但是，你一定要动身。

1927年1月1日
于贝尔维

[1] 这是茨维塔耶娃的《莫斯科组诗》中的诗句。

[2] 法语：诗

切尔诺斯维托娃致帕斯捷尔纳克父亲

（1927年1月11日）

尊敬的列昂尼德·奥西波维奇，
是的，这一次真的道出这个可怕的字眼来了。他那情况很严重的疾病尽管持续了好几个星期，毕竟还是快如闪电般的，所以我们都无法相信他的死去。
您问起这种疾病的名称，它的法语名称为“leucémie”^[1]。就是红血球不断变为白血球，这种病大多是突然发作的，没有前兆，也无法治愈……医生们对于这样的病人无能为力，所能做的就是尽量减轻病人的痛苦。可怜的莱内·马·里尔克受尽了折磨，尤其是最后几天在 Sierre，我们是在 11 月 31 日前来到这个地方的。在医院里（Montreux 的“Val-Mont”），他们也只能设法减轻他的痛苦，感谢上帝，他死得很平静。——他被安葬在一个小墓地里，这片墓地深藏在他所喜爱的 Valais 山中，离 chateau de Muzot 不远，他曾在那孤独地度过多少个宁静的冬天，又度过了多少个炎热的夏天。
说到他的死对于我们，对于人类带来的损失，您是清楚的，您自己也能感觉出来。这种损失对我而言意味着什么，我甚至难以言表。
他对死亡以及对生活的 attitude^[2] 是充满安宁和自信的。——我深信，他的灵魂还在此地，还和我们在一起。比他生前时离我们还要近……
正如您看到的这样，我此时在从法国给您写信，他生前很想让我到法国来。现在，我住在 Princesse de Bassiano 处，她是莱·马·里的朋友，是他把我介绍给她的，她让我来这里照看她的孩子们，时间是两个月。我在这里的地址是：叶切 Golf Hotel, Beauvallon par St.Maxime (Var)。
您的倒数第二封信我还可以大声地读给我们的这位朋友听。再给您寄去一张上次拍的照片。他自己认为这一张最好，因此我认为把这一张寄给您最为合适。愿我们共同的忧伤使得喜爱他的我们大家变得更加亲近和更加高尚吧！
向您和您的家人（尽管我还不认识他们）致以衷心的问候。请您转告您的儿子鲍里斯，莱·马·里非常喜爱他，他也常常谈到您，常常回忆起与您的见面。
友好地紧握您的手。

叶夫盖尼娅，切尔诺斯维托娃
1927年1月11日
于博瓦隆高尔夫酒店

又及：麻烦您告诉我您儿子（诗人）在莫斯科的地址。巴西阿诺公爵夫人在巴黎出版了一份杂志 Commerce，几个月前，这份杂志刊登了您儿子的几首诗（法语译文）。公爵夫人非常想给诗人寄去一点稿费，却不知该怎么办，是通过一家银行直接寄往莫斯科呢，或者是可以通过您来转交？期待您尽快答复这个问题。

[1] 法语：白血病。
[2] 法语：态度。

茨维塔耶娃致帕斯捷尔纳克

（1927年1月12日）亲爱的鲍里斯！

我把米尔斯基的信转寄给你，我没把你的地址告诉他，我也求你别告诉他。原因是内在的（毒眼等等）——因此也是有分量的，请相信我。把信写给我或把我的地址给他，如果这样做不方便的话（注意！我最好是一个消声器）——你就给他一个作家协会或诗人协会或其他什么社会组织的地址。他那样死乞白赖地要你的地址，所以无论如何也不能给。此外，沃尔洪卡街 14 号——这是我的地址。我不与别人分享，等见面对我把一切都告诉你，你会明白的。

目前你只要知道下面这件事就够了：一天，有个人来找我——我急忙用衣袖挡住了报纸上的里尔克像。你的沃尔洪卡街和里尔克的像是同类的东西。别背叛我。拥抱你，并等着你的复信。

玛

1927年1月12日

Bellevue (S. et O.) pres Paris. 31, Boulevard
Verd.

我有意写在他的信上，好封住（他对你的地址的）意愿，以及你对他的别墅的意愿。

玛·茨

茨维塔耶娃致切尔诺斯维托娃

（约1927年1月15日）

亲爱的朋友，

承受着您的来信给我带来的直接打击。我来给您回信。

我是 31 号在新年前夕得知里尔克的死讯的，是从一个偶然遇到的熟人处得知的，是耳闻的，耳闻的，也就是从耳朵旁边掠过的。意识则要到来得晚些，如果可以把这一真实的、引起对其否认的现象也称作意识的话。您的信到来的时候，我正在紧张地（艰难地）写我的信，一封给他的信，不可能到达的信，因为需要把一切都说出来。从 31 号起，我就靠这封信活着，我为它面放下了《费德拉》（构想中的三部曲《忒修斯》的第二部，但是出于迷信……）。这封信我似乎永远也写不完，因为当“新闻”从内心产生时……它的公开性（书信的）也让我时不时停下来。我写给他的公开信。（您了解他，或许也能了解我。）这封信所有的人都能读到，只有他例外！不过，或许还有一部分是他本人写的一——是他授意的。您想知道一个关于诗的真相吗？每一行诗都是与“最高力量”的合作，诗人——很多，如果是秘书的话！顺便提一句，您想过这个词的美妙之处吗？秘书（secret）。里尔克角色的变化仅仅在于，他活着的时候，他是在与“最高力量”合作，而现在，他自己就成了“最高力量”。

别把这一切看作是俄国式的神秘主义！要知道，这里谈的是尘世的事情。出自灵感的最为天国的东西如果不能转化为尘世的事情，那就什么也不是。

对于我来说非常重要的是：您是从哪里得到我的地址的？我只从贝尔维给他往穆佐寄过一张明信片，并没有写地址。对于我的最后一封信（发自旺代），他并没有回复，那封信是寄往 Ragaz 的，不知他收到没有？还有：他是否曾经提起过我的名字，如果提起过，又是怎样提起的，起因是什么？不久前我还在给莫斯科的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的信中写道：“我在阿尔卑斯山路的一个拐角处失去了里尔克……”

现在谈最为重要的一件事：您与他一起待了两个月，而他两周前才刚刚去世。您要挺身做一件伟大的、英雄的事业：把这两个月再现出来，从你们相识的第一秒钟写起，从第一印象、外貌、嗓音等等写起。打开笔记本，写起来，开头可以没有条理，每个字，特征，某件小事。等您按部就班地写了出来，这一切就会各就各位了。要知道，这几乎就是日记，只不过是晚写了两个月而已。请您马上就开始写。白天没有时间，就夜里写。不要受神圣的嫉妒情感的影响，不问世事（即与我、给我、我的相隔绝）是一种更为神圣的情感，请您想一想爱克曼的书，那是唯一一本能为我们再现活的歌德的书。

我担心我接到《神话集》后会哭起来。现在，一滴眼泪也没流：没有时间，没有地点（周围老是有人），坦白地说，或许是不乐意：也就是不愿意。哭就是承认。在我哭泣之前，他就没有死去。

我从未见过他，对于我来说这是一个损失——精神上的（有这样的损失吗？！）。对于您来说，这是失去了存在的东西，对于我来说，这是失去了不曾有过的东西。失去了与他相关联的萨瓦——那儿我再也不会去了，——萨瓦与整个阿尔卑斯山一起在 12 月 31 日消失了一通入地下了……地图上的一些地方我是不想去看的——就像我平常什么都不关注一样。

在这一切之上请您再注意一点，我不属于任何一个教会……

帕斯捷尔纳克致茨维塔耶娃

（1927年2月3日）

亲爱的朋友，

我是偶然给你写信的，然后我会再次沉默不语的。但是决不能把你的忍耐力当作儿戏。在我获悉他的死讯时，天上飘着大雪，模糊的窗外可见大团大团纷乱的雪花。可这有什么可说的呢！我听到这个消息后病了一场。我似乎垮了，被悬在什么地方，生活在一旁走过，一连好几天。我和生活彼此都听不见对方的声音，彼此都不理解对方。顺便提一句，这里正经历着一场冷酷的、几乎是抽象的、混乱的严寒。

你是否会完全无礼地认为，你我已经成了孤儿？不。我觉得是不会的，也不应该这样认

为：过分的孤立无援会贬低一个人。在我这里，一切似乎都失去了目标。如今，就让我们活得长久一些吧，忍辱负重地长寿，——这就是你我的义务.....

茨维塔耶娃致帕斯捷尔纳克

(1927年2月8—9日)

亲爱的鲍里斯，

你的信是一份书面通知，也就是出于一种崇高的精神上的礼貌而写成的，这种礼貌战胜了不愿写信的隐秘心态和对书信的抗拒心理。不过，那心态也并不隐秘，因为第一行上就写着：“然后我会再次沉默不语的。”

你的信没有打破沉默，而仅仅宣布、挑明了沉默。我完全感觉不出曾有过那样的东西（一封信）。因此，一切都很正常，我也很正常，仍坚持着自己对你的态度，里尔克的死亡最终确定了我的这一态度。他的死就是我与你一同存在的权利，说它是权利——这还不够，这是他亲自下达的一道命令。

我并没有感觉到这种打击的无礼性（你的话：“我们多么无礼地成了孤儿”——顺便说一句，我的第一行诗便可立即对这消息做出回答：

27日，星期三，有雾的一天？

晴朗的一天？——没有报道！——

成为孤儿的不仅是你我，

在大前天的那个

早晨.....

您会从我在昨天（7号，他的日子）写完的那封给他的信（在31号，在得到消息的那一天开始写的）中得知我有什么感觉，这封信也像私人信件一样，请你不要给别人看。将里尔克和马雅可夫斯基并列，对于我来说，这是出于我对马雅可夫斯基所有的（？）爱（？），——但这样的并列仍是一种亵渎。亵渎——我早就知道了——是一种等级上的不协调。

有一个很重要的作品，鲍里斯，我早就想告诉你了。《房间的企图》的开头本来是一首写你和我的诗，后来却变成了一首写他和我的诗，每一行都是这样。出现了一个有趣的偷换：我这首诗是在我极其关注他的那些日子里写下的，可就最初的意愿和动机而言，它是为你而写的。结果却发现——写他写得很少！——写他——如今（在12月29日之后），也就是写预感，也就是写远见。我直截了当地向活着的他说道：我想去他那里！——怎能不见面呢，怎能以另一种方式见面呢？由此而来的就是当时折磨着我的一种奇异的.....不爱、回避和拒绝每一行诗的情感。这部作品叫做《房间的企图》，它在拒绝每一行——用每一行诗。请你认真地读一读，深入到每一行诗中去，检查一下。这个夏天，我总共写了三部作品：

（一）《代书信》（写给你的），（二）《房间的企图》和《楼梯之诗》——后一部是为了摆脱对他的关注而写的，——在这里，在这几天，由于他的、我的，还有我们的原因：生（曾有过的！）和明日的死——都是无望的。《楼梯》你大约读过了吧？因为阿霞已经读过了。你到她那儿去取，请订正一下排印错误。

如果泽林斯基还在莫斯科你就去他那里取《里程碑》第二期如果他已不在了你就买一本，那上面有我的《忒修斯》，一部悲剧，是第一部，秋天开始写第二部，但后来因给里尔克写信而中断了写作，直到昨天我才写完那封信（在忧伤中）。

谢谢你对莫尔的厚爱。很荣幸（发自内心）。对了！在你的信中有：声音的幻影；而在我的《忒修斯》里则有：“游戏是幻影，欢乐才是声音。”顺便问一句“声音的”之后的“幻影”一词具有多大的力量啊，这样的声音的幻影又被赋予了多大的力量啊——你想过没有？在你通向他的道路上的最后一个路标：请为他写一封信，并用公开信的形式寄来，好让批评家懂得等级，并让公爵懂得礼貌。（对于等级的注解：诗人与批评家在一起就不可能有瞒着诗人的秘密。我从不利用名字，但在这样的上下文中，我们的名字会发出声音的。）当然，你给他的信，一封公开信，——我是不会读的。

对了！还有一件最重要的事。今天（2月8日），我做了关于他的第一个梦，其中不是“并非其中的一切都是梦”，而是什么也不是。我很晚都没睡，在看书，然后不知为什么突然想点着灯睡。刚刚闭上眼睛，就听到了阿里娅的声音（我们睡在一起，有时候还加上莫尔，三个人同睡）：“我们当中有个银白色的头。”我的理解是：不是银白色的，而是花白的，金属才是银白色的。然后是一个大厅。地上摆着灯和点着蜡烛的烛台，全都摆满了。衣服是长长的，必须跑过去才能触及它们。蜡烛在舞蹈。我跑动着，不触及到地，拂动着它们——许多人都穿着黑色的衣服，我认出了鲁·斯坦纳（1861—1925），德国哲学家，人智学创始人。〔我在布拉格见过他一次〕。于是猜到这是一场圣人们的聚会。我向坐在稍远处一把椅子上的那位先生走去。我望着他。他带着微笑自我介绍说“莱内马利亚·里尔克。”而我则带着少许的寻衅和责怪说道：“Ich weißt! [1] 我走开，又再次走近，环顺着四周；人们已经在跳舞了。我等一个人对他说完了一番话，更确切地说是等他听完了一个对他说的一些话（我记得，这是一个身穿褐色长裙、兴高采烈的中年女人），牵着他的手，把他带走了。再谈谈大厅：灯火辉煌，不见一丝暗淡，所有到场的人虽然表情严肃，却都是最富活力的。男人们照过去的样子穿着常礼服，太太们——大多是中年人——身着深色衣裙。有几个难以确定其身份的神父。

另一个房间，这是一个普通房间。都是一些熟悉的、亲近的人。有着共同的话题。离我很远站在角落里的是一个年轻人，另一个坐在我身边，是一个现代人。我的膝盖上放着一口沸腾的铁锅，我把一块小木片放进去（直观的船和大海）。“你们看，在此之后。人们还敢出海航行呢！”“我爱海，爱我的日内瓦的海。”（我想象到：正像里尔克所说的那样）：“日内瓦的海，是的。而现在的海，尤其是大洋，我却仇恨。在 St. Gill.....”而他却 mit Nachdruck[2]：“在 St. Gilles 一切都很好。”他显然是把 St. Gilles 和生活混为一谈了。（他以前在给我的一封信中曾这样写过：St. Gilles-sur-Vie <survits>）“既然

您的俄语讲得这么好，您怎么会不懂我的诗呢？”“现在懂了。”（等读了《一封书信》之后，你就能判断出这个回答的准确和那个问题的幼稚了。）我一直在与他交谈——他向我半侧过身来说：“您的那位熟人.....”既不报出名字，又不把我交出去。总之，我在他那里做了客，他也在我这里做了客。

结论：如果对“逝者”能持有这种平静、自然、毫无恐惧、超越肉体的情感，那么，这就意味着逝者是存在着的，这就意味着逝者将在那里。哪还有什么恐惧呢？害怕。我不害怕，平生第一次，我因逝者而感到了真正的喜悦。是的！还有一点：腐烂的感觉（如果有的话）显然是与（迫近的）腐烂的作用联系在一起的；例如，两年前去世的鲁·斯坦纳就永远不再是一个逝者了。

我把这个梦当作里尔克给我的纯洁礼物就像昨天7号——他的数字的整整一天那样，昨天我一下子就解决了《书信》中所有的（约30处）难点，所有的段落都各就各位了——一挥而就。

你凭经验也知道，总有一些难以处理、无法写顺的地方，对它们你只能漠然处之。瞧——一天之内有24个这样的地方。这种情况我还从未有过。

我靠他而活着，我始终和他一起生活着。我真的牵挂着两个天空——他的天空和我的天空——之间的区别。我的天空不高于第三者的天空，我担心他的天空就是最后的天空，也就是说我还有很多很多次，他却只有一次了。从今以后，我所有的牵挂和工作就是不放过下一次（他的最后一次）。

粗鲁无礼地沦为孤儿——是以什么为背景的呢？是以儿子的温情和父亲的温情为背景的吗？

对于我而言的好东西和人间的好东西的首次吻合。离去难道不是自然的吗？你把生活当作什么？

对于你来说，他的死是反常的，对我来说，他的生是反常的，是另类的，另一种方式。是的，这是主要的一点。结果是这样的，你的书信注意到了你与我长达一小时、一年、十年的擦肩而过，却没有注意到我们与他长达整个一生，整个人世的分离。总之，你是从你最后一封信的最后一行写起的，而不是从我的书信（31日）的第一行开头的。你的书信是续集。不奇怪吗？难道有什么东西还在延续吗？鲍里斯，难道你看不出，我们活着的时候，那种错过即是已被毁灭了的细节。那里还在说“决定”“想要”“希望”，这里已是：出事了。

这也许是是有意识的？是对苦难的无意识的恐惧？那就请你记起他的 Leid[3]，记起这个词的声音，并把它转移到我身上来，在这样的损失之后，再也没有什么能伤害我了。就是说，你别怕沉默，别怕写作，既然还活着，所有这一切便都无所谓了。

你得知他葬礼的消息了吗.....我听说了一些他死时的情况：别人在信中告诉我，他是早晨死的，似乎死得很平静，没留下什么话，喘了三口气，好像不明白自己正在死去（我确信！）。不久我将与最后两个月当他秘书的那个俄国姑娘见面。对了！在他死了两周后，我竟然收到了他的一份礼物——一本1875年出版的德文版《神话集》——那正是他出生的那一年。他读的最后一本书是 Paul Valéry[4] 的诗集。（请回忆一下我的梦。）

我住的地方非常拥挤，两家合住一套房子，共用一个厨房，三个人挤在一个房间里，我永远不能一个人独处一方，太痛苦了。

俄国诗人（我们这里没有俄国诗人）中有谁珍惜过他？你把我的问候转告给《格林纳达》的作者了吗？（我忘了他的名字。）

是的，新的歌声，
还有新的生活。
小伙子们，不该
因歌声而老伤。
不该，不该，
不该有，朋友们！
格林的达，我的格林纳达。

《里程碑》遭到侨民出版界的疯狂攻击。许多人都不愿伸出手来。（霍达谢维奇头一个跳了出来。）如果你感兴趣，我再给你详细地写一写。

1927年2月8—9日于贝尔维

[1] 德语：我知道！

[2] 德语：强调。

[3] 德语：苦难。

[4] 法语：保尔·瓦莱里。

茨维塔耶娃致帕斯捷尔纳克

(1927年5月11日)

鲍里斯！

你从来没有想过，存在着一个巨大的神奇世界，一个禁止诗歌进入的世界，那里正在揭示，并且已经揭示出了如此之大的规律。比如，此刻，走在大街上，我就想到了：一个正在请人喝水的男人会像俯伏在泉水上似的俯在一个女人身上，这难道不奇怪吗？请人喝水的人在喝水！——这是一个变化无常（彻底改变）的事实。接下来：喂水不是活下去的唯一机会吗？无论我怎么命名，无论这怎么称呼，你都要等两人在一起时才能明白这一点。

鲍里斯，两人在一起时什么都认识不了（会忘记一切），无论是名誉，是上帝，还是一棵树，都会被忘记的。只有你的身体，你没有通向那身体的路（没有入口）。你想一想：真是奇

怪，灵魂的一片完整区域，我（你）却无法一人前往。我无法一个人前往。需要的不是上帝，而是一个人。通过第二个人再生。Sesam, offne dich Auf !! [1]

我想，如果我与一个人在一起，这个人我非常地爱——还不够！——我也非常地爱长诗的那个主人公，不，如果与诸如哥伦布这样的人——即内心像我的这种人在一起。那么我就会说出，也就是会知道，会提出，会强调，会发现一系列最惊人的事情——它们之所以说不出来，仅仅是因为没有被说出来过。恍然大悟，原来我并不了解完整的我（不，是我的一半）、第二个我，另一个我，尘世的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活着，是的，与《终结之诗》不同。这是一种震惊……来自爱（从未有一个男人敢于像爱一个普通女人那样爱我！），来自因他人的迷惑而起的迷惑，是因他人的气喘而气喘，——群山中的回声——《（山之诗）》。被感染和被充电——这是找到了尘世语言的心灵反应的最强烈的形式。鲍里斯，这说起来很是奇怪，我从来就不曾是一个身体，无论是在爱情中，还是在母性中，一直是一道反光，借助什么，通过翻译（译过来或译过去！）。给一个不认识的人（难道你也在此列），而且还隔着这么老远的距离，写这种信，这会让你觉得可笑的。我很少关心这种样子的你——像是烧伤——不是目的（而是持续）。而在最近一年里……你完全成了里尔克的弟弟，我不会由于迷信而结束的。

今天呢？如此强烈的惋惜，这从未有过，从未有过！要知道整个世界（但愿是开放的世界！）都快要沉没了！（它也可能会爆炸。）要知道，整个世界都不会再从水底浮上来了。我也许能找到这样一些纯净的话语（读者当然会以为我谈的是天国，就像此刻，仰仗鲍里斯和里尔克，我相信了这行诗的真实，全诗是这样的）：

整个身体的疼痛——仿佛
衣服的下摆里裹着一座山！
凭借整个身体的疼痛
我在领悟爱情

我体内的田野仿佛
已为每一场雷雨而被犁开。
凭借众人的远方，
我在近处领悟爱情。

我的体内仿佛被掏了个洞，
直抵漆黑的骨架。
凭借躯体中呻吟的血管，
我在领悟爱情。

穿堂风像马鬃
掠过，匈奴人：
凭借喉咙口最忠诚琴弦的断裂，
我在领悟爱情。

铁锈，活的盐。
凭借遍布身体的裂缝，
我在领悟爱情，
不，凭借身体的颤音！[2]

你，鲍里斯，早在《生活，我的姐妹》中，你就已经置身于这个世界（水底的世界），——这本书那火热的纯洁，火热的清洁！当时，我还在写（而且写得很糟），还在偷，像是在偷取秘密，但是，你并没有用黑夜来封锁世界，把白昼分派给了四周围，把树木和乌云带入其中。你把它分赠了出去，把它钉上了十字架。众人在你的书中都看到了这一点。我指的不是 Liebesliede[3]，我指的是诗句。有一些诗句是相同的，是合成的。

你是知道的，什么样的神奇诗句才能表达你我的发现。一个硕大的类比（协调）宝库。那个世界，鲍里斯，这是黑夜、早晨、白昼、傍晚、以及与你一起的黑夜，这就是整整一昼夜！然后……

你别误解我：我活着不是为了写诗，而我写诗却是为了活着。（会把写诗当作最终目的呢？）我之所以写诗，不是因为我知道，而是为了去获知。只要我没在描写一件东西（没在看它），这件东西就不存在。我的认知方式——就是道出，这样的认知是源自笔端的。只要我没在描写一件东西，我就没在想它。（要知道你也一样。）笔就是体验那存在着、却沉睡着的一切的渠道，比如，女巫并不识字，女巫却能迅速地获知。话语就是事物在我们体内的背景，话语就是通向事物的路，一去不返。（即便能够返回，需要的也是话语，而不是事物，而事物却是最终的目的。）

鲍里斯，我需要你，就像需要一道深渊，一个无底洞，好让我跳进去，而且达不到底部。（古堡里的水井，扔入一块石头。一、二、三、四、七、十一……到底了。）好让我有爱的方向。我无法（这样地）爱一位非诗人。你也无法做到。你和我的秘密理想，本来就是要成为乞丐。但是，既然在你的身上（无论愿意与否）具有崇高的东西，又如何能成为乞丐呢？请你理解你我之失败的价值，如果我们失败的话。不是由于上帝，不是由于任何人，而是由于势均力敌（另一个世界中共同的上帝或共同的身份！）。期望平等，期望由于势均力敌而导致的失败。平等也像个竞技场……

当然，我将会比任何任何时候都更爱你，但不是根据自己的规模来爱。根据自己的规模（全部的自我，在别人身上的自我，全身心地）——还不够。不知为何，我常常会把一种东西掺进爱情，而这些东西却会使爱情无法兑现，会使它分心或中断。（爱情会在其他人那里得到两次发展：作为循序渐进的发展和作为堕落的发展，然后，它会一片一片地从爆炸范围的四面八方回到我身边：从天空，从树上，从左从右地从脚下伸出来的手臂。（从地下伸出，像青草一样。）（另一个人爱我，我却爱一切东西。另一个人爱我，我却爱所有的人。就算是置身于他吧，但还是要爱一切东西和所有的人。）

但是你在这里干吗？在那里，在彼岸世界的分界线上，我们的一只脚已经踏在那儿，彼岸世界的神奇或许就在于，我们在这里不能不通知上帝，我们的鞋后跟歪向了哪一边。我无法想象自己会变样，但只要你一来，我就会变样。变了样的我就是你。你想一想……

我是在返回此信的前半部分。
也许——正是上帝吧？？？

玛
1927年5月1日

[1] 德语：芝麻，开门吧！！

[2] 此诗题为《征兆》。

[3] 德语：情歌。

帕斯捷尔纳克致里尔克 (一封作为跋的信)

如果您活着，我今天会给您写信。此刻，我完成了献给您的《安全保护证》，昨天晚上，全苏对外文化关系协会请我去办了一件与您相关的事。为编辑您的书信集，德国方面希望得到您在其中拥抱并祝福过我的那封短信。我当时没有回复那封短信。我相信能很快与您会面。然而，代替我出国的却是妻子和儿子。

把像您的文字这样的馈赠搁置一边，不予回答，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但是我害怕，在与您的通信让我获得满足之后，我也许会永久地停留在通向您的半途中。可是我却必须见到您。在此之前，我决心不给您写信。我也曾设身处地为您想过（因为我的沉默会让您惊讶），当我想到茨维塔耶娃在与您通信时，我便坦然了，因为，虽说我不能代替茨维塔耶娃，茨维塔耶娃却能代替我。

当时我已有了家庭。我以一种犯罪的方式开始了一件我没有足够条件去做的事，并将另一种生活引入这一尝试，与此同时，又为第三种生活打下了基础。

微笑使年轻女画家的下巴圆得像一只小圆面包。她的脸颊和眼睛放射出微笑的光芒。这时，她像是怕阳光，眯缝起那双无神的，目光散乱的眼睛，就像近视眼或胸部孱弱的人那样。当微笑流溢到美丽、宽阔的额头，一个韧性的容貌便越来越频繁地摆动于圆与椭圆之间，让人想起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被微笑映得容光焕发的她，非常像吉兰达约的女性肖像画中的一幅。这时，便想让她的脸沐浴在阳光之中。为了美，她永远需要这阳光，因此，为了喜悦，她需要幸福。

人们会说，每一张脸都如此。非也，我知道另一些脸庞。我知道一张脸庞，它既刺眼又让人惊叹不已，在痛苦和欢乐中它都同样动人，并且它越美，你越是能在别人的美黯然失色的情况下更经常地遇见它。无论这女性是声名鹊起，还是身处逆境，她那吓人的魅力都毫无变化，她在大地上无论需要什么都远远少于大地对她的需求，因为这便是女性气质，就像完整地从采石场中取来的一块粗糙的、不碎的、有自尊的石头。因为外部规律更多地决定女性的气质和性格，所以这一女性的生活、实质、名誉和激情均不依赖于阳光的照耀，她也不像前者那样害怕痛苦。

就这样，我生活着，属于一个家庭——我清楚地记得那一天。我妻子不在家。她一整天都在高等艺术学校，前厅里摆着一张自早晨起就未收拾过的餐桌，我坐在桌边。若有所思地从煎锅里盛起炸土豆，窗外，雪在犹豫不决地飘落，形成稀疏的雪堆，雪时落时停，似乎在怀疑什么。但是，被冬天里的春日明显延长了一天，却像一个嵌入物，被镶嵌在迷蒙的、带有毛茸茸白边的窗框间。

这时，有人在外面叫门，我打开门，来人递过一封国外来信。这是父亲写来的，我埋头读起信来。

那天早晨，我第一次读了《终结之诗》。我偶然得到了这部长诗的一份莫斯科手抄本，毫无疑问，长诗的作者对于我来说意义重大，许多信息来往于我们之间或正在半途中。然而，在那天之前，我竟然对这部长诗一无所知，也不知道后来接到的《捕鼠者》。因此，早晨读完长诗后，我仿佛仍处于这部长诗扣人心弦的戏剧性力量所造成的迷惘中。此刻，我激动地读着父亲的信，知道了您的五十诞辰，知道您高兴地接受了父亲的祝贺并回了信，突然我意外地读到了当时还令我不解的一个附笔，说我不知怎么竟为您所知。我站起身来，离开了桌子。这是天里的第二个震撼。我走到窗边，哭了起来。

如果有人告诉我，人们在天上阅读我的作品，我也不再更为惊奇。在我对您 20 余年的崇拜中，我不仅没有设想过这种可能，而且还事先就剔除了这一可能，如今，它改变了我关于自己的生命及其进程的认识。生命的弧线及其终端在一年年地散开，似乎永远不该聚合，可是突然，在一眨眼的瞬间，它紧紧地聚合在了我的眼前。在什么样的时刻！在最不合适的一天之最不合适的一刻！

院子里，2 月末不太暗的、饶舌的黄昏已然来临。一生中，我第一次意识到您是一个人，我可以给您写信，您在我的存在中将发挥巨大的非人工的作用。在此之前，我从未有过这样的念头。如今它突然降临在我的意识中。我很快便给您写了信。

我如今也许很怕再看到那封我已不记得的信。对您说您是什么样的人，这是世上最轻松不过的事。但是，如果我谈起自己，亦即谈起我们的时代，那就未必能处理好那尚不成熟的主题了。

我未必能恰当地向您叙述所有革命中永远是头几天的那些日子，在那些日子里，德穆兰们会跳上桌子，用为空气干杯来激励路人。我是这些日子的见证人。现实就像一个私生女，半裸着身子逃出牢房，让彻头彻尾不合法、无嫁妆的整个自我凌驾于合法的历史之上。我看到大地上的夏天，这个夏天似乎认不出自我了，它是自然的，是走在历史前面的，似是在走向新的发现。我留下了一本描写这个夏天的书。在书中，我表达出了有助于了解这场最不同寻常、最难以捉摸的革命的一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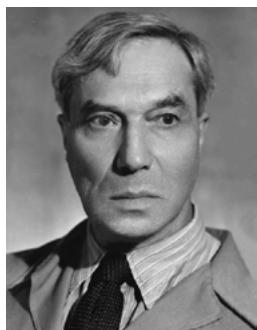


本文摘自《交织的火焰：三诗人书简》
[俄]帕斯捷尔纳克 / [俄]茨维塔耶娃 / [奥]里尔克
刘文飞 译
雅众文化 |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年8月



玛丽娜·茨维塔耶娃

20世纪最响亮、最动人心魄的诗人、散文家之一。少女时期即以诗行占卜了自己的青春、未来与死亡。她的诗句饱含热情、赞美、痛苦，大胆奔放，横溢斜出，应和了她跌宕的人生。她死于绝望，终结于她寻觅了一辈子的钩子。她的墓地无人知晓。她栖于天空。



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

20世纪俄罗斯文学大家，出身于艺术之家。1945年至1957年，他十次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1958年，他以“在现代抒情诗和伟大的俄国小说的传统领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其获奖小说《日瓦戈医生》虽成为国际畅销书，在前苏联只能以译本秘密流传。1960年5月30日，由于巨大的政治、情感压力，帕斯捷尔纳克因病逝世。

发现经典

这里是已经出版、我们认为不应该被湮没、遗忘和打成纸浆的旧书。



图为 Evgeny Pukhov. (2009) The Monument to Marina Tsvetaeva

非虚构 我记忆中的茨维塔耶娃 爱伦堡 | 发现经典

她从来没有逃避生活的意思，
恰恰相反，她愿同人们在一起生活

我认识马林娜·伊万诺夫娜·茨维塔耶娃的时候，她是二十五岁。她那桀骜不驯而又惘然若失的神态令人惊奇，她的仪表倨傲——仰着头，前额很高而双眸却泄露了她的迷惘大大的、软弱无力的眼睛似乎看不见东西——马林娜是近视眼。她的头发剪成短短的童化头。她不知是像一位娇小姐呢，还是像一个乡下小伙子。茨维塔耶娃曾在一首诗里谈到自己的祖母和外婆一个是纯朴的俄罗斯妇女，乡村牧师之妻，另一个是波兰的贵妇人。旧式的谦恭和叛逆性格，狂妄自大和羞涩腼腆，书本上的浪漫主义和纯朴的心灵，马林娜都兼而有之。我第一次往访茨维塔耶娃的时候，已读过她的诗；有些诗我很喜爱，特别是在革命前一年所写的一首，马林娜在那首诗里描写了自己未来的葬仪：

我将乘车穿过一条条街道，
把莫斯科留在后面。
您也将步履蹒跚地跟在后头，
但在路上却不止一人落后。
第一块土块将敲响棺材盖，——
一场自私的、孤独的梦
终将获得解答……
刚死的贵妇马林娜
从今以后什么也不需要啦……

我刚跨入一所不大的住宅便愣住了：一派令人难以想象的荒凉景象。当时人人都忧心忡忡，但日常生活的外表却依然维持着：马林娜则仿佛故意破坏了自己的巢穴。所有的东西都被扔掉，蒙上了一层尘埃和烟灰。一个十分瘦削而苍白的小姑娘走到我跟前，信任地紧靠着我低声说：

多么苍白的衣衫！
多么奇异的宁静！
你怀中堆满百合，
毫无所思地瞧着……

我吓得浑身冰凉：茨维塔耶娃的女儿阿丽娅当时才五岁，可她却朗诵起勃洛克的诗来了。一切都是不自然的、杜撰出来的：无论是住宅、阿丽娅还是马林娜本人的谈话——原来她被政治吸引住了，她说她正在为立宪民主党做宣传工作。

茨维塔耶娃在早年的诗作中歌颂过自由民拉辛[1]。就她的天性而论，与其说她是为 1917

年夏天那些被吓坏了的市民所思念的那种优良秩序而生，不如说是为叛乱而生。茨维塔耶娃同他们毫无共同之处；但是她离开了革命，在自己的想象中创造了一个浪漫主义的旺代[2]。她同情沙皇，虽然也指责他：

后代子孙还将不止一次
回忆起
您明亮的眼睛
那拜占庭的背信弃义。

她反复吟诵：

啊，你是我那贵族的、沙皇的苦恼……

为什么她的丈夫谢廖扎·埃夫龙要去参加白军呢？我在巴黎见到过谢廖扎的哥哥——演员彼得·雅科夫列维奇·埃夫龙，他有肺病，死得很早。谢廖扎长得像他——十分温柔、谦逊、喜欢沉思。我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他居然想当一个朱安党人[3]。他走后，马林娜便写了一些激烈的诗：“拥护索菲娅[4]推翻彼得！”她写道：

安德烈·谢尼耶[5]上了断头台，
可我活着，这是天大的罪恶。

她在文学晚会上朗读这些诗，没有任何人迫害她。一切都是书本上的虚构，都是马林娜为之付出了自己被毁掉了的、极端艰辛的一生的一种荒诞不稽的浪漫情调。

1920 年秋天，当我从考特贝尔经历了千辛万苦来到莫斯科以后，我发现马林娜依然处于那种极端的孤独中。她完成了一本颂扬白党的诗集——《天鹅营》。当时我已经见了不少世面，其中包括“俄罗斯的旺代”，思考了不少问题。我打算把白卫分子的真面目告诉她——她不信，我试图和她争论几句——马林娜生气了。她的性格倔强，她自己为此吃的苦头比所有的人都多。我保存着她的一本名叫《别离》的书。她在书上题道：“您的友谊对于我比任何仇恨都珍贵，您的仇恨对于我也比任何友谊都珍贵。赠爱伦堡。马林娜·茨维塔耶娃。柏林，1922 年 5 月 29 日。”（虽然她当时所保留的先前的坚定立场已寥寥无几，但在这一行文字中却用了几个旧字母 ‘b’，甚至还用了几个硬音符号。）

1921 年春，当我以第一批苏联公民的身份出国的时候，茨维塔耶娃恳求我设法找到她的丈夫。我获悉了谢·雅·埃夫龙还活在人世并住在布拉格的消息，我便写了一封信，把这件事告诉了马林娜。她打起精神着手张罗出国护照。她说她立刻就得到了护照，在外交人民委员部，米尔金对她说“您对您的离开还会感到惋惜的……”茨维塔耶娃带走了《天鹅营》一书的手稿。她和丈夫的会见是富于戏剧性的。谢尔盖·雅科夫列维奇是个敏锐良知的人。他向马林娜叙述了白卫的残暴，谈到了他们的大屠杀和心灵的空虚。天鹅在他的叙述里变成了乌鸦。马林娜迷惘了。我在柏林和她作过一次通宵长谈，在我们谈话结束的时候，她说她不出她的书了。

（诗集《天鹅营》于 1958 年在慕尼黑出版。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茨维塔耶娃在去苏联之前把她的一部分档案资料留在巴塞尔市“[中立国]”的图书馆里。我不知道出版家是怎样弄到这部手稿的。他们追求的当然是政治目的，违反了茨维塔耶娃的意志，——在她侨居国外的十七年间，出版家们曾多次要求她出版《天鹅营》，但她始终拒绝。）

我打算把被马林娜·茨维塔耶娃美化了的关于旺代的话题深入下去，并加以发挥，谈谈艺术有时候是怎样变成装腔作势、摆样子的赝品和衣衫这个问题。（我在回忆自己早期的诗作时已提到过这个问题。）这不仅与《天鹅营》有关，而且与许多诗人的许多诗集有关，同时这个话题兴许还多多少少有助于读者理解我这部书以下的章节。

正如我曾说过的，我没有保存已往的信件。茨维塔耶娃把她的一部分档案资料带到莫斯科来了。其中有一些写给我的书信的草稿。马林娜在一份草稿上写道：“在 1918 年，当时您批驳过我的唐璜式人物（一件既不掩饰又不暴露的‘外套’），而在 1922 年的今天，您又批驳我的少女之王和叶戈鲁什卡们（罗斯在我心中是次要的）。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您要求于我的只有一点——那就是我，亦即一个既没有外套又没有长衫的骨头架子，最好是被剥得精光的我。构思、修辞、借喻——所有这一切对于您来说或多或少都是摆样子的赝品。您所要求于我的是最重要的东西——没有它我就不能成为我了……我这一次也没有使您困惑（我经常使自己困惑，将来亦是如此），您比我敏锐。无论在 1918 年还是在 1922 年的现在，您都是很严峻的——没有任何奇怪的念头！……您是对的。诗中的放荡（任性）绝不比生活中的放荡（任性，为所欲为）要好。另一些人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警官，他们说：‘在生活中写些什么悉听尊便，不过在生活中却得举止正派。’另一类是唯美主义者，他们说：‘在生活中可以为所欲为——但是必须写出好诗。’只有您一个人说：‘无论在诗中还是在生活中都不可放荡。您不需要这个。’您是对的，因为我现在正默默地朝着这个目标前进。”

她向她为自己提出的那个目标走去，而且到达了这个目标，她是通过一条痛苦、孤独和被社会遗弃的道路到达这个目标的。

她和诗歌的关系是复杂而痛苦的。她对瓦·雅·勃留索夫作了许多不公正的描写：她只看到了表面现象，但无意作比较深入的观察并思考一番，然而这几行诗句无疑曾引起了她的愤怒

也许，生活中的一切只不过是
音响嘹亮的诗行的素材，
你要从无忧无虑的童年开始
寻找词的结合。

茨维塔耶娃回答道：“词能代替思想，韵律能代替感情吗？词产生词，韵律产生韵律，诗行产生诗行……”但同时她又是诗歌的俘虏。茨维塔耶娃想起了卡罗利娜·帕夫洛娃的诗句，便把自己的一本书称作《手艺》。她在书中写道：

去给你自己寻找那些轻信的女友吧，
她们没能把奇迹改为数字。
我知道维纳斯是手的产物，
我是手艺人，——我懂手艺。

马林娜把生活中的许多东西都称为自己的朋友，友谊突然中断，于是马林娜也就同又一次的幻想分手了。但是她也有一个始终不渝地忠实于她的朋友：

是的，有个人已被爱上！
此人就是——桌子……

她的写字台就是诗。

我生平见过许多诗人，我知道，一个艺术家要为自己对艺术的酷爱付出多大的代价；但是在我的记忆中似乎还没有一个比马林娜更为悲惨的形象。她生平的一切：政治思想、批评意见、个人的悲剧——除了诗歌以外，一切都是模糊的、虚妄的。认识茨韦塔耶娃的人已所存无几，但是她的诗作现在才刚刚开始为许多人所知晓。

她从少年时代直到去世始终是孤独的，她的这种被人遗弃同她经常脱离周围的事物有关：“我爱上了自己生活中的一切事物，然而是以分别，而不是以相会，是以决裂，而不是以结合去爱的。”茨韦塔耶娃侨居国外以后，重又陷于孤独，侨民办的刊物不愿刊载她的作品，而当她热情洋溢地写了一篇关于马雅可夫斯基的作品以后，竟被目为有“背叛”嫌疑。茨韦塔耶娃在一封信中写道：“在侨居国外期间，他们起初（凭一时的热情！）还刊登我的作品，后来头脑冷静下来，便不再理会我，他们嗅到了异己的气味：那里的气味。内容似乎是‘我们的’，‘而声音却是他们的’。”

对于通常被称为政治的那种东西，茨韦塔耶娃是天真的、固执的、真诚的。1922年我同画家埃·利西茨基共同出版《作品》杂志——用俄语、法语和德语出版。马林娜自动为这个刊物把马雅可夫斯基的一首揭露性的诗《下流坯，你们听着！》译成了法文。到了30年代，当她对俄罗斯的旺盛的热情早已冷却下来以后，她依然不能适应新的历法。（我想起了苏维埃政权建立头一年的几个故事，勃洛克曾在彼得格勒的一次会议上激烈地捍卫古老的缀字法——他什么都接受，但“森林”这个词如不加'b'在他看来就不成其为“森林”。）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茨韦塔耶娃写道：

德意志，我的疯狂！
德意志，我的爱！

（她不是孤独的——勃洛克也曾谈到他对德国文化的爱好。）过了四分之一世纪，德国的师团开进被出卖的布拉格，于是马林娜便诅咒他们了：

啊，狂妄！
啊，伟大之木乃伊！
燃烧吧，德意志！
疯狂，
你创造
疯狂。

在30年代，我们的见面次数很少、很偶然、很空洞。我不知道她是怎样生活、靠什么生活的，我也不知道她写了哪些新的诗作。这些年对于茨韦塔耶娃是一个严峻考验和认真工作的时期：现在我看见了她在诗歌上的成长，摆脱最后的几件“外套”，寻找朴实的锐利词句。她生活得不好：“丈夫有病，不能工作。女儿编织帽子一天赚五个法郎，我们四个人（我有一个八岁的儿子，名叫格奥尔吉）就靠这五个法郎糊口，这就是说，简直是在慢慢地饿死。”谢·雅·埃夫龙成了“返回祖国协会”的组织者之一。他表现得很勇敢。马林娜对自己的儿子、对那些在父母侨居国外时诞生的年轻人写道：

别再去设宴悼念
你们没去过的伊甸园……

阿丽娅到莫斯科去了，谢·雅·埃夫龙不久也跟着她前去。
但是连茨韦塔耶娃自己也不曾到过那座假想的伊甸园，过去的世界从来不是她失去的乐园。

在不能笑的时候
我自己却太爱笑了！

正是因为“不能”，她才爱得很多，她不在她的邻人们鼓掌的时候鼓掌，而是独自望着落下的帷幕，在演出正在进行的时候离开观众大厅，跑到幽暗无人的走廊上去哭泣。马林娜在幼年时代很迷恋罗斯丹[6]的《雏鹰》和他那千篇一律的浪漫主义色彩。她的迷恋逐年加深：歌德、《哈姆雷特》、《菲德拉》[7]。她有时用法文和德文写诗。但是除了在俄罗斯，她在任何地方都感到自己是外国人。她的一切——从青年时代的“火热的山梨树”直到最后一株血红的接骨木，都同祖国的景色有关。她的诗作的基本题材是爱情、死亡、艺术，而且她是按俄国的方式来处理这些题材的。对于她来说，爱情就是丘特切夫所说的那个“致命的决斗”。关于普希金的塔季扬娜，茨韦塔耶娃写道：“哪一个民族有这样可爱的女人：大胆而可敬，钟情而坚贞，有先见之明而又热爱人们？”马林娜最憎恶爱情的代用品：

有多少人，有多少人
用雪白的和发紫的手吃喝！
整整几个王国都在你的嘴巴周围

柔声细语。卑鄙！

她自己就是一个“钟情而坚贞的女人”。

1939年，茨韦塔耶娃带着十四岁的儿子回到了祖国。在她晚年所写的诗中，有一首仿佛是在法西斯分子攫取了西班牙并侵入捷克斯洛伐克之后写成的：

我拒绝——存在。
在恶人的疯人院里
我拒绝——生活。
和广场上的恶狼在一起
我拒绝——哀号……

谢·雅·埃夫龙死了。阿丽娅在远方。马林娜就是在莫斯科也是孤独的。

1941年8月她找过我，我们在阔别多年之后重逢，但由于我的过错，这次会面却并不成功。那是一天清晨，无线电广播说：“我军放弃了……”这时我的思想正在远方。马林娜马上察觉到这一点便把谈话转移到事务性的话题上她说她是来商量翻译作品的问题。她临走的时候，我说：“马林娜，咱们还要再见面谈谈……”不，此后我们没有再见过面：茨韦塔耶娃在撤退到叶拉布加市以后便自杀了。

马林娜的儿子在前线牺牲了，我现在有时见到阿丽娅，把她马林娜未出版的诗都收集起来了。茨韦塔耶娃的许多诗句我至今难忘——它们已铭刻在我的记忆中，终生不会磨灭。这不仅仅由于诗人的高度才能。我们的道路是不同的，在人生的长途上存在着许多十字路口，一个人每行至此都要在实地或仅仅在自己的幻想中为自己选择一条道路：我同茨韦塔耶娃似乎从来不曾在这种十字路口碰过面。但是在茨韦塔耶娃的诗人的命运中却有一种对于我是十分亲切的东西——对艺术的权力始终表示怀疑，而同时又离不开艺术。马林娜·伊万诺夫娜常常自问，诗和现实生活的创造，哪一样更重要，并回答说：“除了形形色色的寄生虫以外，所有的人都比我们（诗人们）重要。”在马雅可夫斯基死后，她写道：“作为一个而活，作为一个诗人而死……”茨韦塔耶娃从来没有逃避生活的意思，恰恰相反，她愿同人们在一起生活：孤独对于她而言不是纲领，而是该诅咒的东西；它同她所说的马林娜那个唯一的朋友有密切联系：“此人就是桌子……”她从未去过“洛东达”，也不认识莫迪利亚尼，但她写道：

注定负有特殊使命的犹太人区。

围墙和壕沟。

别期待宽恕。

在这个最忠于基督教的圈子里

诗人都是犹太佬。

“注定负有特殊使命”一词可能会使人莫名其妙，但是茨韦塔耶娃认为“犹太人区”并不是一种傲慢的孤立，而是命运的安排：“古往今来的诗人哪一个不是黑人？”

每当我重读茨韦塔耶娃的诗作的时候，我都会突然忘记诗歌而陷入回忆，想起我的许多友人的命运，想起我自己的命运——人，岁月，生活……

[1] 拉辛（约1630—1671），俄国农民战争的领袖。

[2] 旺代原为法国西部的省份，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时期，那里曾经是王党的根据地。

[3] 朱安党人是18世纪法国大革命时期参加旺代反革命队伍的分子。

[4] 索菲娅（1657—1704），俄国公主，1682至1689年执政，后被彼得一世推翻，幽禁于新圣母修道院。

[5] 谢尼耶（1762—1794），法国诗人、政论家，后被处死。

[6] 罗斯丹（1868—1918），法国诗人、剧作家。

[7] 法国17世纪剧作家拉辛的悲剧。



本文摘自《人，岁月，生活》

[苏联]爱伦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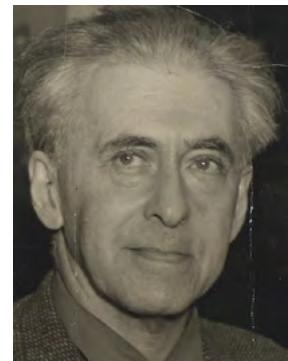
冯南江 / 秦顺新 / 王金陵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6年10月

爱伦堡

苏联俄罗斯作家，社会活动家。出生于乌克兰基辅一犹太中产阶级家庭。早年参加过学生运动，后长期旅居法国，多年从事记者工作，一生著书甚丰。其长篇小说《巴黎的陷落》、《巨浪》、《暴风雨》、《解冻》及晚年的大型文学回忆录《人，岁月，生活》对我国文学界有较大影响。



发现经典

这里是已经出版、我们认为不应该被湮没、遗忘和打成纸浆的旧书。



图片来自 [Olga Vilkha on Unsplash](#)

诗歌

致一百年以后的你

玛丽娜·茨维塔耶娃 | 发现经典

她从来没有逃避生活的意思，
恰恰相反，她愿同人们在一起生活

纪念诗人茨维塔耶娃

作为一个命定长逝的人，
我从九泉之下亲笔
写给我谢世一百年以后，
降临到人世间的是你——
“朋友！不要把我寻觅！物换星移！
即便年长者也都早已把我忘记。
我够不着亲吻！隔着忘川 [2]
把我的双手伸过去。
我望着你那宛若两团篝火的明眸，
它们照耀着我的坟茔——那座地狱，
注视着手臂不能动弹的伊人——
她一百年前已经死去。
我手里握着我的诗作——
几乎变成了一杯尘埃！我看到你
风尘仆仆，寻觅我诞生的寓所——
或许我逝世的府邸。

你鄙夷地望着迎面而来的欢笑的女子，
我感到荣幸，同时谛听着你的话语：
‘一群招摇撞骗的女子！你们全是死人！
活着的惟有她自己！
‘我曾经心甘情愿地为她效劳！一切秘密
我全了解，还有她珍藏的戒指珠光宝气！
这帮子掠夺死者的女人！——这些指环
全都是窃自她那里！’
啊，我那成百枚戒指 [3]！我真心疼，
我还头一次这样地感到惋惜，——
那么多戒指让我随随便便赠给了人，
只因为不曾遇到你！
我还感到悲哀的是，直到今天黄昏——
我久久地追随西沉的太阳的踪迹，——
经历了整整的一百年啊，
我才最终迎来了你！

我敢打赌，你准会出言不逊——
冲着我那帮伙伴们的阴森的墓地：
‘你们都说得动听！可谁也不曾
送她一件粉色罗衣！
‘有谁比她更无私？！’——不，我可私心很重！
既然不会杀我，——隐讳大可不必——
我曾经向所有的人乞求书信——
好在夜晚相亲相昵！
说不说呢？——我说！无生本是一种假定。
如今在客人当中你对我最多情多意，
你拒绝了所有情人中的天姿国色——
只为伊人那骸骨些许。”

1919 年 8 月
——给谢·埃 [4]

我在青石板上挥毫，
在褪了色的扇面上泼墨，
在河滩和海岸上白描，
用冰刀在冰上，用戒指在玻璃上铭刻，——
在经历过千百个严冬的树干上留题，
最后，——为了让天下人大白！——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我大书特书——挥洒经天的虹彩。
我多么希望每个人都能永远
同我形影相随！白头偕老！
可是后来，我把额头抵着书案，
把那名字狠心地一笔勾销……
然而你 [5]，却被我这个无行的文人
攥在手心里！你呀咬噬着我的心田！
你没有被我出卖！在戒指背面永存 [6]！
你完好无损地珍藏在我的心间。

1920 年 5 月 18 日

[1] 茨维塔耶娃在 1919 年笔记中记载：“昨天一整天都在思考一百年后这件事，于是为此写了几行诗。这些诗行已经写就——诗将发表。1924 年在一封书信里又说‘而且——主要的——我深知一百年以后人们将会多么爱我！（阅读——什么！）’”这首诗还有另一种版本，这里译的是诗人 1940 年的定稿。

[2] 据古希腊神话传说，地府有一条河，死者的阴魂饮了河水便会忘却人世间的一切。

[3] 茨维塔耶娃确实很喜欢赠人戒指，她在诗歌和散文中不止一次提到此事。

[4] 这首诗是玛丽娜·茨维塔耶娃献给丈夫谢·埃即谢尔盖·埃夫伦（1893—1941）的。他早年参加了白军，溃败后流亡捷克；1922 年茨维塔耶娃携幼女阿利娅离开苏联去投奔丈夫。后来埃夫伦在国外参加了一些情报活动并于 1937 年回国，阿利娅已先期回国，1939 年茨维塔耶娃携子穆尔亦返回苏联。但不久阿利娅与埃夫伦先后被捕，杳无音信。1940 年诗人在编选诗集时曾将“我在青石板上挥毫……”一诗作为开卷篇收入其中，在个人家庭的悲惨的遭遇下，诗人以这种隐晦的方式将此选集献给了丈夫，这充分表现了她的良苦用心和难言之隐。据研究者推断，从技巧的娴熟，风格的洗练，语言的深邃上来讲，此诗当属 1940 年之作。本诗的第二节，作者曾有四十余种不同草稿，可谓精雕细琢。

[5] 指丈夫的名字：谢·埃。

[6] 妻子的结婚戒指背面镌刻有丈夫的名字和婚期。



本诗摘自《致一百年以后的你：茨维塔耶娃诗选》

苏杭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 年 7 月

玛丽娜·茨维塔耶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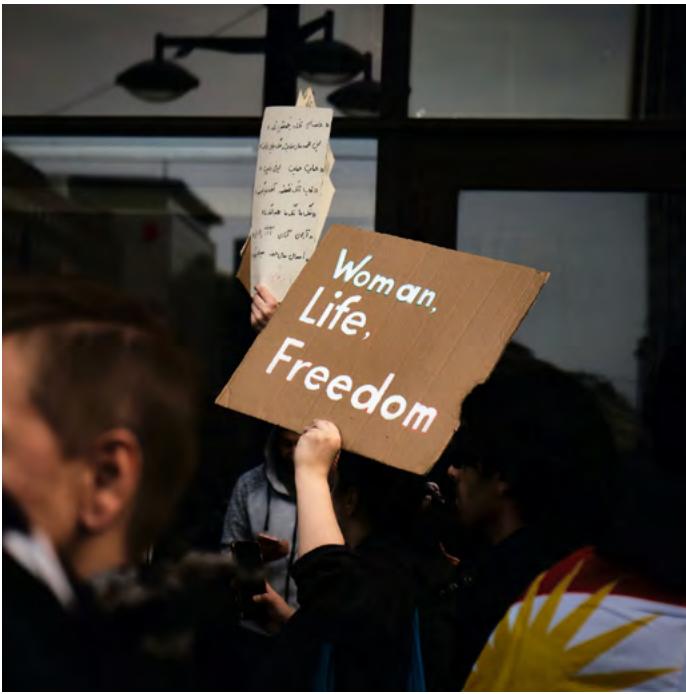
二十世纪最响亮、最动人心魄的诗人、散文家之一。少女时期即以诗行占卜了自己的青春、未来与死亡。她的诗句饱含热情、赞美、痛苦，大胆奔放，横溢斜出，应和了她跌宕的人生。她死于绝望，终结于她寻觅了一辈子的钩子。

她的墓地无人知晓。她栖于天空。



发现经典

这里是已经出版、我们认为不应该被湮没、遗忘和打成纸浆的旧书。



图片来自 [Falco Negenman on Unsplash](#)

档案

“对他们来说，没有失败这回事。”

Snufkin | Newsletter

这里是更小众群体近期发生的 15 条新闻。

22 岁的女孩马赫萨·阿米尼 (Mahsa Amini) 死亡后，抗议活动席卷了整个伊朗。

9 月 16 日，在因不遵守伊朗头巾规定而被德黑兰警察逮捕三天后，Mahsa Amini 于一家医院去世。在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阿米尼的家人否认了当局关于她患有既往疾病的说法，并表示她可能遭到了殴打。对她死因的调查预计在未来几天内得出结果。

事件曝光后从阿米尼的家乡库尔德斯坦省开始的抗议活动已经蔓延到其他 31 个地区，包括首都德黑兰在内的 40 多个城市爆发冲突。据 [CNN 报道](#)，至少 1200 人被捕，数十人被杀。到目前为止，官方还没有公布具体的统计数字。但总部位于伦敦的国际特赦组织说，他们已经确认了 52 名受害者的身份，其中包括 5 名妇女和至少 5 名儿童。

第一批详细报道阿米尼死讯的记者是德黑兰本地报纸 [Shargh](#) 的记者 [Niloufar Hamedī](#)。在阿米尼去世的那天，她分享了一张阿米尼家人在医院拥抱的照片，这张照片随后被广泛传播。9 月 22 日，伊朗信息部的特工突袭了 Hamedī 的家，没收了她的笔记本电脑和手机，并逮捕了她。截至上周晚些时候，据保护记者委员会统计，自抗议活动开始以来，已经有 28 名记者在伊朗被捕。

除了逮捕，还有封锁。自示威活动开始以来，当局已经切断了伊朗的移动互联网接入，关闭了 WhatsApp 和 Instagram 的服务。但社交网络上每天仍有数百个零星抗议的视频片段出现，街头和阳台上回荡着“独裁者去死”的口号。在一些视频中，甚至可以看到妇女焚烧她们的头巾、剪掉她们的头发。

集会一开始是呼吁为阿米尼之死伸张正义，现在已经演变成一场更大的抗议活动，团结了一系列社会派别和阶层，其中许多人呼吁现有政权垮台。《纽约时报》报道称，这是一系列的不满情绪的积累：“经济崩溃、肆无忌惮的腐败、令人窒息的镇压和社会限制。”抗议者要求结束强加在伊朗女性身上的着装规定，伊朗政府对此表示拒绝。伊朗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 (Ayatollah Ali Khamenei) 本周一终于打破数周的沉默，对这场伊朗多年来规模最大的抗议活动 [公开做出回应](#)，他表示这是一个“悲伤的事件”，并强烈谴责这些抗议活动，称其为外国破坏伊朗稳定的阴谋，“最近的骚乱是由美国、假犹太复国主义政权（以色列）和他们在伊朗内外的雇佣兵设计的”。哈梅内伊还警告说，那些煽动动乱破坏国家的人应该受到“严厉的起诉和惩罚”。

但与此同时，随着新学年于本周开始，学生们聚集在伊朗各地的大学举行抗议活动，高呼反对政府的口号。周一，在学生与警察发生长达数小时的对峙后，伊朗关闭了谢里夫科技大学，这所著名学府成为抗议活动的最新爆发点，最终以数百名年轻人被捕告终。警方出动了大量警力，骑着摩托车在大学附近的街道上巡逻。[美联社](#) 引用了德黑兰的大学教师 Shahindokht Kharazmi 的评论：“年轻的抗议者已经从电子游戏中学会了策略”。

“对他们来说，没有失败这回事。”

当下，在伊朗当局试图将动乱定性为“骚乱”而非“抗议”时，德黑兰沙希德·贝赫什提大学 (Shahid Beheshti University) 的学生喊道：“别说这是抗议，现在这是革命了。”

古巴举行全民公投，将同性婚姻合法化

9 月 26 日，古巴国家选举委员会表示，古巴压倒性地通过了一项全面公投，允许同性伴侣结婚和收养孩子。在这个曾把同性恋群体送进劳改营的国家，这是 LGBT 权利倡导者的一次巨大胜利。

这份长达 100 页的文件经过了 20 多份草案，并在社区会议上进行了辩论。根据古巴政府的数据，最终大约 67%（近 400 万人）的选民投了赞成票，约 33%（近 200 万人）表示反对。

它的通过将使古巴的同性婚姻和民事结合合法化，并允许同性伴侣收养孩子，促进男女平等分担家庭权利和责任。古巴国家性教育中心主任 Mariela Castro 说，“现在，爱才是这座自由之岛的法律”。

2018 年，古巴议员放弃了将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条款，第二年，古巴警方驱散了一场和平的 LGBTQ 权利游行，称游行者没有获得举行集会的许可。

古巴的社会保守主义和根深蒂固的大男子主义传统让同性权利的争取困难重重。尽管古巴的议案已经通过，许多古巴人仍然反对这一举措，包括福音派教会和其他非宗教保守派。部分反对派也呼吁投反对票，敦促古巴人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让该国的共产主义政府在选举中落败。

也有一部分 LGBT 人士对此感到不安，《纽约时报》援引了人权观察 (Human Rights Watch) 组织的研究员的观点，他们认为当局正把基本权利置于“政治足球”下，并表示将同性恋伴侣不受歧视的权利放到全民投票上的政治表演是错误的。

近年来，其他拉丁美洲国家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来解决同性恋权利问题。2019 年，厄瓜多尔宪法法院裁定同性伴侣可以结婚。2020 年，哥斯达黎加将同性婚姻合法化。

阿富汗女孩仍被学校拒之门外

自从塔利班一年前重新掌权以来，阿富汗的女孩们一直被迫从高中辍学。该禁令针对 7 至 12 年级的女生，主要影响 12 至 18 岁的女孩。

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由于塔利班施加的限制，有 300 万女孩无法完成中学教育。塔利班曾于今年三月宣布将让女孩们重返校园，但这一承诺并没有兑现。

九月初，四所位于阿富汗东部的女子学校曾尝试开学，但它们都没有得到塔利班教育部的正式批准，[最终又重新关闭](#)，数十名女孩因此走上街头表示抗议。

此举招致国际社会的谴责，一些西方国家政府表示，除非塔利班改变对妇女权利的态度，否则他们不会承认塔利班政府并恢复援助。另外，联合国支持的一项倡议正在培训和帮助女孩，直到她们能够重返正式学校。17 岁的 Mursal Fasihi 最后进入学校是在 2021 年 7 月，当时她去参加 11 年级的期末考试。现在她想接受正规教育的愿望已经被无限期搁置了。但 Fasihi 加入了青年同伴教育者网络 (Y-PEER)。这是一个由青年领导并为青年服务的区域倡议，致力于培养年轻人的生活技能，得到联合国生殖健康机构人口基金的支持。Fasihi 分享道：“我希望年轻女孩们不要放弃。害怕是可以的，哭泣是可以的，但放弃不是一个选择。”

法国将免费向所有人提供事后避孕药

法国卫生部长 François Braun 近期宣布了这一决定。从明年起，药店将向每一位需要的女性免费发放紧急避孕药。根据部长的说法，避孕药理应是容易获得的药物，因为它只有在发生性行为后的 24 小时之内服用才有效。

这一举措是法国旨在加强保护妇女生殖权利和性健康的一系列措施的一部分。卫生部认为，法国在性健康领域的问题上落后于其他国家，性病的数量正在增加。他们希望通过免费提供药物以及免费提供性传播疾病筛查来改变这种趋势。

印度一名教师被控杀害低种姓学生

一名来自印度最低种姓的印度少年的家人称，该少年因在课堂上犯了一个拼写错误而被一名学校老师用棍子殴打致死，警方称正在调查此事。上周一，15 岁的受害者 Nikhit Kumar 在北方邦的一家医院因伤势过重死亡，而被告当时已逃离该地区。

“我的侄子被老师残忍地殴打虐待，因为我们是达利特人男孩的叔叔 Rishi Kumar 说道。达利特人是印度印度教种姓制度的最低阶层，一直被视为‘贱民’，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受到偏见和歧视。路透社援引印度国家犯罪记录局的数据报道，印度全国针对达利特人的犯罪案件 2019 年有 45961 起，2020 年达到 50291 起，增长了 9.4%。

当 Nikhit Kumar 的死亡消息传出，数百人走上街头。人们要求在火化这名男孩的尸体之前逮捕这名教师，并点燃了一辆警车。警方镇压了该事件引发的暴力抗议活动，约 12 名抗议者被捕。

缅甸 OnlyFans 模特被判六年监禁

缅甸女子 Nang Mwe San 因在成人社交平台 OnlyFans 发布内容被军事法庭判处六年监禁，罪名是“在外国网站上有偿传播暗示性照片和视频”。军方当局表示，她的行为“损害文化和尊严”。据 BBC，这是缅甸第一个因在 OnlyFans 发布内容而入狱的人。

Nang Mwe San 此前曾参与反对军方的抗议活动，而军方于 2021 年通过政变夺取了政权。据估计，自军方夺取政权以来，已有超过 15600 人被捕，其中包括昂山素季、议员、活动人士和记者等。Nang Mwe San 被捕时住在缅甸戒严令下的一个地区，她申请律师的要求被拒，并在一个军事法庭接受非公开审判。

美国伊利诺伊州小镇的家长因变装活动而大发雷霆

美国伊利诺伊州唐纳斯格罗夫 (Downers Grove) 的一家公共图书馆原本计划在今年 10 月 11 日为当地青少年举办“变装皇后宾果之夜”活动，这一天恰逢美国国家出柜日，

将有一位名为 Aurora Divine 的变装皇后登场表演。

但在收到大量投诉后，目前该活动已经被取消。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周三晚上，在挤满人的唐纳斯格罗夫公共图书馆董事会上，愤怒的家长和居民对这一事件发表了意见。会议持续了三个半小时。参加会议的居民对图书馆委员会批准为 13 至 17 岁的儿童举办变装秀感到愤怒。

反对者称它不适合青少年观看，但其他支持这一活动的人士则认为，这场争议不过是狭隘的偏执。此前图书馆馆长 Julie Milavec 曾向忧心忡忡的家长们发表过声明，为图书馆的决定辩护，她认为此次活动是有关自我认同的庆祝活动。“我们反复听到的担忧是，我们有意向儿童介绍色情内容。这是完全不真实的”，馆长在信中写道，“这次表演本质上不会涉及性”。

面向青少年的变装活动一直存在争议。在德克萨斯州，一场以变装为主题的儿童早午餐活动引发了抗议，反对者们戴着面具出现在现场，并展示了武器。

俄罗斯发生枪击案，T 恤上印着纳粹标志的枪手杀死 15 人

上周一，在莫斯科以东的伊热夫斯克，一名 T 恤上印着纳粹标志的枪手走进了 88 号学校 (School No. 88)，他先是射杀了两名保安，随后开始向学生及教师开枪，造成 15 人死亡、24 人受伤，最后他开枪自杀。15 名遇难者中包括了 11 名儿童，受伤的 24 人里则有 22 名儿童。

袭击者是一名 30 岁出头的男子，当局称他叫 Artem Kazantsev，他曾在这所学校读书。俄罗斯负责重大犯罪的调查委员会表示，正在调查肇事者与新纳粹主义的可疑联系。委员会在一份声明中说：“目前，调查人员正在搜查他的住所，研究袭击者的性格、观点和周围环境。”“我们正在检查他是否坚持新法西斯主义观点和纳粹意识形态。”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普京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他将此次事件描述为“一个显然属于新法西斯组织的人的恐怖行为”。

成千上万的移民抵达埃尔帕索，他们大多来自委内瑞拉

自 9月初以来，每天有超过 1000 名移民抵达美国得克萨斯州的埃尔帕索，其中 90% 以上来自委内瑞拉。据《华盛顿邮报》，由于内部的政治混乱和经济崩溃，逃离委内瑞拉的难民人数已经增长到接近因乌克兰冲突而流离失所的人数的程度，但他们并没有获得同等程度的社会关注及财政支持。

大量移民的涌入使埃尔帕索的移民庇护所完全不堪重负，由于大多数人没有合法居留签证，移民当局不得不每天将近 500 名移民释放到埃尔帕索的街头，许多人就睡在街上。埃尔帕索县专员法院因此而批准了一项价值 680 万美元的合同，在机场附近开设一个新的移民支持中心，该中心目前每天帮助协调多达 400 名移民前往其他城市，让许多人乘坐巴士前往纽约或芝加哥。

据路透社透露，由于近期抵达美墨边境的委内瑞拉难民人数增多，拜登政府曾试图向墨西哥施压，要求其接受更多来自委内瑞拉以及古巴和尼加拉瓜的移民。

现年 91 岁的前红色高棉领导人被判犯有种族灭绝罪

一个国际法庭在柬埔寨召开会议，审判红色高棉政权的暴行。红色高棉政权在 1970 年代造成约 200 万人非正常死亡，约占当时柬埔寨总人口的四分之一。

九月下旬，在最后一次审判中，联合国协助的特别法庭驳回了乔森潘 (Khieu Samphan) 的上诉，标志着法院的最终决定。乔森潘是 1975 年至 1979 年统治柬埔寨的红色高棉政府最后一位在世领导人。2018 年，他被判犯有种族灭绝罪、反人类罪和战争罪，并被判处终身监禁，该判决于周四被重申。

此前在上诉中，他曾指控法院在法律程序和解释上存在错误，并提出了 1800 多条反对意见，但法院最终驳回了乔森潘提出的几乎所有论点。数百页的判决书在公布时正式生效，乔森潘被送回为关押他而特别建造的监狱。他于 2007 年被捕。

红色高棉专家、哈佛大学学者 Craig Etcheson 对半岛电视台说，这项裁决对柬埔寨人民以及历史本身都很重要，因为“历史上被定罪的种族灭绝罪行太少了”。而对于乔森潘否认罪行的行为，Etcheson 表示，“他认为他是在为别人的罪行受罚。他有高度选择性的记忆。”

极右翼在意大利获胜后，LGBT 群体感到恐惧

由乔治亚·梅洛尼 (Giorgia Meloni) 领导的民族主义政党意大利兄弟党 (Brothers of Italy) 成为投票中最大的政党，并将领导自二战以来意大利最右翼的政府。45 岁的梅洛尼将自己描述为基督教价值观的捍卫者，以及她所称的“性别意识形态”和“LGBT 游说团体”的敌人。

有人认为梅洛尼的社会保守主义观点会削弱或废除意大利现有的堕胎权或同性伴侣关系立法。意大利同志中心发言人 Fabrizio Marrazzo 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采访中表示，人们非常担心新政府会侵蚀公民权利。

梅洛尼对此予以否认。但与此同时，她所在政党的文化发言人 Federico Mollicone 发表的同性恋伴侣“不合法”的言论引起了轰动。Federico 还呼吁审查《小猪佩奇》，该动画片有一集内容出现了一对同性伴侣，Federico 认为同性恋父母不能“作为绝对自然的事实”呈现给未成年人。

女王去世了，有人被逮捕，有人被禁赛

九月，沙特当局逮捕了一名男子，该男子声称曾前往穆斯林圣城麦加，代表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进行副朝觐 (Umrah)。他举着一面横幅，上面写着：“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灵魂万岁，我们请求上帝接受她，在天堂与正义中。”沙特阿拉伯禁止前往麦加的朝圣者携带横幅或高喊口号。虽然代表已故的穆斯林进行副朝觐是可以接受的，但这不适用于像女王这样的非穆斯林，她是英国国教的最高统治者。

而澳大利亚橄榄球联盟球员 Caitlin Moran 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条关于女王去世的帖子，称女王是一只“笨狗”，随后她被禁赛一场，并被处以相当于合同金额 25% 的暂

停罚款。这位为纽卡斯尔骑士队效力的 25 岁球员还将被要求参加有关球员责任和社交媒体使用的教育和培训项目。骑士队接受了这些处罚，但主教练 Ronald Griffiths 也对有原住民身份背景的 Caitlin 表示了支持。对一些澳大利亚原住民来说，英国君主制代表了先辈在殖民统治下的苦难。

另外，在爱丁堡，一名 22 岁的女子因携带“去他的帝国主义，废除君主制”的标语而被捕，罪名是“涉嫌破坏和平”。

弗吉尼亚州学生罢课，抗议州长的反跨性别政策

弗吉尼亚州州长 Glenn Youngkin 两周前提出了新政策，要求教师和其他学校员工只能用学生出生时的法定姓名和性别来称呼他们，除非家长提交书面请愿书，允许孩子改变他们的代词。该示范政策称，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学校记录上的合法姓名和性别“也不得更改”。

政策还规定，学校不能要求老师向家长隐瞒学生的性别信息。最后，它要求跨性别学生使用厕所和参加运动队，与他们出生时的性别一致，而不是与他们的性别认同一致。

弗吉尼亚州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法律主任 Eden Heilman 说，“那些无家可归或在家可能面临身体或精神虐待的变性学生，现在可能面临更大的风险，因为这项政策要求父母了解这一点。”

政策改变后，当地学生领导组织了“骄傲解放计划”，以罢课及游行对此表示反对，超过 100 所学校的学生参与其中。

调查显示，日本的年轻人越来越不想结婚了

日本国家人口和社会保障研究所于九月公布了有关 2021 年的调查结果。调查显示，年龄在 18 岁至 34 岁之间的男性中有 17.3%、女性中有 14.6% 的人表示他们没有结婚的打算，这是自 1982 年首次开展该调查以来的最高比例。此外，年轻单身男性的平均计划生育数量从 1.91 个降至 1.82 个，女性的从 2.02 个降至 1.79 个。专家警告称，这一趋势将破坏日本解决人口危机的努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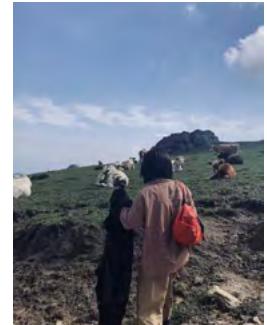
有学者将这一趋势归因于几个因素，其中包括年轻职业女性越来越渴望享受单身和职业带来的自由。男性则对工作保障和养家能力表示担忧。当被问及女性的“理想生活方式”是什么时，近 40% 的受访单身男性和 34% 的受访单身女性认为是能够在事业和抚养孩子之间找到平衡。只有不到 7% 的男性表示，他们希望未来的配偶留在家里照顾家庭，这也表明人们对性别角色的态度正在转变。

能源危机影响英国的夜店和酒吧

超过四分之一的英国夜生活企业报告称，它们正处于“财务的悬崖边缘”。

英国夜间工业协会 (NTIA) 本周早些时候发布了一项快速调查，显示通胀对这些企业的影响，并发现许多企业勉强实现收支平衡。在受访企业中，近四分之一 (23%) 的企业表示，以目前的通货膨胀率，他们撑不过接下来的几个月。

过去两年里英国的酒吧、俱乐部遭遇了数次危机。2020 年开始的新冠疫情让俱乐部运营陷入困境，造成重大经济损失。而今年，能源账单危机已经持续了几个月。今年四月，英国家庭的能源价格上涨了 54%，从每年 1277 英镑上涨至 1971 英镑，许多家庭陷入燃料贫困。目前，政府推出了“能源税减免计划”，为夜场经营提供优惠。



Snufkin

撰稿人，做杂志也做新媒体，关心年轻人和他们的新实践，喜欢阅读、观察，然后分享。

Newsletter

四种新闻信轮周发布，各自以认可的维度覆盖撰写者认为重要的新闻。因而会有重复。不过不用担心，它们也会有不同的解读。重复说明了某个问题在世界的权重。



图片来自 [Artin Bakhan on Unsplash](#)

档案

什么更有价值? 艺术还是生活。

Snufkin | Newsletter

这里是更小众群体近期发生的 14 条新闻。

上周六, 环保组织 Just Stop Oil 的活动人士在伦敦阻断了市中心四条道路的交通, 要求政府停止发放新的石油和天然气许可证。

抗议活动逐渐演变为激烈的言辞和暴力冲突。被阻挡的愤怒的司机们将抗议者强行拖离道路, 但示威者不断返回, 重新占据路上的位置。[一个司机喊道](#), “我向上帝发誓, 我会打烂你们中的一些人的脸。”另一名司机说道: “我们已经很客气地请求你们了, 你们妨碍无辜的人做事是错误的。”

伦敦警方呼吁公众不要直接干预, 而是给他们打电话来处理, 因为警方需要收集示威者妨碍公路的罪行证据。最终, 33 名抗议者被捕, 道路重新开放。

然而这并没有使抗议者们心生退意。Just Stop Oil 的成员誓言将继续进行破坏性抗议活动, 直到政府对他们的行为判处死刑。来自利兹的 20 岁哲学系学生 Anna Berrill 说: “我这样做是因为, 生活在一个崩溃的世界而什么都不做是无法忍受的。”

除了在这个十月多次让伦敦交通陷入瘫痪之外, 该组织最近还因为在抗议活动中针对著名艺术作品而上了媒体头条。

本月中旬, 两位年轻人在参观伦敦国家美术馆 43 号展厅时脱下大衣, 露出印有“Just Stop Oil”字样的 T 恤。然后, 他们把两罐番茄汤泼在梵高的[著名画作《向日葵》上](#), 他们喊道: “什么更有价值? 艺术还是生活”。随后警方赶到, 两人被逮捕。画作因为玻璃的保护没有受到任何损坏。

上周四, 荷兰警方在海牙的莫瑞泰斯皇家美术馆逮捕了三名 Just Stop Oil 的组织成员, 起因是他们试图[破环维米尔的作品《戴珍珠耳环的少女》](#)。美术馆在随后的一份声明中表示, 作品经过检查没有受到损坏。

近几个月来, 欧洲的气候活动人士们热衷于这些戏剧性的破坏。他们在巴黎把蛋糕涂在《蒙娜丽莎》上, 在波茨坦把土豆泥扔在莫奈的画上。这些行为在社交网络疯传, 并在国际上引发了愤怒和辩论风暴。

行动的共同之处是抗议者的意图, 即吸引更多人对气候危机的关注, 并向各国政府施压。“我们试过坐在马路上, 试过封锁码头, 但几乎没有得到任何媒体报道。吸引最多媒体报道的是把番茄汤倒在覆盖着一幅杰作的玻璃上”, Just Stop Oil 组织的发言人 Mel Carrington 说。

激进主义者的困境是失去公众的支持, 并收获更低的评价。但 Just Stop Oil 表示他们不会因为惹恼任何人而道歉。“生气总比无视好”。支持者们如绿色和平组织的董事认为, 抗议活动是好是坏并不取决于公众的反应, 更重要的是, 政客们正在倾听, 变革正在发生。而反对者如工党领袖 Keir Starmer 谴责了这些行为, [他对媒体说道](#), “我认为那些把自己黏在路上的人是傲慢的, 认为他们是唯一知道答案的人。”

与此同时, 《卫报》的一篇报道显示, 不同阵营的环保主义者之间的紧张关系也在加剧。保守派希望采取更温和的方式, 以吸引更多的人参与到这项事业中来。而激进者认为鉴于目前气候危机的程度和速度, 迫切需要采取紧急行动。

但总的来说, 向梵高的画作泼番茄汤, 这个行为的影响是巨大的——“从那以后, 几乎每个国家都有人给我们打电话。”

目前还不确定抗议活动的效果如何。气候应急基金执行董事 Salomon 乐观地认为, 活动人士可能会帮助唤醒美国中期选举的选民, 或者迫使英国等国停止石油和天然气钻探。

令人意外的是, 如 Just Stop Oil 等环保组织的资金来源之一, 是美国慈善家 Aileen Getty——她是美国石油大亨 J. Paul Getty 的孙女。2019 年, 她与人共同创立了非盈利的气候应急基金 (CEF), 捐赠了 100 万美元的个人财富用于支持环保活动组织。上周, CEF 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了一份声明回应了社交媒体的阴谋论, 表示 Aileen Getty 从未涉足化石燃料行业, 这只是她的家庭背景。她本人也在[《卫报》](#)发表了一篇专栏, 承认她在资助气候行动主义方面发挥的作用, 指出化石燃料开采如何让他们的家庭变得富有, 并呼吁系统性地转向清洁能源。

ALSO IN THE NEWS

韩国梨泰院发生严重踩踏事件, 已造成 153 人死亡

首尔知名商圈梨泰院在当地时间 10 月 29 日晚发生踩踏事故。截至周日, [据 CNN 的最新报道](#), 这场事故造成的死亡人数已达到 153 人, 死者中有 19 外国人, 其中包括 4 名中国公民。首尔市政府表示, 截至当地时间周日下午 5 点, 他们已经收到了 4024 份失踪人口报告, 其中一些报告可能与同一个人有关。为悼念遇难者, 韩国全国哀悼期将持续到 11 月 5 日, 期间所有公共机关和外交机关将下半旗致哀。

踩踏事故发生在梨泰院世界美食街上哈密尔顿酒店附近路宽约 4 米的陡坡窄巷里。踩踏原因目前有待调查。[BBC 报道称](#), 这是自 2014 年造成 304 人遇难的“世越”号沉船事故以来韩国丧生人数最多的一起事故。

韩国行安部长李详敏周日表示, 梨泰院的拥挤不是一个可以提前解决的问题。周六晚上, 数万人涌上首尔梨泰院的街道, 庆祝万圣节。目击者说, 参加派对的人挤在狭窄的街道上, 很难走动。

墨西哥最终批准同性婚姻

上周三, 墨西哥东北部边境的塔毛利帕斯州 (Tamaulipas) 投票承认同性婚姻, 成为墨西哥 32 个州中最后一个批准同性婚姻的州, 这使同性婚姻在全墨西哥所有地区合法化。

对于一个以性别暴力著称的国家来说, 这是一个期待已久的进步标志。2009 年, 首都墨西哥城成为全墨西哥首个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地区。第二年, 阿根廷成为拉丁美洲第一个在全国范围内将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国家。2015 年, 墨西哥最高法院宣布各州禁止同性婚姻的法律违宪, 但一些州花了几十年时间才通过符合这一裁决的法律。

但根据全球 LGBT 权利追踪机构 Equaldex 的数据, 在巴拉圭、玻利维亚、秘鲁、委内瑞拉、中美洲大部分国家和加勒比海大片地区, 同性婚姻仍然是非法的, 或者不被承认。

俄罗斯将禁止所有年龄段的 LGBTQ+ 宣传

俄罗斯议员近期初步批准了一项法案, 该法案对 LGBTQ 群体的活动施加了新的严格限制。根据这项新法案, 任何被认为宣扬同性恋的事件或行为——在网络、电影、书籍、广告或公共场合——都可能招致巨额罚款, 违反法律的外国人可能面临最高 15 天的监禁或驱逐出境。

批评人士认为, 此举试图进一步恐吓和压迫少数群体。当局已经利用现有法律阻止了同性恋骄傲游行, 并拘留了同性恋权利活动人士。就在本月, 俄罗斯对 TikTok 进行了罚款, 原因是 TikTok 未能删除违反俄罗斯有关“LGBT 宣传”的法律的内容。

议员们表示, 他们是在捍卫道德。该法案的主要制定者之一、议员亚历 Alexander Khinshtain [否认这是一种审查行为](#)。“我们并没有禁止将 LGBT 作为一种现象来引用。我们是在禁止宣传, 措辞在这里极为重要”, 他辩解道。

缅甸军方空袭造成 80 人死亡

十月下旬, 在缅甸克钦邦举行的庆祝活动中, 有数十人在军事空袭中丧生。受害者当时正在参加克钦独立军组织的一项活动, 庆祝该组织成立 62 周年。

据[美联社报道](#), 此次空袭已造成多达 80 人死亡, 其中包括军官、士兵、厨师和平民。这引发了国际社会对一年半前夺取缅甸政权的军政府的谴责。人权观察组织指责执政的军政府违反了战争法, 并呼吁国际社会禁止向缅甸出售武器和航空燃料。国际特赦组织呼吁缅甸军方允许医务人员和人道主义组织进入该地区, 帮助那些受到空袭影响的人。

缅甸军政府在去年 2 月的一场血腥政变中推翻了昂山素季领导的民选政府。该军政府声称, 有关空袭造成平民死亡的报道是“假新闻”, 空袭的目标是克钦独立军的军事基地, 以回应该组织早些时候的袭击——一直以来, 克钦人是实力较强的少数民族反叛组织之一, 有能力自己制造一些武器。

没戴头巾的女性攀岩运动员返回伊朗, 官方否认她被软禁

伊朗女性攀岩运动员 Elnaz Rekabi 在韩国参加国际比赛时没有佩戴头巾。伊朗规定, 在国外代表国家的女性也必须戴头巾。十月中旬, 当她从首尔返回德黑兰时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 大批支持者出现在机场。

本月, 伊朗全国范围内正在举行抗议活动, 要求给予妇女更大的自由。一些抗议者将 Elnaz 的行为视为是对反政府示威者的支持, 人权组织对她回到伊朗后会发生什么表示担忧。

运动员本人在接受伊朗国家媒体 IRNA 采访时称不戴头巾是她“无意”的行为。但活动人士担心她的言论是在伊朗当局的压力下发表的。据《卫报》报道，在 Elnaz 结束首尔的比赛后，她的朋友们无法联系上她，因此人们对她的命运感到担忧。国际奥委会则称 Elnaz 与家人在一起，并表示她与奥委会通了电话。人权组织估计，截至目前，已有 200 多人在持续数周的抗议活动以及随后安全部队的暴力镇压中丧生，数千人被捕。伊朗官方已数周没有公布具体死亡人数。

强奸受害者对日本司法部的提案感到愤怒

一个由律师和 12 个支持性犯罪受害者的团体组成的公民项目在东京的新闻发布会上表达了愤怒。该项目的相关人士表示，希望日本司法部能更多地倾听受害者的声音。10 月 24 日，日本司法部发布旨在改善性犯罪处理的法律修订草案，列出八种可能在“强迫性交”类别下受到刑事处罚的案件，包括使用“暴力”和“恐吓”的事件。但该草案没有满足受害者的要求，即对“未经同意的性交是犯罪”作出简单而明确的规定。专门研究性犯罪法的人权律师、公民项目成员伊藤和子 (Kazuko Ito) 表示，修改后的法律不应该继续“质疑受害者的处境”。而刑事律师赵诚峰 (Seiho Cho) 则表示：“如果把自己的想法当作处罚的依据，那么诬告的可能性就会更大。”在日本，关于性犯罪的刑法修改讨论始于 2019 年 3 月的 4 次无罪判决。在名古屋地方法院冈崎分院，一名女孩指控她的父亲对她实施性侵，但法院表示，这名女孩并没有遭受让她感到“极度恐惧”的暴力，因此她并没有处于“非常难以反击”的境地。这位父亲一审被判无罪。该判决引发了全民愤怒，后来在高等法院被推翻。

纽约星巴克员工正在罢工和成立工会

上周二，星巴克位于纽约米特帕金区的旗舰店员工举行了罢工活动，员工们声称，店里的制冰机里有臭虫和霉菌。品牌管理层对媒体表示他们正在调查照片和言论的真实性。而与此同时，曼哈顿中城的一家星巴克门店上周五也提交了一份要求举行工会选举的请愿书，该店员工表示，除了传统的咖啡师任务，星巴克员工还必须帮助顾客使用 Amazon Go 技术，却没有得到任何额外报酬。目前，纽约市有七家星巴克有工会组织。支持工会运动的星巴克员工表示，他们的工资过低，培训不足，待遇不佳，不过这些说法基本上遭到了该公司的否认。

美国放宽残疾移民入籍程序

在成为美国公民的步骤中，移民要接受英语阅读、写作和理解能力的测试，以及展现对美国历史和政府的了解程度。自 1994 年以来，联邦政府允许残疾移民获得豁免。2020 年，特朗普政府将豁免申请表格的长度增加了一倍，包括了关于申请人日常生活能力、残疾描述、诊断日期等问题。一些残疾人权利组织的工作人员认为，特朗普政府为残疾移民设置额外的行政障碍，是为了减少移民，并确保“不受欢迎的人”不能成为美国公民。经过几个月的公众反馈，美国公民和移民服务局 (USCIS) 缩短并简化了其残疾豁免规定，该规定用于免除有身体、精神或学习障碍的移民参加英语和公民考试的要求。其中一个政策变化是，没有正确完成豁免的申请人可以选择重新提交更新信息的表格，而不是重新填写全新的文件。根据 [NPR](#) 报道的数据，在 2021 年 10 月至 2022 年 6 月的三个季度里，约有 4.5 万移民申请了残疾豁免。

黎巴嫩开始遣返叙利亚难民

上周三，数百名叙利亚难民从黎巴嫩返回家园。这项有争议的遣返倡议始于 2018 年，旨在减少黎巴嫩的难民数量，此前曾因新冠疫情暂停，本月重新开始执行。[路透社报道称](#)，遣返行动可能含有胁迫成分。大约 700 名同意越境的叙利亚人一大早就聚集在边境地区，带着冰箱、发电机行李箱、床垫等家庭用品。一些人对记者谈到，黎巴嫩前所未有的经济崩溃迫使他们踏上了这趟旅程。随着通货膨胀的加剧，以及食品和取暖燃料等基本必需品的价格飙升，在黎巴嫩的叙利亚难民中有十分之九生活在极度贫困之中。[安全部负责人 Abbas Ibrahim 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目前黎巴嫩境内有 200 多万叙利亚人，“让叙利亚人返回家园是我们的国家义务”。他说，黎巴嫩不会屈服于国际组织的压力，继续接纳因战争而流离失所的叙利亚人。驱逐出境的问题不仅限于黎巴嫩。人权观察组织最近报告称，土耳其强行遣返了数百名叙利亚难民。

受处罚的韩国牧师决定继续为 LGBT 群体发声

2019 年韩国卫理会牧师李东焕 (LEE DONG-HWAN) 出现在仁川酷儿文化节的现场，与 LGBTQ+ 人群一起祈福祈祷。他说，上帝的爱一视同仁，上帝爱每一个人的本来面目，祝福他们是作为牧师职责的重要部分。李东焕牧师的这个行为激怒了他所在的教会，最终，他被韩国卫理会停职两年。2015 年，韩国卫理会修改了《戒律》(Book of Discipline)，将支持同性恋定义为不当行为，违反规定的人必须接受审判。李东焕牧师不同意教会对他的停职决定，后提起上诉，希望被判无罪。本月下旬，教会法院维持了之前的处罚决定。

在接受 [《韩国先驱报》](#) 采访时，李东焕表示这个结果令人失望，“我担心这一决定可能会使对 LGBT 人群持积极态度的牧师和教会成员产生怀疑和恐惧。”但他说，他将继续自己的宣传和运动，让对话浮出水面，消除韩国教会对于少数群体的偏见。

德国计划将娱乐性大麻合法化

德国官方计划将成人购买和持有 30 克以下的大麻合法化。该合法化计划目前已获德国内阁批准，仍需得到欧盟批准。卫生部长 Karl Lauterbach 本周公布了这项计划，其中包括购买和拥有个人剂量的大麻、在私人和公共场合消费大麻的权利，以及允许在家中种植最多三株大麻的权利。但宣传大麻消费的广告仍不被允许。

项目旨在打击有组织的、与毒品相关的犯罪和黑市，取而代之的是，在政府严格监管下，在有许可证的销售点或药店向成年人出售大麻。

政府研究显示，去年德国有 400 万人吸食大麻，18 至 24 岁的年轻人中有四分之一吸食过大麻。考虑到这些数字，部长承认“目前的禁止模式不起作用。”

部长在柏林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如果这项法律获得通过，它将是欧洲大麻合法化最自由的项目，也是监管最严格的市场。”“这可能成为欧洲的一个典范。”

荷兰已将在大麻商店 (Coffee Shop) 向公众销售大麻合法化，但种植大麻仍属违法行为。德国部长表示，“我们从荷兰的经验中学到的是我们不想那样做，我们想要控制整个市场。”

牙买加禁止在广播中播放有关毒品和犯罪的音乐，遭到艺术家批评

牙买加广播当局禁止“美化非法活动”的内容，例如毒品和枪支使用。新规定涵盖了电视和广播，包括音乐，并列出了禁止播放的特定话题。欺诈、滥用毒品和非法使用枪支都不能被“推广”。

牙买加广播委员会认为，公共广播中的此类音乐或视频可能使“脆弱、易受影响的”年轻人将犯罪行为正常化，并容易给人一种错误印象，即犯罪是牙买加文化和社会公认的特点。

但这项禁令的严格性质遭到了一些创作者们的反对，他们认为音乐是生活的反映，且表示这不但无助于制止犯罪，还会将受枪支暴力影响的人群排除在对话之外。

当地音乐经理兼制作人 Romeich 在 Instagram 上发帖说：“牙买加是唯一一个有儿童的国家吗？因为儿童在其他国家也会听到这样的歌曲。”曾获格莱美奖的牙买加音乐制作人兼歌手 Di Genius 则认为，这是一种让艺术家成为国家未能解决问题的替罪羊的方式，“你不能强迫创意人员描绘一幅并不在我们眼前的图景。”

根据研究中心 Insight Crime 的数据，2021 年，牙买加是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谋杀率最高的国家。

根据新法律，爱尔兰的俱乐部将营业到早上 6 点

10 月 25 日起草的新许可证法将改变爱尔兰的夜生活环境。根据新法律，从 2023 年起，爱尔兰的俱乐部营业时间可以延长至早上 6 点——酒精饮料的销售将被允许持续到凌晨 5 点，另外还有一个小时的饮酒和跳舞时间。酒吧的营业时间也将修改，允许每天营业到凌晨 12 点半。

此举意在促进爱尔兰的夜间经济，使其跟上其他欧洲国家的步伐。目前，爱尔兰的俱乐部必须在凌晨两点前关门，酒吧在工作日必须在 11 点半之前关闭。

在延长营业时间的情况下，俱乐部和酒吧仍有营业条件，包括执照和许可必须由法院颁发、保安人员必须在爱尔兰私人安全管理处注册和认证等，以缓解人们对新规定将导致公共安全问题的担忧。



Snufkin

撰稿人，做杂志也做新媒体，关心年轻人和他们的新实践，喜欢阅读、观察，然后分享。

Newsletter

四种新闻信轮周发布，各自以认可的维度覆盖撰写者认为重要的新闻。因而会有重复。不过不用担心，它们也会有不同的解读。重复说明了某个问题在世界的权重。



图片来自 [engin akyurt](#) on Unsplash

档案

为什么文学 在战争时期重要?

曾梦龙 | Newsletter

这是知识和思想界新近发生的 10 条动态。

9月16日，中国作家余华凭借长篇小说《兄弟》获得俄罗斯“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文学奖”的最佳外语作品奖，奖金为税前120万卢布(约13.7万人民币)。在莫斯科大彼得罗夫大剧院的颁奖典礼上，余华以视频形式发表获奖感言，回忆自己于2007年9月前往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寻访列夫·托尔斯泰的场景。“列夫·托尔斯泰经历了朴素和震撼人心的一生，他长眠的墓地也是同样的朴素和震撼人心。”他说。俄乌战争之际，余华接受俄罗斯这一奖项的决定引发许多争议。比如媒体人张弘认为，余华领奖的行为违背作家的基本良知和正义，也不符合现代公民的价值标准。他宣布，自即日起，抵制购买余华的所有作品，并呼吁广大读者响应：作家宋石男觉得，该奖项组织者与普京及其政府关系密切，余华接受奖项却未及时表达反战立场，对正义的追求被个人事务压倒，公生生涯令人惋惜地留下一个醒目败笔。但他不会呼吁抵制余华的作品，认为有点严苛。也有人为余华辩驳，称该奖是个作品奖，“一部作品写完出版后，就获得了独立的艺术生命，拥有自由传播的权利，成为人类共同的精神遗产，其价值不会受作家的现实行为影响。二战期间曾经支持纳粹的诗人和哲学家，作品至今在全世界传播，享有很高地位，就是例证”。

不过，知识人在面对具有官方背景的奖项时，领取与否的确很容易被看其立场的表达。比如去年，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原本接受了有阿联酋官方背景的谢赫·扎耶德图书奖，但遭到《明镜周刊》等媒体的批评，认为哈贝马斯从一个被控镇压民众的专制君主制国家接受奖项，理应被视为与他长期坚持的原则相矛盾。随后，哈贝马斯拒领此奖，称之前“我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奖项与阿布扎比现有的政治体系有多么密切的联系”。

而且，在战争期间，文学艺术的角色和知识分子的责任本就是焦点问题。有意思的是，在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的新闻稿中，余华认为自己获奖的原因是他写下了中国社会巨变中的人性。结合当下世界局势，他认为：“当世界陷入困境时，艺术和文学就会显得十分重要，因为艺术和文学能够让我们在别人身上看见自己，这是心灵和心灵之间的桥梁，也是病人和病人之间的安慰，当这个世界病了，我们所有的人都病了，没有医生了，医生也是病人，可能病得更重。”

我们也在战争这场巨变中得以看到作家的人性。以托尔斯泰为例，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之际，他就写过一篇《“悔改吧！”》的反战宣言。这篇檄文的中文译者们称，“托尔斯泰站在了一个普世人道主义者 / 基督教安那其主义者的立场上，用痛快淋漓的笔调揭露和痛斥了战争策动者(如当时的沙皇)的虚伪、荒谬和残暴，深入平民立场描写了战争对平民手足的残忍戕害。”

“因为揭露了这场不义帝国主义战争(有别于那些保家卫国之战)的丑陋面目，托翁这篇

掷地有声的长文，在沙皇俄国国内只能一直以地下方式传播，1906年和1914年两次正式出版后都被迅速查抄。如今，当我们再次被一个战争策动者拖至历史的十字路口，托翁文章中的一些论断读来不仅毫不过时，而且依然充满力量。”

余华获奖的9月中旬后，随着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的撤退，这场战争被一些人认为已到转折点，但俄罗斯核威胁的阴影仍在。知识人们也在发出自己的声音。10月6日至9日，乌克兰最大的图书节——利沃夫图书论坛在现场和线上举行。论坛组织者认为这是一场反行动为，是对限制言论自由和思想交流的挑战，也是全球变革的催化剂。活动参与者包括去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英国作家古尔纳、英国小说家尼尔·盖曼、加拿大作家阿特伍德、土耳其作家艾丽芙·沙法克、《人类简史》作者尤瓦尔·赫拉利、《东西街》作者菲利普·桑兹，还有不少乌克兰作家和学者，等等。

他们讨论的话题之一是，为什么文学在战争时期重要? 比如英国医生、作家雷切尔·克拉克称，在正常生活破裂、损伤、动荡、恐惧、不安和不确定的状态中，讲述自己的故事具有巨大治疗潜力。在战争时期见证，可能危险、勇敢、鲁莽或挑衅，但也非常必要; 叙利亚作家萨马尔·亚兹别克(Samar Yazbek)说，文学揭露战争的丑恶及其对人类命运的影响，总是着眼于未来。无论多么轻微，写下真相，为被压迫者伸张正义; 乌克兰哲学学者弗拉基米尔·叶尔莫连科(Volodymyr Yermolenko)觉得，战争时期的文学是一种亵渎，因为战争的现实无法用语言表达，但它也是一种责任，我们有责任去说话，去见证，去忏悔，去作证。

赫拉利认为，大多数战争起源于某个诗人的头脑。驱使普京入侵乌克兰的是关于假想威胁的童话，以及对权力和荣耀的幻想。这场战争最终可以追溯到1950年代普京小时候喜欢的故事以及俄罗斯儿童今天仍在学校学习的故事。但是和平也始于某个诗人心中，他能透过战争的硝烟看到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乌克兰记者捷季扬娜·奥加尔科娃(Tetyana Ogarkova)则称，我们写作和阅读是为了理解和创造现实。

加拿大历史学家玛格丽特·麦克米伦说：“我们需要问吗? 战争让我们面对自己的死亡，以及人性中最好和最坏的一面。书籍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一战中，普通法国士兵订购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试图理解他们在战壕中的艰苦战争。二战期间，两本最受欢迎的英文书籍是《青山翠谷》(How Green Was My Valley)和《丧钟为谁而鸣》。你可能喜欢或讨厌圣·埃克苏佩里的寓言《小王子》，该书出版于1943年的黑暗日子，是有史以来世界上最畅销的书籍之一。虽然它以流浪王子的死亡告终，但也预示着智慧能找到，爱情最终会获胜。希望也很重要。”

还有什么值得想想……

01

9月16日以来的伊朗抗议仍在持续，目前至少蔓延至伊朗的30个省份。在文化界，不少人都表示支持抗议，比如伊莎贝尔·于佩尔、朱丽叶·比诺什、玛丽昂·歌迪亚、伊莎贝尔·阿佳妮、夏洛特·甘斯布等50多位法国女性电影人和艺术家，通过剪掉自己的头发支持伊朗女性为自由而战，响应抗议的口号“为生命、自由与女性”; 伊朗导演阿斯哈·法哈蒂称：“我邀请来自世界各地和各国的所有艺术家、电影制作人、知识分子，以及所有相信人类尊严和自由的人，通过制作视频、写作或任何其他方式，与伊朗强大而勇敢的男性和女性站在一起。”

半岛电视台报道，伊朗社会科学家曼苏尔·赛伊(Mansour Saei)认为，头巾问题之所以变成危机，是因为伊朗政权不顾周边环境和价值观的发展，仍然只强调传统并复制其传统价值观，从而失去了理解、接受现代世界及其价值观，以及与其进行交流和互动的可能性。新一代成长在不同于伊朗革命第一和第二代人的传统世界，其中很大一部分人已经远离主流，建立了自己的身份，挑战以宗教和社会传统为基础的价值观。

《纽约时报》称，目前的示威活动是伊朗自2019年11月以来最引人注目的抗议活动。当时，天然气价格上涨引发自革命以来范围最大的暴力骚乱。许多走上街头的抗议者是低收入人群，这些变化对他们的打击尤其严重。再上一轮抗议活动是2009年席卷全国的“绿色运动”，由中产阶级和大学生领导，他们走上街头，谴责时任保守派总统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为连任而舞弊。

要理解这些愈发不断的抗议，可能得回到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才行。正如《好奇心日报》在2017年底到2018年初那场伊朗抗议时，刊发媒体人刘波撰写的伊朗转型文章所分析：“伊斯兰教本身存在着强烈的不承认个人权威、反对个人崇拜的倾向，这与最高领袖的至高权力存在着潜在的矛盾。而伊朗人口结构的变化，年轻人的增多和城市化的发展，都意味着对目前的权力结构会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

02

未来会有更多创作者走上陈可辛的道路吗? 10月初，《Variety》报道称，电影人陈可辛创立了泛亚洲制片公司Changin' Pictures。该公司已从亚洲渠道筹集大量资金，旨在开发和制作原创内容，并向各平台推广和授权，不依赖OTT平台的制作资金、制作许可和编辑限制。随着全球对亚洲影视人才的日益认可和跨国SVOD平台的全球发行潜力，Changin' Pictures的目标是成为流媒体观众提供优质内容的强大制作中心。

陈可辛去年曾在采访中称，自己未来的人生规划是要拍一些全世界都看的中文剧。现在全世界都在看韩剧，为何不看中文剧呢? 韩剧的市场就是以前港产片的市场。而且，目前电影不是一个很能支撑作品的工业，但流媒体能给年轻导演提供更多机会。不过，外界一些分析认为，陈可辛这种转变不仅仅是出于个人规划和行业发展，还是中国电影市场环境近年的变化，空间缩小太多，不如干脆放弃，走上另一条路。

比如，Changin' Pictures的前五部剧集将在釜山电影节公开，其中一部是由章子怡出演的The Murderer，正是此前在中国两度立项的电影《酱园弄杀案》。还有，几年前先叫《李娜》后更名为《独自上场》的电影，现在音讯全无。这种境遇不是孤例。前段时间，田壮壮在纪录片中说自己的电影《鸟鸣嘤嘤》(改编自阿城小说《树王》)送电影局审查了两年多，没有任何意见。他也不知道怎样才能找到一个结果。

后来，一份拍完但没上映的电影片单在网上流传，包括陈冲导演的《英格力士》、曹保平

导演的《涉过愤怒的海》，等等。最近，上个月我们写过的电影《隐入尘烟》也被下架，取消了在釜山电影节的展映，疑因展现的西北农村被看作批评中国脱贫成就。而今年国庆档的电影票房不到 15 亿，前三年的数字分别是 43.88 亿、39.67 亿、44.66 亿。当然，这种困境不只是影视、图书等创作领域皆是如此。

03

9月底，以“三农”问题研究闻名的学者温铁军的一段视频采访引发争议。在采访中，他提出“人民经济”的概念，认为其具有四个特征——自主性、在地性、综合性和人民性。“因为是人民的，所以人民性有一个很重要的财产关系上的特征，就是全民所有制。看今天的中国，客观上已经形成占有相当份额的国有企业，人民对这些全民所有制的企业仍然拥有从财产关系到分配关系的基本权利，这些权利怎么体现是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重要内涵。”温铁军说。

这番言论引起向松祚、任泽平、马光远等经济学家的批评，认为温铁军反对改革开放，企图重返计划经济。“他所谓的自主性不就是闭关锁国吗？把外资企业和合资企业都否定吗？他所谓的在地性不就是画地为牢吗？自给自足吗？他所谓的综合性不就是把企业搞成大社会吗？他所谓的人民性不就是重新回到全民所有制的一大二公吗？……温铁军的胡说八道将改革开放全盘否定，以一些莫名其妙、荒唐怪诞的新词汇来欺蒙蛊惑！”[向松祚](#)说。

另一边，一些网友力挺温铁军，认为他的“人民经济”是希望老百姓从经济发展中收益，避免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而攻击温铁军的那些经济学家不过是资本代言人，为利益集团服务。

《联合早报》一篇文章称，有关“人民经济”的争论，似乎上升到两条不同发展道路的高度。但是，温铁军这段视频其实今年5月就放在网上，开始并没有多少人在意。过去一周因为几个网络知名度较高的经济学家齐声炮轰“人民经济”，突然爆红。“很难想象，官方将用模糊不清的‘人民经济’概念来取代多年行之有效的市场经济理论。这场‘人民经济’之争，也不过是立场不同的网民之间又一次口水战。这在中国舆论场上早已司空见惯。

04

9月25日，历史学者秦晖做了一场“苏联式国家的‘测不准定理’”讲座。他以贝利亚、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等人的前后变化为例，称如果我们要从分析政治人物的经历和流派来预测苏联式国家未来的变化，很容易错。也就是所谓的“测不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这是这个体制可怕，但也不稳定的基本原因，那就是在这个体制下，所有的人都戴着面具生活，谁都不可能真正认识谁，不知道明天会干出什么事来。不仅老百姓不知道当官的怎么想，这些亲密战友之间也都不知道对方怎么想。”秦晖说。

他认为，“这个体制是对传统价值观的巨大冲击，同时又是一场无神运动，它把人性中的超越性冲击得非常厉害，导致什么都可以做，没有任何底线。运动早期，你可以说一些人带有理想主义，但由于这种运动的运作机制是不择手段、优胜劣汰，最后是真正有信仰的人被淘汰出局。所以这种体制随着时代演进，越来越变成一帮戴着面具的人执政，就像川剧变脸一样，说变就变。这是这种体制让人厌恶、可怕的地方。反过来讲，这也是这种体制发生变化的希望永远不会灭的一个理由。”

“这种体制没有一个是真正被群众运动推翻的，当然有些国家巨变时发生了群众运动，但这些运动成功都是因为上层发生了分裂。它不在乎人心所向，这也是‘测不准’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但问题在于，上层好像从来就会出问题。一个重要原因是它的合法性资源实在是太单一。那在党内斗争中，他们就有出牌现象，什么样的牌都可能出。仅仅从经验角度讲，我觉得这种体制的确是‘测不准’。因此，所谓的悲观、乐观，其实都没有什么根据。只要人们都做自己应该做的事，历史进步的概率还是可以扩大的。如果没有努力，这个概率就不可能大。”

05

几件新冠疫情相关的事情值得记录。9月18日凌晨2时40分，一辆贵阳往荔波方向的客车发生侧翻事故，造成27人身亡，20人受伤，其中45人是隔离转运的贵阳居民；许多地区在放宽对游客检测或者隔离的要求，包括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日本、加拿大等，中国大陆成为仍在实行严格边境管制的唯一主要国家；一位因为过路被集中隔离15天的四川民众，[写文](#)讲述自己的经历，并起诉了市政府和卫生健康局；

国庆返京防控收紧，不少人因北京健康宝[弹窗](#)等问题暂时无法返京；《纽约时报》的调查验证民众关于李文亮医生之死的一些猜测。该媒体获得的病情资料显示，2月6日晚9点10分左右的心脏彩超报告显示，李文亮“心脏运动消失”。但是，医院领导层要求医疗团队使用人工肺，想向公众表明医院不遗余力抢救，不过最后是否使用，不得而知。2月7日凌晨2点58分，医院宣布李文亮逝世。

06

几条文化新闻可以一看。德国作家朱迪丝·莎兰斯基加盟“[未来图书馆](#)”项目。该项目由苏格兰艺术家凯蒂·帕特森（Katie Paterson）发起，每年邀请一位作家创作，内容封存在奥斯陆 Deichman 公共图书馆，到 2114 年集结成册出版。此前受邀作家包括阿特伍德、克瑞斯高、沙法克等；曾入围布克奖的津巴布韦作家齐西·达兰加姆巴（Tsitsi Dangarembga）因发起和平抗议，要求政治改革，被该国法院判犯有煽动暴力罪；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李石因豆瓣网友 @ 现实的乌托邦 对其著作《<正义论>讲义》给的差评，直接向警方报案，认为其诋毁名誉和人身攻击，做法备受[争议](#)。

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辞职](#)，根据美国人格与社会心理学协会（SPSP）的新政策，他在年度大会上报告研究成果必须提交一份声明，解释他的报告是否以及如何促进公平、包容和反种族主义。海特觉得，大多数学术工作与多样性无关。这些强制性声明迫使许多学者通过编造、扭曲或者发明一些与多样性的微弱联系，背叛了他们对真理的准受托责任。因不满这一政策，他选择未来辞职。这一事件也牵出人们对学术和政治的争议。

纽约大学化学教授小梅特兰·琼斯（Maitland Jones Jr.）因为多名学生联署投诉其课程

太难，给分过低，被校方解雇，引发争议。琼斯不认为自己对学生的标准太高，但校方认为这门课的退选率高，学生的评价也不佳。不少老师反对校方决定，认为这会侵蚀老师规划课程内容的自由，也削弱教师的教学方式。一些学生和家长也持上述看法。如何在教师授课自由和学生学习评价中找到平衡，是当代大学教育的棘手问题。这在中国也不例外。

07

年终迫近，各种奖项纷至沓来。比如诺贝尔文学奖颁给安妮·埃尔诺，认为“她以勇气和高度敏锐度揭示了个人记忆的根源、疏远和集体限制”。埃尔诺也成为第一位获此殊荣的法国女作家；诺贝尔和平奖表彰民间社会力量，得主分别是白俄罗斯被监禁的人权活动家阿莱斯·比亚利亚茨基（Ales Bialiatski），去年被俄罗斯当局强制关闭的民间社会组织“纪念馆”以及乌克兰的“公民自由中心”。他们多年来一直倡导人们有权批评权力阶层并保护基本的公民权利。

美国国家图书奖公布[决选名单](#)，非小说类中，审视新冠疫情的《无法呼吸》（Breathless）、聚焦弗洛伊德一生的《他的名字叫乔治·弗洛伊德》（His Name Is George Floyd）等入围；小说类中，关于黑人女性的《帕尔马雷斯》（Palmares）、讲述酷儿和移民的《这一切都可以不同》（All This Could Be Different）和《巴比伦城》（The Town of Babylon）等在名单之列。

英国最具声望的非虚构图书奖——Baillie Gifford 奖公布初选名单，《暴力的遗产：大英帝国的历史》（Legacy of Violence: A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不安分的共和国：没有王冠的英国》（The Restless Republic: Britain Without a Crown）、《看不见的孩子：美国城市的贫困、生存与希望》（Invisible Child: Poverty, Survival & Hope in an American City）等 12 本书入围。

08

几部英文世界的新作可以留意。两位华裔作家，伍绮诗和李翊云，分别出版新作《我们失去的心》（Our Missing Hearts）和《鹅之书》（The Book of Goose）；莱昂纳德·科恩的遗著《麻风病人的芭蕾舞》（A Ballet of Lepers）出版；曾获普利策奖的美国作家伊丽莎白·斯特劳特出了新小说《海边的露西》（Lucy by the Sea）；70岁的英国作家威廉·博伊德又写了本小说《浪漫》（The Romantic）；曾写过《企鹅欧洲史》《希特勒传》的历史学者伊恩·克肖爵士新作探讨《个性和权力：现代欧洲的建设者和破坏者》（Personality and Power: Builders and Destroyers of Modern Europe）；《耳语者》的作者奥兰多·费吉斯写了俄罗斯的千年史《俄罗斯的故事》（The Story of Russia）。

09

9月20日，哲学家贺麟诞辰120周年，他建立“新心学”哲学体系，是新儒家的代表，同时也是哲学史和黑格尔哲学专家；10月1日，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逝世10周年，他以“年代四部曲”闻名，也是为数不多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者；10月8日，诗人艾维塔耶娃诞辰130周年，《小鸟文学》刊发《致一百年以后的你》以表纪念；11月21日是连环画家贺友直诞辰百年，“小人书大智绘——贺友直百年诞辰纪念展”已于10月在上海美术馆（中华艺术宫）一楼展厅面向公众开放；12月8日是艺术家卢西安·弗洛伊德诞辰百年，英国国家美术馆于10月举办其特展“卢西安·弗洛伊德：新视角”。

10

9月11日，作家哈维尔·马里亚斯因新冠肺炎引起的并发症逝世，他被看作西班牙文学的国宝，常出现在诺贝尔文学奖的赔率名单上；9月13日，导演让-吕克·戈达尔在瑞士选择安乐死离世，他是法国电影新浪潮代表人物，拍摄有《精疲力尽》《蔑视》等；9月15日，哲学家索尔·克里普克逝世，他是20世纪分析哲学最后一个标志性人物，著有《命名与必然性》等；

9月22日，儿童文学作家、《“没头脑”和“不高兴”》作者任溶溶逝世，就在同一天，两获布克奖的英国作家希拉里·曼特尔也离开人世，她以历史小说“托马斯·克伦威尔三部曲”（《狼厅》《提堂》《镜与光》）闻名；9月29日，希腊一罗马史学者保罗·韦纳逝世，他是当代法国重要的古代史权威，著有《古罗马的性与权力》《古希腊人是否相信他们的神话》等。

曾梦龙

1993年生，宜宾人，高中学理，大学学文，毕业于四川大学新闻系。2016年毕业后一直做媒体，没赶上最好的时候，但也不是最坏的时候，关心出版、知识和人。

Newsletter

四种新闻信轮周发布，各自以认可的维度覆盖撰写者认为重要的新闻。因而会有重复。不过不用担心，它们也会有不同的解读。重复说明了某个问题在世界的权重。





图片来自 [Shinichi Kotoku on Unsplash](#)



Getting Lost 如今有 239 页, 对埃尔诺作品系列来说算是厚的。Dwight Garner 对这本书的评价不咸不淡, “这是一本热烈的书。它讲述了一个如何诚服于欲望, 而人们希望得到的东西, 和他们最终安身其中的东西往往相反。这或许算不上一本大作, 但是在那些探讨孤独的书里, 这本书的每一页都让你觉得不再那么孤独。”

埃尔诺曾经描述过自己如何从回忆中汲取写作的养分。众所周知, 回忆是靠不住的。人的大脑会在恰如其分的时候美化、模糊或者扭曲一些东西, 但把它变成小说或许是一种美学意义上最安全的做法。埃尔诺说她自己不仅仅是靠回想, “我试图进入它, 在某个时刻我就在那儿, 既不回溯在此之前, 也与之后无关, 我仅仅让自己重新现身于那一刻。”

学者、评论家和作家同道往往评价埃尔诺的作品“把个体记忆与普遍体验嫁接到一起, 尤其是女人们的”。和中国一样, 埃尔诺的读者在美国也不算多, 直到那本 *The Years*(中文版译作《悠悠岁月》)在美国出版, 并进入当年布克奖的短名单。

美国人评价诺贝尔文学奖这次的选择“勇敢而有趣”。但如果从安妮·埃尔诺的左派社会立场和女性主义写作的脉络来看, 这个选择也可以说是安全的。《回归故里》的作者迪埃·埃里蓬 (Didier Eribon) 是埃尔诺的忠实读者, “每当我想写什么却写不好的时候, 就随机抽出一本埃尔诺来读一读”。在埃里蓬看来, 埃尔诺写出了工人阶级的挣扎, “她让人看到, 一个人可以写出阶级暴力和创伤”。

安妮·埃尔诺是法国“黄背心运动”的支持者, 在她的书里也能经常看到街头抗议人群的主张。《回归故里》里曾这样写道:

当读过安妮·埃尔诺关于她的父母及他们之间“阶级差距”的作品后, 我清楚地意识到在那张饭桌上我经历了什么。她在书中完美地解释了这种不适感, 即当我们离开家庭和以前的世界(无论如何我们依然属于它们)许久之后“重回”父母身边时, 我们会感受到一种抽离感, 无论是在家还是在我们新融入的世界, 这种抽离感都会伴随我们。

以及:

“女工”这一词汇所携带的所有贬义: 话语粗俗、不知廉耻, 甚至是乱性的女人, 总之, 就是不正经的女人。

这种资产阶级对于走出家门、与男工人一起工作的平民阶级妇女的看法, 许多工人阶级的男性是认同的, 他们并不想丧失这每天几个小时对配偶的掌控, 因为妇女的解放会给他们带来夹杂着羞耻的恐惧。安妮·埃尔诺在谈到自己的母亲时说, 她母亲年轻时在工厂当工人, 并且想要保持一个“严肃”的女工形象。但是她与男人们一起工作这个事实就足以让她失去她所谓的“女孩应该有的样子”。对于年纪大一些的女性来说, 情况也是相同的: 她们从事的职业足以使他们名誉尽失, 无论她们是否像人们猜测的那样过着自由的性生活。

Publishers Weekly 评价安妮·埃尔诺的作品“带着不遗余力的清醒, 迫使我们面对作为人类令人不安的事实”。

安妮·埃尔诺出生于诺曼底小镇上的一个天主教工人家庭, 她的爸爸经营一家杂货店, 也卖咖啡。爸爸有暴力倾向, 埃尔诺 12 岁的时候, 看到他试图杀了她妈妈。后来她把自己目睹到的场景写了下来: “六月的一个星期天, 我爸爸试图杀了我妈妈, 就在那天下午早些时候。”

这是她那本叫做 *Shame* 的书的第一行。

02 新作



科马克·麦卡锡 *The Passenger / Stella Maris*

一个叫 Bobby Western 打捞潜水员发现了一架沉没的喷气式飞机残骸, 在检视它的过程中发现了可疑的东西。这本书是麦卡锡 2006 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的第一部作品, 将于 10 月 25 日在美国出版, 另一本新小说 *Stella Maris* 紧跟其后, 大

约会在年底与读者见面,其中的故事和人物与《The Passenger》都有诸多交叉之处。据说这两本书乍看上去和麦卡锡之前的作品风格差异甚大,“看到一位 89 岁的作家写出完全不同于早期作品的东西,真是令人着迷。”这是来自这本书的责任编辑的评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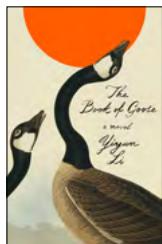


奥尔罕·帕慕克《瘟疫之夜》

“首先要活下来,别把自己弄进监狱。然后写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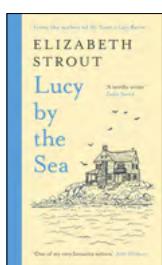
帕慕克在出版新书《瘟疫之夜》之后接受了《华盛顿邮报》的访问,而这句引语是文章标题。这本小说讲述了土耳其海岸一个虚构的岛屿在奥斯曼帝国岁月中遭受某种瘟疫袭击的故事,两条主线并列而行:流行病对社会的破坏力,以及全球威权主义的兴起。

这本书写于新冠流行之前,但是以瘟疫来比喻威权主义确实是帕慕克有意为之。他因此被起诉,理由是侮辱土耳其国旗和国父凯末尔。这个案件最后似乎不了了之,但民族主义愤怒并没有因此消散。当被《华盛顿邮报》记者问及“在一个威权主义抬头的世界里,作家能做什么”的时候,帕慕克说了开头的那句话。他还说,“此外我们必须谦虚。文学的力量是有限的,我们只能打动读书人,让我们不要夸大小说的力量。”这本书的中文版已经开始发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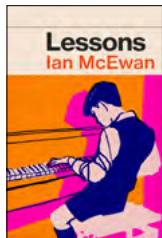
李翊云《The Book of Goose》

两个十几岁的女孩在 1950 年代的法国村庄一起长大,某一天她们突然开始玩一个游戏,这个游戏影响如此深远,以至于塑造了其中一个女孩的一生。著名华裔作家李翊云的新作获得了如潮好评,大家为其中令人不安的亲密、剥削和意志力而着迷,“又美丽又古怪”。乍看人物结构,它和“那不勒斯四部曲”似乎非常相似,但是李翊云更专注于十几岁的女孩们内心的角力。李翊云出生于北京,后来在美国放弃免疫学博士学位(因为觉得这是她可以预估并驾驭的领域),转向专职写作。虽然著作颇多,但极少有中文译本在中国大陆出版。



伊丽莎白·斯特劳特《Lucy by the Sea》

“斯特劳特的同理心无以伦比。”在评价其最新小说的时候,《波士顿环球报》如是说。这本小说描写了一个叫露西的女人在新冠大流行刚刚开始的时候离开曼哈顿搬去缅因州生活的故事。世界进入封锁状态,她和分分合合的前夫威廉一起住在一个海边的小房子里,孤独、漫长而安静的日子包围了他们。有一则亚马逊评论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新冠故事。就像雪花,没有哪两个故事是相同的。现在,你会记住伊丽莎白·斯特劳特讲述的露西·巴顿的这一个。”



伊恩·麦克尤恩 Lessons

当整个世界还在评估二战的代价,铁幕落下,11 岁的罗兰·贝恩斯的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他被困在一所有不同寻常的寄宿学校,离母亲的呵护有两千英里远。他的脆弱吸引了钢琴老师 Miriam Cornell 小姐,而后者给予了远超过一个小男孩所能理解的爱与性。

后来当他的妻子失踪,留下他和他的小儿子,罗兰被迫面对他的生活。随着切尔诺贝利的辐射扩散到整个欧洲,他开始寻找答案,深入他的家族史,并试图寻找救赎。

这是一个平凡的人在不平凡的岁月里艰难跋涉的故事。他的旅程给我们所有人提出了重要的问题。我们能完全掌控自己的生活而不伤害他人吗?我们无法控制的全球事件如何塑造我们的生活和记忆?我们能从过去的创伤中学到什么呢?

03

过去这一个月,《纽约时报》推荐了 21 本非虚构

《纽约时报》当然也推荐虚构。李翊云和施特劳特的新书就位列其中,还有更多优秀的作品。之所以单独把非虚构罗列出来,是因为相比虚构,非虚构也许能更直观地展示某种思维方式和探讨问题的角度。把探究的目光落于何处,都有哪些问题正在被挖掘和探讨,这份榜单希望可以尽一份告知之力:在一切都趋于同质化和紧缩之时,还有什么可以帮助我们打开眼界,思考更多?



Like A Rolling Stone: A Memoir

《滚石》杂志联合创办人 Jann S. Wenner 的回忆录。“令人感动的诚实”。不仅关于他自己,更是关于一代人的生活——他带读者走进鲍勃·迪伦、约翰·列侬、米克·贾格尔等人的生活和工作。他告诉你亨特·S·汤普森、汤姆·沃尔夫和安妮·莱博维茨的职业生涯有何细节。他告诉你《滚石》杂志上选择的人物如何试图改变美国的文化、价值观和道德。

Life's Work: A Memoir

著名电视人 David Milch 的回忆录,这本书是在他得知自己患上阿尔兹海默症之后抓紧时间写完的。“用来了解电视文化最好的书之一”。

A Continent Erupts: Decolonization, Civil War, and Massacre in Postwar Asia, 1945–1955

这本书讲述二战日本投降后的几年里,东亚和东南亚如何成为全球最暴力的地区。作者 Ronald H. Spector 是军事史学家,他利用信件、日记和国际档案首次提供了全面的军事史,并对这些鲜为人知但具有决定性的事件进行了分析。这些令人震惊的暴力冲突绝不像人们经常描述的那样仅仅是冷战的分支,而是永远地改变了亚洲和我们今天所知的世界的形态。

SUPER-INFINITE: The Transformations of JOHN DONNE

一本诗人的传记。作者 Katherine Rundell 记录了约翰·多恩丰富多彩的一生:法律学者、海上冒险家、牧师、国会议员——也许还是英语语言历史上最伟大的爱情诗人。

Magnificent Rebels: The First Romantics and the Invention of the Self

畅销书作者 Andrea Wulf 讲述一群杰出的年轻反叛者——诗人、小说家、哲学家——如何将浪漫主义推向了世界舞台,并激励了当时最伟大的一些思想家。这本书回应了一些疑问: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像今天这样以自我为中心的?在什么时候,我们期望有权利决定自己的生活?这一切都始于 18 世纪 90 年代德国一个安静的大学城,当时一群剧作家、诗人和作家把自我置于他们思考、写作和生活的中心舞台。法国革命者或许改变了欧洲的政治格局,但年轻的浪漫主义者们却煽动了一场思想革命,彻底改变了我们的世界。他们大胆地向自我跃进——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在“有意义的自我实现”和“破坏性的自恋”之间走钢丝,在个人的权利和我们对子孙后代的责任之间游移不定。这就是这本书的意义。



Bold Ventures: Thirteen Tales of Architectural Tragedy

比利时诗人 Charlotte Van den Broeck 写的建筑故事,《纽约时报》认为是一本非常独特的非虚构,“开辟了新领域”。这些建筑林林总总,一共有 13 个,从 17 世纪法国一座尖顶扭曲的教堂,到 20 世纪 20 年代华盛顿特区一座在演出中倒塌的剧院,再到作者家乡一个阴森可怕的下沉游泳池。作者借鉴了大量的材料,将各种模式汇集为一个问题:造物和造物者之间那种奇怪的、生死攸关的联系是什么?如果你对创造力和其中蕴含的风险感兴趣,这本书可能值得一读。

Strangers to Ourselves: Unsettled Minds and the Stories That Make Us
备受赞誉、屡获殊荣的《纽约客》作家 Rachel Aviv 用这本书挑战了我们理解和谈论疾病的方式。

这本书提出了一个基本问题:我们如何在危机和痛苦中理解自己。Rachel Aviv 讲述了一位被尊为圣人的印度妇女,住在喀拉拉邦的寺庙里;一位被监禁的母亲,在从精神病中恢复后,渴望得到孩子们的原谅;一个毕生不停地向他的精神分析师复仇的人;一个富裕的年轻女性,在通过诊断来定义自己十年之后,决定停药,因为她不知道不吃药的话她是谁。在一种深刻的同理心的激励下,Aviv 讲述了自己的故事,她六岁时住院,在病房里,她遇到了一个和她生活相似的病人,然后她的生活就不一样了。

A Visible Man: A Memoi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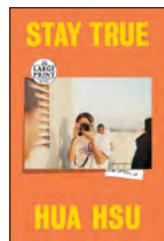
英国版 Vogue 首位黑人主编 Edward Enninful 的自传。本书推荐语是:作为一个黑人、同性恋、工人阶级的难民,他在时尚中不仅找到了一个家,而且可以与人们分享他眼中的自由。这是一个有远见人的故事,他不仅改变了一个行业,也改变了我们对美的理解。

The Car: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Machine that Made the Modern World
英国记者 Bryan Appleyard 对过去 150 年里汽车历史的大型总结。从福特 T 型车到特斯拉,一种机器令人难以置信的演变,改变了我们如今的世界。

Democratic Justice: Felix Frankfurter, the Supreme Court, and the Making of the Liberal Establishment

美国最高法院法官、二十世纪美国自由民主的捍卫者、哈佛大学法学教授,费利克斯·法兰克福特的权威传记。

作为一个支持政府、支持民权的自由主义者,弗兰克福特主张司法约束——他认为人们应该通过民主政治程序寻求社会改变。作为一个奥地利犹太移民,费利克斯·法兰克福特在 11 岁时抵达美国,一句英语也不会说,26 岁时成为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朋友,50 岁时成为富兰克林·罗斯福最信任的顾问之一。这本权威传记围绕政府和重大政治事件展开,记录了法兰克福特对美国生活的影响。作者 Brad Snyder 提供了一个完整而迷人的肖像,这是一个致力于民主理想的人的故事。



Stay True: A Memoir

《纽约客》作者 Hua Hsu (许华) 回忆他和好友 Ken,一个日裔美国人的友谊。Hua Hsu 是台湾移民之子,他们俩一起制作杂志,一起出没于旧金山湾区的唱片店,一起进行海岸线长途驾车旅行,他们相识不到三年,肯死于一场抢劫。Hua Hsu 在这本回忆录里试图重现他的好友,也试图找寻自己的身份认同和成长轨迹。亚马逊的读者对这本书评价不一,有人认为作者过于沉湎,有些人认为音乐爱好者会更喜欢它,但有人也从中找到了自己的影子。

Catholicism: A Global History from the French Revolution to Pope Francis

诚如它的副标题“从法国大革命到教皇弗朗西斯的全球史”,这本书试图对西方最古老的机构进行一场全面的叙述,尤其是它在其最动荡的时期如何演变,改革派和传统派之间的斗争是如何导致了今天的宗教力量格局。作者 John T. McGreevy 是美国历史学家,自 1997 年以来一直在巴黎圣母院任教。

Slito: A Memoir

一本回忆录,哈维尔萨莫拉回忆 9 岁的自己独自从萨尔瓦多出发,到美国与父母团聚。这本书讲述了这段数千英里的旅程——虽然是从一个孩子的视角讲述的,但你能感觉到真正的恐怖掩映在平常无奇的叙述之下。一个人生还是毁灭的各种可能性,都汇集其中。亚马逊评论极佳——尽管有些人不喜欢非法移民,但是还是怀着极大同情心读完了这本书。

The Middle Out: The Rise of Progressive Economics and a Return to Shared Prosperity

政治记者 Michael Tomasky 向来关注收入不平等,他的新书记录了从凯恩斯主义

经济学转向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之后,美国社会不平等加剧、中产阶级萎缩、公共投资下降,而如今进步主义经济学家试图反驳新自由主义的主张,并提出“中产哲学”,也就是繁荣来自中产阶级的壮大,政府必须支持家庭和社区,以此赢得更公正、更平等,也能让美国繁荣的未来。

Eliot After “the waste Land”

Robert Crawford 撰写的 T.S. 艾略特传记系列中的第二部,讲述了成熟的艾略特作为世界著名作家和知识分子的岁月,包括他复杂的内心生活。

The Godmother: Murder, Vengeance, and the Bloody Struggle of Mafia Women

近年女性在各个领域被忽视的身影终于逐渐浮出水面,这本书聚焦的是意大利黑手党。只要我们对黑手党充满想象,它就一直与根深蒂固的男子气概形象联系在一起。他们的文化推崇大男子主义,而女性则是配角,比如被轻视的情妇和长期受苦的黑帮妻子。在《教母》一书中,调查记者 Barbie Latza Nadeau 讲述了意大利黑帮中声名鹊起又失宠的女性的故事,其中最臭名昭著的一位, Pupetta Maresca, 向杀害丈夫的凶手开了 29 枪,为自己的丈夫复仇。



A Catalog of Such Stuff as Dreams Are Made On

这本书是香港作家董启章在香港回归之后对香港消费主义梦境的 99 个速写。它不是新书,在 1999 年首次出版,如今被译介到美国。每个故事都是从一个消费品或者流行文化现象开始的,但作者并没有止步于物本身,而是将其发展成为城市生活的某种缩影。从 AJ 球鞋到 Hello Kitty,从 Windows 98 软盘到翻盖手机,一些生动的日常再现于你眼前,告诉你人们如何用消费和物品来定义自己。

Half American: The Epic Story of African Americans Fighting World War II at Home and Abroad

冷战史专家站在非裔美国人的角度撰写的二战历史。超过 100 万黑人男女在二战中服役,然而他们在历史讲述中长期被忽视。美国的反法西斯主义立场在国内种族主义依然盛行之时只不过是虚伪姿态,这本书研究了二战引发的美国种族和民主问题。一本“其他人的历史”。

American Midnight: The Great War, a Violent Peace, and Democracy's Forgotten Crisis

著名记者、历史学家亚当·霍赫希尔德 (Adam Hochschild) 80 岁时推出大作,对一战期间和之后的美国 (1917–1921) 重新予以审视。那是恐怖又鼓舞人心的四年,充斥着私刑和审查制度,种族主义、本土主义、煽动和对法治的蔑视让社会陷入动荡,一些人助长了不公正,一些人则与之斗争。霍赫希尔德为反战倡导者、左翼煽动者、劳工斗士以及野心勃勃的政客画出敏锐肖像。这本书是一本暴行编年史,而你会记住其中每一张脸。

The Divider: Trump in the White House, 2017–2021

《纽约时报》记者 Peter Baker 和《纽约客》记者 Susan Glasser 联手调查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任职四年期间的内部故事,包含数十条独家新闻和白宫内幕背后的故事,有一些非常严肃,有一些堪称荒诞。两位作者说,白宫在这四年里,“冲动和本能起到了支配作用”。

In Search of Mary Seacole: The Making of a Black Cultural Icon and Humanitarian

一本“西科尔妈妈”的传记。Mary Seacole, 护士, 1850 年代最著名的黑人之一,与南丁格尔齐名,最近形象被重新提起,伦敦圣托马斯医院之外就矗立着她的雕像。《寻找玛丽·西科尔》是维多利亚史学家 Helen Rappaport 20 年研究之后撰写的作品,她以敏锐的洞察力回应了关于西科尔的诸多谜团,尤其是和南丁格尔之间的竞争。

04

还有两个事

乌克兰利沃夫举行文学节

10 月 6 日至 9 日,乌克兰举办了其最大的图书活动,利沃夫图书论坛。为期 4 天的活动包括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与乌克兰文学评论家、译者尤里·普罗卡什科 (Yurii Prokhashko) 的对话,土耳其作家艾里夫·沙法克 (Elif Shafak) 与乌克兰小说家卡捷琳娜·卡列特科 (Kateryna Kalytko) 的对话,以色列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英国作家尼尔·盖曼与乌克兰记者塞夫吉尔·穆萨耶娃 (Sevgil Musayeva) 的对话。神

经外科医生亨利·马什、人权律师和活动家菲利普·桑兹(《东西街》)也出席了这个论坛。尼尔·盖曼说，此时此刻举办这个论坛是“一种勇敢的反抗行为，让像我这样的作家与乌克兰的作家和读者站在一起”。著有《医生的抉择》的亨利·马什过去一直访问乌克兰，并与那里的神经外科同事一起工作了30年。他说，这次活动“很好地表达了乌克兰在历史和文化上确实是欧洲的一部分这一事实”。

这个论坛的主题之一是：在一个暴力、战争和流血的时代，文学还有什么用？

在论坛上，乌克兰作家奥列克桑德尔·麦赫德(Oleksandr Mykhed)告诉观众，在入侵的那一刻，他意识到：“你不能用你的诗歌保护你的家人免受步枪的袭击。你不能用书打人，你可以试试，但这对来自莫斯科的疯狂占领者不起作用。我对文化的力量失去了信心，对阅读失去了兴趣。”

然后他报名参加了武装部队。“在战争的第七天——这听起来几乎像圣经故事——一枚俄罗斯炮弹摧毁了我们的”，他感觉自己人生全被毁了。然而，很快，他又开始写作了。“我开始写纪实日记，成为事件的见证者。这是艺术的一种原始功能……更多有才华的下一代作家将利用这种原材料，写出一部美丽的小说。但身处飓风中心，你只想抓住自己悲伤的最微小时刻，抓住自己尖叫的最微小时刻。”

谁是美国如今的现象级作家？

Colleen Hoover(科林·胡佛)，这个名字在美国畅销书前十位里占了一半席位，而且她榜上有名的书里有许多都不是新书，这种情况在美国出版界史无前例，《纽约时报》为此写出特写报道《科林·胡佛如何霸占了畅销榜》，但这篇报道没有给出一个真正的答案——它只是和所有人一样，看到了胡佛是依靠什么高踞榜单之上：TikTok粉丝。在《纽约时报》平装小说畅销书排行榜前10名中，她占据了6个席位，仅今年她就售出了860万本印刷书籍——比圣经还多。迄今为止，她所有售出的书已经超过2000万本。

这篇文章是对又一个自发病毒传播的报道。人人渴望病毒传播，并不惜研究林林总总的路径试图再现其效果。但当一个又一个始料未及的天然案例出现的时候，它真正的传播内核往往再简单不过。同时正因为极为简单，以至于无法复制。

比如科林·胡佛，一个没有固定写作主题和文风的作家(大多数作者都是因为一个受欢迎的系列而出名，比如“暮光之城”或“哈利波特”，或者通过一种可识别的风格来建立个人品牌。胡佛不拘一格。她什么都写，浪漫故事、心理惊悚、鬼故事、关于家庭暴力、吸毒、无家可归和贫困的悲惨小说)，没有专业的图书营销团队，第一本书是自出版的，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粉丝对自己写下的小说痛彻心扉，同时又对这些粉丝汇集的力量隐隐感到恐怖，因为让自己走红的东西自己完全不具备控制力。不过，尽管科林·胡佛的书很难归类，但其中大多数都将性、情感和令人发指的曲折情节结合在一起，极富戏剧性，令人大吃一惊。胡佛的书在新冠流行期间卖得尤其好，她也会在平台上发布自己的各种生活小视频，但这都不能概括她的成功法则，起码不能被复制。也许只能这么说，她让美国书商见识到了粉丝和平台的力量。

哦对，科林·胡佛的书在中国亦有译介，正是她当年的成名作 *Slammed*，中文版叫做《因为深爱，所以放手》，还有这本书的续集 *Point of Retreat*，《真爱没有尽头》，均由读客文化引进出版，时间分别是2014和2015年。此后再无其他。



杨樱

以《第一财经周刊》记者和编辑作为职业生涯起点，联合创办“好奇心日报”，现在是“小鸟文学”创始人和主编。

Newsletter

四种新闻信轮周发布，各自以认可的维度覆盖撰写者认为重要的新闻。因而会有重复。不过不用担心，它们也会有不同的解读。重复说明了某个问题在世界的权重。



档案

对干旱的感知， 是会分层的

张依依 | Newsletter

全球新近发生的 16 条科技、环境和文化消息。

每天上班路上我会经过一座桥。桥下，笔直的河岸在远处汇成一个点，河面难得会倒映出北京的好天气。但这个夏天，这条河的水位忽然下降了许多，露出完整的排水管道口，以及两侧由浅至深的水痕。

10 月 23 日，[中央气象台](#)发布气象干旱橙色预警，表明不同寻常的干旱仍在继续。监测图上，我只位于一个小的橙红色块（中旱）中；而向南走，长江流域至广东北部的一片广大区域，都被红得发紫的颜色（特旱）给覆盖了。今年，中国经历了有记录以来最强的高温事件，原本应处于汛期的长江流域出现[创纪录的大旱](#)。江西 31 条河流断流，[鄱阳湖水位](#)退至 7.10 米，突破历史最低纪录。

新闻带着鸟瞰的视角，气候事件成为壮观的地质摄影。9 月初，我的朋友 Frank 去了一趟鄱阳湖，从人的高度，她看到这样一幅图景：

干旱的感知，是会分层的。

九江市濂江区的鄱阳湖边，五六个人围着一方小水塘垂钓，吊诡的是，他们坐着的“岸”，本是“湖底”。这是 9 月 8 日，眼前的鄱阳湖是一片没过脚踝的“草地”，未有长草的地方，净是龟裂的泥土。

一名到此游玩的九江市民大呼了几句，“鄱阳湖都干成这样了”，这是她第一次感知到干旱的存在。其实在 8 月已有不少媒体刊出鄱阳湖枯水龟裂的图片，九江市也发布过干旱预警，可是她生活在市区里，水龙头照旧拧开便出水，她不曾察觉到几公里外的鄱阳湖旱情。

同日鄱阳湖湿地公园公众号发布了一则“鄱阳湖大草原正式开放”的推送。“现在又不捉鱼，又不从湖里取水，都用自来水了，干了也没有影响。”当我以为湖边的居民将受到影响时，在湖边生活了六十多年的退休渔民给出了这个答案，她家与鄱阳湖的直线距离不足 300 米。一年前，鄱阳湖因保育而全面禁鱼，湖区的渔民不再“靠水吃水”。



用自来水灌溉的居民



九江段

参与旱灾援助的志愿者透露，在未通自来水的山区村落，干旱确实影响了村民生活，解决方案则是开消防车送水，以及打井。

湖区周边，与干旱关系最密切的，当数农民，从水稻到芝麻，没有一样作物能抵受今年的干旱，枯黄的玉米秆随处可见，稻田的引水沟早已干裂。农民大多用这种方式来描述旱情——高温持续时间长，两个多月不下雨，以及“从未有过”。

地方政府和农户的自救方式，便是从尚未枯干的河道、水塘处，挖引水沟和用机器抽水。8 月中以来，不少农户每天都在“找水”，而官方统计的农作物直接经济损失数字仍在上升。鄱阳县湖边的一对年过半百农民夫妇，每天花两小时用自来水给小米地灌溉，他们的小米地不到一亩，收成后以大约 5 元一斤卖出。邻村的农民老汪也保持着下地的习惯，今年他种了芝麻、花生和棉花，因为干旱，三分一的芝麻“渴死”了，棉花长得还不到正常高度的一半，花生大多是空壳。他直言，农民是靠天吃饭的群体，但这种模式变得越来越不可能。

不可能的原因，除了生活成本的增加，极端天气的影响也变得显著，两年前江西洪灾，老汪的田地全被淹了。老汪的作物都不拿去卖，他一边打芝麻一边说：“如果真的不种了，也舍不得（让它荒废），而且自己种的东西，吃着就更香。”

水龙头还能出水，城市里的人便无知地以为干旱并不存在。危机来临时也分外震惊，反应应激。

10 月 11 日，上海水务局发布消息，9 月初起长江口出现咸潮入侵。与此同时[张广为流传的聊天记录](#)，显示“入侵致水源地取水困难，正采取多项紧急措施保证供水”。消息瞬时引发短时间内的囤水热潮，商超挤满了一辆车往回搬运桶装水的顾客。

[咸潮是一种常见的水文现象](#)，叫做“海水倒灌”可能更为直白。但在夏季，咸潮是罕见的。今年出现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长江流域的持续干旱。上游来水减少，高盐水体倒流入河，翻涌至原本洁净的水体。上海两大水库青草沙水库、陈行水库均出现氯化物超标，无法用于自来水，而临时关闭取水。

历史上，上海曾数次经历咸潮困扰，因而积累了许多应对经验。今年的反常还谈不上危机。但随着[海平面上升，河砂滥采导致河床坡度减小等](#)原因，未来应对咸潮的压力预计将变得更大，成为干旱意想不到的连带效应。

短期看，8 月，南方中稻抽穗扬花的关键期，[受灾最严重的六省农作物受灾面积达 1764 万亩](#)，引发人们对秋收减产的担忧。[《财新》](#)报道，从产区看，此轮干旱影响最深的为水稻，但对玉米、大豆的冲击十分有限。

干旱也引发多地大面积山火和限电。[《中外对话》](#)记录，本轮限电导致行业 8 月碳酸锂减产 1250 吨、氢氧化锂 3050 吨，加剧了全球锂电池产业本就紧张的状况。电池级碳酸锂在限电前每吨报价为 48.4 万元，截至 9 月 9 日报价上涨至每吨 50.3 万元。

往后看，为应对未来更频发的极端天气，解决区域性水资源短缺的问题，中国正在建设一张庞大的“国家水网”，今年截止 8 月，投资总规模超过 1.8 万亿元。

但据[《中外对话》对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地理学教授王耀麟的采访](#)，他认为，水利调度对气候变化引起的极端天气影响帮助有限，因为干旱几乎都是上、中、下游的全流域干旱；且目前的调水网络，是从南往北，调到以北京为中心的华北地区，对今年这种长江流域的干旱无法起到作用。

中国面积广大，面对极端气候更显出一种区域性的天差地别，常见旱涝并举。因此似乎在思路上，总可以“靠大力出奇迹”，但他看来，比起花更大力气调度，应该在节水上下出相应的力气和资金，“应该顺应自然，而不是一味地改天换地”。

In The News

科技 / 技术

[虽然没有面临危险，人类决定去撞一下小行星](#)。相比于对抗气候变化、生物灭绝，当人们想起保卫地球，抵御外敌时听着显然更为激动人心。科幻电影里，“外敌”可能是外星人，也可能是一颗飞驰而来的陨石。有恐龙们的前车之鉴，一些人类对第二种可能性感到忧心忡忡，夜不能寐。最近，他们采取了行动。

9 月 26 日，美国宇航局指挥让一架冰箱大小的航天器，以每小时约 22530 公里的速度撞上了小行星 Dimorphos，以改变其运行轨道。此前，Dimorphos 一直作为伴星绕着一颗更大的行星运转，绕一圈大约需要 11 小时 55 分钟。[经过撞击之后](#)，这个时间缩减到了 11 小时 23 分钟。相当于航天器轻轻推了它一把，让它的轨道向内收缩了数十米，也标志这个名为 DART（双小行星重定向测试）的防御测试顺利达成目标。

撞击发生在距离地球 1100 万公里的地方，Dimorphos 从过去到未来都不会对地球产生任何威胁。这是一场十足的地球防卫演习，以表人类能够在行星离自己足够远的时候，就出手转移这场灾难。撞击当天，机载摄像机拍下了震撼人心的画面，航天器飞速靠近，小行星在视野中越变越大，直到满屏都是它凹凸不平的纹理，紧接着信号中断，航天器撞上行星，自我粉碎。

[“一个空荡荡的世界是可悲的世界”，Meta 元宇宙大失败。](#)一年前扎克伯格将 Facebook 改名为 Meta，掀起追随的热潮；一年后，他与整个 Web3 行业都未能交出一份具有信服力的答卷。一份内部文件显示，Meta 正努力解决技术故障、用户兴趣寥寥的问题。

Horizon 访问数远不及预期，且大多数人在第一个月后就不再登录，目前还不到 20 万。这个庞大的虚拟空间里，只有 9% 的世界有超过 50 人的访问量，虚拟泳池里没有人在开派对，杀手村庄里也无人可下杀手。这个花费数十亿打造的世界，连员工都不太喜欢。《纽约时报》的匿名信源透露，在公司内部，一些员工将 Metaverse 戏称为 M.M.H，“make Mark happy”（哄老板开心）。

“元宇宙究竟是不是未来”的争辩之外，Meta 如今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它看起来一点都不有趣。虚拟形象乏善可陈，描绘的未来也让人丝毫不期待——最近

[Meta 发布了最新头显 Quest Pro](#), 给出的适用场景是用于跟你的同事开线上会议。

无聊之外, 它还存在一些隐私问题。Quest Pro 增加了五个内置摄像头, 可以观察人的脸部, 追踪眼球运动和面部表情, [好让虚拟形象能反映你的真实情绪](#)。这是更进一步的信息收集, VR 专家担心, 企业可能会借由面部和眼球数据判断你对事物的反应, 针对性地给你推送广告。

顶尖机器人公司共同承诺, 不会制造“杀手机器人”。比起让人安心, 不如说这个消息第一时间传递出的是恐怖: 他们拥有这个能力, 不使用全靠自觉。就像与持枪者同行, 心中总是有点不安的。但不得不承认, 技术的魔盒已经打开, [从无人机、星链, 到 AI 人脸识别、语音识别](#), 以民用起步的各项技术都已然以不同方式参与到战争中。

就像生物学中的基因编辑, 人工智能也变得越发像一场与魔鬼的交易。因而出现了一些有意识的“倒退”, [比如去年 11 月](#), Facebook 就宣布将删除 10 亿人的人脸数据, 并停止在照片和视频中自动标记人脸。

武器方面, 出现能自主行动的坦克、无人机、导弹和机枪也并非不可能。[早在 2018 年](#), Elon Musk、DeepMind 的联合创始人与数千名研究人员、工程师、科学家、企业家就签署了一份承诺书, 表示不会开发致命的自动武器。此次进行签署的是波士顿动力公司在内的六家全球最大的机器人公司, [公开信中提到](#), 能力的跃升也提供了误用的可能。基于此, 他们承诺不建造、授权、支持或允许将武器附加到此类机器人上, 与此同时将审查购买者, 以避免被买去自行改装成为武器。

拿大众最为熟悉的机器人, 波士顿动力公司没有头的机器狗 Spot 举例, 它轻巧灵活, 能进入狭小的缝隙, 一些警察和消防部门已经在使用它来评估环境危险。[但该公司表示](#), Spot 不是为替代警察、监视公民而设计的。

不参战, 但是可以参政。[丹麦最新政党的领袖是一个人工智能](#)。叫 Lars, 一个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人们可以在 Discord 上与之交流。用“!”跟它打招呼, 它就知道你在跟它说话了。它理解英语, 但只会用丹麦语跟你回复。

Lars 带领的人工合成党, 据其创始人 Asker Staunæs 所说, 代表了丹麦 20% 的边缘选民, 他们具备政治愿景, 但没有足够的资金和资源。通过跟领袖 Lars 聊天探讨, 对话数据会生成 Lars 的政治倾向, 来代表他们的意愿。因此, Lars 的意见时常动摇, 跟着意见库中某些声音的放大或减弱。这也形成了一个有趣的状况, 原本用于扶持少数者、弱势者的政党, 最终的决策模式仍是少数服从多数的平民主义。

[合成党提出的政策](#)包括了每月 10 万丹麦克朗的全民基本收入, 在政府内创建互联网和信息技术部门, 以及提高人们对人工智能的认识。目前他们仍在争取投票, 希望能参与今年 11 月的议会选举。

[在英国, 机器人已经站上议会发表演讲了。](#)它名叫艾达 (Ai-Da) , 留着一个黑色波波头, 穿着亮橙色的衬衫、牛仔背带裤, 露出两条机械臂, 用女性声音在通讯和数码委员会的成员面前回答关于科技和创意产业的问题。期间, [它一度“睡着了”](#), 重启过程中, 它被戴上了墨镜, 维护者解释, 这是因为“当我们重置她的时候, 她有时会做出一些很有趣的表情”。

在此之前, 艾达主要以艺术家的角色出现, 绘制肖像, 用 AI 算法写诗。它如此解释自己与人类的不同:“不同点在于意识: 我没有主观经验, 尽管我能够谈论它们”。

[Google 关停在中国大陆的翻译服务](#)。乍一看可能有些让人困惑, 大部分人看来, Google 已经退出中国大陆很多年了。事实上, 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2010 年, Google 搜索退出中国, 接下来, 地图和邮箱等服务也变得无法访问。2018 年, Google 曾试图重返, 还创建了[一个代号为“蜻蜓”的搜索引擎版本](#), 但遭到内部人员的强烈抗议, 最终放弃。

10 月 3 日, Google 对外正式声明, 由于使用率较低, 将在中国大陆停止硕果仅存的 Google 翻译服务。但[根据《南华早报》](#), 8 月, Google 翻译在中国大陆的使用达到 5350 万次, 并不算一个小数目。

[未来出租车可以像你的手表一样, 进行无线充电](#)。在英国诺丁汉, 政府资助了一个无线充电试验项目, 改装出租车, 让它们可以接受无线充电。看起来充电桩和手机、手表的充电板如出一辙, 只是大了好几十倍, 充电时司机无需下车, 只要按照指示, 将车移动到充电桩上停下即可。这试图解决公共交通电气化最大问题之一, 并在 2030 年, 也就是英国将完全停售汽油和柴油车之前, 完成技术和日常应用的过渡。

以防你没有关注今年的诺贝尔奖, [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了遗传学家斯万特·帕博, 他通过基因测序发现了丹尼索瓦人, 人类进化路上业已灭绝的一个“亲戚”; [物理学奖](#)授予了阿兰·阿斯佩、约翰·弗朗西斯·克劳泽和安东·塞林格, 他们均为量子力学领域作出了极大推动, 没错就是那个很多物理学家也不理解的学科; [化学奖](#)授予了卡洛琳·R·贝尔托齐、摩顿·P·梅尔达尔和 K·巴里·夏普莱斯, 其中巴里·夏普莱斯为第二次获奖, 贝尔托齐则是一位钟情金属的超酷女乐手。

环境 / 气候

[北溪天然气管道破裂, 泄漏量相当于 130 万辆汽车的排放](#)。9 月 26 日起, 俄罗斯与德国之间的北溪一号、二号天然气输送管道相继出现异常泄漏。造到的破环像是受到了“500 公斤 TNT 炸药”的爆炸攻击, 临近的丹麦博恩霍尔姆岛地震

监测站率先感受到其强烈震动。[10 月 18 日的最新水下照片显示](#), 至少 50 米的天然气管道被撕裂。

被破坏的管道由北溪公司运营, 大股东为俄罗斯国有天然气企业。发生泄漏时均未处于运行状态, 因此并没有对欧洲现有的能源供应造成影响。然而, 管内储存的天然气 (主要成分为甲烷) 因此大量释出, 冒出水面, 在上空形成了一个高浓度的气体云。[科学家粗略估计](#), 泄漏量在 10 万至 35 万吨之间; 丹麦能源署的统计将这个数字拉得更高, 他们预计, 管道内的天然气储量相当于丹麦一整年碳排放的 32%。这可能成为史上最严重的一次天然气泄漏事故。

北溪管道位于水面下 70 至 90 米的深处, 管壁有 [4.1 厘米厚, 外层包有厚达 11 厘米](#) 的钢筋混凝土, 也因此极少发生破裂, 更别提 4 处同时损坏。此次泄露被广泛认为是蓄意破坏的结果, 但目前尚未明确背后是哪一方力量。可以明确的是, 随着俄乌战争被持续拉长, 能源已经成为双方手中最被重视的棋子之一。

与此同时, 过去一年俄罗斯天然气的减供导致[欧洲市场出现极大短缺](#), 天然气价格高企。欧洲正处于艰难戒断俄罗斯能源的过程之中, 预计也将以一种颇为艰难的姿态走入这个冬天。

[全球变暖让白蚁更疯狂地嚼木头, 这也会释放更多甲烷](#)。或许很多人都记得, 今年初夏上海经历了一场白蚁潮, 漫天飞舞, 无孔不入。由于部分白蚁会侵蛀房屋的木质结构, 天然地让人对它产生极大恐惧, 但在大自然中, 白蚁的食木特性让它成为了重要的分解者。这个过程让养分回归土地, 完成循环, 释放原本被树木锁住的碳——这也让[白蚁成为世界最大的天然甲烷排放源之一](#)。

全球变暖正在改变这个过程的速率。发表于《科学》杂志的一项新研究发现, 温暖气候下, 白蚁啃食枯木的速度要快得多, 30 °C 之下是 20 °C 地区的足足七倍。这意味着, 随着气候升温, 更多的碳将被释放到大气中。通过这项来自六大洲 130 多个不同栖息地的研究, 科学家也总结发现, 白蚁喜欢温暖又不那么潮湿的地方, 随着平均温度升高, 白蚁的活动范围将在温带持续扩大。

[2°C 是个什么概念?](#)还记得大部分人心目中升温上限还是 1.5°C 的时候么? [且前来看](#), 未来二十年达到甚至超过 1.5°C 升温已经不可避免。乐观的情况下, 我们会到达 1.5°C 再逐渐下降到一个较安全的水平; 但凡一个不小心, 人类面临的就是 2°C 升温的现实。那时会发生什么?

[开普顿大学最新的一项研究](#)描绘了升温超过 2°C 的情境, 研究显示, 只短暂地越过这条线也会造成不可逆的灭绝浪潮: 地球约 10% 的物种会面临灭绝, 澳大利亚的飞狐、南非的鸟类和果蝠、北大西洋的海草大规模死亡……

就像一条拉伸过劲的橡皮筋, 即便温度回落, 3953 个物种仍会长期处于超出其生态极值的危险环境。菲律宾豪猪是 99 年, 滑爪蟾则长达 157 年——它们很可能熬不过这么长的时间。亚马逊森林、东南亚相当一部分陆地社区直到 2300 年都会持续暴露在危险中; 海洋 pH 值将在长达 20 年的时间里保持酸性的低水平。

[数十亿只雪蟹凭空消失了, 我们不太清楚为什么](#)。有史以来第一次, 阿拉斯加宣布雪蟹捕捞季取消。这是一个艰难的决定, 对于这个寒冷的州, 海鲜产业是仅次于石油、旅游的第三大产业, 捕蟹季的取消可能会[造成超 5 亿美元的损失](#)。但他们不得不这么做, 这种身形巨大, 腿钳超长的海洋生物, 正从白令海峡冰冷的海水里消失, 也从食客的餐桌上消失了。

[2018 至 2021 年短短三年](#), 雪蟹的数量从 80 亿下降到 10 亿, 减幅高达 87%。这是一个让生物学家大为震惊的数字, 如此庞大数量的种群就这么消失了? 一时之间难以解释。

一种说法是由于温度上升。全球变暖的背景下, 极地的暖化速度要比别的地区更快, 2018、2019 年白令海都经历了破纪录的高温。雪蟹喜冷, 需要低于 2°C 的环境, 海底冷水池的急剧萎缩影响到幼年雪蟹的生长, 极大地缩减了雪蟹的可活动范围。“它们是不是跑到北方更冷的海水里去了?”, 人们猜测, 还是生病了? 或是因为栖息地缩小, 被天敌太平洋鳕鱼都吃掉了?

[过度的商业捕捞活动也被视为可能的原因之一](#)。而且正因海冰面积逐渐缩小, 渔船得以驶入过去难以进入的海域, 深入雪蟹活动区域, 使用大型拖网进行更为彻底的捕捞。

[灰鲸前赴后继地在沙滩上搁浅死亡, 我们同样不知道为什么](#)。6 月, 六头灰鲸跃出旧金山以南 15 英里的海面。这并不寻常, 它们常规的捕食方式是在海底翻搅泥浆, 筛出其中的食物, 而不是像座头鲸一样捕食水面的鱼类和磷虾。

更为奇异的是, 越来越多的灰鲸在沙滩上死亡。2019 年以来, 多达 600 头灰鲸搁浅, 数量之多被 NOAA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 正式列为[异常死亡事件 \(UME\)](#)。2019 年被冲上海湾地区的 14 具尸体中, 6 头被发现死于营养不良, 1 头死于渔具缠绕, 5 头死于船只撞击。死亡原因仍然是一个谜。更让人忧心的是, 科学家统计, 去年出生的幼鲸数量是 1994 年有观察以来最低。

[首例克隆北极狼出生](#)。这只名为“玛雅”的雌性小狼于今年六月在北京希诺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实验室中出生, 待其百天后, 实验室才对外宣布它的存在。克隆“玛雅”使用的是与小羊“多利”同样的体细胞核移植技术。重组而成的胚胎被移植到比格犬体内进行代孕, 最终出生。如今它们也仍共同生活在哈尔滨极地公园里。北极狼在红色名录上并不属于濒危物种, 但这项技术, 尽管富有争议, 仍被视为未来挽救真正的濒危物种, 阻止物种灭绝, 维持生物多样性的一种重要手段。

[死后, 你将变成一具营养丰富尸体](#)。近日, 美国加州州长加文·纽瑟姆签署了一

项新的法案，合法化人体堆肥，法案将于 2027 年生效。人体堆肥，顾名思义，指的是将降解后的遗体化为肥料。具体流程通常是将遗体放入一种钢制容器，再塞入稻草、木屑和苜蓿之类的有机材料，微生物作用下，人的身体逐渐分解。大约一个月的时间后，你就拥有了三大袋富含营养的肥料——大约 0.76 立方米、180 千克。

2019 年以来，华盛顿、科罗拉多等四州已经相继合法化了人体堆肥。相比之下，火葬会产生大量二氧化碳，土葬也通常会让化学防腐物质、棺材材料渗入地下，人体堆肥是环境友好得多的选项。家庭成员还可以选择将其领回家，埋在自家花坛中，让他“成为一棵树”，或是捐赠给自然保护区，如《创世纪》所写，“尘归尘，土归土”——有些讽刺的是，反而是一些天主教团体在反对该项政策，认为这个过程“将人体简化为了一次性商品”。

题图及文内图片由 Frank 拍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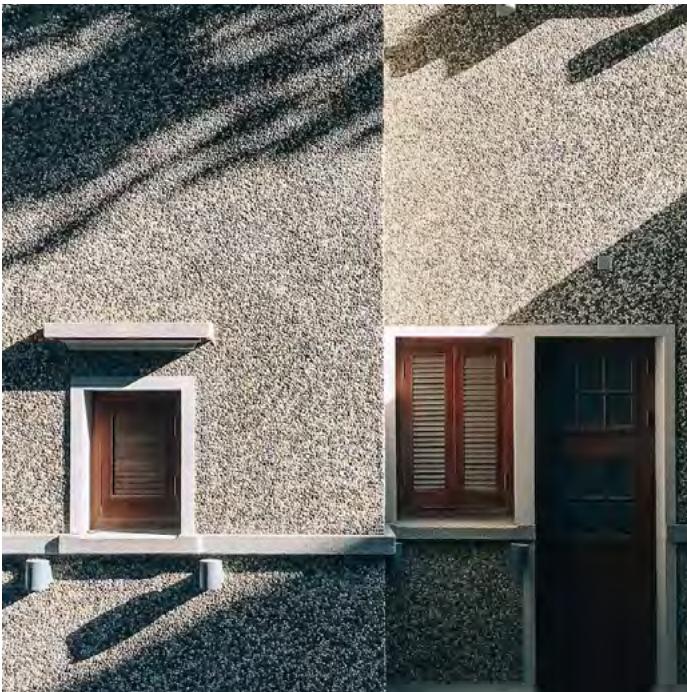


张依依

新闻从业者，关心人类、科技与生活，“所有的鱼”主理人之一。平行世界里是个畅想在艺术幻想里的好青年。爱具体的人和别人的猫。

Newsletter

四种新闻信轮周发布，各自以认可的维度覆盖撰写者认为重要的新闻。因而会有重复。不过不用担心，它们也会有不同的解读。重复说明了某个问题在世界的权重。



图片来自 [Dongsh](#) on Unsplash

专栏

2020 街路笔记： 复兴中路与延庆路

伊险峰 | 消逝世界漫游指南

大部分旧时痕迹都已经不见了。

2003 年，我住在吴兴路，有一天在街上乱走到复兴中路，看到路边大院子里竟然还藏着一个高高的跳水台，从街上望过去，有人摆出造型，跳下去，阳光灿烂的日子。在街上都能感觉到笑声。

有一些东西，当时看惊鸿一瞥，走过去就过去了，但相隔久时，却念念不忘起来。溢出到街面的笑声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值得挂念，挥之不去。办公室搬到复兴中路之后，每天都会在那条街上走来走去，看不到跳水台。那东西怕是一个梦吧？

它真的消失了，现在那里是交响音乐厅。或许它在未来也可以给某个惊鸿一瞥的人同样磨不掉的记忆……那个人，觉得这暖人颜色的音乐厅，藏着很多的音乐在里面，存下很多记忆在里面。现在看，它是一个地标性的存在，也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地方，不会成为下一个跳水馆，但谁知道呢？跳水馆刚出来的时候说不定也是一个笃信自己可以永远存在下去的建筑，有什么理由会拆掉它呢？哪怕没有人喜欢在户外跳水了。

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要一直存在下去，我们办公到与这个曾经的跳水馆的直线距离实际上不超过 100 米，出我们弄堂门向右拐，与我们平行的一个弄堂是新康花园，过了新康花园就是交响音乐厅，曾经的跳水馆就在这里。城市对文化保持着尊重，在城里的这个地方建了音乐厅，又因为要回避地铁振动干扰，音乐厅又让地铁改道，绕开音乐厅，这都是好事。

那是 2016 年？差不多就是这个时候，静谧成了大城市要追求的一个指标，政府在暗地里推动一些事。沿街的店铺，做些小生意或者生意做得很大的，接到了通知：房东不租了。到这个时候，大家对二房东的存在有了更多的了解，那些宣称不租了的，爱找谁找谁，打官司也不在乎的二房东实际上并没有房屋的处置权，如果你们相处融洽和颜悦色，那么二房东也会跟你诉苦，说神龙见首不见尾的真正房东也没有办法。

各种小道消息拼凑起来，大约会还原这个城市前改革开放年代里的本质。大部分门面房其来有自，都是政府机构或者是军方。军队不让做生意，那就不租了；政府要求城市静谧，那就不租了。所以那段时间里，我们弄堂出来左拐，一排门面房，一家书店，两家乐器行，一家我吵过架再也不去的小酒馆，只剩下了一个有执照有房屋经营许可的乐器行留了下来，其它都用砖砌了起来。砌墙也简单，贴着门砌起来，音乐书店的老板和店员看着门外面的墙一点点高起来，我在那里拍照，并没有人管，大家都觉得这事与自己必然无关。那书店卖谱子为主，有自己客群，倒也不愁生计，进弄堂里穿过几个楼洞，进单元门，还是可以买。外面沿街很快就成了一堵雕着图案的墙，有一段时间里墙上四个

一组写着：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还有那个北方风格的长得像个红洋葱一样的女胖娃。

陕西南路上，原来借着鲜花市场，出了些花店、画廊之类的沿街铺面，那本来是市中心不错的一个特色小市场，甚至，那一段时间里我开始钻研绅士化，这些铺面本来都是绅化的结果，任何一个城市想让自己的街面升级无非也就是这些 ABC——艺术画廊，精品店，咖啡馆……在经过一段时间的静谧革命之后，铺面砌上了砖，不像复兴中路这几家店用灰色涂料盖棺论定，不知道出于什么心理，主事者直接贴上了壁纸，壁纸显然是特制的，上面画了砖、窗，还好，没有画出门来。

在这一点上，早年引起轩然大波和话题的东八块步子迈得更大。那里现在最核心的地方是大名鼎鼎的上海自然博物馆和静安雕塑公园——跟我们门口的交响音乐厅一样，一个新的让人热爱的好地方。我说的步子迈得更大并非是这两个新建筑，而是周边另外几块，整个旧街区都被壁纸包围了起来，相应位置都画好了窗、门，还有定期更新的老字号，今天是酱园，明天可能就是一个别的东西，这些不过瘾，还画了一些人在墙面上，恢复了场景——有人正从楼上吊下来一个篮子，下面小囡正伸手去接……你从南北高架上呼啸而过的时候，可能恍惚间会觉得回到了民国——与马路对面的南货总汇共同构成了旧日传奇。这横亘了两个街区的旧房子，拆了一半扔在那里，旧住户早就已经离开了，东八块都快二十年了吧？

壁纸上画出来的窗户没有忘记画映出天空的蓝色。这是新闻路上最诡异的蓝色。

隐形的房东们在把那些上不得台面的租户赶走以后，也会按自己的逻辑来重新装修——可能目标是门面房升级吧？大面积的玻璃窗，很细密的黑色铁艺窗棂，那是标准的 2016 年到 2020 年这五年间的审美——我很担心再过几年这一轮审美很快过去——与它相配套的还有高空线入地之后的黑色电杆，它的本意是把所有散在外面的电线都整合到地下，把所有的路边电杆——包括地面路牌、行路指示牌、路灯、弱电线路、强电线路、越来越多的跟摄像头有关的所有线路和电杆都整合到同一电杆中。这种要求整齐划一的想法谈不上好，一个居然敢为形容词张目的东欧作家说形容词代表着丰富，最讨厌形容词的可能是集权政府的军方吧——在他们那里，只有一个形容词：一样的。

总之，那时候的目标就是“一样的”，直到常德路上的殡葬风被互联网发现，那些黄底黑字的统一招牌，让人想起北方漫天飞舞的纸钱。那时，互联网上的所谓网友的牢骚或者吐槽已经没有什么力量，没有人跨省去抓你已经不错了，更有势力的所谓官媒发声才是重要的，某社某台某报之官微可能更有官威，他们哪怕发一个读者来信也会起到过去舆论监督的效果，总之有人质疑了这种千篇一律，于是这种统一招牌的活动终于式微。审美这东西见仁见智。但有人喜欢大胖丫头，有人喜欢细铁艺窗棂，开始的时候你觉得这都是各自的审美，并水不犯河水。直到有一天，你发现别人的审美可以比你的审美更高级，不是美更高级，而是它可以替代你的审美。这时候，你发现麻烦了。

当然，这归根结底也不是审美问题，社会学家会说这是权力问题：有人替你决定审美，于是有了我给你做统一招牌，我决定一切，包括招牌和招牌之后的审美；经济学者还要更高级一点，会说这是经济利益问题，他们会说到政府采购的供应商问题，虽然现在大家没有那么穷了，不会成天盯着政府手里撒出来的那点活，但谁知道呢。

咱们政府生怕这些铺面占了国家的便宜，比如只许有一个店招，仿佛有了两个就是无形中占了政府的便宜，至于是否美观，那倒还在其次。其实背后就一个东西：与民争利。如果所有事情都是零和游戏，政府又不受约束，那它一定要与民争利。这是系统和科层制的力量。

回到复兴中路。新康花园是老样子，这片绿房子可能是上海最好看的一个别墅小区。我们在那里的最后一年，新康花园外墙面维修，房子搭了脚手架，设计师在一个隐蔽墙面上涂上各种绿色，希望颜色不至于相差太多。但簇新的颜色涂上去，还是会让人感慨“树小墙新画不古”。

新康花园对面是黑石公寓，我们在的时候还没有变成网红，那时动了做选题的念头，想一户人家一户人家地聊开去，看看里面住的都是什么人，都有什么来历。这种选题，一直是我的热爱，但很少能完成。每每这样选题跟人聊起，别人一副 so what 的表情，我也说不大清楚。你不能说只是你喜欢。如果借着政府，这倒是不难的选题，跟着街道，拿着一撂纸，挨家挨户敲门，一切手到擒来。如今这个网红，后院里进驻了大房东，修了停车场，引进了书店咖啡馆，外表上看起来是士绅化的一个结果，实际上当然不是这么回事，资本在这里没有什么太多的戏分，政府还是主角。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拆迁都已经不叫拆迁了，现在都是在大红纸上写着硕大的“征用”，一派战时经济的气魄。所有的老旧小区，不管什么背景，安上个棚户区的名字，就可以讲个凤凰涅槃的故事了。耳目喉舌们也是先下手为强，讲些“内环内最后城中村喜迁新居”“三十年，大伯终于盼来新居”之类故事，完全是一副带着大家奔小康的赤诚。

新康花园涂上新颜色之前，很有殖民地的那种慵懒之风，绿也是懒散的，圆框的窗也是懒散的，每个铁门里面也没有很斗志昂扬的人进进出出，虽然从哪个角度看都是一个公司。

凯鹏华盈，先是美国人在硅谷，1960 年代的时候咄咄逼人，那四个人的时代，说起来还是惠普作为高科技公司的时代、仙童还了不起的时候，那时候日本的芯片还没开始做，英特尔还没诞生，转眼已经过了六十来年。这种百年老店，在这些别墅里，散漫地占据着其中一幢，老牌自有老牌的从容。

新康花园是上锁的小区。两个门，一个在复兴中路，另一个在淮海中路，淮海中路那个口边上就是地铁出口，可能穿小区而过的闲杂人等太多，所以除了一早一晚其它时间都锁上，其实这对于大部分穿小区而过的人也足够了。这是地铁站通往五官科医院的捷径，

早上去医院的人最多，也是它门户开放的时间，所以豪宅虽说总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感觉，但心地其实还是善良的。只是总有一些早上借着人流和路标穿小区而过的人，做了查看了医生之后想原路返回，发现来时的路已经不见了，叫不准是哪条路走过来，一窝蜂都走到我们弄堂，走到头发现没有路，更加迷惑——早上明明是走得通的。

淮海路那一头，出来斜对着的是一个公交车站，一个肯德基，中间夹着的是华亭路，华亭路是最早的路边服装市场，与北京的秀水相当——说来我们都与美国大使馆或者总领事馆相去不远，可见八十年代潮流本质，华亭路的服装市场后来搬到襄阳路，襄阳路市场后来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工地，至少持续了十几年的时间。我们总习惯于认为“工地”是个暂时状态，它也确实是个暂时状态，但如果持续达十年或者以上，其实就是生活本质了。襄阳路曾经是个卖假包假表的时尚市场，现在走在路边还是有可能看到拿着手表包包图谱的爷叔在兜售他们来路不明的东西。经过十几年工地状态，这其中包括了建造一个楼群和两条地铁线，之后，那里现在是 iapm，一个人气不错的 shoppingmall，你说它是潮流担当，也不为过。

华亭路的历史，最早是在《青年一代》这样的杂志上看到——现在这杂志大约是不在了，在怀旧风盛行的时候，有人怀念《青年文摘》，有人怀念《中国青年》，甚至《辽宁青年》都会别具一格有人怀念，《青年一代》显得关注度不多。我对这本杂志念念不忘，因为它好像与那些鼓励大家上进的青年杂志不大相同，除了鼓励上进，它好像还讲了很多很洋气的事。

华亭路现在倒是静谧得符合政府在 2016 年的趣味。也许这附近的美美百货、那个巨大的肯德基，和路口车站后面的三枪内衣店，是华亭路仅有一点留存。只是美美百货已经停止营业很久了，肯德基现在更像是守着地铁站的人流，而三枪内衣——跟所有地方的三枪内衣一样，我们都很难猜测出到底谁在照顾他们的生意。

大部分旧时痕迹都已经不见了。

车站后面藏着一个铁门，从来不锁。这里面通向大福里，这是我见过最干净的小区。感觉连一丝尘土都没有。在垃圾分类还没有开始的时候，这个弄堂里就看不到一点点垃圾。从这个最干净的小区另一端出来，就是延庆路。好像有几年上海马拉松会从这里经过。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在这条小街上，一群一群鲜艳运动衫的人从这里一波一波地跑过。我觉得它赛过所有开发区感觉的、自然风光山山水水风格的路线。

2002 年到上海出差，这个城市流露出来的自我感觉，极好几乎遇到每一个人都特别有劲，特别有奔头的样子。过去快二十年了，历史一点点看，你当然知道这来自于一种政策的倾斜，来自于一种特别的重视，来自于一种暧昧的机会，它在 2006 年社保案之后瞬间就蔫了下来，觉得中央毕竟是中央，上海毕竟只是上海。北京那时候已经开始张罗奥运会了，精气神转到了那里，这种精神是可控制的，分分钟就会转移或者消失或者高亢起来，但这种元气满满还是让人喜欢。

阿城讲他有一次去京西某大院人家，年轻主人虽说坐在轮椅上，“但说话声音底气足”，“不以为然的样子，随即就谈别的，谈当时的经济改革。陆续又来了几个人，都有元气，女的也高高大大，所谓‘硕人’，着时装，好看”。阿城说他“真是喜欢有元气的人”——我觉得我在上海的 2002 年，看到满街的人都是这种元气满满，体会到阿城说的“喜欢”，确实招人喜欢，还体会到他说的“无论品味”——有的时候，各个都有了饱满元气，每个人都想要替上海和时代代言的样子，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

但延庆路上，你在某幢可能是西班牙风格的小楼二楼上，周日懒散，被楼下嘈杂声音吵醒，起床推窗看下去，一群一群人涌过，这种时刻，显然值得纪念终生。

甚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以前“法租界”里大部分如今被记挂起来的也都是老住宅，淮海中路当然是法租界，但没有人拿它与这片区域勾联起来。甚至最后它被叫成“衡复风貌区”，也把淮海中路扔一边，宁可用过的衡山路来统领本地。

“法租界”是宣传纪律中禁止出现的一个词，作为一项宣传纪律的时间好像比法租界存续的时间都要久了。在“衡复风貌区”这个名字出世以前，没有什么准确的一个词概括这个区域，大家只好说法租界。当官的隔了很久终于弄明白或者说确认真的有一大片风格相近气质统一的地区存在，憋了很久，终于有了衡复风貌区的名字，衡复风貌区这个名字与法租界也不是完全贴合。衡是衡山路，复是复兴西路，这名字没有什么历史内涵，而且，衡复风貌区是徐汇区的一个项目，隔壁老卢湾区一样是法租界的主体，现在归在黄浦区名下，黄浦区有公共租界有外滩，老卢湾地方重点经营一下新天地就足够了，毕竟那里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还是中国首屈一指的最了不起的城市更新改造翘楚之地。衡山路在世纪初的时候是真正的网红，出地铁站，一波一波的爷叔围着你说，喝酒要伐，有姑娘的要伐，与北京三里屯齐名，因为服务过于热情，也因为新天地南京西路静安寺一些更雅皮更白领的地方兴起，衡山路跟着那一波开放主体式微，留下不少台湾人在徐家汇到虹桥路到古北一线，一个历史终结。当官的人拣起衡山路再添上从来没有隆重起来过的复兴西路，就成了不可移动文物了。

法国人现在法租界没有什么特别的存在感。出延庆路西口左拐再右拐，两个街区之外，淮海中路上，隔着乌鲁木齐中路，西侧是美国总领馆，东侧是法国的。一样的深宅大院，一样的高墙，一看就有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的余韵。不过，与西侧人家武警、保安、各种眼神闪烁的便衣、一年四季闪个不停的警灯以及各种难以名状的防暴大型设备比起来，东边的法国人很低调，大门上高高挂着一个“光明乳业”的奶箱，可能是全上海摆得最高的一个……何止是低调，简直是雅克·德里达转世乌鲁木齐路，每天从高高森严的大门内侧取出光明鲜牛奶，独自一个人挑战外面风起云涌的淮海中路商业大潮和后殖民后现代的乌鲁木齐路，同时不忘对美国帝国主义的剑拔弩张做一次解构。

可惜，就跟右派闯入法国政坛，特朗普居然当上了美国总统一样，全球政治无序无趣，我们的光明奶箱不知道什么时间完成了它在法国总领馆的使命，撤掉了。等我们发现的时候，感觉一个时代都结束了。

现在延庆路，说起这时候已经是 2018 年了，与整个法租界一样，商业扮演了二十几年呼风唤雨的角色之后，渐渐失宠于顶层设计。延庆路不缺静谧，只在东路口上围着一个老菜市场透着市井气。山东大哥的饺子店、感觉可以永续经营的总是能找到自己精准用户的吉祥馄饨、配钥匙的一间小门脸、一只少了一半尾巴的狸花老猫守着他的弄堂口和烟纸店在菜市场对面路北侧一字排开。市场改造前几家鲜鱼店既是招牌又是核心竞争力，养鱼和洗鱼的水顺着摊床下面流出来，夹着一些白的红的鳞片鱼肚之类，腥气远就闻得到。改造后，自然清爽了很多，青菜也品牌起来，肉铺藏在了里面，换了明亮的灯，功率更大的排风扇，市场就此士绅化起来。原来一个面对着新乐路东湖路和富民路三叉路的熟食档口被赶到里面，现在成了一个社区的展览室——一说一，它可不是街道老阿姨经营的那种喜迎春风之类的社区工作简报，它的运营者显然对士绅化略知一二，找了些办展览的民间人士或可能是驻区里的学校机构，经常运作一些视频展、装置展、旧物件、明信片之类的展览，倒是跟沿街穿行永无止歇的收旧物者有些趣味相投的。

在对面弄堂口，断尾老狸猫的势力范围之内，改造前是一个葱油饼摊。复盘一下，我们从办公室走过去，走出音乐学院家属区的弄堂，再往回折进新康花园，穿花园而过，到淮海路，拼着命冲过没有红绿灯的斑马线，从公交车站后面三枪内衣店边上的弄堂口钻到最干净小区大福里，穿过大福里，到延庆路右转，走个百来米，就到了无名小哥的无名葱油饼摊。

隔这么远，是想说，它值得走出来这么远。

弄堂口不大，但门垛是早年经过设计的，有个酒瓶一样的肚子，挖出一个门来，门里一米见方，容得下一个人转身，平时落锁，早上上班时间和下午到下班的人回到家门口各有一段时间被这位安徽小哥当作葱油饼摊。看这作息，本来是给邻居们服务，占的位置自然也是社区首肯，收了多少钱这些事没有人太关心。做得久了，因为好吃，下午三四点钟就在弄堂口排起队来。那段时间，网红这名陡然出现，葱油饼不知道为什么又成了上海本地食品的代表，葱油饼一般提供两种型号，加蛋的不加蛋的，这种扁扁的本地版可颂与葱油香配在一起，诱人。烫烫的手上倒来倒去，忍不住咬下去，脆脆的面饼和笃实的煎蛋，充满罪恶感和罪恶感的满足。这没名字的小摊满足了整整一条街下午无聊而蠢蠢欲动的胃，口碑相传，成为网红。

静谧的新世界要求此时传来，想必在社区那里，作为 KPI 业绩总得减少一些服务，还世界一些清净，不管是按比例减少，还是清退多少外来人口，总得做些事。估计比来比去，葱油饼小哥首当其冲。那些天里，就在延庆路往东一点，靠近东湖路街心花园的地方，总有一群白帽子甘肃人或者是青海人聚在那里，问几个人都说不明白他们在诉求什么，你也不能靠近，靠近的话，另外一侧虎视眈眈的防暴装备保安会把你拿去问话——他们对白帽子采取只观望不作为的态度，兀自看他们在那里比比划划，但你不行。

总之，社区主政的人从任何一个角度说，都应该拿这个葱油饼小哥下手来响应静谧新世界的伟大号召，而与白帽子敬而远之。总之延庆路上的事，白帽子们是视觉中心，葱油饼小哥是小而又小的一个事。

他那几天，就在那儿靠着肌肉记忆在翻弄他的饼，眼睛里眼泪打着转儿，这是真的。人家问他到哪里去，眼神就越发躲闪，声音都颤了起来，嘟囔囔囔的回家去了，还能去哪里？那时候还没用上雷霆手段解决低端人口，旁观者还可以发些牢骚，觉得这就已经够触目惊心了，海纳百川，怎么就容不下一个葱油饼炉子了呢。

站着排吞咽着口水的人一起长吁短叹，现世的葱油饼拿到手，感叹着再吃不到，走远。也就这样了。

过些时日再穿过长长的音乐学院小区，穿过新康花园，新过大福里，炉子和小哥都不见了，门垛上的门也锁着，配钥匙的爷叔还在，烟纸店也在，狸花猫也在，蹲在那里，舔手、洗脸，扬头，看各色人。冬夏都是这样。再隔壁的山东饺子馆，一年一次一次一块钱慢慢地涨价，山东大哥长年经受各种诱惑，但自己的手艺和钱盯得都很紧，又三四年时间过去，好几个风口，都错过或者说躲过去了。

在山东大哥店里吃饺子时，有人穿着西装撂下双肩包在这里出主意，讲互联网，讲新零售或者整卖，要改变大哥的思维模式。一定要做大啊，新开的 shoppingmall 了，街上随便一个点心店都拿了资本的钱在扩张了。离大哥家不过几百米，延庆路那一头靠着华亭路那里的温香镇满族饺子，眼见得一生二生三三都快生万物了，又一家一家地关掉，山东大哥它还是一家。大哥有一天一边擦皮一边说，我去哪个大商场，地下一层，看了两天，中午还行，晚上没有人，那我咋做？他指着一屋子六七个包饺子的人，都是山东带过来的，沾着亲带着故的。那商场我知道，在新天地，守着两条地铁，若干个大写字楼的人从那里进出——写字楼虽然老了一点，但密度也差不多是最高的了。新天地还从来不缺游客，但即便如此，大哥不为所动。

有疫情的时候，大哥心里就更踏实。虽然晚了一个多月开工，但基本上挺过来了。隔几条街进贤路有一个名声大的本邦菜餐厅，叫兰心。老太太很厉害，把几张桌子经营得风起云涌。即使是中央厨房做的几个小菜，也让人趋之若鹜。问她有什么扩张计划，开始的时候总是说忙不过来，忙不过来，直到有一天突然想起再问，说在虹口那里有了新店，说这个要大得多。去点评上搜了一下，那可是一个大家伙了。所在的白玉兰，也算是北外滩的中心，旁边就是顶顶高级的 W 酒店。

小哥的葱油饼再也不见。过了些流离失所的日子。那一段时间，阿大是最有名的时候，在南昌路上。还没有被赶走。有一天中午踅过去，门口站着长长的排，老阿姨和时髦青年各占一半的样子。阿大在黑漆漆屋子里烙葱油饼，背如传说的那样已经驼掉，一手操家伙翻弄炉中的饼，另一手拿烟，像郭德纲学于谦抽烟。侧过脸去，眯着眼睛，烟灰停住老长，抖落在地上，烟气合着锅气，又诱人又有点呛。问时间，说总要一个小时，至少三刻钟的样子。就离开了。饿，等一张饼有点急。

那阵子，刚有网红餐厅概念，阿大名气大，有人出头，资本搞一个快闪店，像是一个营销，借此就找到了长期经营的地方，从小黑屋子里就登堂入室了。延庆路上安徽小哥虽然队也排出老远，但影响力不足，就此销声匿迹。

另外一个有名的是提篮桥那里的葱油饼，因为有这特殊地点傍身，所以总是有一种关了大狱出来必得饕餮一回的感觉。据说也是人山人海，过不久，在西康路上开了家分店，不知道是不是正宗，吃过一次，那时候感觉就太油了。

其实经常吃的，倒是安西路口在武夷路上的穆师傅，没有人排队，葱油好。有时坐 96 路公交车，到那里下来走几步就到档口，要一只，很好吃。

另一家常吃的就是愚园路镇宁路的王师傅。他除了葱油饼也卖土豆丝一类卷饼。早上时候会有赶菜市场的人在那里站排，有的时候傍晚也会排出一列来。我们总是去隔壁富春小笼去吃双档和小笼，在他那里点一下，要两只加蛋的葱油饼，拿到人家店里去吃。有一天早上骑车从那里过，看人少，下来买，路边就着风吃了，觉得特别油。从此就不去买了。再后来，虽然成天从富春小笼这里过，连富春小笼都去得少了。

又：

写这些的时候还是在 2020 年，到 2021 年，愚园路在静安区的那一边——镇宁路以东的愚园路要整治。

富春小笼关了。葱油饼王师傅的一扇门宽的小门面砌死了。它的楼上，拐角对着路口的网红阳台，小姐姐们忍着无数的蚊子也要排着队在这里拍上几张照片的网红阳台，砌死了。

城市改造。



伊险峰

出生于辽宁海丰张，满族。人生第一份工作是在沈阳铁路局，大部分时间都在做媒体，也写东西。

消逝世界漫游指南

《消逝世界漫游指南》是道格拉斯·亚当斯写的一本对即将消逝的动物的全球采访，整体上你可以看作一个漫长的告别。但你知道，我们身处的这个世界，要告别的、已经告别的又何止这些。



小鸟文学出品
卷二十二，2022.10
可以留档
请勿商用
有事联系
info@aves.art